

继《借贷》后又一部民间 借贷融资运作小说

大买卖

DAMAI MAI

卢永贤◎著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小人物通过借贷融资创建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他是这样打拼的 他是这样赚钱的

继《借贷》后又一部民间借贷融资

大买卖

DAMAIMAI

卢永贤◎著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小人物通过借贷融资创建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他是这样打拼的 他是这样赚钱的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买卖 / 卢永贤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08-2440-1

I. ①大… II. ①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1470 号

大买卖

作 者 卢永贤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3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440-1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落魄人不甘堕落图远谋，弄潮者把握机会求一搏 / 1

金融危机之后，建筑市场持续低迷。张勇凭着直觉，期待着房地产市场转暖，打算囤积钢材高价出售。他一个落魄的人，还要照顾中风的母亲，既没有技术，也没有资金，更没人愿意借钱给他。就在心灰意冷之时，两个好哥们出手相助，第二废品收购站老板方怡更是仗义出手，为他凑够了五十万元。张勇准备豪赌一场，是输是赢，只有天知道。

第二章

风云变幻市场铁面无私，豪赌大赚终于尘埃落定 / 30

张勇与建材商胡万年商定，张勇押给他十万元尾货款，如能及时付款，张勇则必须再卖给他一百五十万元钢材。这叫胡万年乐翻了天，眼下钢材大量积压，胡万年巴不得将积压货统统倾倒给张勇。然而没过多久，广州市二〇一〇年申办亚运会成功的消息传出，建材市场突然火爆，钢材价格冲天而起，直破万元大关！胡万年肠子都要悔青了，但他仍须履行合同，将钢材以原价卖给张勇。张勇囤积了大量的钢材，暴利可想而知。张勇豪赌大赚终于尘埃落定。

第三章

商场犹如战场出手要快，投资譬如治国环环相扣 / 58

围绕亚运会场馆建设，一场建筑业的饕餮盛宴结束了，张勇出手极快，豪赌大赚，不仅还清了朋友们的借款，还剩余数百万，挖到了第一桶金。一般的人也许小富即安了，可张勇却有远谋。他经过再三权衡，决定辞去公职，向自己熟悉的废品收购行业发展，先开一家废品收购站，几年后再向环保行业进军，重振张氏家族昔日雄风。

第四章

废品收购沙里淘金藏暴利，空手套狼点石成金有高手 / 89

审批废品收购站的手续极为严格，历经千辛万苦，张勇的废品收购站终于挂牌开张了。一般人不会知道废品收购的利润有多大，那些一堆堆肮脏不堪的废铁烂铜，那些一堆堆不起眼的废纸旧书，一个月将会创造出巨大的利润。张勇对这个行业非常熟悉，他挑选了几个精兵强将，又去附近的一些工厂进行公关，并且特地去请当地有名的拾荒佬喝酒。开业第一天，他粗略估算了一下所收集到的废品，经过分类处理，收购站的利润至少有八千元，那么一个月，他的利润至少在二十万以上！

第五章

春风得意不知幕后有黑手，如履薄冰谦虚经商硬道理 / 129

张勇点石成金，财源滚滚，事业顺风顺水，逐渐成为花都区有头有脸的人物。前事投资公司钱少杰在工程项目上遇到了麻烦，不得已，只能觑着脸前来向张勇求助。张勇当初筹资时向钱少杰借钱遭遇过他的冷脸，此时，他拿定主意还他一个冷脸，甚至羞辱他。谁知钱少杰小人一个，怒气难消，怀恨在心，决定对张勇下黑手报复。正在公司商议计谋，恰好被员工杨武听到。杨武是张勇的哥们，无意偷听到这个秘密，不觉大吃一惊，立即向张勇报告。

第六章

害人者搬起石头砸了脚，报复者冤冤相报何时了 / 174

张勇得知钱少杰下黑手，买通黑帮来搞自己，虽感到意外，仍不动声色，悄悄向公安局报案。凶手何时出现，他们躲在暗处，张勇还是感到心惊胆战。凶手终于出现了，公安局预先埋伏的便衣将凶手一举擒获，并顺藤摸瓜查到了钱少杰。钱少杰本来要害人，被张勇一通谋划，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被判了徒刑；不仅如此，还连累前事公司在花都的地产项目延宕，造成了前事公司重大的损失。张勇与钱氏家族的恩怨加深，冤冤相报何时了？

第七章

收购站争夺战硝烟弥漫，垃圾场如战场生死搏杀 / 220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张勇废品收购站的业务忽然出现暴跌，门前冷落车马稀，一天下来利润不到千元。接下来，其他的几个收购站竟连续出现了小幅亏损。张勇经过暗中调查

得知，原来钱少杰的父亲钱万成为了报复张勇，对张勇展开围剿，和第一废品收购站的贺东达成了秘密协议，通过调升废品收购价格，抢夺张勇的生意；紧接着，他们又在张勇收购站附近开设两处回收点，形成战术合围，像是吸血鬼一般依附在张勇身上，拦截了原本属于他的客源。这样看来，张勇应战是死路一条，不应战，也是死路一条！

第八章

做大买卖首先要看大环境，囤积垃圾豪赌垃圾变黄金 / 255

废品收购站的生意每况愈下，张勇左思右想，决定冒险一搏，提高废品收购价格，将对手挤出去！宁可赔钱，也要囤积废旧物品！张勇相信，随着二〇一〇年亚运会广州亚运城建设完工，接下来一定会加大投入，采取措施整治环境，处理建筑废料和工业垃圾导致的环境污染；再从大的方面来讲，国家今后在环保方面将会有大的投入，可以想见，在废旧物资处理方面也将会采取措施，增加投入。张勇感觉到，又一次机会来到了面前，又一次豪赌来到了面前。然而，囤积废旧物品会不会像此前囤积钢材那样赚取暴利，那也只有天知道了。但是张勇下了决心，奋身一搏，再一次豪赌。

第九章

不要看人赚钱不吃力，先见之明赚钱大道理 / 280

张勇再一次豪赌大赚，如愿以偿。关键时刻，国家推出了新的环保政策，大量的相关工厂必须按照环保新政策重新建设过滤系统和环保系统，这样一来，导致许多可循环回收利用物资的紧俏，尤其是废旧钢铁和废旧塑料。废旧塑料价格上涨之快匪夷所思。腾龙塑料厂等几家工厂不得不大幅度提高废旧塑料的回收价格，以应对原材料断炊之虞。腾龙塑料厂厂长牛焕群心急火燎，登门求货，只有张勇囤积的数百吨废旧塑料才可以解他的燃眉之急。张勇笑呵呵地援之以手，乐呵呵地获取暴利。

第十章

走投无路贺东投靠张勇，一不小心馅饼砸在头上 / 312

钱万成为了夹击张勇，当初不管不顾，通过贺东设立了两家回收站，都属于非法经营，被工商部门一锅端掉，损失惨重。钱万成落井下石，贺东成了替死鬼，要承担所有罚款。贺东走投无路，只得投靠张勇，请张勇帮他扳倒钱万成，并且允诺事成之后，可以接受张勇五十万投资，将他废品收购站的一半股权贱卖给张勇。天上掉下一块大馅饼，砸在张勇头上，可以料定，不出几年，张勇将会垄断花都区废品回收业，甚至覆盖广州物资回收行业，成为一个真正的“破烂王”。可是，这一切假如是一个阴谋呢？

第一章

落魄人不甘堕落图远谋，弄潮者把握机会求一搏

金融危机之后，建筑市场持续低迷。张勇凭着直觉，期待着房地产市场转暖，打算囤积钢材高价出售。他一个落魄的人，还要照顾中风的母亲，既没有技术，也没有资金，更没人愿意借钱给他。就在心灰意冷之时，两个好哥们出手相助，第二废品收购站老板方怡更是仗义出手，为他凑够了五十万元。张勇准备豪赌一场，是输是赢，只有天知道。

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日。

广州市，一个二级城镇——新华镇，边缘市郊城中村，一处两房一厅的简陋出租屋。

出租屋，四堵似乎布满了污迹的脏兮兮的墙壁，一张可以折叠的桌子，四张似乎并不是很坚实的椅子，还有一台破旧的二十四寸半旧不新的彩屏电视机放在简易桌面上，电视机顶部有一张幸福的全家福。

彩屏电视机虽说残旧，播放出来的画面却还是很清晰，丝毫没有半点雪花。这电视机，张勇花费了一个星期才将它弄好，就是为了让妈妈在自己上班的时候能够解闷，有一些声音陪伴她。

电视机前不远处，一张轮椅之上坐着一个消瘦、面容丝毫没有半点表情、似乎肌肉都是僵硬的人，然而依稀还能够看得出这妇人年轻的时候，定然是一个美绝四方、惊艳万人的大美人。

岁月的风霜，在妇人的脸上展露出来，苍白却不失风情，五十多的年纪面容却如同三十多岁，显然之前保养得很不错。

唐雅雯，原广州张氏集团董事长张合安的妻子，张勇的母亲！

中风，下半生瘫痪！此刻，双眸无神的唐雅雯，眼睛丝毫都没有离开过那在电视机顶部的全家福，那一个在中间笑得很开心的张合安！

“妈，来，吃饭了！今天，我可是煮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来，尝一个，看看有没有你当年的味道！”

厨房之中，一个一点七六米左右、有些俊朗的青年走了出来，脸上充满阳光的笑容，似乎生活的磨难丝毫都没有压倒他。

勺子装满了香气直冒的饭菜，张勇小心翼翼地递给了唐雅雯，静心等待母亲张口吃饭。三年来，每一天都是这样，张勇已经习惯了，也磨炼了他的耐心。

闻着香气弥漫的可口饭菜，唐雅雯那无神的眼光稍稍地望了一眼张勇后，随后机械地张开嘴巴，让张勇将饭菜放入口中，再机械地咀嚼，喉咙一动咽下去，眼光又是转向了那张全家福，根本不想有半点离开。

全家福上，张勇在中间，唐雅雯和张合安分别站在张勇的左右两边，一只手分别搭在了张勇的肩膀上，两人另外一只手互相搂着对方，画面温馨无比，充满着家庭幸福。

这是张勇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看到母亲眼神依旧没有离开过全家福，望着全家福上笑得开怀的张合安，张勇眼神一阵暗淡，阳光笑容微微地收敛了一下，思绪似乎也带回到了三年半前，那还是幸福的一家。

灾难，就是从父亲张合安跳楼自杀的那一刻开始。

一切的源头，天堂和地狱之间的转化，就在那一年。一九九七年，泰国金融泡沫引起的亚洲金融风暴，瞬间席卷亚洲，波及中国诸多沿海城市，让金融行业、房地产行业、甚至诸多经济行业受挫，广州市经济大幅度下调，陷入萧条状态。

金融风暴席卷，经济下滑，造就诸多行业陷入停滞，甚至是倒退。张合安辛苦经营了大半生的张氏集团，在广州市是著名的集团公司，由于之前在泰国经营的一个项目，金融风暴席卷，资金完全化成泡沫挥发，项目崩盘，导致张氏集团股价接连下跌，甚至是几番跌停，根本就没有起死回生的机会。

如若不是张氏集团在泰国倾注了大半财力的项目崩盘，张氏集团也不会由一个广东省十大集团之一，负债累累。当初的张勇风光四面，在别人眼里是一个不

可一世的太子爷，而不是现在家徒四壁、周身脏兮兮、依靠那两千来块的工资过日子的人。

张氏集团负债累累的情况之下，张合安辛苦周旋了两年多，终于在二〇〇〇年中旬不堪重负，股票跌停，公司停牌，完全崩盘，最后被迫清盘破产。

公司破产，辛苦打拼一生的财富顷刻之间消散，甚至还背负一身债务，这一个打击沉重无比，张合安根本就无法接受，最后鬼使神差地在总公司大楼坠落自杀！

张勇还记得，当时在家里准备着饭菜等待他们父子回去吃饭的母亲，突闻丈夫坠楼当场死亡的噩耗，中风倒地，虽然最后抢救及时，却落下了下半身瘫痪的痼疾。

自此以后，唐雅雯就甚少开口说话，双眼无神，心有所思，整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集团破产、家财耗尽、负债累累，从广州市显赫富豪沦落成为一贫如洗的贫民，举债度日，张勇一开始怎么也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以为整天学习看书，就能够逃避现实。

但越不想，事情就越糟糕，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甚至有生命危险，张勇被迫面对一切，肩负起一家的生活。

他已经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所有的财富，甚至是连得头上那些荣耀的太子光环也丢失……如果连得母亲都失去的话，那他就真得一无所有了！

虽然现在一无所有，所有的物质都化成了泡沫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大潮而去，但张勇至少还有母亲，还有男人的责任！

肩负起照顾母亲的责任，张勇艰难地凑齐医疗费，带着母亲出院，却发现已经是无家可归，甚至学费堪忧，加上诸多债主上门，他只能带着母亲唐雅雯逃离广州市城区，来到了这一个边缘的二线城镇。

以往的种种如同电影一般，在脑海之中浮现出来，就好像一场梦一般，梦幻而显得不真实。所有的幸福，化成了不幸，冲刷张勇的灵魂，考验着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

想着想着，满脸阳光的张勇眼角，似乎两滴泪光缓缓地流了下来，望着眼前满脸无神的唐雅雯，他充满着愧疚。

如若当初他不是逃避，早点照顾中风的母亲，陪伴在她身边的话，母亲也不会变成如今这一个模样。

强忍着泪，张勇举起手里的勺子，笑道：“妈，来，再吃一口！”

似乎根本就没有留意张勇眼角之处的泪光，唐雅雯依旧还是机械地张开口，咀嚼了几下咽下去。

张合安突然的离去，对于唐雅雯来说打击实在太大了。足足三年多的时间，母亲都没有从阴影之中走出来，完全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沉沦在悲伤中。

唐雅雯心里如果不是对张勇还有着担忧和期盼的话，她早就随亡夫而去，不愿意在这一个世上独活了。

现在，张勇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定时定候，张勇要喂她吃饭，照顾她起居，四周走走，晚上还要帮她洗澡上厕所，一心一意地照顾她。

三年如一日，张勇丝毫都没有任何怨言，每一天都精心地照顾好母亲，她一言不发，张勇就尽量自己说话，希望逗母亲一笑。

花费了十多分钟，张勇方才喂完母亲，自己草草地吃了饭就准备上班了。

“妈，我去上班了！你自己一个人先看一下电视，等一下回来，我煮好吃的给你，好吗？”

“嗯！”似乎轻轻地应了一声，唐雅雯眼神依旧没有离开全家福。

走出了出租屋，轻轻地带上门，张勇三年如一日，双手插着有些破旧的裤袋，从城中村里一路闲逛回站里上班了。

向着新华镇第二废品收购站而去，虽然还没有真正地放下当年的一切，但是张勇现在心里都是想着怎样才能够让母亲的病有所好转。医生也说了，这般下去的话，唐雅雯只会越来越深陷自己的世界，情绪越积越深，到时候想要医好自己的病困难不少。

必须要尽快让母亲开口说话，才能够一步步地让她从阴影走出来，一步步地恢复健康，甚至恢复行走能力也并非不可能。

心里思量着，张勇脚下没有停留，只要穿过前面的辉煌钢材供应店，再走两百来米就到工作的地方了。

辉煌钢材供应店，一辆“四个圈”停靠在门前，一个肥头大耳、油光满脸的老板，身穿着阿玛尼西装，戴着一块黄金劳力士，正和一个身高一米七、头发

染成一片金黄的精瘦中年男子说着话。

那精瘦中年男子就是辉煌钢材供应店的老板胡万年，一个四十多岁却总喜欢装年轻的家伙。

这几年，张勇也承蒙其照顾，甚至好几次胡万年还想挖墙脚，将张勇从第二废品收购站挖到他的建筑钢材销售店。张勇一直都没有答应，胡万年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胡万年看到望着那肥头大耳的老板，迎了上来，堆笑着问道：“唉，贾老板，你是来提螺纹钢的吗？走，我……”

贾老板在这里预定了不少钢材，也是大顾客，胡万年自然亲自招呼了。

还没有等胡万年说完，那贾老板伸手制止了胡万年，颇为为难地说道：“老胡，这一次我来我不是提钢材，是想要和你商量一下，先前订的那一批钢材能不能够退货？最近我们公司决定暂时搁浅一个住宅项目，那一批螺纹钢暂时不要了！”

退货？

望着似乎不是开玩笑的贾老板，胡万年堆笑的脸一瞬间愣住：“贾老板，你们公司可是花都区最大的房地产商，怎么会搁浅项目呢？你和我开玩笑吧？”

贾老板双手搭在胸前，一副专业者的模样，缓缓地说道：“没有开玩笑，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之后，经济低落，对于广州房地产冲击很大，特别是我们这些小型的房地产商更是如此。没有办法，确实没有办法，项目只能搁浅了！那些螺纹钢等以后项目审核继续下去，再前来提取吧！你还是退回先前的那些定金给我！”

脸色一阵为难的胡万年，望着贾老板：“贾老板，你也知道行规，退货要赔偿。”

油光满脸的贾老板堆着笑比画道：“老胡，你我相识一场，不需要这样吧！现在大家都是在困难期，每一笔资金对于我们公司来说都是救命钱！放心了，以后我们还有大把合作的机会！”

现在房地产新项目并不多，甚至有些项目还被迫停顿下来，之前预定的那些钢筋，自然想尽办法看看能不能够退款。

胡万年满脸为难，但态度稍微有些强硬：“贾老板，话不可以这样说，你们公司资金紧张，我们钢材店资金更加紧张，现在都没有什么人来买钢材了。如若

将订金退给你的话，以后又有人来退货，那亏也亏死我了！”

这一行，可没有退货的规矩！胡万年做了这么多年的建筑钢材生意，加上现在经济下滑，建筑钢材过剩，就更加不会退款了。

“话虽如此，但是……”似乎还想要争取一下，毕竟这一笔资金对贾老板的公司来说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没有什么但是，看到我们合作这么多年的份上，我就收你一半违约金如何？”终于，胡万年还是打算退一步。

两人那带着几分争吵的话，瞬间将张勇思绪从拉了回来。

辉煌钢材供应店那两百多平方米的空地上，那些丁字钢、冷轧钢筋，还有螺纹钢囤积了一大堆，甚至有好些都是生了锈，锈迹斑斑，这些钢材似乎在这里有一段时间还没有销售出去。

张勇在听到一九九七金融风暴、房地产行业连年低迷的时候，脑海似乎有一阵灵光闪烁而过，回想起之前的一切，好像父亲张合安曾经和广州市一个政府洽谈过一份关于广州市未来几年的合作计划。

张勇依稀记得，那一个合作计划，好像有关建筑房地产计划，而且这一个合作计划一直延续到二〇一〇年，好像配合广州市申请什么。

对，配合广州市申请二〇一〇年亚运会的举办权！

细想之下，张勇终于想起了当初父亲和那政府要员商谈的事情，张合安说那是一个张氏集团翻身的机会，只要能够把握住这一个机会，张氏集团就不会崩盘，甚至能够借助这一个和政府合作的机会获得蓬勃发展。

关于亚运会建筑项目？建筑钢材？本是中山大学金融投资专业高材生的张勇，若不是张氏集团破产，债主催债，加上母亲重病，他也不需要半途辍学，逃债到了这个二线城镇了。

他是张氏集团的太子爷，毕业出来后，将会掌控十多亿的大集团，奈何世事弄人，一夜之间完全地失去所有的一切！

不过，这三年多来的辛苦也磨炼了张勇的耐心，磨炼了他的锐气，去掉棱角，逐渐变得圆润起来。

张勇凭借着多年的耳濡目染和就读金融投资专业培养出来商业触觉，似乎发现了一个巨大商机。

房地产行业一直都是中国的支柱产业，虽然由于一九九七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沿海房地产项目，由于港澳两地的投资者撤资变得冷淡了不少，处于低迷状态。

金融风暴已经过去将近六年了，虽然房地产行业依旧处于低迷状态，这几年国家政策出台之下，房地产行业逐渐回暖升温，建筑项目也会逐渐增多。如若，广州市真得申请二〇一〇年亚运会主办权，到时候那一项建筑规划上台的话，广州市房地产行业将会迎来一个转折点。房地产行业复兴，建筑钢材市场必然火热起来！

张勇眸子之中精光闪烁，脸上弥漫着一阵难得的喜悦之色，这三年的时间，从磨难之中行走出来，他早就已经思量着怎样能够在这一个钱滚钱的社会里，迅速地找到自己的第一桶金，恢复张氏集团的荣光！

张勇嗅到，机会好像来了！

想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自己可能会在这里获得第一桶金，张勇不再有任何停顿，脸上流露出一阵喜悦之色，快步向着第二废品收购站而去。

没有几步路，张勇就已经看到了那颇为破烂的第二废品收购站的大门。

走进大门，张勇就看到了一个年龄和自己相仿的青年在清点货物，随即打了一个招呼。

张勇转弯进入到了第二废品收购站的一座二楼建筑物，蹬蹬蹬地上来二楼，来到中间的一间房间，敲了几下门。

“进来！”

里边传来了一道悦耳的女声，张勇没有迟疑，立马走了进去。

只见到屋内两边一排书架之上，摆放着厚厚的文件夹，房中间一张简洁的红木办公桌，桌上摆放着一盆竹叶青，一盏飘着茉莉花香的香薰灯，一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在工作着，还有一幅温馨的一家三口全家福。

办公桌的另外一边，端坐着一名身穿着米白色衬衣的女人，她就是收购站的老板娘——方怡。

方怡在丈夫过世之后，被迫接手废品收购站的生意，逐渐地被磨炼成为一个干练的女强人。

方怡微微抬头望了望走进来的张勇，将手里的文件夹递到了他的面前，微微一笑问道：“张勇，来了？这里就是你今天的工作任务，下去清点一下收到的货物，特别是那三万斤废弃钢材，明天一早宝钢钢材铸造厂的人要来……”

第二废品收购站事务繁多，方怡也不会有什么废话，直接就吩咐工作。

张勇挠了挠脑袋，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方姐，我想请几天假，不知道可以不？”

方怡眉头微微一皱，关心地问道：“怎么突然间请假了？不会是阿姨出什么状况？大勇，有什么需要帮忙，尽管说，不要客气！”

在第二废品收购站将近三年，张勇从来都没有请过假，甚至平时一些休息的时间都到站里加班，换取一些加班费，为中风瘫痪的母亲换一些好药。

张勇，可以说堪称第二废品收购站的模范员工，今天突然请假，让方怡感觉到奇怪。

张勇摇摇头，笑道说道：“方姐，我妈很好，我请假是我自己有一些私事要做……”

这三年来，老板娘方怡已经帮了张勇不少，又是借钱又是帮他租住房子作为员工福利，完全将他当成弟弟一般，将第二废品回收站的事务都交到了张勇手里，让他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可以说，如若不是方怡给机会，张勇可能真的是要沦落街头。

望着脸上似乎带着几分不好意思的张勇，方怡说道：“有什么要紧的事情，那你就去办吧。这两天站里的事情，就让我自己来处理吧。”

张勇出于一个金融投资专业高材生的商业触觉，感觉到建筑钢材市场将会火热起来，存在巨大的商机。凭借着他自身专业素养，他想彻底地做一个专业的市场调查，然后再决定是不是真的投入这一个市场。

这乃是张勇在第二废品收购站做了三年来，发现的一个可能让自己翻身的机会，自然是要捉住，一旦真有着巨大的差额可以赚取的话，那就真得成为他人生之中的第一桶金。

从第二废品收购站走了出来，张勇在网络之上，寻找一些关于这三年来花都区新华镇，甚至是广州市房地产发展的走向，还有建筑钢材市场的销售状况，汇总起来作为一个参考。

果然如张勇所想的一般，金融风暴之后这几年，广州市的房地产市场一直都是低迷状态，随着这几年国家的一些政策出台，房地产市场好像是有着一些回暖的状态，相信不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房地产将会完全回暖，甚至超越之前的巅峰。

而建筑钢材市场，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走低，价格从四千多块一吨，一路下滑到了现在三千多块一吨，甚至出现了滞销状态。

这两年，中国的钢材行业有些生产过剩，自身消耗不完全，加上钢材的标准和国际专业标准有一些出入，自然就造成了一些地方的滞销。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和火热，一直都是推动着建筑钢材市场的发展，一九九七金融风暴之后，港澳大批房地产商抽离市场，房地产行业受挫，建筑钢材市场自然也是受挫，开始走下滑路了。

而且，这几年钢铁厂出产的钢材似乎也呈现出逐年降低的状态，特别是螺纹钢的生产，产量低，价格低，产量紧俏，似乎并没有什么市场。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房地产行业虽然回暖，那些房地产开发商却不敢轻易地加大投资，只能够是依靠市场一步步地回暖，消耗现在钢材市场过剩的建筑钢材了。

一条条信息搜索过来，这些都是张勇意料之内的事情，而他并非真正想要调查这个。

百度输入：广州市申请二〇一〇年亚运会！一下子，大量的搜索结果出现，张勇一条条翻看，发现诸多消息显示广州市政府确认了申请二〇一〇年亚运会，甚至为了亚运会的举办，中国政府还走访了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一些申请二〇一〇年亚运会的国家城市，似乎商议一些外交，也好像是洽谈亚运会的事情。

平时张勇就留意一些国家大事，外交部这般频繁的走访，让他看到了国家这一次对于广州申办二〇一〇年亚运会的决心。

既然诸多迹象说明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决定申请二〇一〇年亚运会主办权，有着国家介入，百分之九十九都会成功。

这一点得到了肯定，加上父亲张合安曾经和广州市政府要员洽谈过的那个项目机会，张勇基本上已经肯定，一旦广州市政府递交二〇一〇年亚运会申请报告的话，围绕亚运会展开的建筑项目计划将会逐步展开。大环境的带动之下，房地

产行业将会迎来新的一个高峰，甚至是超越之前一九九七年的巅峰，创造一个新的历史高峰！

房地产开发行业，如今一贫如洗的张勇自然是没有那么一大笔资金注入，而他现在瞄准的是建筑钢材市场，毕竟，房地产市场是一个钱滚钱的市场，没有上千万，根本就不可能在房地产市场有半点作为！

只要广州市房地产市场迅速回暖，必然导致建筑钢材市场迅速地升温，到时候建筑钢材的价格一定回升，特别是这几年生产比较少的螺纹钢，其中的升值空间将会更大。

螺纹钢、冷轧钢筋、热轧钢筋、光面钢筋……甚至是特种钢筋，张勇都查探了这些建筑钢材近年来的销售状况和生产状况。从这些资料之中，张勇发现，HRM335 和 HRM400 这两种螺纹钢生产产量较低，也造就这两种钢材比较紧俏。

下了网络，张勇在电脑上整理了一份调查表，然后带着心里的疑问，走访了新华镇大大小小的建筑钢材供应，询问了一些建筑钢材市场的行情。

不过，张勇主要还是集中在新华镇的两大建筑钢材供应商调查，一个是第二废品收购站不远处的辉煌钢材供应店，一个就是在新华镇另外一边的五华五金钢材店。至于那些小型的钢材供应店，正如张勇所想一般，一般都比两大钢材供应店贵。

这一番调查，倒是让得张勇查到了不少的东西，更让他了解了广州市的建筑钢材市场。

光面钢筋，存货充足，价格在三千二百元一吨左右，只要付了钱立马就能够提货。

带肋钢筋，两家大型钢材供应商，说钢铁厂供货不多，自身存货也不多。特别是 HRM335 和 HRM400 两种，一种价格是在三千五百元一吨，一种是价格三千八百元一吨，都是建筑项目的基础钢材。

螺纹钢！做出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之后，张勇觉得存量最小、建筑项目基础钢材的螺纹钢，在未来房地产迅速回暖的情况下，价格涨动将会最大，甚至可能是翻倍的增长。

房地产行业回暖是必然，在铁矿日渐紧俏的今天，建筑钢材市场根本就无法预料。

商机，这就是张勇期盼已久的商机！

考虑再三，衡量再三，张勇终于决定，倾尽一切能力筹集一笔资金，囤积一批足够量的螺纹钢，在房地产回暖的时候，趁着建筑钢材价格飙升的时候倒卖出去，从中赚取之间的超额差价。

只要把握得当，凭借着专业的分析和投资，一定能够从中赚一笔，而且这一笔绝对不会少。

经过了两三天的深入调查，张勇决定趁着现在这一个机会，筹集一笔资金，囤积一批上等货色的螺纹钢，等待市场行情的到来。

按照张勇的计算和预测，这一次想要在花都区的建筑钢材市场有一些话语权，至少都需要囤积一批足够的螺纹钢，至少需要五十万、囤积百吨以上的螺纹钢，才能够占据一定的主导位置！

如果囤积的货物不多，市场波动不大，人家根本就不会看你，宁愿贵一点从正规的建筑钢材销售店进货，也不会找这些二手钢筋了。

这一次的目标，张勇就是要凑集资金，足够让他翻身的资金！

这两天，张勇已经想尽了办法，希望能够说服那一群二世祖，从他们的手指头挤出一些空余的钱，就足够他囤积足够的螺纹钢，拥有一定的主导地位。

广州市，越秀区老城区，一座环境优美、造价不菲的别墅门前。

身穿着充满着褶皱的衣衫，脸上还顶着两个大眼圈的张勇，在这一片别墅区之中特别显眼，好像是格格不入，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张勇丝毫都没有介意，他依靠在了一颗树冠茂盛的大树旁边，点着一根早上刚刚买的软装双喜，一吞一吐，目光却死死地望着别墅的门口，似乎生怕错过某些情景。

早上十点半，赶第一班车前来这里等待着。甚至还被保安盘问过，不过，在听到张勇说认识这别墅主人，甚至说出了主人的名字后，那两个保安才悻悻地走了。

广州的初春并不是很冷，一件衬衣，里边加上一件内衣，就足够抵御寒冷，而且阳光逐渐地明媚起来，只要张勇耐心足够，根本就不用担心会冻坏身子。

耐性，张勇从来都不缺！早上十点半等到了下午一点多，中午饭只是随便啃

了两个馒头，张勇又是在这里等，锲而不舍，一心要等到为止。

大门缓缓地升起，一个二十三四岁左右、穿着很是时髦的青年从别墅走出来，仰头挺胸，走向别院之中停放着的一台崭新的宝马，拿出车钥匙打开车门。

时髦青年钱少杰，广州市前事发展有限公司的少东主，就是张勇要等的人了。

“钱少！”

那时髦青年从别墅走出来，一脸得瑟，似乎脸上还有一些回味，好像昨天有什么艳遇一般。

见状，倚靠在绿化带大树旁边的张勇，脸上似乎带着几分讨好的笑容，快步走上笑问道：“钱少，你好！还记得我吗？张勇！”

“张勇？”望着突然走到面前的张勇，钱少杰似乎吓了一跳，差一点没有直接开车走出去了。

当他看到当年浑身名牌、不可一世的张家少爷，此刻衣着普通甚至一些污迹还没有洗干净、满脸落魄样之后，白嫩的脸上不由带着一抹讥讽的笑容：“张勇，消失了三年多，现在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说吧，来找我有何事情？该不会又是来借钱吧？”

张氏集团破产的时候，走投无路的张勇为了凑集母亲的医药费和自己的学费到处借钱，阔别三年之后，张勇又是来借钱，钱少杰丝毫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

钱，钱少杰有的是，但借不借，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

张勇满脸堆笑，不卑不亢：“钱少，这一次我不是来借钱的，有一笔生意想要和你谈一下。”

钱少杰白了一眼一穷二白、似乎想要来讨便宜的张勇，冷冷地问道：“张勇，你还能有什么生意和我谈，说来听听？本少爷真的开心，也不介意投资一下。”

虽然这般说，钱少杰依旧连正眼都没有看张勇一眼，反而是将手搭在了车盘之上，检查了一下这个，检查一下那个。

似乎好像有戏，张勇脸色一喜：“钱少，我收到一些内幕消息，咱们合伙做生意……”

“去，去，去，你这一个落魄少爷，还能够有什么内幕消息，真是可笑！本

少爷可没有空在这里听你胡说八道！”

钱少杰伸手就推开了张勇拦在车门外的身体，直接关掉车门，径直开车走人。

望着一下子坐进到了车内的钱少杰，张勇却没有放弃，轻轻地拍了一下车窗，继续道：“钱少，我真的是想……”

钱少杰轻蔑地一笑，随即猛踩了一下油门，白色的宝马瞬间冲了出去，让张勇前倾的身子瞬间就摔落到了地上，狠狠地一个狗吃屎。

一阵车尾气喷射而来，当张勇抬起头的时候，钱少杰的车已经不见了。

这已经是第六次了，决定筹钱囤积螺纹钢的时候，张勇从广州市边缘的二线城市新华镇回到了广州市市区，一个个地寻找当初认识的那些公子少爷，想要从他们的手里借一笔钱，展开自己的项目。

虽然三年前就知道这些少爷们是势利眼，但本着一试的心，张勇还是从大老远回来了。

六次，六次都是碰壁，对方根本就没有听自己说什么，直接就开车走人，甚至以前的好友刘福海冷不丁的一句话：“张勇，你就是一个乞丐的样子，还学人家做什么生意，回家拣垃圾吧！”

每一次碰壁，张勇都很失望，但他绝对不会心死，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他都要去做！

又一次失败告终！望着已经是消失在街道另外一边的宝马，张勇不由得摇了摇头，从地上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他满脸无奈地走出了别墅，搭公交前往滨湖苑，找姨丈赵海成。

最后的希望，如若连得姨丈赵海成都不帮忙的话，张勇就真得休想要筹到这一笔钱了！

滨湖苑，天河区一座高档住宅小区的一间单元门前。

“张勇？怎么会是你？”

对于张勇突然的造访，赵海成很是奇怪，甚至他堵在了门前，并没有打算让张勇进入家门。

“姨丈，这一次我来，是想要借一点钱。”

丝毫都没有在意赵海成将自己拦在门外，张勇直奔主题，没有任何半点啰唆。

赵海成一脸苦瓜脸说道：“张勇，我们家可没有什么闲钱，现在菲儿在国外读书，学费外加生活费，每年都是要好几十万；现在公司财政紧张，基本没有什么活动资金。唉，钱财方面，姨丈真的帮不了你。”

虽然早就预料到，赵海成会拒绝，只是张勇念在一场亲戚之上，还是不放弃地尝试一下。

张勇却并没有气馁：“姨丈，我想要借一笔钱，乃是想要做生意。只要有这一笔作为启动资金，我能够保证，一定会在半年内将所有的钱都还给你！”

看到张勇煞有其事一般，本来还想要关门的赵海成缓缓地从口袋中取出了一包中华，取出了一支，为自己点上，随后望了望张勇，问道：“说吧，张勇，你要做什么生意？”

口中虽然这般说着，但是赵海成却丝毫都没有在意，在如今这个年代，想要白手起家困难无比，成功的几率基本就是零。

不过，张勇怎么说也是中山大学金融投资专业的高材生，赵海成倒是想要听听他有什么门路，能够这般肯定赚钱。甚至，到时候赵海成借用一下张勇的方法，或许真的能够赚一笔。

凭借赵海成对于张勇的了解，没有绝对把握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做。除了张勇丧父那一次完全地乱了分寸，打小他就没有见张勇乱过分寸。

沉稳，张勇天生就是具有经商的沉稳！

看到赵海成眼角闪烁着的狡猾光芒，张勇知道，一旦自己说出来，奸诈的姨夫一定会偷自己的计划，根本就不会帮助他。

专家估计，广州市房地产行业应该还有几年的低迷，或者说整个广州市的金融市场都会处于低迷的状态，房地产行业想要恢复过来至少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念头一想，张勇似乎有着几分试探，也有着几分认真说道：“我想要借五十万人主建筑钢材市场……”

“做建筑钢材生意？张勇，你是不是傻了？这三年音讯全无，难道你的专业知识完全丢掉了吗？居然现在这个时候入主建筑市场？那不亏死你！”

听到张勇居然说要借一笔钱入主钢材市场，倒卖建筑钢材，赵海成本来还带着几分期望的神色，瞬间阴冷下来，直接拒绝道：“张勇，就算姨夫有钱借你，你去投资建筑钢材市场，那不是打水漂吗？半年内还钱，简直就是我听过最大的笑话！”

赵海成可知道，这些年来建筑市场虽然回暖，但中国的建筑钢材市场早就处于饱和状态，建筑钢材还滞销，根本就没有多少赚头！

张勇就预料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不过他似乎还是不死心。

“得了，不要再说了！你还是走吧，回去乖乖地打工，不要想着什么投机做生意了，你不适合做生意！”

随着赵海成的拒绝，似乎张勇借钱的计划就这般夭折了！

赵海成这般投资公司的老总，都不看好张勇的投资计划，实在是太冒险了！建筑钢材市场，这些年处于饱和状态，甚至生产过剩，滞销的状态，这个时候，入主建筑钢材市场，还要数十万囤积一批螺纹钢，根本就亏本的买卖！

行走在人山人海一般的街道之上，张勇似乎有着一一种失望的感觉，明明是看到了一个商机，然而没有钱去投资，眼睁睁地望着商机流逝，根本就无法把握住。

苦，这个时候的苦，似乎比起家里破产、父亲跳落自杀、母亲中风瘫痪都还要苦！

满脸颓丧，张勇百无聊赖地行走在街道上，一时之间不知道要前往什么地方，连得人生的方向都好像是失去了一般。

“工商银行轻松贷款，无须抵押，无须担保，只要有稳定收入，申请贷款额度不大，三天内审批发放贷款！”

“大学城创业贷款，毕业大学生想要创业，只要有一份创业企划，就能够申请创业贷款，轻松创业，行走别人前面！”

张勇走到了一个红绿灯转弯之处，等着绿灯转的时候，一道甜美的声音从身前不远处的大屏幕传播下来。

贷款！在听到了贷款两个字后，张勇那失神的眸子似乎一阵精光闪烁而过，绝望的脸上不由弥漫着一股希望。

“贷款！是啊，我还可以贷款，只要能够获得银行支持的话，到时候房地长

行业复兴，建筑钢材市场火热升温，价格飙升，那不就能够翻身了吗？”

张勇快步地走向了拐弯处的工商银行，找大堂经理询问一下贷款事宜。这或许是他最后的希望了！

一旦他真的能够获得贷款的话，一切都能够按照加计划走下去，就算最后亏得一塌糊涂，张勇也认命了。

想了一下，张勇指着手里关于贷款项目问道：“郭经理，你们银行是不是有一种大学生创业贷款？无抵押、无须担保就能够申请到一笔创业资金？”

“是的，现在我们银行响应国家号召，开展了一个全新的贷款业务，只要是毕业大学生就能够申请一笔十万以下的创业贷款。先生您有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家庭证明，还有一个项目企划书，银行将会以最快的速度审批过后，十五个工作日之内答复您。请问您是不是要办理这一个创业贷款呢？”

张勇眉头微微地一皱，带着几分期盼地问道：“经理，如若我中途辍学，并没有拿到学校的毕业证，能不能够申请创业贷款呢？”

一九九九年，张勇就读中山大学金融系，乃是金融系的高材生，被导师们认为将会是金融系未来的明星。

二〇〇〇年十月份，张合安辛苦经营半生的张氏集团清盘破产，张合安跳楼，母亲中风，家里根本就没有钱支持他的学业，连亲戚朋友也不肯帮助他。那个时候，银行贷款也是不批，最后被迫辍学，张勇无法完成自己喜欢的学业。但这三年，张勇自学，也算是完成了当年金融系的课程，只是没有那一纸毕业书和学位证！

“不好意思，您的条件达不到，我们银行不会批。先生，还请谅解！”

依旧还是一脸的职业性微笑，郭经理拿起桌面上另外一份贷款介绍：“或者，先生您能够申请其他的抵押贷款。只要您名下，或者您担保人名下有房产，或者是其他可抵押财产的话，就能够申请我们银行的抵达贷款。而抵押贷款最高的额度，就看你的房产和担保人的经济情况……”

不够条件申请大学生创业贷款，也不代表张勇没有条件申请抵押贷款。

张勇礼貌地一笑，摇了摇头，抵押贷款他自然知道了，需要有可抵押财产，不动产或者是可抵押房产方才能够申请，而且其中的利息高得吓人，根本就不是张勇现在两千多块的工资能够支付。

当初集团破产，张勇和母亲净身出户，莫要说不动产和可抵押财产，就算是母亲的医疗费，都是东凑西借方才是凑足。抵押贷款，乃是想都不要想！

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大街上，失神的张勇根本就没有理会四周人影，自身也不知道走向哪里。

广州市的街道，人来人往，每一个行人都是匆匆忙忙，似乎有什么要紧事情一般。

陡然，张勇感觉自己撞到了一个人，那人公文包掉落到了地上。

“走路不带眼啊？信不信，老子揍你！”

那被撞到的是一个身穿着黑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国字脸，一副金边眼镜，鹰鼻子，斯斯文文，但是骂起人来却粗口连篇。

看到那金边眼镜中年男子，张勇眼前一亮，随即走上前，惊疑地问道：“你不是宋世天？”

张勇伸手想要帮宋世天捡起掉落在地上的公文包，然后赔个不是，顺便套一下交情。

“什么宋世天？小子，少套近乎了！”

那中年男子冷不丁地说了一具，捡起了掉落的公文包，拍了拍上边的灰尘之后，根本就没有理会张勇，立马就是快步离去，好像是赶时间一般。

宋世天，乃是广州市一家财务公司的少东主，比张勇大三四岁，当初张勇还富贵的时候，宋世天与他称兄道弟，颇有交情。

甚至，当初张勇的父亲还借过一笔钱给宋世天的父亲宋昌国应急，这一个人情不可谓不大！

脑海之中闪过这些，张勇似乎找到了一些门路。或许银行贷款不行，那财务公司应该可以，加上宋昌国欠父亲一个人情，应该能够帮上他一些忙。

张勇搭车到了宋昌国原来的公司，才发现这里已经改头换面，变成了一家什么渤海投资有限公司了。

走进去，询问了一下那些咨客方才知道，宋氏财务公司早在一年前已经搬迁，至于迁到什么地方，那就不得而知了！

张勇不由一阵失望，向宋昌国借多少的计划，好像又要夭折了。

奔波了两天，虽然都没有借到钱，至少让张勇再一次看清楚之前自己结交的

那些富二代是不可靠的！

晚上，照顾好了母亲后，张勇在自己的房间里翻箱倒柜一般，从积压了不少东西铺满灰尘的床底下，找到了一个被压扁的月饼盒。

月饼盒，略微有些生锈，被床底下的重物压扁了，但张勇双眸充满希冀地望着它，如同看着一盒百元大钞一般。

费劲地打开月饼盒，里边有不下百张名片，其中不少都是当年广州市的富豪，或者一些和张合安公司有着商业来往的公司负责人，非富即贵。

这些人都是广州市的有钱人，不过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之后，还有多少个是有钱人，张勇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这也代表着当初张氏集团的人脉，涉及各个行业：股票，商场，财务……

如若能够获得其中一个看得起的话，莫要说数十万，上百万的资金都能够借到了。

这些名片之中，张勇想要找的是宋昌国的名片！

“宋昌国，宋昌国！”

足足找了一小会，张勇方才找到了宋昌国的电话，掏出了半旧不新的电话，快速地摁下电话号码。

电话通了，响了几下后，立马一个沉厚的声音响起：“哪位？”

听着这有些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张勇脸上无法抑制的笑容，连忙说道：“喂，是宋昌国宋伯父吗？”

“嗯，我就是宋昌国，请问你哪位？”那沉厚的声音立马回应道，似乎这一个陌生的电话，让得他有着不少的疑惑一般。

“宋伯父，我是张勇，原张氏集团张合安的儿子。”

一瞬间，宋昌国似乎响起了张勇，随即就带着几分长辈的关心问道：“哦，张勇，当年你父亲后事之后，都没有见过你了，最近安好？”

对于宋昌国还能够记住自己，记得自己的母亲，张勇脸上的喜悦之色更是浓郁了几分：“还好，生活还行，我妈身体也不错。多谢宋伯父关心！”

“张勇，有什么需要伯父帮忙吗？尽管说出来，只要世伯能够帮的话，一定会帮！当年合安大哥可是帮过我不少忙，虽然他人已经去了，但人情还在。”

这一番关心，让张勇看到了希望！眼眶微微地闪动了几分泪光，张勇不忘问道：“宋伯伯，你不是经营一间财务公司吗？”

似乎明白张勇想要做什么了，宋昌国直奔主题，询问道：“是啊，怎么？你想要借钱？多少？”

“五十万！”

似乎一阵震惊，宋昌国似乎变得有些犹豫起来：“张勇，你也知道，财务公司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一笔大数目可是要和几个股东商量。你现在有没有不动产作为抵押？或者有什么金银首饰作为抵押吗？”

听到那一边又是说要抵押，张勇带着几分哀求地说道：“宋伯伯，真得不能够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通融一下？”

那一边似乎微微地犹豫了一下，宋昌国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五十万，没有任何抵押的话，真的不可以了。三五万的话，我还能够做主。”

随着宋昌国的话语落下，电话那一边传来了一阵忙音。

这一条路，又是走不通了！

“I can fly , I believe I can fly……”

就在张勇挂掉电话后，那已经老得不能再老的电话，一阵震动加铃响起，让张勇从先前的震撼之中敲醒。

这是张勇最喜欢的一首歌，他相信总有一天，自己能够一飞冲天，翱翔在天地之巅！

“建平？”望着来电显示，张勇脸上难得出现了一抹笑容：“建平，有什么事情吗？”

“张勇，早上你是不是到天河这边来了？”电话那一边，似乎带着几分乡土气息的声音响起。

张勇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是啊，我有一些事情要到天河。怎么？难道你看到我？”

电话那一头，憨厚的笑声响起：“没有，杨武那小子说看到你了，我还不相信，就打电话问一下。最近还好吗？阿姨怎样了？”

兄弟的问候，张勇先前的心情平复了不少，心里一阵阵暖流。

患难见真情，杨武和崔建平两人，才是自己的兄弟，患难朋友！

眼睛似乎带着几分湿润，张勇随即邀请道：“还好，一切都是老样子，我妈还是那样。怎么样，有空过来聚一下？”

“好啊，我们三个也好久都没有聚一下了。那就明天吧，我和杨武去找你！”

挂断了崔建平的电话后，张勇在纸皮箱之中再次翻弄了一番，发现不少的名片，一个个打过去，有些是空号，也有一些是通了，但是一听到张合安的名字之后都挂断电话，根本就不让张勇有任何的说话的机会。

折腾了一整天，数十张名片，也就那么几个人肯听张勇的话，都是之前受过张合安恩惠的一些人，甚至可以说是救命之恩。其中有两个现在是政府官员，在听到张勇的话后，并没有准备借钱给张勇，反而是说帮他找一份工作，安安心心过日子。

忙活了一整天，张勇自己也不知道打了多少通电话，手机里边那一百多块，最后只剩下了三十多！

一如往常一般，张勇照顾好母亲，哄其睡着之后，处理了一些资料，张勇就上床睡觉了。

一夜之间，辗转反侧，张勇根本就没有心思睡觉！

商机看准了，现在却还没有凑齐资金，如何睡得着呢？张勇还在想着，怎样才能凑齐资金，囤积足够螺纹钢？

“嗨，大勇，这里！”

看到张勇从门外走进来，崔建平立马站了起来，挥一挥手，同时也示意杨武让一让位置，挪出来让他和张勇亲近一下。

望着同床舍友，虽然这几天的遭遇有些不如意，但张勇嘴角还是流露出了笑意。

崔建平还是老样子，脸上满是憨厚的笑容，当年在学校就有点不修边幅，就算是现在在天河区高档商业区上班，却难以掩饰那一种属于农村孩子的稚嫩和乡土气息。

在崔建平的左边位置上，一个斯斯文文，带着粗框眼镜，脸上似乎带着几分疲惫的青年，在看到衣衫普通的张勇从门外走进来，脸上似乎带着一丝不容易察觉的幸灾乐祸笑容一般，这一个就是杨武。

小康家庭的杨武，虽然比上不足，但也比下有余，家境比起崔建平来说，要好很多，加上又是城里人，中山大学毕业，名牌大学，自然有着一股优越感，丝毫总比崔建平高上一等。

虽然这样，杨武却也够朋友，并没有忘记当年的友情！

崔建平，同床舍友，是张勇现在唯一的死党，能够完全信任的人；杨武，乃是同一个宿舍。他们三人的关系也是最铁的，就算张勇落难，两人也给过张勇一些帮助。

患难兄弟，正是这两个患难兄弟，出钱出力的帮助，张勇才渡过三年前那一段难熬的日子，一步步地从阴影中走出来，承担起一个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走到了崔建平和杨武两人的身边，张勇没有多说什么，径直坐了下来，微微地环顾了一下这间火锅店，发现这里并没有多少人。

张勇脸上阳光笑容弥漫，似乎有着一一种特殊魔力：“你们两个还真会选地方，小肥羊可不是低消费的地方啊！今天谁请客？杨武，是你？升职了还是又涨工资了？”

“当然是建平请客了，他说见老朋友，怎么能够寒酸呢？”一旁的杨武脸上带着几分笑容说道。

崔建平从口袋里边取了一包大中华出来，扔了一根给张勇，自己点燃了一根烟，随意地问道：“大勇，最近还是老样子？还是在那里工作？我都说了，叫你进我们公司，凭你的本事，一定升得很快！以后成为投资经理，那绝对跑不掉！”

在公司工作稳定下来后，崔建平就想要介绍张勇进他们的金融投资公司，就算打杂，或者是金融销售，也比起现在那第二废品收购站里强多了。凭借张勇的投资目光，虽然没有学历，但也一定能够获得老板赏识，一定很快就升职！张勇，在当年的金融系，那可是出名的天才，金融天才，未来金融界的冉冉升起的新星！

点着了大中华，张勇微微地吞吐了两口，随后笑道：“建平，看来最近你在公司混得不错嘛。之前看你抽的都是软双喜，现在都已经是抽大中华了，看来不需要多久你就是要抽宝塔山了。”

张勇、崔建平和杨武三人都不抽烟，但岁月不饶人，工作环境的需要，三人都染上了烟瘾。

张勇点着烟，目光望了望一旁脸色似乎有点异样的杨武，淡笑着说道：“杨

武，你该不会是和聂小圆吵架吧？一进来就黑着个脸，这可不像你啊！”

杨武脸色勉强地一笑，解释道：“大勇，哪里是吵架，只是最近公司加班，有点吃不消罢了。没事，没事！呵呵，来，我们三兄弟喝一杯。”

火锅很快就起炉，一样样肉类和青菜放入锅里，热气腾腾，温暖四射，兄弟情分似乎也在升温。

“大勇，最近有什么打算吗？你这样下去的话，一个月才两千多块，可不是什么办法。听兄弟我的，跳槽来我这里，现在老板还算看得起我，为你谋个一官半职的，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一杯酒下肚子，夹着炉子里刚刚熟的牛肉丸，崔建平不忘再次提醒张勇。

一旁的杨武似乎也是和崔建平约定好了一般，插口说道：“大勇，听建平的，现在阿姨每个月都要用钱，加上你的生活费，那两千根本就不够。你到建平的公司上班，少说也是有三千，而且还包吃包住，省了不少费用。”

张勇脸上一阵微笑：“方姐对我有恩，就算是一辈子在废品站里打工，我也愿意了。嘿嘿，辞工这件事还是不要说了。”

张勇这么一说，杨武和崔建平也不在这个问题纠缠下去了。

闲聊了几句后，崔建平想起了前天张勇到广州市市区，不由询问道：“大勇，前天你到天河干什么？照理你们废品收购站的业务不可能发展到广州市啊！”

张勇微微一想，也没有隐瞒：“到天河找以前的朋友和亲戚借钱！可惜都借不到！”

“借钱？大勇，你要借钱，怎么不找我们？一万两万，我们还是有的，居然到天河找别人去借钱，也太不将我们当成是兄弟了吧！”崔建平似乎带着几分不悦地说道。

脸色似乎有点红润的杨武，立马附和道：“就是啊，大勇，借多少，你说？只要我们有的话，一定凑齐给你！”

杨武和崔建平的一番话，让得张勇心里一暖，一想到两人的家境也并非很好，毕业一年多，崔建平刚刚还清学费贷款，手里应该没有什么余钱。

杨武只是一般的小康家庭，每个月都要给家用，加上和中文学院的美女拍拖，手里也并没有什么钱。

五十万！那可是一笔大数目，就算杨武和崔建平有心想借，那也绝对借不

出来。

看到张勇支支吾吾，崔建平直接问道：“你想要借多少，说出个数来？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凑到！”

微微地想了想，张勇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至少五十万！”

听到张勇报出的数后，崔建平两人脸色不由一阵变化：“大勇，这么大一笔钱，你要来干什么？”

“最近我看到了一个项目，关于广州市建筑钢材市场。按照我的专业调查和判断，加上还有一些内幕消息，未来半年之内，广州市的建筑钢材市场会火热起来。如若我们这个时候囤积一批螺纹钢的话，到时候必然能够狠狠地赚一笔。五十万只是我的保守估计罢了。钱越多自然是越好了！”

对于自己的两个兄弟，张勇没有什么保留，直接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

商机容易找寻，而这般暴涨的商机，却难寻！

微微地思量了一会儿，杨武率先问道：“大勇，你有几成把握？”

“只要广州市真的申办亚运会，那就有九成把握！”

望着满脸坚定，丝毫都没有犹豫的张勇，崔建平立马点头说道：“好，既然你这样说的话，我们两人凑合起来，至少也能够帮你集合十万启动资金，再多恐怕就难了。你估计一下，这一笔钱到时候能够滚多少！”

张勇沉声说道：“保守估计，到时候钢材市场火热，应该能够赚一倍，也就是十万。不过，十万有点少，远远不够！”

放下手里的酒杯，杨武颇为为难地说道：“行了，大勇，反正我们就只能凑到十万。我们凑齐钱的话，就这两天打电话给你，然后将钱过账到你的户头。”

虽然也知道这一笔钱不够，但张勇也知道，杨武和崔建平两人能够拿出十万，是对他的绝对信任！

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就能够让商人去追求；百分之四十的利润，就能够让人疯狂；如若是百分之百的利润，就足以让人铤而走险！

十万块！张勇拥有了十万块的启动资金！

星期天。

十万的起步资金，也就能够买到二十来吨螺纹钢，二十来吨只是一个很少的

数量，到时候建筑钢材销售增长的话，能不能够占领新华镇的市场还真难说。

二十来吨螺纹钢，实在是有点太少了！

就算到时候能够让得这一笔钱翻上一番，也就是十来万，再和崔建平他们一分，也就只有三两万，三两万就算是想要做一点小生意也是难。

小生意，张勇还看不上眼，小生意一直做下去的话，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熬出头了。

张勇可是中山大学金融系的高材生，他可不相信找不到滚钱的门路！

张勇不想小打小闹，赚几万块满足了，这一次，他想要狠狠地大赚一笔，至少足够让他开一家公司！

只有开公司，他才能够一步步地恢复张氏集团的辉煌，让得那些势利的人知道，张勇是行的，他一定会和父亲张合安一般，将公司做大做红，恢复当初张氏集团的荣光！如父亲一般，凭藉着自己双手打拼一番事业，掌管一个集团，这可是张勇的人生目标！

股市？陡然之间，张勇脑海就想到了赚钱的手段，股市可是如今中国赚钱最快的手段，能够迅速地钱滚钱。只要股票微微一上涨，就足以让得手头上的资金翻倍，十万变成二十万，甚至是更加多！

但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中国的股市处于低迷状态，跌多涨少，出现牛市的机会微之又微。

如今股市之中，真正地能够赚大钱的，就是那些拥有着惊人财富的财团大鳄，小股民投身进入到股市之中，一个不好被那些金融大鳄吃掉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股市，赚钱虽然快，但风险太大了！

这几年，张勇留意中国的股市走势，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只要随便一个消息传出来，股市就立马就下跌。

赌博，股票就是一场赌博！

衡量了一通，张勇最后还否决了这想法，不入主股市这一个高危行业。

建筑钢材，绝对是稳赚不赔，张勇方才不打算冒险入主股市，承受太大的风险！

资金，虽然对于张勇来说很重要，但是他却必须要保证这一笔资金的稳定。

今天是星期一，张勇请了将近是一个星期的假了，是时候要回第二废品收购站上班了。

喂母亲吃一些小米粥，张勇就从出租屋走出来，向着第二废品收购站而去。

张勇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够迅速地获得一笔资金，至少五十万以上，那样才能够囤积一笔足够大的螺纹钢，足以左右市场，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等待商机的到来。

五十万，或许以前张氏集团没有倒闭的时候，只是小儿科，但现在就好像是天文数字一般遥不可及！

钢材？废弃钢材！

经过辉煌钢材供应店的时候，望着有些生锈的钢材，张勇脑海不由想到了一个概念，或许这能够让他的资金持续地滚动也说不定。

废弃钢材，如若张勇收购那些废弃钢材，然后倒卖给钢铁铸造厂，赚取其中的差价，自然能够让着十万元滚动起来。

废弃钢材，张勇记得站里一个倒卖，至少能够赚取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差额价格，这不失为一种钱滚钱的好办法！

顿时，找寻到了希望的张勇不再停留，立马快步走向第二废品收购站，准备查看一下那些收购账单，看看将废品钢材倒卖会钢铁产之间公司赚取的差价究竟是多少。

第二废品收购站，到处都是写满了各种数字的账单，还有诸多资料堆放的资料室。

张勇手里拿着一本记录的废弃钢材报价账单，神色带着几分期盼之色，不断地翻动着，找寻自己想要的资料。

“普通废弃生铁，收八毛钱一斤！”

“普通废弃生铁，卖一元三角一斤！”

“普通废弃好铁，收一元一斤；卖一元八角一斤！”

如若十万元全部转变成为废弃好铁或者是铁钉的话，那就是十万斤，每一斤赚取八角，那就是八万元。

但，十万斤废弃钢材铁钉，上哪里收购？

就算是第二废品收购站，一个月收购的废气钢材铁钉加起来也就是两三万

斤，赚取一万到两万；或许有一些建筑项目完成后，废弃的钢材铁钉卖到站里，也才是四五万斤。

四五万斤，这已经整个废品收购站的极限了！

收购十万斤废弃好铁，而且还是一个月之内，这才是这一个计划之中最难以实行的一个步骤！

怎么收购？现在钢材市场如日冷淡，房地产项目在新华镇也没有多少个，废弃钢材和废弃铁钉并没有多少。

再加上各种还要租车，人工，起码也是要数千块，那赚取下来，也就根本没有计算中那么多。

这一个钱滚钱的办法显然也是行不通，根本就没有实施的可能。

本来看到了希望的张勇，在衡量和计算之下，发现这并非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一阵阵失望之色弥漫开来。

“咔嚓！”资料室的门缓缓地打开，方怡缓步地行走进来。

“咦，大勇，你在这里？”看到张勇居然在资料室，方怡微微地一惊。

随后，方怡看到了张勇神色似乎有点不太对劲，关切地询问道：“大勇，怎么了？你神色好像有点不对劲？身体不舒服，还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脸上带着几分失望之色的张勇，随即收敛起情绪，淡笑着说道：“方姐，我没有事，这几天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我这就去工作了。”

话语落下，张勇手里拿着账单，向着门外走了出去。

收购废铁的计划，也宣布破产！张勇望着手里的报价表，方才发愣，在想着怎样才能够钱滚钱，让十万块尽量地滚多一点，趁着现在这一个机会，囤积一批螺纹钢。

看到张勇手里的报价表，方怡眉头微微一皱，随即说道：“没事？那你怎么拿着站里的收购报价表？这些可不是你今天要做的事情。”

平时，张勇可很少会出现这般的状况，好像是神不守舍。早上张勇回来的时候，方怡就感觉到其脸上弥漫着的失望之色。

能够让得张勇这般方寸大乱，心神失守，恐怕也就只有张勇的母亲唐雅雯。

联想起张勇将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期，不知道他忙活一些什么，究竟是不是唐雅雯出事了？

三年来，张勇在第二废品收购站，那可是劳苦功高，很多事情都是一手操办，方怡简直就是将他当成是弟弟一般对待了。

如今张勇似乎遇上什么问题，身为姐姐的方怡，自然是要关心，看看自己不能够帮上忙了。

闻言，张勇摇了摇头，说道：“方姐，我妈没有什么事，好好的，吃得好，睡得香，只是还是老样子，不大爱说话罢了。”

“大勇，你说这几天你到什么地方，干什么了？”

张勇也不想隐瞒，朗声说道：“这几天我走访了几个建筑钢材供应商，还有调查了一下广州市房地产行业的走向，还有建筑钢材市场的走向……”

方怡微微地一愣，疑惑地望着张勇：“张勇，你查这些干什么吗？”

房地产行业，就算方怡也不敢踏足这一个行业，一个不慎血本无归！

新华镇，建设大道靠近平布大道的冠华新城，就是最大的一个例子，上千万的投资，最后房地产商血本无归，变成了一片死城！

张勇调查这些，如何让方怡不疑惑、不吃惊呢？

既然说了出来，张勇也就解释下去：“方姐，一九九七金融风暴之后，港澳的经济备受打击，下滑了不少，也导致我们沿岸城市的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都受挫。这些年来，广州市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导致了建筑钢材市场的低迷。”

方怡脸上的疑惑之色却并没有化解，继续追问道：“是，这些大家都知道，可是那又怎样呢？”

“这样的话，也代表着未来房地产回暖的话，建筑钢材将会获得巨大的升值空间，只要我事先囤积一批钢材，我们就能够大赚特赚。根据我调查，如今螺纹钢价格也算是低，而且作为基础钢材，升值空间将会最大……”

似乎这个时候，方怡明白过来，张勇是想要趁着这一个机会整理一个投资项目，从其中赚一笔！

想了想张勇这几天所作的调查，方怡不由伸出大拇指赞道：“不愧是中山大学金融系的高材生，还没有开始项目投资，就先做好调查。不过，你为什么又是会确定不出半年时间，建筑钢材市场将会获得提升呢？”

张勇微微一笑，却带着几分苦涩：“方姐，这一年我们国家政府高层不断地走访韩国、新加坡，似乎还有意向走访马来西亚，为广州市申请亚运会的二〇一

〇年举办权努力。根据我查到的资料，这一次广州市申办亚运会，一旦出手，势在必得！”

“可是，广州市申办亚运会成功与否，又和房地产行业建筑钢材市场有什么关系呢？你越说我越是觉得糊涂。”

张勇继续说道：“如若广州市申请二〇一〇年亚运会举办权成功的话，广州市将会兴建一个亚运村，到时候将会彻底地推动广州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方姐，这样说，你会不会明白呢？”

“嗯，你是说，一旦广州市兴建亚运村的话，广州市房地产市场复兴，建筑钢材市场将会火热。可是，你又是从什么地方知道广州市政府将会兴建亚运村呢？”

照理现在广州市虽然有申办亚运会的打算，但是亚运村这一件事情好像还没有摆上案。

张勇故作神秘地一笑：“这个就是秘密了！总之，我能够断定半年内，申办二〇一〇年亚运会成功之后，广州市政府就会兴建亚运村。到时候，房地产行业迅速回升，建筑原料市场火热！”

方怡已经知道张勇打算要做什么：“那你打算投入多少，囤积一批建筑钢材？又准备囤积什么类别的钢材？”

“螺纹钢 HRM335，HRM400，这两种基础钢材！按照我估计，想要占据建筑钢材市场的话，至少需要一百吨以上。”

方怡心里一惊，脸上震撼之色弥漫开来，直愣愣地望着张勇：“一百吨？现在的螺纹钢大约三千五百元一吨，一百吨的话，一种就是三十多万了。两种加起来的话，那就要六十多万，甚至是七十万，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凝视着张勇，方怡直截了当地问道：“之前，你请假除做调查之外，恐怕还到广州市区找一起按的朋友借钱吧？你借到多少了？”

“十万！是加上可以从财务公司贷款的，最多也就是十五万！”

对于将自己当成是弟弟看待的方怡，张勇没有隐瞒。

若有所思地审视了一下张勇，方怡脸上泛着一抹笑容：“想不到，你居然还能够凑到十五万！不过，那还差五十多万，你又是打算怎样借呢？”

张勇无奈地说道：“没有办法。刚才我到资料室就是想要看看，用那十万元倒卖废弃钢材到钢铁厂，能不能在一两个月之内先赚一笔。如若可以的话，自然

是有更加多的启动资金了。不过，刚才看了一下报价，还有我们站里一个月收的废弃钢材和铁定，想要钱滚钱，根本就不可能短时间之内做到。”

看到张勇脸上的无奈，方怡似乎感觉到自己心里微微一疼，似乎情不自禁地问道：“大勇，那你想不想凑齐这一笔钱，囤积足够的螺纹钢？”

闻言，张勇脸上充满震惊之色地望着方怡，开口道：“方姐，你是说……”

“你这个计划，听起来很不错，我想要投资。”

从手袋里边拿出了一张支票本子，方怡写上了数目，签上了名字，随后就递到张勇面前：“这是五十万的支票，如若不够的话，再来找我！”

手有些发抖地接过支票，张勇满都是感动：“方姐……”

一挥手制止张勇，方怡脸色凝重地说道：“大勇，先不要说什么感激的话，我们先约定好，如若一年之内，你不能够连本带利赚回这五十万的话，那你就要在我们站里打一辈子工，怎样？”

留住张勇这一个人材，一辈子为第二废品收购站打工，这就是方怡对投资的条件！

泪水已经在眼眶之中打转了，但张勇还是忍住，点头哽咽道：“行！方姐，这一个条件公道！如若我真不能够连本带利赚回这五十万的话，那我就一辈子在你这里打工！我们赚到的钱，二一添作五，对半分！”

方怡笑道：“行了，等你真赚钱再说吧！”

不着痕迹地抹了抹眼角的泪痕，张勇再次郑重地说道：“方姐，这两天，我会找新华镇的两大供应商量购买螺纹钢的事情，到时候还需要你安排堆放的场地。”

既然方怡投资过来，加上她的方法很多，张勇自然希望她帮自己安排一些堆放螺纹钢的场地了。

这一批建筑钢材，绝对不能少，按照张勇专业的分析和估算，至少都需要百吨以上，这样囤积起来，方才能够花都区建筑钢材市场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让诸多房地产商知道张勇手里有这样一批建筑钢材。

六十五万，翻上一番，那同样是六十五万，就算张勇只要其中纯利润的一半，那都是三十多万，足够他建立一间不大的有限公司，足够他施展抱负了！

三十万！只要有三十万，张勇就有办法，能够将它变成六十万，然后就是一百万，甚至更多！

第二章

风云变幻市场铁面无私，豪赌大赚终于尘埃落定

张勇与建材商胡万年商定，张勇押给他十万元尾货款，如能及时付款，张勇则必须再卖给他一百五十万元钢材。这叫胡万年乐翻了天，眼下钢材大量积压，胡万年巴不得将积压货统统倾倒给张勇。然而没过多久，广州市二〇一〇年申办亚运会成功的消息传出，建材市场突然火爆，钢材价格冲天而起，直破万元大关！胡万年肠子都要悔青了，但他仍须履行合同，将钢材以原价卖给张勇。张勇囤积了大量的钢材，暴利可想而知。张勇豪赌大赚终于尘埃落定。

就在方怡的第二废品回收站隔壁，有着一家钢材供应商，老板就是那个染着金黄头发的中年男子胡万年。

另外一间就是五华合金钢材店，老板杨建设，据闻为人吝啬得很，一般出货都按照额定价格，不会减价。

从办公室走了出来，张勇直接就走到了辉煌钢材供应店，找老胡聊聊天。

在第二废品收购站做了三年了，身为隔壁邻居，张勇不时串串门，算是和身为老板的老胡有着一些交情。

而且，胡万年三番几次想要将能说会道的张勇挖到辉煌钢材供应店，只是他一直不答应。

这一次，奔着生意而去，张勇自然要有商人的范儿了。

“大勇，怎么？居然有时间到我们这里来坐？”

虽然身为新华镇两大建筑钢材供应商之一，百万富翁，胡万年却并没有多少老板架子，反而更加像是个伙计，到处串门，美其名曰联络感情。

望着满脸痞子笑容的胡万年，张勇标志性的阳光笑容：“老胡，我想要和你

谈一笔大生意！”

听到张勇的话后，老胡不由一笑：“说来听听，你有什么大生意介绍？是不是你要跳槽过来？那就真的是大生意了！”

没有多说，张勇直奔主题而去：“老胡，螺纹钢 HRM335 和 HRM400 的价格如何？”

将已经剩下不多的烟蒂扔掉，胡万年伸伸手报价：“HRM335，每吨三千五百元；HRM400，每吨三千八百元，你要多少？”

虽然报价，胡万年却并不是很认真，张勇是什么人他知道，过来就是胡侃，根本就不会来买钢材。

“老胡，现在这一个世道，你还卖这么贵？我要的量可不少，至少百吨以上，还会和你签订一个至少为期一年的合约，你就不能够便宜一点？”

顿时，胡万年那开玩笑的笑容也逐渐地收敛起来，认真地问道：“你所说的可是当真？至少上百吨的货源？不是在糊弄我？”

审视了张勇一番，在这一股镇定的气势之下，胡万年似乎有些不认识张勇一般。望了望地下堆放得有些生锈的建筑钢材，思量了一会儿，胡万年随即点头：“好，如若你要一百吨以上的话，螺纹钢 HRM335，我就每吨三千四百元给你，螺纹钢 HRM400，每吨三千七百元，这一个数目公道了吧？”

一吨降价一百元，一百吨那可就是上万块，说出来，胡万年也是感觉到心头有点在滴血。

但没有办法，谁叫现在建筑钢材市场饱和，花都区房地产项目不多，导致大量钢材滞销，无法转换成为钞票！

张勇还是摇了摇头：“还是有点贵了，螺纹钢 HRM400，三千六百元一吨，怎样？”

微微地犹豫了一阵，胡万年似乎极不情愿道：“大勇，见是你，就三千六百元吧！”

每吨三千六百元，那已经是胡万年的最低价了！报价后，胡万年沉声地问道：“说，你要多少货！”

伸出一根手指头，指了指两种类型的钢材，张勇笑道：“螺纹钢 HRM335，一百吨！HRM400，同样也是一百吨！”

“两种都是一百吨？真得都要一百吨？张勇，你没有说错，还是我听错了？”

在听到张勇的话后，胡万年一阵惊变，他根本就猜不到张勇要这么多螺纹钢做什么。

好像新华镇最近也没有什么大的建筑项目，这可是两百吨螺纹钢，数目可大了，一时半会根本就消耗不了！

螺纹钢，HRM335 和 HRM400 这两种螺纹钢，辉煌钢材供应店加起来也就五百来吨的存货，其中有两百来吨，可是之前贾老板退回来的螺纹钢。

一时之间，胡万年疑惑了，似乎想要试探一下张勇是不是找到了什么好路子：“大勇，你要这么多螺纹钢干什么？难道花都还有什么大项目不成？”

张勇似乎有点不耐烦：“老胡，你只管说有还是没有，至于我要这么多螺纹钢做什么，那就是我的事情了！”

胡万年笑道：“行，当然有。你说，你什么时候来提货？”

想了想，张勇才想起，自己火急火燎地过来，还没有拟定合同，现在心里还有一个计划没有实施。

“等过两天后，我再来提货！还有到时候，我会带着合同。”

只要用合同和胡万年捆绑在了一起，张勇到时候还能够再狠狠地赚一把！

胡万年看到现在会赚张勇一笔不少的钱，却没有看到未来；而张勇现在看起来帮胡万年解决了一大批螺纹钢，却是看到了建筑钢材未来火热的前景！

“两种钢材各一百吨，总计七十万。大勇，你是打算要支票付款，还是现金付款呢？”

一想到今天将滞销的一大批螺纹钢都卖了出去，胡万年自然是高兴无比，说话间不经意之间带着夸张的笑容。

将五十万支票递到了胡万年的身前，张勇笑道：“这里是五十万的支票！过两天日提货的时候，我会带十万的支票过来，至于剩下的十万，我会在半年内一次性清给你……”

“赊账？大勇，你也知道，我们做这一门生意的，如若不是大项目的话，是不能够赊账，而且你一赊就是十万，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望着差一点跳起来的胡万年，张勇伸手微微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老胡，先不要着急，听我慢慢说，一定会让你满意！”

胡万年脸色逐渐平静下来，带着几分不悦地说道：“行，你说，如若不是合理的理由，我不会答应你！”

张勇将自己心里的打算说了出来：“呵呵，老胡，我想要说的就是我们这一年的合作意向。如若我半年之内，清了这一笔货款的话，到时候，我将会以现在同样的价格，购买一笔不下于一百五十万的螺纹钢如何？”

本来他还打算是要向宋昌国借五万，然后回去再向方怡借五万，凑齐这一笔七十万的启动资金。方才灵机一闪，与其向宋昌国借，倒不如说服胡万年，让他和自己构建一个合作关系！只有构建了一个合作关系，未来螺纹钢升值的时候，他不但能够还清现在的十万元，更能够以低价再进一批螺纹钢！

“一百五十万？你确定？”

今天，胡万年着实是被张勇吓住了，先是七十万的螺纹钢，现在居然又是翻了一番，直接是一百五十万的货！

张勇点了点头：“确定！”

摸了摸手里似乎有些温热的支票，看着后边的零，胡万年知道张勇不是说假，随即想了想，说道：“大勇，如若是一年之内的话，螺纹钢 HRM335 一吨的价格我可以三千五百元给你，螺纹钢 HRM400，每吨三千七百元，各自升一百，没有问题吧？”

衡量一下，这一百元的升幅很正常，张勇点头：“也行，就是这个价格！那这样的话，那剩下的十万块尾款，能够半年之内结清吧？”

胡万年一笑：“可以，半年之内如若你结清尾款的话，就按照我们先前商量好的价格，我这里供应一批不超过一百五十万的螺纹钢给你！”

“合作愉快！”

两只手不由得搭在了一起，然后重重地握了一下，也总算是达成了一致性，就等待着张勇过两天将合同拿过来，然后正式提货，展开合作。

谁会想到，正是这一次的合作，半年后，让自以为赚了一大笔的胡万年，亏得差一点哭了出来！

商量好了一切，甚至是连五十万支票都到了胡万年手中，这二百吨的螺纹钢已经是走不掉了。

三年多来的认识，虽然胡万年看起来有些痞子气息，但张勇知道他做生意从来说一不二，绝对的公道，不会做出赖账的事情！

“好，那到时候见吧！”

转身离开的时候，张勇嘴角弥漫着一抹笑容！更大的一笔货单，将胡万年的

辉煌钢材供应点和他捆在了一起！到时候，借助胡万年的嘴，花都区诸多房地产发展商一定知道，张勇手里有一大批螺纹钢，不愁找不到买家了！

第二废品收购站，方怡的办公室。

方怡拿着张勇昨天晚上弄好的买卖合同，指着其中的一条问道：“大勇，这样的条约，胡万年会答应吗？就算是我恐怕也难以答应！”

对于张勇设定这样的合同条约，方怡感觉有些过分，不过想想现在的情况，又好像可以接受！

现在七十万的合同，以后一年还清剩下十万尾款，然后可以追加一百五十万的货源，看起来双方好像也没有吃亏，甚至表面上胡万年还赚了。

一年内，张勇真得有绝对的把握，房地产行业迅速回暖，建筑钢材市场火热？就算听张勇解释得很详尽，方怡似乎也看到这样的趋势，但没有到那一天，她还是有点怀疑！

七十万！那可是七十万的货款，处理不好的话，恐怕就要亏大了！

“行，相信我！胡万年就算心里有疑惑，也一定签！这一份合同现在对他来说，可绝对是有利。至于以后那就知道了！”

望着脸上带着几分疑惑的方怡，张勇信心十足。

看到张勇满脸的自信，阳光之中似乎流露着一股男人才会有魅力，方怡目光似乎泛起了几分迷离。

张勇笑道：“方姐，那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先过去和胡万年签了这一份合同！”

张勇满脸笑容地拿着合同，走到了辉煌钢材供应店，找到了胡万年。

“这就是我们的合作合同，你先看看！”

接过胡万年递过来的茶水，张勇随即也将合同递到了胡万年的身前，示意让他检查一下，看看其中有没有什么纰漏，或者胡万年不满意的地方。

胡万年打开文件夹，一条条地仔细看着合同的内容。

关乎十万尾款的合同，甚至未来还有一百五十万的买卖合同，胡万年自然不敢有半点马虎。

“大勇，你真的确认一年之内，将会在我这里再以合同之上的价格，购买一批不超过一百五十万的螺纹钢？”微微地思索了一下，胡万年带着几分疑问地询

问道。

一笔生意，赚十多二十万，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胡万年自然希望张勇合同之中的条款能够兑现。

一个辉煌钢材供应店，一年的总利润也就十来二十万，若张勇这一份合同签订下来，胡万年今天可能够赚了！

张勇和胡万年心里都有着自己的小九九，在这一个形势之下一拍即合，自然也就合作无间了。

“只要我清了那二百吨螺纹钢，一定会在你这里以合同上的价格，再购买不超过一百五十万的螺纹钢！老胡，难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相信吗？”望着似乎有所顾忌的胡万年，张勇微笑着说道。

这两年多来，张勇混迹在第二废品回收站，诚诚恳恳，兢兢业业，童叟无欺，大大小小的事物方怡都放心交给他，自然也让得张勇在这一行里边有着好名声，就在隔壁的胡万年自然是清楚了。

信用，有时候在生意场上，比起金钱来还要贵重！

这是父亲张合安告诉他的，如若经商，一定不能够做欺上瞒下、欺骗顾客的事情，那样虽然能够获得一时的发展，但并不长久。

一直，张勇都是记着父亲的告诫，诚实做人，诚实做生意。

没有再犹豫，胡万年立马就在合同之上签了名字，摁下大拇指手印，一式两份，一份他保管，一份让张勇保管。

“十万元，让我们和胡万年辉煌钢材供应点捆上一条船，值得！”

就是这十万元，让张勇拿到了这样的一份合同，到时候如若建筑钢材市场火热起来的话，凭借着这一份合同，他能够大赚一笔。就算是违约，他自身也并没有任何损失！

望着胡万年那写得歪歪斜斜的名字，张勇脸上不由得弥漫着一抹笑容，心里悬着的大石头也终于放下来了。

为了以防到时候胡万年反口，张勇在合同之上特别加明了一条：一旦张勇工结清了前面的旧款，则可以一年之内，按照两种钢材单价高出一百块的价格，再进一笔不下于一百五十万的螺纹钢！

一旦违约，胡万年将会赔付二百万的违约金！

二百万，足以让行胡万年从富豪变成小康了！而这一条也就规定胡万年，对

于张勇来说，丝毫约束都没有。

随着合同签订，胡万年答应三天之内，就把张勇要的那些螺纹钢送到，到时候会通知张勇去验收货物，顺便他也想八卦一下张勇怎样处理这一批螺纹钢。

将一切事情敲定了下来，张勇长长出了一口气，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着二〇一〇年亚运会举办权的宣布，广州市亚运村建筑项目的兴建消息，届时将会带动整个广州市建筑钢材市场的回升。

出来的时候，张勇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高兴，能够赚到钱那自然是最好，可万一，到时候事情并非如同所想的一般，或者是进展不一样，又是该怎么办？

如果广州市无法获取二〇一〇年亚运会的举办权怎么办？这一批螺纹钢，不能够赚到第一桶金，这第一桶金究竟有多大，一切都要看上天的安排，国家的政策。

张勇微微地摇了摇头，决心不再去思考这些问题了，现在一切都已经成了定局。

一切听天由命！如若命运想要甩他的话，他也只能够当成享受了！

虽然张勇查到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都想要申请二〇一〇年亚运会的举办资格，但一天没有落实消息，他一天也不会安定下来。

张勇也清楚，就算他再着急，都没有任何作用，他不是政府要员，也不是所谓的专家，琢磨不透政府的真正走向。

况且，现在才是二月底，至少需要到八九月份才能够知道结果。

就算广州市政府不是申请二〇一〇年亚运会的举办权，凭借张勇这些天专业的分析和调查，这一年广州市乃至是整个中国的房地产行业都将会回暖，建筑钢材市场也会借助这一股回暖的春风逐渐地升价！

纵使不能够等到想象中暴涨的契机，张勇也能够肯定，这一批螺纹钢稳赚不赔。

足足一个多月过去了，张勇除了上班之外，就是照顾母亲的起居生活，间或有时和崔建平、杨武两人小聚一下，或者跟随方怡将废品收购站的货物送到环保资源回收公司，认识一些经理厂长什么的。

一切，似乎都没有由于这一批钢材而改变，张勇的生活好像完全地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不过，崔建平杨武，甚至是方怡都能够看得出来，张勇承受着不少的压力，

随着日子不断地过去，眉头也是深皱，似乎等待着命运契机的到来。

商场如战场，张勇既然选择了上战场，投资了足足七十万，这就注定着他绝对不能够轻易地退出来了。

这一个战场，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是赢，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时间悄然地过去，三月份，平静无奇，建筑钢材的价格微微地有了些许回升，但是这只是正常的波动。

建筑钢材市场的稳定，不可能那么快就被撼动，只有特大事件，或者是爆发性灾难，方才会引起连锁的反应！

这一个月的时间，张勇手里持着一批螺纹钢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花都区，诸多建筑钢材供应店和房地产开发商知道了。

一些建筑钢材供应点暗中都在讽刺张勇，囤积这样一大批螺纹钢，而且还是按照销售价进入，准备血本无归了！

甚至，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已经暗暗在打主意，看看能不能够从张勇手里低价买到这一批螺纹钢。

几次的洽谈，张勇也没有理会，依旧还是在安静地等待机会的到来！

二〇〇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广州二〇一〇年亚运会申办委员会向亚奥理事会递交了申亚报告书。广州市申请二〇一〇年亚运会正式启程，展开了申亚的部署。

新闻报道了这个消息，张勇眉头似乎一下子松开了不少，脸上带着一抹笑容。

这个新闻消息的公布，不出三天的时间，广州市房地产行业似乎开始了回暖，房价微微上扬了，而且有两三个大型的住宅建筑项目也准备开动，以天河区为广州轴心的计划被提上案。

天河区为广州市的轴心，广州塔的议案也开始调查，说要建立起广州标志性建筑物，以此分割轴线。

随着房地产行业迅速回暖，建筑钢材市场也有着小幅度回升，每一吨建筑钢材价格也微微地上升。这一个触发点的信号，张勇察觉到，建筑市场的火热即将是要开始了！

只需要继续等待，等待着爆发点的降临！似乎在这一天，张勇工作的热情高涨不少，平时就已经卖力工作的小伙子，居然还有二度激情的燃烧，让得老黄两

个四十来岁的老师傅，不由暗叹自己老了！

看到张勇工作的热情似乎完全回来，联合这两天新闻报道，方怡也猜测到了半分。虽然当初肯借钱给张勇，好像很豪爽的样子，却也有一些担心，不知道到时候是亏还是赚。

五十万！对于方怡来说，也是大数目，将近是她银行存款的一半了，怎么可能不担心呢？

但现在广州市政府宣布申办二〇一〇年亚运会举办权，房地产行业逐渐回暖，建筑钢材市场似乎也如同张勇预料，跟随着这一股暖流在上扬！一切，在张勇的计划当中，不需要再担心会亏本，方怡拿出来的钱，恐怕真的能够在这一年之内连本带利滚回来了。

早就知道张勇非池中之物，如今风云来了，似乎也预示着张勇化龙的时刻到了！

二〇〇四年四月八日，广州二〇一〇年亚运会申办委员会成立，十日，广州举行了隆重的申亚仪式。

随后半个月的时间，广州市申亚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广州市房地产行业似乎温度逐渐上升，呈现出了一片春意盎然的现象，建筑钢材市场的价格从刚刚提升了两百多的幅度之上再次提升。

十来天的时间，建筑钢材冲击向了每吨四千元的大关！

只要冲破四千元这一个大关卡，那就意味着建筑钢材市场将会逐步走高，迅速火热！

张勇意识到，机会终于来了！

不过，这还需要等待，现在还没有到建筑钢材市场真正火热的时候，只是一个开始！

耐心，张勇从来都不缺少耐心！就算现在有人接手，那也只是赚几万，投入六十万，赚几万元，那可不是张勇的目标！

按照张勇的调查和推测，之前他从胡万年手里购买的那一批螺纹钢，利润至少能够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最多可以到百分之一百二十，而张勇的目标就是七十万翻一番！

先前还嘲笑张勇的那些建筑钢材供应店，这个时候完全傻眼了，似乎都看到张勇能够从两百吨螺纹钢中赚取惊人利润！

二〇〇四年四月十四日，马来西亚宣布放弃申办亚运会，至此，广州成为唯一申办二〇一〇年第十六届亚运会的城市。

虽然不知道马来西亚为什么放弃申办的决定，但只要是亚洲人都明白，广州必定会成为二〇一〇年亚运会的举办城市！

四月过去，建筑钢材回升，徘徊在每吨四千一百元到四千二百元。

之后两个月份，建筑钢材虽然略微有些增幅，逐渐地逼近五千元的大关口！

而这个时候，花都区已经有不少的房地产发展商和张勇洽谈，希望他能够将手里的那批螺纹钢转手给他们，价格好商量！

张勇不为所动，似乎还在等待，等待着大爆发的到来！

随着广州市申办亚运会的消息传播出去，接下来的两个月似乎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广州市的百业却不断回暖，一片繁荣，张勇就更是断定，这必然是房地产行业陷入疯狂之前的平静！

等待！

虽然建筑钢材市场的价格还在缓缓飙升之中，但张勇却还在等待，等待着亚运村项目的兴建宣布，那时候将会是建筑钢材市场火热的时候，也是张勇真正赚大钱的时候！

此刻张勇没有任何的紧张，反而充满着期待，他知道不需要多久，这一切都会发生，不是幻想，乃是现实！

北京时间，二〇〇四年七月一日，亚奥理事会宣布广州成为第十六届亚运会主办城市，广州正式获得二〇一〇年亚运会举办资格。

这个时候，一直都处于平稳提升的建材价格，一片涨势。

八日，广州市亚运城项目成立，进入到调研选址阶段。随着这一个消息，广州市建筑钢材在开市之后，就是一路增长，螺纹钢到了每吨四千八百元。早上每吨四千八百元，下午还在增长，每吨四千八百五十元，每吨四千九百元，每吨四千九百五十元……一直到了每吨五千元，方才停顿了下来。这也意味着，建筑钢材市场大爆发的开始！

随着建材市场的火热，建筑钢材起死回生，真正地步入火热发展的阶段。

九日，螺纹钢 HRM400 型号再创新高，每吨五千一百元，而且不管新老客户必须带着现金提货，赊账免谈！

不过，大部分的人都还在等待，静观其变！那些经验丰富的钢材供应商们，

都坚信钢材市场的火热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假象，螺纹钢顶多也就是四千五百元左右一吨，并不值那么多钱！

十日，建筑钢材价格略回落，冷轧钢筋从昨天每吨四千八百元跌落到了每吨四千五百元，下午，又是跌落到了每吨四千三百元，似乎还有着下跌的趋势。

诸多购买商似乎庆幸不已，感叹自己的眼光何等独到，把握了建筑钢材市场的命脉！

不过，随后发生的一切证明他们错了！

十一日，新华报新闻报道，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钢宝铁矿发生有害气体窒息事故，事故发生时，井下有矿工三人，随后有九名矿工下井抢救。十二人除有一人生还，一人死亡外，其余十人均被困井下，目前抢险和救治工作正紧张进行。

钢宝铁矿事件发生，似乎全世界都意识到一个讯号，安全成本提升，开采铁矿成本将会增加，建筑钢材将会再次提升！

这个消息刚刚公布，建筑钢材瞬间提升，完全地超越了每吨五千元的大关，向每吨六千元大关逼近！

适逢其时，国际新闻报道，盛产铁矿的中非，新一轮内战爆发，中非处于一片混乱中，争权夺势，数处铁矿被迫中断生产，铁矿资源陷入火热升温。

一时之间，螺纹钢价格瞬间飙升，两天的时间就突破每吨六千元大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之中，逼近每吨七千元的大关！

乱了，似乎广州市建筑钢材市场陷入混乱！

那些投机商都是开始懊悔没有及时出手购买囤积建筑钢材，白白地错失了一个赚钱良机！

每吨四千五百元到每吨六千元，个中一千五百元的差价，百分之三十多的利润，足以让一些人疯狂了！

几乎在这个时候，所有的投机商人都拼命地挥舞着手里的现金支票，发疯地到处寻找建筑钢材的货源。

但在这个时候，建筑钢材供应商都明白现在的状况，就算手里有不少的存货，也不会轻易出货，似乎都是等待着一个再次提升的机会。就连之前还担心自己的钢材卖不掉的胡万年，也是满脸赔笑着一遍一遍地告诉所有的客户，没有货了，真的没有货了！

胡万年想法很简单，按照现在这个市场趋势，钢材一定还会继续增长下去，

只要价格不断地增长，自己捂着货源，到了应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所有手里有建筑钢材的供货商们，都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理。

这个时候，建筑钢材依旧还是在涨，价格还在不断地增长。

每吨七千元大关，终于冲破了这个大关卡，依旧在火热升温，不断增长，完全地疯狂了！

七千一百元，七千二百元，七千五百元……

二十日，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建筑钢材就已经是从当初的每吨四千二百元，暴涨到了将近是每吨八千元！

整个建筑钢材市场都窒息了，窒息过后，是更大的疯狂！

在这个时候，钱已经不算钱了，钱就是一个数字！只要能让它变成建筑钢材，热轧钢筋、螺纹钢、冷轧钢筋，那些投机商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心甘情愿！

没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去仔细想一想，这个价格究竟合不合理，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在建筑钢材冲破每吨八千元大关，每一个投机商人疯狂地寻找各种货源的时候，有一个人出手了！

在这个时候，张勇终于决定出货了！

其实，早在建筑钢材市场逐渐回暖的时候，新华镇就有着不少富豪投机商知道张勇和方怡在第二废品回收站囤积了一批螺纹钢，足足两百吨。

在那个时候，诸多富豪投机商似乎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张勇居然会在这样一个时机，花费数十万的价钱，进这样一笔并没有多少用途的螺纹钢。

不过，短短半年不到的时间，就证明张勇不是傻子，反而是一个具有极远投资目光的聪明商人。

那些房地产开发商、富豪投机商人，还有诸多建筑钢材供应店，就好像是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自己的脸上！

就在螺纹钢突破六千五百元一吨的关口时，无数的富豪投机商，甚至是广州市市区的一些投机商人都拿着手里的支票，要求张勇将这一批螺纹钢转手。

两百多吨螺纹钢，在新华镇的建筑钢材市场占据了一定的主导地位，而且任何人都忽略了张勇这一批螺纹钢的购买价格，只想凭借着手里的钞票换取螺纹钢！

对于这些房地产开发商投机商人，张勇并没有过多的理会，拒绝了他们的

要求。

张勇不愿意现在出手那两百吨螺纹钢，他知道，螺纹钢应该还有一段时间的上升空间，至少价格在这个时候，还能够翻上一倍，不突破八千元大关，他绝对不会轻易地出手！

商机触觉，这就是张勇的商业投资触觉！

现在，螺纹钢终于是突破了八千元大关，逼近八千五百元的时候，张勇知道是时候出手了。

百分之百的利润，那已经足够了！

趁着市场还在疯狂的飙升，张勇看准现在的时机，转手手里的两百吨螺纹钢，他还能够再用手里的钱滚动，再赚取一笔！

第一个知道张勇准备出手螺纹钢消息的，居然是钱少杰。

在建筑钢材市场疯狂的时候，似乎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商机的钱少杰，曾经多次苦苦地哀求张勇，希望他能够将手里的一批螺纹钢转让，然后囤积等待价格继续飙升，从其中赚取一笔！

现在整个建筑钢材市场都疯狂了，按照钱少杰的估计，应该还有一段时间飙升，这样的话，他也有几十万赚头！

张勇手里的那一批螺纹钢，钱少杰是志在必得！

思量再三，张勇最后决定将这一批货全部转手，钱少杰自认捡了一个便宜，屁颠屁颠地要接受！

钱少杰直接开车从广州过来花都，和张勇协商，看看他什么价格才肯卖出去。

和钱少杰几经协商之后，出货的价格定位螺纹钢 HRM335——每吨七千八百元，HRM400——每吨八千二百元，这是一个现在市面之上根本就不可能拿到的价格，绝对便宜。

按照张勇的话，这可是看在钱少杰是朋友的分上，才会这一个价钱转手出来。而这两百吨螺纹钢的唯一交易条件，张勇要求必须是用现金，或者是现金支票，不能够拖欠一分钱！

现钱结账，一手交货，一手交情！

两种钢材总计就是一百六十万，七十万的成本，足足翻了一番多！

当钱少杰看到张勇接过了总计一百六十万的现金支票时，脸上虽然热情无

比，心里却在窃笑：“中山大学金融系高材生？金融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呸，居然在这个时候转手，简直就是笨！”

如今建筑钢材市场的疯狂，随着中非战争的爆发，铁矿资源的紧缺，必然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到时候螺纹钢的价格突破每吨一万元吨也有可能！

只要他们每吨能够赚取两千元，那就是四十万！

正是看到这一点，钱少杰和钱万成商量了一番之后，才会决定接手。

张勇丝毫都没有在意对方怎么看自己，反而是拿着手里的支票，整个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好像是有着几分呆滞！

一百六十万元整！一个张勇无法触及的天文数字！

一个零一个零地数着，张勇费了好大力气才清点完毕，那上面的零，甚至有点颤抖。

真得成功了？真得借助亚运会的东风，大赚了一笔！

虽说一百六十万人民币，在这一个年代，也就一套好一点的房产，并不算是一笔特别巨大的财富，但扣除其中七十万的成本，其中也足足有九十万的纯利润！

百分之一百二的利润，在现今这一个钱滚钱的社会，根本就不可能！

拿着手里的现金支票，张勇整个人都呆住了，一时之间，好像无法接受。

就在张勇呆滞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张勇下意识地摁下电话接听。

杨武似乎一脸的气急败坏，如同老板职责下属一般：“张勇，你傻了。在这个时候，居然将那批螺纹钢如此低价钱地出货？”

见到张勇没有说话，杨武继续责怪道：“张勇，你知道外边有多少人哭着喊着要问我们要螺纹钢吗？你知道现在螺纹钢的价格吗？现在我们就出货，亏大了！”

呆滞的张勇似乎醒了过来，笑容蔓延开来，眼眸一阵阵锋锐的精光闪烁而过！

“杨武，先不要着急，听我说！”张勇平复了一下自己激荡不已的心神，声音似乎带着几分颤抖解释道：“杨武，现在市场都已经是疯掉了，难道凭借你的专业知识，难道看不出来，这一次螺纹钢价格这样高涨，其中有不少的猫腻吗？这种市场现象正常吗？”

杨武似乎微微一想，随后说道：“张勇，半个多月前，广州市成为二〇一〇

年亚运会的主办城市，亚运村的兴建计划，还有山西省铁矿矿场出事，加上中非内战爆发，重重因素方才有现在钢材市场的火热，有什么不对吗？”

张勇专业地分析，完全切中了这个商机，现在诸多因素造成了建筑钢材市场的火热，相信还会有一段时间的疯狂！

点了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张勇继续说道：“确实诸多因素造成现在建筑钢材市场的火热疯狂，但这样疯狂的行情不会太长久，趁着现在我们手里还有货源，尽早出了那才是真的。现在，整个中国的建筑钢材市场都疯了，我们要尽快脱身！一旦被套牢了，那就血本无归了！”

杨武听到张勇这样一说，激荡的心也平静了些许，想明白个中的关系，似乎也是触摸到了一点。

先前还是愤怒的杨武，足足思索了一刻钟，方才平静下来：“张勇，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现在，我会再进一批螺纹钢，而且速度要快！”张勇将手里已经燃烧到了一半的烟蒂扔掉后，随即说道：“等一下，我会到方姐的办公室，和她说一下，然后我就去进货！到时候能够赚多少，就看市场有多疯狂了！”

方怡的办公室里。

望着张勇递到自己面前的支票，看到居然是一百六十万的数目，方怡眼睛有些发直。瞧这样子，如果不是现金支票，方怡定以为这是张空头支票。

不过，方怡也知道张勇和胡万年的约定，自然知道这一百六十万还有大用处，可能会是变成三百万，甚至是更多！

顿时，方怡将支票递回到了张勇手里，点了点头：“去吧，我相信你的眼光！”

没有多说，张勇走出了方怡的办公室，向着辉煌钢材供应店走了过去。

胡万年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忙人，每时每刻都在应付着想要买货的投机商人，根本就没有时间招呼张勇。

一直等到天快黑了，张勇方才看到歇息下来的胡万年，和他谈上话。

一见到歇息下来、满脸疲惫但却兴奋不已的胡万年，张勇径直就将手里刚刚焐热的支票递到了胡万年的面前。

“老胡，欠你的十万，还有我要的一百五十万元的货，钱都在这支票里了！”

望着张勇递过来的一百六十万支票，胡万年一脸尴尬，当初他哪里会想到建

筑钢材居然会疯狂成这样。

早知道会是这样，胡万年说什么也不会签下那个合同！

本来以为能够从张勇这里赚一大笔的胡万年，现在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份出卖主权的平等条约！现在这一份合同，他根本就无法拒绝！

一百五十万的货，那可就是现在价值三百多万的钞票啊！胡万年那个恨，真的是那个恨啊！

“行了。老胡，你这一个富翁，赚钱也不着急一时半会，将来有的是机会了。”张勇抽出了刚刚经过小卖部新买的大中华，扔了一根给满脸痛苦之色的胡万年：“你准备一下吧，明天我会亲自来提货！”

听到张勇的话后，胡万年想死的心都有了。先前，他还打发了一群哭爹喊娘、想要来这里进货的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商人，说这里的钢筋都有人订下来。

现在倒好，张勇按照先前合同约定好的价格，一下子就将他所有的螺纹钢都拉走了。这根本就是抢钱！

“大勇，你看……”

看到满脸都是沮丧之色的胡万年，张勇笑道：“行了，老胡，还是清点一下，准备发货吧！我们可是白纸黑字签订了合同，到时候真的是一纸诉讼到法院，你讨不到任何的好处！”

二百万的违约金！胡万年估摸了一下，其实也就那么一回事，相当于这一笔钢材的利润。胡万年心里就疑惑，为什么张勇就那么准，好像看到这一天一般！

望着丝毫都没有退让的张勇，胡万年脸色立马拉了下来，极其不情愿地说道：“那你也不要亲自来提货了。到时候，让买货的人直接到我这里来提货就是了！”

闻言，张勇一笑：“老胡，这一句话中听，那就这样定了！”

在转身离去的时候，张勇好像想起了什么，微微地转头望着满脸肉疼的胡万年：“老胡，你捂着那些建筑钢材，也是时候出手了！”

对于张勇的提醒，胡万年不置可否，没有理会。现在这样一个赚钱的时机，怎么能够出手？出手的话，赚少了，胡万年才没有那么蠢！

张勇手里再次拥有一批螺纹钢的消息，不胫而走，花都区诸多房地产商和投机商人都感觉不可思议！

根据他们的消息，张勇之前那二百吨螺纹钢，已经被人拉走了，如此快速之

下又多出四百多吨！

四百多吨，比起先前还有多出一倍！

诸多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商人在收到消息后，立马蜂拥至第二废品收购站，都想要购进这一批螺纹钢！

这一次，钱少杰倒没有再找张勇，他刚刚吃下了一百六十万的螺纹钢，要等待着合适的时机转手出去。

就在张勇和胡万年订货的一天，螺纹钢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将近九千元的大关，看势头，张勇也知道就算是不久后冲破每吨九千元的大关，恐怕也是极限。

就在建筑钢材疯狂暴涨的这几天，山西省钢宝铁矿陆续地传来一些好消息，还有中非战局这半个多月来，似乎也有逐渐平稳下去的迹象。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建筑钢材市场的疯狂也会逐渐地平稳下来，再也不会疯狂飙升，甚至随时都有着崩盘的危险！

现在，张勇打算尽早脱手这一批四百多吨的螺纹钢，赚取最大的利润后，迅速抽身走人！

第二废品收购站，方怡的办公室。

方怡望了望满脸兴奋的张勇，询问道：“大勇，现在这一批螺纹钢，有不少人在等待着，你打算什么时候出手？”

“等一下就出手！”想了想，张勇压抑住脸上的兴奋，不无担忧地说道：“再不脱手的话，过几天可能就被套牢了！”

“那么快？不打算价格升一下再出手吗？”

“嗯。现在，就是需要快点出手！”

就在张勇刚刚说完要快点出手的时候，那熟悉的电话铃响起，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摁下电话接听。

电话那一头熟悉的尖酸声音响起：“大勇，你大姨丈赵海成。”

本来还带着几分微笑的张勇，瞬间脸就拉了下来：“大姨丈？不知道找我有何事呢？”

“嗯，之前你不是说过想要和我合资做建筑钢材生意吗？”

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张勇愕然了，先前他可是去借钱，可没有说和赵海成一起合资做生意，他倒好，一下子就想合资，恐怕是想打他手里那些螺纹钢的主意！

“我先前听人说，你那里有不少的螺纹钢。我考虑再三，觉得建筑钢材市场还是有一点赚头的。要不，现在你我合资？”

就在张勇要拒绝的时候，灵光一闪，带着几分阴沉道：“我老板手头也确实有一批螺纹钢，正好她说我做主，既然大姨丈有兴趣的话，我尽量低价转手给你！”

望着胡扯的张勇，方怡不由捂嘴一笑！

“价格怎样？”

没有多说什么话，甚至到现在，赵海成都没有关心唐雅雯一句，完全冲着张勇手头上的螺纹钢而来。

亲情，赵海成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任何亲情可言！

“HRM335——每吨八千六百元，HRM400——每吨八千九百元。比起市场价，要低不少！”

“你现在有多少货？”

张勇随即道：“HRM335 一百五十吨，HRM400 一百五十吨。”

“一共二百六十二万五千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电话那一边陷入沉思，似乎在思量着该不该接手。

现在，螺纹钢市面价格比起张勇给他的价格，要贵上三百多！这样，转手可能会赚几十万！

犹豫了一番，赵海成似乎带着几分商量的口吻：“大勇，我是你大姨丈，不能够再低一点？”

张勇摇了摇头，坚定地说道：“这样的价格，已经念在你我是亲戚的份上了。这一批螺纹钢可不是我做主，只是帮人销售而已！”

顿时，赵海成捂着电话，一阵阵低语隐隐约约传递过来，似乎在和身边的伙伴商量，要达成某一种购买协议一般。

将近五分钟之后，赵海成似乎也有了决定。

“行，你的地址给我，我下午过去提货！”

“大姨丈，到时候记得带支票！老板说要现金支票，或者你自己带现金也行！”

整个过程，方怡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她却疑惑，为什么张勇不将所有的螺纹钢转手出去？

恐怕张勇说有四百吨螺纹钢，看对方的态度，也会完全接手！张勇却并没有完全一次性转手，其中好像隐藏着一些用意！

“嗯！恐怕不需要下午，最多两个小时，赵海成就会来了！”对于赵海成，张勇熟悉得很。

现在货在自己手里，他钱都还没给，自然担心张勇会卖出去，会火急火燎地赶过来，将张勇所说的那一批三百吨的螺纹钢拿到手再说！

想了想，方怡笑道：“那现在，剩下的一百多吨怎么处理？莫不是让外边那些房地产开发商瓜分？”

一语中的，完全地说在了张勇的心里！

张勇打趣道：“方姐，这一招高吧？”

“高！着实高！”望着运筹帷幄的张勇，方怡那静寂了许久的心微微地跳动了一下。

虽说张勇只有二十三岁，却蕴藏着和年龄不相符的耐心、沉稳、冷静，足以对每一个女人造成致命的诱惑！

过了一会儿，满脸笑容的张勇就走出了第二废品收购站。正如他所想的一般，那些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商人看到他后，满脸堆笑地围了上来。

张勇现在可掌握着数百吨螺纹钢，花都区过半数的螺纹钢，只有他点头，这些人才能得到张勇手里的螺纹钢！

剩下的一百多吨螺纹钢，张勇并没有转手给那些投机商人，而是将他们分销给几个房地产开发商！

这些房地产开发商，并非想要炒卖螺纹钢，现在他们的建筑项目缺少螺纹钢，自然就有求于人了。

剩下的一百多吨螺纹钢，不需要半个小时，就完全清了。

正如张勇所想，才两个小时不到，赵海成就打电话给他，说已经到了第二废品收购站的门外。

一台宝马车停靠在路边，赵海成倚靠在车旁边。

从裤袋里拿出了一包黄鹤楼，递了一支给张勇，似乎也感觉到张勇的不善，赵海成唯有堆笑道：“臭小子，不快点来行吗？你可不要记恨姨丈啊！”

张勇直接问道：“支票带来了么？”

“嗯！见到你们老板再说！”

赵海成并没有将支票拿出来，反而要求张勇带他见老板！

“老板现在没有空，你将支票交给我就行了！姨丈，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感觉到张勇好像不是很高兴，赵海成连忙赔笑道：“大勇，姨丈不是这个意思……”

张勇完全就是一副商人口吻：“姨丈，生意做还是不做？做的话，拿支票出来，然后我带你取货！”

“行，这是二百二十六万五千元的现金支票，你可收好了！真不明白你老板居然放心让你拿这么大一笔钱！”

拿出了一张崭新的支票，递到了张勇的面前，赵海成也说道：“大勇，带我去取螺纹钢吧！”

接过了赵海成递过来的支票，数了数上面的数目，没有错！

短短三天不到的时间，先前从胡万年那里接手过来的四百多吨螺纹钢就这样清掉，全部变成了现金支票！

这一次，张勇是左手接货钱，右手就是打个电话给胡万年，让买家直接到隔壁提货，他根本就不需要操心！

螺纹钢 HRM335，总计销售了一百七十万；螺纹钢 HRM400，一百八十万，两者加起来，那就是三百五十万。

除去其中的成本六十万，足足是赚取了将近三百万！

将近是三百万的利润，虽然并非全部属于自己，但绝大部分是自己的，张勇想要做的事情能够逐渐开始去做了。

晚上，花都区小肥羊餐厅！

张勇，杨武，崔建平和方怡四人一起举起杯子，喝光了杯子里的酒，崔建平放下杯子：“你说你小子也太小气了吧，赚了那么多的钱，还在这饭店请我吃这个！我们应该到四星级好好地享受一番！”

虽然崔建平并不知道张勇这一次赚了多少钱，但看脸色也知道绝对不少，上百万恐怕跑不掉！

“行了，崔建平，今天我们来，可是分钱来的。”杨武双眸绽放着一阵阵精光，望着脸色红润的张勇：“大勇，你说是不是？”

他们究竟能够分到多少，杨武和崔建平充满期待！

“这个当然，虽然投资项目的策划是我出，但钱是大家一起出的。现在既然赚钱了，那自然是分钱了！”

喝下了一杯后，脸色有点红润的张勇手脚麻利地从口袋里边拿出了两张早就准备好的支票，随即递到了崔建平和杨武两人的面前。

“二十五万？”

数了数支票上那些零，居然是二十五万，崔建平脸色一变：“大勇，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五万块我只是借给你，你就还我五万就是了。现在还请我吃一顿，那就是利息了。你拿二十五万给我，还当我崔建平是兄弟吗？况且，螺纹钢这个商机是你发现的，还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这些钱都是你应得的……”

崔建平可没有想过张勇会一下子给了他这样一大笔钱，二十五万可是他将近两年的工资，他有点难以置信！

张勇淡笑着说道：“建平，如若不是你和杨武支持我的话，恐怕我就对这个项目失去了信心，根本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二十五万是你们应得的，不关兄弟交情的事情！你们安心地收下！”

崔建平固执地将支票推到了张勇的面前：“大勇，当年如若不是你帮我汇钱帮我老爸治病的话，恐怕老爸早就病死了。这一个大恩，我崔建平一直都是铭记在心……”

说着说着，崔建平眼眶之中似乎弥漫着一阵泪光。

当年，崔建平的老爸患了急性阑尾炎，加上本身又有糖尿病，需要一笔钱开刀，不然就有生命危险。张勇二话没说，用崔建平的名义汇了两万块过去，才保住崔建平父亲的性命。

两万块，对于当初上大学都需要贷款的崔建平来说，那可是天文数字，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赚到。

这一个恩情，崔建平一直都铭记在心里，如若不然，当初张勇落难，他也不会砸锅卖铁一般地帮助。

一旁的杨武将支票推回到了崔建平面前：“建平，大勇都这样说了，如若我们不收下的话，那就真得不当他是兄弟了。”

方怡插嘴道：“对，崔建平，这是张勇帮你们赚的钱，你们就心安理得地收下吧！”

酒过三巡，杨武带着几分迷离的眼睛，望着同样有些酒醉的张勇：“大勇，

现在你赚了第一桶金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涨红的脸上似乎一阵憧憬弥漫而出，张勇站起来，举杯坚定地说道：“重建张氏集团！”

崔建平随口接着问道：“那你有什么计划没有？”

“暂时有一点计划，不过要做一个调查之后，方才知道可行不可行！”

虽然有雄心壮志，但张勇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究竟该怎样做，需要做一个详细的调查才下定了！

谨慎！先谋而后动！不但金融系的专业知识如此说，在商海打滚了数十年的张合安也是这样教导张勇！

今天是张勇三年来最得意的一天，喝起酒来和平常不一样，完全没有任何节制，只要是杨武和崔建平递过来，张勇就喝下去！

似乎在这一夜，张勇三年来集聚的情绪随着杯酒不断地吞下，再也没有半分愁云！

房门带着几分阴沉地撞击在了墙上，泛起了一些灰尘！脸红脖子赤的张勇，脚步轻浮地从门外行走而入，浑身酒气汹涌，似乎差一点就要醉倒一般。

端坐在轮椅上、满目呆滞的唐雅雯看到张勇喝得酩酊大醉，那呆滞的眼神似乎弥漫着一阵光华，僵直的脸上似乎弥漫着一抹担忧之色，思绪似乎回到了当年。

张勇和父亲张合安，容貌有七八分相似，身材也相差不大，当年张合安不知道有着多少次，应酬之后喝得酩酊大醉，浑身酒气，甚至大吐特吐！

张合安一回到家里，立马摔倒在沙发上，吐完了就呼噜大睡，唐雅雯费尽力气才架着他回到房间！

那些日子，唐雅雯打点着张家的里里外外，让张合安有一个温暖的家！

酩酊大醉的张勇，让唐雅雯似乎回到了当年的温馨。

温暖在弥漫，幸福在爆发，似乎逐渐地融化唐雅雯那冷漠的坚冰！

“安……”

望着徐徐走来的张勇，唐雅雯不由喃喃说道，甚至还带着几分艰难地伸手，似乎想要捉住张勇一般。

张勇就是张合安，那一个她日夜思念的男人！

泪水，似乎无法抑制一般，这一刻，唐雅雯才清醒过来，眼前的人触摸不到！

“妈！”

酩酊大醉的张勇，被突然飞溅到脸上的水惊醒，望着伸手想要抓住自己的唐雅雯，泪水直流，快步走到了她的面前，带着几分欣喜地叫喊道。

母亲醒了，母亲终于肯说话了！

三年多了，母亲一句话都没有说，完全呆滞，丝毫没有表情，今天在这一刻，看到母亲脸上弥漫着担忧，还有那一声呼唤，让张勇心里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这一刻，前所未有的幸福充斥在了张勇的心头。

唐雅雯脸上带着担忧之色，双手怜爱地抚摸着张勇那弥漫着酒气却熟悉无比的脸庞！

张合安！她的支柱，她人生的支柱，今生唯一所爱的人，将一切都奉献出来的人！

“安！”

泪水不断地从脸庞上汹涌而下，她眼光充满着眷恋，口中不断地喃喃说道。

这些年来，唐雅雯心里所想的的就是张合安，哪怕整天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的张勇，她都没有留意到。

而如今酩酊大醉、身上充满着酒气的张勇，却牵动了她内心之中最是柔弱的部分，让她清醒了过来。

“妈，是我！大勇，我是大勇啊！”

张勇试图唤醒母亲的记忆，泪水从眼眶直流而下，哽咽着说道。

“张勇，大勇？”

随着张勇的叫喊，唐雅雯似乎回想起了什么，脸上似乎出现了一阵痛苦之色：“不，你不是大勇，你不是！”

说着，泪水也逐渐地从唐雅雯的眼中流淌而下。

一整晚，唐雅雯似乎有些疯疯癫癫，口中都是张合安，泪水不断地流淌。

望着脸上挂着泪花、沉沉睡去的母亲，张勇双眸不由变得空洞起来，他还以为唤醒了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母亲，却没有想到，只是自己大醉而回，勾起了母亲的回忆。

服侍母亲睡着后，张勇才洗了一个热水澡，然后上床睡觉了。

今天，是张勇这三年多来最高兴的一天，从来都没有这样！三百五十万，给了五十万崔金平和杨武，剩下还有三百万，其中有五十万成本是方怡的。

不过，张勇决定将二百万给方怡，自己留下一百万！

一百万，虽说在这一个时代，也就一间一百二十平方米房子的价值，但空手套白狼的张勇，也觉得自己赚得够多了！

翻手之间倒卖了两批螺纹钢，就赚了两百多万，那一种生意的刺激，成功的投资，让张勇有些迷恋了！

迷迷糊糊之间，脑袋有些昏沉的张勇似乎记得父亲曾经说过：“生意，最重要的不是赚到了多少钱，而是品尝到了成功的刺激！”

这一刻，张勇终于品尝到了属于他的成功刺激，也决定逐渐地开启他的商路，一步步地恢复张氏集团的荣光。

第二天一大早，张勇弄了一顿早饭，香喷喷的美味摆在了母亲的面前，张勇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母亲好像有精神了，那呆滞的眼神似乎恢复了一丝的神光，有以往那广州市第一美女的风范了！

将热气腾腾的小米粥递到了母亲嘴边，唐雅雯眼神不再是凝视着那一张全家福，似乎更多投注到了张勇的脸上，眼眶之中似乎带着几分泪花。

看到那在眼眶打转的泪花，张勇又是慌神了：“妈，怎么了？还好吗？是不是太热了？太热的话，我再吹吹！来，小心啊！”

满脸都是泪光的唐雅雯并没有张嘴，反而抬起手，满脸怜爱地抚摸着张勇的头发，泪珠再也忍不住。

“妈，怎么了？是不是大勇惹您生气了？”

望着母亲这一副满脸怜爱的模样，张勇心似乎变得更加慌神，不断地在询问着，充满着担忧。

“没有，妈，妈没事儿！”在张勇连番的询问之下，唐雅雯终于开口了，似乎带着几分哽咽，也好像带着几分生疏一般：“大勇，妈连累你了！”

一开口，唐雅雯就说出这样一句话，心里刚刚升腾其一阵兴奋的张勇泪花闪烁：“妈，您是我妈，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您怎么会连累我呢？妈，您可不要胡思乱想了，可不要做什么傻事，大勇会照顾你一辈子的！爸爸已经走了，大勇可不能没有你啊！”

“傻孩子，妈不是想要做什么傻事，只是妈想通了！真的想通了！”唐雅雯似乎带着回忆的笑容：“上天夺走了我的丈夫，却给了我一个好儿子，我怎么还可以轻生呢？”

“大勇，三年了，妈沉浸在和你爸的回忆之中，也是时候醒了。不然的话，妈就真得连累你了！”

其实一直以来，唐雅雯都能够听到张勇所说的话，只是她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浸在张合安死亡的悲伤中，一直都不肯走出来，不肯面对丈夫已死的事实。

但是，昨天唐雅雯看到张勇酩酊大醉而回，听到他说赚到了足够的钱让她治病，要恢复张氏集团的荣光，不让父亲丢脸，彻底地刺激了唐雅雯，让她决心走出来。

儿子已经失去了父亲，不能够再让他失去母亲，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作为母亲，唐雅雯要支持自己的儿子！

一夜，足足苦思了一夜，唐雅雯逐渐地走出了自己封闭的世界，走出悲伤，接受现实，准备将心思寄托在张勇的身上了。

唐雅雯的醒转，让张勇欣喜无比！

就在张勇出手了第二批螺纹钢，市场的疯狂却依旧还没有停止，接下来的两天，建筑钢材的价格依旧疯狂地增长，似乎根本就没有上限一般！

这样的疯狂，也造就了商人的疯狂！这些天，张勇经过辉煌钢材供应店的时候，依旧看到一大群人围着胡万年，让他转让手里的建筑钢材。

一开始的时候，胡万年还不肯出售手里的建筑钢材，后来在一些房地产开发商苦苦哀求之下，他才转手了一小部分，狠狠地赚了一笔。

这一笔，让胡万年尝到了甜头，想着能够再赚多一点，手头上还剩下将近两百吨的钢材就再也没有出手了。

捂着，胡万年打算等钢材升到接近一万的时候再出手！

一百多吨建筑钢材，至少能够赚上一百多万，绝对是一笔让人致命的诱惑！

一想起被迫出售了四百多吨螺纹钢给张勇，胡万年就肉疼得不得了，但现在能够赚回来，那也算一个安慰！

七月二十三日，建筑钢材的价格终于冲破了每吨九千元的价格，创造出了一个最新的价位！螺纹钢上扬到了每吨九千六百元，到了一个极限的价位！

就算再疯狂，再没有理智的人，也终于察觉出了不对！建筑钢材的价格，已经完全地超越了其本身价值，完全不符合情理，不符合市场的规律，波动得诡异无比！

就在这一个激动人心、最是疯狂的时刻，中非国际战争似乎逐渐地趋于明朗化，中非政府军在多方的支援之下，压制了叛军，收服了不少失地，似乎多处矿场将恢复生产，到时候大批的铁矿将会从中非运转抵达中国。

铁矿资源抵达中国，钢铁厂恢复生产，钢筋供应恢复正常！这也意味着，钢筋价格到了极限！

手里囤积了大批建筑钢材的投机商人们，终于按捺不住，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再也把持不住，纷纷准备出手囤积的货物！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那些商人们手里囤积着大批货源、心急火燎寻找买家的时候，一觉醒来，发现世界已经一下被改变了！

先前那股疯狂不存在，只要噩梦的开始！

冷轧钢筋从每吨九千元大关，直接跌至每吨八千五百元；螺纹钢的跌幅非常大，仅仅只是一个晚上，就跌到了每吨八千六百五十元！

七月二十五日，中非方面新的消息传来：中非战局稳定下来，政府军从叛军手里夺回了多个铁矿的掌控，铁矿恢复开采，将会有着几十船的铁矿驶向中国，缓解中国的矿源紧张！

原先疯狂的建筑钢材市场，一下子崩溃，建筑钢材下跌的速度远比上涨的速度更加疯狂，似乎转眼之间跌落下去。

八千五百元、八千三百元、八千一百元……

二十五号还没有过，冷轧钢筋的价格一下跌到了每吨八千元的价格！

疯了，建材钢材市场又疯了！

这个市场，平时波澜不惊，如果说它是一条河流，就算扔下一块石头也未必能溅起水花；可是一旦疯狂起来，远比一九九七年金融后疯狂的股市更加疯狂！

价格还在持续疯狂地下跌，那些囤积了大量货源的投机商家眼睛红了，神志不清了，整日捧着电话，疯狂追问有没有人愿意接货，哪怕比现在市场最低价再便宜百来块也愿意脱手！

就算暂时没有现金款，欠债也行！只要能够出货，有人接货，那就行了！

但，如今建筑钢筋已经变成了烫手的山芋，根本就没有人会接手。

建筑钢材市场，只有出货的人，没有进货的人了！

七月二十六日，冷轧钢筋再度跌破每吨五千元！

当日晚上，广东省惠州市出现第一个企图跳楼，但被家人发现的建材钢材商人。这一位投机商人，一九八八年下海经商，赚取了第一桶金，就开始了建筑钢材的生意，拼搏了十多年，赚了不少的钱，成为惠州市有名的百万富翁，身家数百万！

可一夜之间，数百万的财富完全变成钢材，变成不值钱的钢材！

听到这一则新闻，建材钢材市场上所有的人都震惊了，谁知道下一个跳楼的人会不会是自己？

在这样疯狂的下跌之下，财富不断地缩水，钱完全地打水漂，没有一点心理承受能力的人根本接受不了这一个现实！

建筑钢材这一次百年难得一遇的灾难还在继续，七月二十八日，冷轧钢筋每吨四千二百元！

上海码头，广州黄埔码头，青岛码头，一船船的中非铁矿还在继续运来！

三十日，在每吨三千八百元这个价位，终于停了下来。

在这场建筑钢材市场的崩盘中，钱少杰本来还想要等待价格飙升到了每吨一万元的时候出手，赚一笔大的，却没有想到，峰回路转，每吨九千五百元的时候想要出手，却迎来了螺纹钢的大跌，想出手也不行了！一百六十万的钢材，最后亏了一大半，剩下六十万！

幸好这一百多万对于前事发展有限公司来说，并不是一笔足以致命的投资，加上公司架构稳定，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赵海成，那是看到建筑钢材疯狂上升到了每吨八千五百元的时候，回想起张勇先前说过的投资计划，方才在考虑再三的情况之下，联合公司的几个股东投身到建筑钢材市场，赚一笔外快。

却没有想到，就在赵海成等待建筑钢材突破每吨九千元大关，满以为还会再度上扬的时候，灾难就来了！

这一场灾难，让赵海成亏了将近二百万，而其中他自己就占了一百多万。

上百万的损失，赵海成身家的四分之一，让他心痛无比，心里不知辱骂了张勇多少次，简直诅咒了他的祖宗十八代。

如若不是张勇，他认定自己不会投身到这疯狂的建筑钢材市场，绝对不会亏这么多。

可是，赵海成再诅咒张勇，那些钱也不会再回到他的口袋里。

不过，还有一人在这一场疯狂的游戏里并没有亏欠，也没有赚多少钱，捡漏一般赚了十来万，却一个劲地怨自己笨，甚至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

整个市场的人都在求着他要货的时候，他却坚决不出，当价格开始回跌，轮到他求别人要货的时候，却再也没有人要了。这成为胡万年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也成了经常唠叨在嘴边的一句话。

“那一年，若是我将所有的货都出了的话，老子早就已经是千万富翁了，不是亿万富翁！我怎么就那么傻，听那小子的话早点出货，那该多好啊！”

在这一场疯狂的建筑钢材游戏之中，还是有不少的人发了财，赚了钱！

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如同梦幻一般，山西省的矿难和中非的战争来得快，去得也快，倒是让张勇感觉到疑惑万分！这一次中国建筑钢材市场的疯狂，其中必然是隐藏着一些什么！按照张勇的专业推断，一定有着金融大鳄在背后推波助澜！

资料显示，这一场建筑钢材市场的疯狂，导致了大量资金逃到国外，这就更加让张勇肯定，中非战争的背后一定还有着其他的内幕！

不过，如今他在建筑钢材市场赚取了第一桶金，那些国际上的大事情，也轮不到他这个小市民去理会。

赚了三百万，张勇应该高兴！更让张勇高兴的是，母亲受到了刺激，从悲伤自闭中走出来！

这一次，张勇真的赢了，赢得精彩绝伦！

第三章

商场犹如战场出手要快，投资譬如治国环环相扣

围绕亚运会场馆建设，一场建筑业的饕餮盛宴结束了，张勇出手极快，豪赌大赚，不仅还清了朋友们的借款，还剩余数百万，挖到了第一桶金。一般的人也许小富即安了，可张勇却有远谋。他经过再三权衡，决定辞去公职，向自己熟悉的废品收购行业发展，先开一家废品收购站，几年后再向环保行业进军，重振张氏家族昔日雄风。

“妈！”

张勇缓缓地抬起头，微微地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望着唐雅雯含笑道：“妈，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病，让你健健康康，长命百岁！”

抚摸着张勇的脑袋，唐雅雯满脸都是幸福：“傻孩子，妈的病已经成为痼疾了，医不好了。有你孝顺，那就够了！”

“妈，现在我赚了一百万，够我们改善现在的生活，还有治好你的病了！甚至，我还能够开一间小公司……”

一时之间，张勇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说出了自己现在心里所想，说出了以后的计划。

唐雅雯并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张勇在喜形于色地说着，苍白的脸上不时地泛起笑容。

张勇，现在已经逐渐地取代张合安在他的位置，成为唐雅雯生活的支柱！

“好了。大勇，你平时不是九点去上班的吗？现在都九点十五分了，迟到了！”

望着还在滔滔不绝说着的张勇，唐雅雯望了望墙上半旧不新的挂钟，提

醒道。

“嗯。真得九点多了。妈，我要上班了！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唐雅雯希望张勇未来能够像张合安一样，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拥有自己的事业，不会碌碌无为。

一路上，张勇哼着小曲，满脸标志性阳光笑容，脚步轻快地向着第二废品收购站快步而去。

当走到辉煌钢材销售供应店的时候，张勇远远地就看到，在门口叼着一根大中华的胡万年脸色暗淡，充满着懊悔，张勇不由微微地摇了摇头。

如若当初胡万年能够听他一说，将手里的钢材放出去的话，现在早就已经是千万富翁，甚至可能是亿万富翁，哪里还需要守着一个建筑钢材供应店呢？

叼着一支烟的胡万年，看到张勇走过的身影，充满懊悔的脸色微微一变，随后站起身来：“大勇，我和你商量一个事儿，钢材供应店我不做了，你有没有兴趣？”

胡万年可是知道张勇在这一次建筑钢材市场的疯狂之中，凭借着螺纹钢赚了不少，而他却被打击得不想在这一行混下去了，就想要转让钢材供应店。

一个行外人比起他这一个行内人都赚得多，哪里还有什么脸面继续混下去？

张勇现在至少拥有着数百万的资产，一定有资金能够盘下辉煌钢材供应店。

胡万年这一个决定，还真得吓住了张勇！

顿时，张勇微微一愣：“胡老哥，你可是经营了十几年了，怎么突然间就想要转手？该不会是先前钢材炒卖让你不想做下去吧？”

张勇一下子就说到了胡万年的心里，让他好像是遇上知音一般，脸上刚刚收敛起来的懊悔之色又蔓延而上：“都怪老哥，当初如果听你劝说的话，一早就将那些钢材转让出去，那我就能够大赚一笔，哪里还需要这样！唉！还是你这个大学生有眼光啊！居然早就知道建筑钢材市场会大涨！”

一阵牢骚之后，胡万年再次让张勇考虑一下，盘下辉煌钢材供应店。

盘下辉煌钢材供应店？张勇再次一愣，但脸上的笑容却并没有减少！

“胡老哥，你不是说安心过好你的小日子吗？按照我的估计，建筑钢材未来几年还有着升值的空间，如若你现在转手的话，未来必然会哭爹喊娘说亏了。当初我劝你，你不听，现在我劝你，你听吗？”

“经营好你的辉煌建筑钢材供应店，房地产行业逐渐地火起来，未来还有着

好日子！况且，虽然我在这一次赚了一笔，这钱一大部分还要给我妈治病了，盘下你的店，还真得困难啊！”

虽然胡万年的话说得张勇有点心动，但没有经过仔细调查研究，张勇可不会随意地进入到这一个行业。

况且，建筑钢材这几年一直都处于过剩状态，如若这一次不是矿场出现危险，加上中非战争的爆发，方才有这一个疯狂。这般的事情，可遇而不可求！

不过，随着广州市申办二〇一〇年亚运会成功，大举地建设广州，不少的房地产建筑项目上台，到时候一定急需建筑钢材。建筑钢材市场，未来还会有提升的空间！

虽然张勇也想插手，但一百万，不足够盘下胡万年的辉煌钢材供应店！

听到了张勇的话后，胡万年懊悔的脸上似乎带着一丝希望之色：“大勇，你可是说真的？可不要骗我！”

现在，建筑钢材已经是趋于一个平稳的状态，胡万年可没有想过，二〇一〇年亚运会的建设，会带动建筑钢材市场的火热！

不过，张勇先前的话语好像也有几分道理，胡万年思索是不是真该打消心里的打算，继续支撑下去？

“胡老哥，你看我像是骗你吗？按照我推断，至少十年之内，广州市的房地产行业还会高速发展，你觉得这样的市场，会不需要建筑钢材吗？不过，到时候你赚钱了，可不要不记得我啊！”

茅塞顿开的胡万年满脸笑容，似乎完全地将之前的懊悔都抛弃，又有了一个月之前的风骚了！

“既然胡老哥打消了转手钢材供应店的想法，那就没有我什么事情了，我先走了！”望着胡万年真诚的笑容，张勇回应了一个标准的阳光笑容。

张勇走入了第二废品收购站的大门，司机老黄看到张勇今天居然将近十点才上班，满脸油光的脸上带着几分诧异，随即笑道：“大勇，可没有见过你迟到啊！今天居然比我还要迟，怎么了？”

这个时候，小周也走了过来，望着容光焕发的张勇笑道：“勇哥，该不会你赚了钱就不想在这里做吧？没有你英明的指导，我们可是会犯错的！”

望着脸上有点油污的小周，张勇笑道：“小周，我迟到可不是这个原因，只是有一些私人的事情。不聊，回头我请客，先去找方姐！”

随后，张勇绕过了停靠在门口的货车，走进了第二废品收购站，快步地走上了办公室的二楼，来到了方怡的办公室，轻轻地敲了几下房门。

推开门，张勇就看到，方怡脸色似乎带着几分不悦，凤目带着几分杀意地凝视着他。

带上门，张勇连忙笑道：“方姐，不好意思啊。家里出了一些事情，迟到了！”

张勇的笑容，阳光之中带着男人特有的魅力，那可是有很大的杀伤力，这一个阳光笑容，让张勇在菜市场里边获得了不少的好处。

果不其然，方怡容光焕发的脸上本来还带着几分不悦之色，看到了张勇那阳光笑容，担忧之色反而弥漫而上，再也没有半分不悦。

唐雅雯的情况，方怡一直都很清楚，每隔一段时间，方怡是会带一些水果探望一下唐雅雯。之前，张勇有些失魂，那是由于借不到钱的原因，但却也没有迟到。

望着脸上充满担忧之色的方怡，张勇心里一阵感动，脸上却带着几分笑容，点了点头：“确实是我妈出事了。不过，是好事，不是坏事！”

“好事？”

张勇笑道：“方姐，我妈说话了。她终于醒过来，接受现实了！”

望着喜形于色，满脸笑容的张勇，方怡微微地想了想，随即吩咐道：“大勇，阿姨说话了那是好事。她开口说话，那就代表着她走出了当年的阴影。这几天你不用上班了，在家好好地照顾阿姨吧！”

张勇似乎也想起了什么，脸上的笑容微微地收敛了一下，慎之又慎地从口袋里边拿出了一张现金支票，递到了方怡面前：“方姐，这是我还你的钱！连本带利二百万！”

其实，在张勇倒卖螺纹钢的时候，就已经是想要连本带利给回方怡了。只是，当时张勇想要清点一下，看看他们这一次究竟赚到了多少钱。

如若没有方怡那五十万启动资金的话，张勇根本就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钱，就算当初自己凑齐二十万，翻两番，也就六十万，根本就不可能如同现在这般利润！

虽然张勇很喜欢钱，但他也不是贪得无厌的人，是他的自然是他的，不是他的绝对会多拿！

望着张勇递过来的现金支票，方怡不由呆住了。

张勇居然给这么多钱她，她还真得没有想到！

当初，她肯借张勇五十万，一个是由于他的为人，一是张勇在这三年来帮了她很多，赚到的钱远远不止五十万。而且，当初她开出的条件，有点不看好张勇。

望了望张勇递过来的支票，将支票推回到张勇的面前，摇了摇头：“大勇，我先前说了要你连本带利赚回来，却没有说要收你一百五十万的利息！一百五十万，实在太多了！我收不下！”

方怡很有原则，管理第二废品收购站也有一套。

虽然她也爱钱，但她却不是纯粹的生意人，更不是那些事事计较的女强人，她很清楚在生活之中捕捉到这样的一次机会，概率少之又少！

张勇既然能够发现这样的商机，赚到多少都属于张勇，这是他自己赚的，眼光独到而赚到的，可不是方怡！

就算方怡借了五十万给张勇，甚至是帮助他安排堆放螺纹钢的场地，但却也不需要二百万！

见方怡拒绝收下支票，张勇将支票放在了桌面上：“方姐，这两百万你应该拿着。我的投资之所以成功，都是有你的支持，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虽说张勇在决定的时候，就知道方怡一定不会收下自己的支票，但他也一定不会拿回来，既然说了是方怡的，那就是方怡的。

还没有等张勇说完，方怡眉头一皱，站了起来，一拍桌面，愤怒地说道：“大勇，你以为我方怡是什么人？我肯借你五十万，是我看在你的为人上，而不是要你多少倍偿还。这二百万，不是属于我的，我绝对不能够收下。如果你真当我是你姐，就按照银行借贷利息算，该多少利息就多少利息，多一分，我方怡都不会收！”

看这架势，张勇不拿回这二百万支票的话，方怡一定会和他绝交，扫地出门！

一时之间，张勇为难了，他还真的不知道该拿，还是不该拿。

方怡见到张勇一脸为难，拿起桌上的现金支票，走上前，将支票塞到了张勇的口袋：“大勇，你的心思方姐知道，心领了！这些钱是你应该得到的，是你用自己的脑袋赚回来，方姐受之有愧！听方姐的，你收回去，好好地利用这一笔

钱置一份家业，医好阿姨的病！”

话语之中充满着大姐的温柔，完全就不是一个老板娘对员工的态度！

张勇有些头昏目眩，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姐！”

眼眶之中，泪光闪烁，差一点就是要哭出来了！这一种温暖，只有感受过，才知道它究竟有多沉！

将支票塞到了张勇的口袋里，方怡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瘫坐下来，将今天要对的账递到了张勇身前：“今天，你不请假的话，这些就是你的工作！”

殊不知，张勇在叫出了那一声姐后，陷入了沉思。

方姐将自己当成亲人一般，这三年来如若没有她的照顾，张勇都不知道会沦落到什么地步。

真的就这样辞职？

今天，他来上班，除了是要将支票带过来给方怡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

辞职！按照他所想，三百万的利润，其中二百万给方怡，手里还剩下一百万，按照张勇的打算，一半拿出来给唐雅雯治病，无论如何都要治好，就算是一百万完全花费掉，他也在所不惜！

剩下的五十万，虽然不算多，勉强够他开一间小公司，到时候就能够一步步地发展下去，张勇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够恢复张氏集团的荣光，不会让父亲丢脸。

但，方怡今天的态度，却让张勇有点不忍心辞职。

昨天，张勇自以为一句话就能够辞职，放下一切，但今天来到这里，面对着大姐一般的方怡，他方才发现有多艰难！

见到张勇似乎在挣扎，不知道准备要做什么决定一般，方怡疑惑地问道：“大勇，还有什么事情吗？”

随着方怡一问，张勇那带着犹豫的目光，似乎瞬间就稳定下来，一抹决然闪烁而过：“方姐，我想要辞职！”

方怡似乎早就有心理准备一般，听到张勇的话，微微地一愣后，却并没有半点惊讶之色，反而微微地松了一口气：“大勇，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样一天！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要到来了。我这第二废品收购站，真的绑不住你这一条大鱼！”

在方怡的眼里，虽然张勇落魄，但这是一条龙，一条翱翔天际的神龙，只要一遇风云，就会冲天而起，回归龙的天地！

现在，机会来了，张勇断然不会放弃！

手里掌控着上百万的张勇，拥有冲天而起的资格，拥有了化身成龙的风云！

但方怡舍不得就这样放张勇走，放这一个人才，可是，舍不得那又如何？

“方姐，对不……”望着方怡似乎若有所感的神色，张勇说道。

这三年多，方怡的照顾，让张勇觉得辞职对不起方怡的看重，辜负了她的栽培！

但方怡似乎根本就没有让他说下去，望着似乎颇为为难的张勇，没有责怪，反而充满赞赏地说道：“大勇，虽然你大学没有毕业，但是从你一进第二废品收购站，我就看得出来，你的心很大。或者说，你的见识，你的经历，让你注定不会平凡。你就好比是一条龙，总有一天会一飞冲天，遨游天际。打工不是你的目的，你的目标是恢复你父亲的荣耀，你的经历，注定让你不平凡！”

泪光，再次迷蒙了张勇的视线！

“大勇，记住，生意又是像游戏，只有跳到了局外，方才能够完全地看清楚。但身在局中，又有多少人能够看得清楚呢？游戏如人生，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让游戏主宰我们的人生！”

方怡缓缓地走到张勇的身前，继续说道：“大勇，无论失败还是成功，记住第二废品收购站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这里永远是你的家，我永远是你姐！”

虽然口中如此说着，方怡的脸上也弥漫着一阵阵泪花，却没有让它流淌而出！

泪水流淌而下，张勇点头应道：“方姐，你的教导我一定会记住的！”

方怡的教导，让他有机会接触到第二废品收购站的管理层，甚至接触到了整个废品收购行业的核心：明白做生意，一定要诚信！

方怡的照顾，让他和母亲在新华镇安顿了下来，有了一个住所，让他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良久之后，压制住了流转在眼睛里的泪花，方怡望了望身前的张勇，平和地问道：“大勇，你辞职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微微地用手抹掉眼角的泪水，阳光笑容又一次弥漫在了脸上，张勇摇了摇头：“暂时还没有，先找一个好的医生，将妈妈治好，然后寻找商机。”

方怡想了想，从抽屉之中拿出了一张名片，递到了张勇的面前：“大勇，这是我在胡忠医院认识的一名脑科医生。到时候我和他联系一下，相信对阿姨的病情有帮助！”

“谢谢方姐！”

望着脸上带着几分笑容的张勇，方怡又询问道：“大勇，你打算做什么生意？现在生意也不好做，选择方向很重要！”

被方怡这样一问，张勇摇了摇头：“暂时还没有规划，到时候先做一份规划，然后再看看什么行业适合自己！”

听到平时都很有规划的张勇，居然说没有打算，方怡不由一笑：“你是聪明人，而且又有商业触觉，无论经营什么生意，恐怕都难不倒你！”

张勇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这一点他自己也相信，无论涉足什么行业，他都有着绝对的信心能够支撑下去！

微微地抬头，望着眼睛有些红的方怡，张勇好像是做错事一般的孩子：“方姐，对不起！”

这一句对不起，完全是由衷的，充满愧疚！

看到张勇那一副愧疚的笑容，方怡笑道：“傻孩子，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如果让我选择，也会这样选择！你也不要有什么内疚，记住，你是我弟，一辈子都我方怡的弟。有什么要帮忙的，一定要找我！不然的话，姐会不高兴！”

张勇脸上的内疚之色也是消散了一些，真诚地望着方怡，点头说道：“一定！”

想了想，方怡笑道：“那今晚，我们到东亚大吃一顿，也算是你的欢送会吧！”

没有犹豫，张勇直接就答应了下来：“姐，今天这一顿，我请！”

望着张勇的背影，方怡终于忍不住，泪水从眼眶潺潺流下，身体好像没有了任何力气支撑，瘫倒在了座位上。

泪水，模糊了视线，一阵阵哽咽！她多么不想张勇走！

不想他离开第二废品收购站！可是，她不能够，不能够阻碍张勇的发展！他是龙，第二废品收购站只是一潭水，容不下张勇！现在，风云际会，张勇自然冲天而起！

胡忠医院。

推着似乎有些困意的母亲走下车，刚刚走进了医院的门口，一个身穿着白大褂的秃顶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

“张勇，你就是张勇吧？”

那身穿白大褂的秃顶医生快步走上前，满脸笑容望着张勇，询问道。

“嗯，你就是郭医生？郭医生你好！”

早前，方怡打电话给郭靖培，让医院留一个单人床位给张勇，配备最新的设备，最好的护工，还有最好的医生！

方怡，虽然只是经营一间废品收购站，但人面很广，安排这些自然轻而易举了！

而最重要的一点，方怡有钱！胡忠医院早上就将一切安排好，只等待张勇到来！

单人房，最新的设备，优美的环境，每天加上治疗设施费用，需要花费五千元，一个月算下来，那可需要十五万！

不过，张勇却丝毫都没有嫌贵，只要能够医好母亲，就算手里的二百万全部花光也值得！

张勇向郭靖培说了这三年的情况后，护士就将唐雅雯推到了检查室，为她检查身体。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一份份检查报告出来。

郭靖培医生望着手里的检查报告：“张勇，病人的情况并不是很坏，只是脑部中风遗留下来的淤血压住了一些神经，导致下半身暂时性瘫痪，幸好你这三年都给她按摩身体，脚部肌肉才没有萎缩得太厉害！”

似乎看到了希望，张勇立马追问道：“郭医生，那我妈有多少成几率完全康复？”

“完全康复？需要先将她脑袋的淤血清干净，现在病人的情况不适合开刀，只能够依靠一些药物和她自身的身体调节。保守估计，相信一个月内，淤血能够清完。腿部恢复行走能力的话，那就需要多做治疗了。按照现在我们医院的治疗技术，病人痊愈的几率大概在六成！”

本来还以为会在五成以下，现在有六成几率康复过来，张勇真的有点喜出望外！

想了想，张勇问道：“那医生，我妈今天就需要入住医院吗？”

“嗯！”

经过一个下午检查，张勇说道：“妈，我下去帮你买一下生活用品，然后再打饭回来。”

闻言，唐雅雯叮嘱道：“嗯，你小心点！”

走出了门口，张勇就打电话给崔建平，告诉他自己辞职了。

“大勇，你辞职了？好啊，到我们公司吧，我和老总之前说了建筑钢材的事，老总很欣赏你，说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回来做经理。”

听崔建平的语气，张勇就猜到，他一定将之前他倒卖螺纹钢的事情告诉了老总，不然的话，一个大公司怎么可能会让一个大学还没有毕业的小子当策划经理呢？

不过，张勇在建筑钢材市场大赚一笔的消息，老早就在花都区传开来，甚至他“坑”了钱少杰和赵海成两人一笔，也一定会在广州市的富豪区传开来！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老总都妒忌英才，还是有一些老板看得起人才，肯出大价钱留下人才，为自己卖命的。

像张勇这样有商业触觉的人才，不在投资界做，那还真的浪费了！

脚步并没有停留，张勇笑道：“建平，你又来了。到你们公司，我真的没有兴趣。不过，我找你还真的有一些事情。”

随即，张勇就将这一次打电话给崔建平的正事说出来。

昨天他想了一整夜，决定辞职，那可是经过慎重考虑，准备组建自己的公司，邀请崔建平和杨武两人，他们金融系三剑客在一起打天下！

有着崔建平的稳打稳扎，张勇的投资脑袋，杨武的交际水平，张勇相信他的公司一定能够很快崛起！

至于什么行业，张勇还没有来得及想。

到时候，三人合计一下，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投资方案，然后组建自己的公司。

现在，张勇先要说服崔建平两人辞职再说。

“大勇，那么快就组建公司？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而且这里的老总很看得起我，刚刚升了副经理，现在提出辞职，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行，那我这个周末到广州市找你和杨武聊聊。到时候，我们再详细说一下。”

你可要仔细地考虑啊！”

听到崔建平的话，张勇一阵失望，不过想想，虽然现在他们手里有一笔钱，但方向都不知道就让崔建平放弃手里一份年薪十多万的工作，怎么也有点说不过去。

经过方怡和崔建平一提醒，张勇也想要趁着这几天的空余时间，好好地计划一下，寻找一个合适的投资方向，然后再尝试一下能不能说服杨武和崔建平。

只有组建公司，才有可能将公司做大，甚至是上市！如若一辈子只是帮别人打工的话，张勇绝对不可能恢复当年张氏集团的辉煌，就算自身工资再高，待遇再好，也没有成就感！

行走在街道上，望着人来人往，张勇脸上弥漫着一阵阵沉思之色，思量着手里的钱该如何用，以后的路该怎样走。

方怡不肯收下二百万，张勇就决定减半给她，到时候可轮不到方怡拒绝了。

一百万，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利润，方怡一定能够接受！

这样的话，张勇就有二百万的资金，他打算其中五十万存起来，给母亲治病用，足够她三个多月的治疗费用了。按照郭医生的推测，她大概一两个月就能够好转，到时候就能够出院，只需要做一些物理治疗就行了。

而剩下的一百五十万，张勇思量着，怎样才能够让它运转起来，钱滚钱！

张勇已经和方怡说出了辞职的事情，也不好意思再住在原来第二废品收购站租借下来的宿舍，他需要找一个新的地方。

按照他的想法，这一个新地方需要靠近公园，两房一厅，到时候母亲出院也能够住得舒服和像样一点！

当然，张勇并不是想要立刻买房子，现在他还想着钱滚钱，组建公司，怎么可以一下子用一大笔钱置物业呢？

东亚大酒店。

方怡等一众人都已经落座，就等张勇了。

他们也知道，张勇需要照顾母亲，自然也没有多少怨言，一边在聊天，一边等张勇到来！

方怡看到张勇并没有和母亲一起前来，带着几分疑惑地问道：“大勇，你将阿姨送到胡忠医院了？”

张勇颇为无奈地说道：“方姐，下午我带妈去胡忠医院检查身体，郭医生说

最好直接住院，尽快治疗，那样对病情有好处！”

方怡应了一句，随后挥手叫服务员上菜。

张勇举杯对着众人说道：“这几年，多谢大家的关照，这一杯我敬大家！”

对面的小周，举起酒杯望着张勇感激道：“勇哥，这一杯是我敬你的。多谢你这一年来对我的照顾！”

张勇喝下了这一杯，淡笑着回应道：“你也教会我很多东西！”

一个个敬酒，似乎有着一个个故事在述说一般。

酒足饭饱之后，胡吹乱侃了一番，众人也逐渐散场了。

这一顿，足足花费了张勇近三千块，一个多月的工资，但他没有半点心痛！

临走的时候，小周等人还唠叨着，让张勇多联系。

明天，张勇就不回第二废品收购站上班了，他们也就不便多见，似乎话语之中都带着一些伤感！这一群人，有些共事了一年多，有些从张勇进入到第二废品收购站就一直共事到现在，都有深厚的感情。

现在张勇的辞职，令他们多少有点不舍。

坐在方怡的车上，张勇拿出了下午准备好的支票，递到了方怡的面前：“方姐，虽然你不肯收下那二百万，但这一百万，你怎样也要收下。”

接过张勇递过来的支票，方怡没有拒绝，有点伤感地问道：“这几天你就找地方搬吗？”

望着张勇，方怡似乎有着一种奇怪的感觉，张勇这一走，似乎会离她越来越远了！

这一个男人，注定不可能和她开始！

张勇从宿舍出来后，就到房地产中介公司，寻找看看有什么房子适合自己。

刚好，方正房地产中介公司前天收到一个业主委托，需要出租一间套房，在老城区靠近秀全公园那边。

两房一厅，家具一应俱全，十五年的楼龄，五分钟的路程就能够到秀全公园。

这一间套房，虽然处在镇中央，但楼龄比较老，一个月的租金一千两百元也算是公道！

张勇签订了一年的租约，直接付了半年的房屋租金，随时能够住到里边。

随后，张勇回到宿舍里，收拾好自己和母亲的衣物之后，就将钥匙交回给了房东。

随后，方怡就挂断了电话了。

张勇将行李都搬到了金贵苑之后，也算是正式入住了！

随后，张勇到用永发电脑城配备了一台联想手提电脑，购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回到小区里。

这样一天下来，不包括唐雅雯的治疗费，张勇就花费了将近三万多了！

三万！这三年多，张勇一年的工资也就三万多一点，现在一天就用了一年的工资，倒也让张勇有点肉疼。

曾经身处在广州市的上流社会，张勇自然知道所谓上流社会注重的是什么。既然张勇决定再次进军，自然不能够让自己再像之前那样，邋邋不修边幅，穿着简单没有品位。

如若崔建平和杨武两人现在在这里的话，一定会惊讶，张勇之前的信心好像回来了，完全转化成为另外一个人。

如若说之前在第二废品收购站工作的张勇，衣服时不时都会染上一些污迹，显得有些邋邋，整个人似乎没有什么信心的话，现在的张勇身穿着简洁的白色衬衫，配上休闲西裤，阳光的笑容，简直就一个帅气的富二代！

不过，现在的张勇，可不是富二代，而是名副其实的富一代！现在他拥有的，都是他自己赚回来的，用得心安理得！

足足花费了两天的时间，张勇完全地准备好了未来一年居住的地方，办公用的手提电脑，全新的手机，还有一些全新的衣物。以前的那些衣衫，张勇并没有丢掉，而是用一个盒子装了起来。这些衣物跟随他走过了一段艰难的时间，见证了张勇的一个时代，他都要留下来，以后回想起那第二废品收购站工作的三年，也是个缅怀。

同时，这些衣物也起到鞭策自己的作用，让他知道现在的一切都来之不易！

这几天，张勇每天像往常一样，到胡忠医院陪母亲一段时间，然后才离开。

一到家，张勇并没有休息，不断地寻找着关于各种行业的资料。

餐饮行业，一直都是诸多行业之中利润最高的行业，一道菜的基本利润都在百分之二百以上。

不过，想要入主餐饮行业的话，必须要有一些餐饮行业的基础，虽然张勇自

认为煮菜也有一手，却也没有自大到认为能够开一个餐饮店。

餐饮行业主要分为旅游饭店、餐厅、自助餐厅和盒饭业、冷饮行业。

利润很高，但主要依赖客流，一旦客流不多、客源不稳定的话，也就比打工好一点点。

建筑行业，特别是城市建筑乃构成城市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建筑不仅仅供人们住宿休息，它从很大的方面与经济、文化和生活相关联，联系各行各业。

建筑行业分成三大块，设计部分、建筑施工部分、建筑材料部分，其中任何一部分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真的想要插足，那就必须要足够的资金支持。

就像之前胡万年说想要转手辉煌钢材供应店，盘下来至少需要一百五十万。而且，建筑钢材市场，甚至整个建筑材料市场都必须要有门路，才能够有赚！

建筑材料市场讲究品质，同样也讲究人情，有资金、有技术、有人情牌可以打，才能够做下去！

虽然这些年建筑行业将会获得快速发展，但张勇知道，隐藏在这高速发展之后的将会是经济泡沫，一旦经济遭遇打击，首当其冲的就是建筑市场。

建筑行业，利润巨大，但想要在这一个行业滚打，却必须要浑厚的资金。

这一个行业，张勇虽然也有心想要插足，但没有经验，一样是死路一条。

百度之下，一个行业被搜索出来，琳琅满目，张勇眼睛似乎都有些花了，仔细地琢磨，细心地研究，看看其中究竟有什么行业自己能够插足，而且可以长线发展。

张勇在寻找这些行业的时候，也是看看那些所谓专家的分析，行业未来的走向，还有之前的状态。

对于专家的专业分析，未来行业的走向，张勇并没有完全相信。之前，专家根本就没有预测到建筑钢材市场会疯狂，只是说随着房地产的回暖，建筑材料市场也会缓缓回暖，却波动不大。

张勇自有自己的专业判断，现在只相信自己的眼光，还有和自己所做的有关行业，这样的话，驾轻就熟自然很快上手了。

环保行业！望着新搜索出来的行业，张勇眼睛一亮，想起了这些年来，国家不断地发展，世界大环境不断地提升，资源成为各大国家争夺的首要目标，甚至以后的战争都会演变为资源战争。谁掌握了资源，谁就能够掌控世界！

在资源大消耗的前提之下，环保行业也应运而生，让资源循环利用。正如废

品收购站，也是环保行业的一种。

或者说，废品收购站，乃环保行业的收购者，收购诸多废弃资源，然后分门别类地将废品运到诸多环保公司、铸造厂，回收利用！

而且，张勇在第二废品收购站做了三年多，整个废品收购站的运作都清楚。环保行业就是一块大蛋糕，而废品收购站就好像是一把钥匙，一把能够分享环保行业大蛋糕的钥匙！

废品收购站，顾名思义，主要从事废品回收，是依照国家法律成立的物资再利用回收公司，根据自身优势，对企业和个人需要遗弃或报废的物资进行有偿回收，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再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这一个行业，张勇有经验，熟悉其中的流程，甚至能够联系到一些环保事业公司或者是铸造厂，将废品回收倒卖给他们。

废品收购站，其中的投入也不需要太多，应该一百来万就能够支撑下去，到时候资金循环利用，真的就是钱滚钱了。

本来还有些疲倦的张勇，一想到这些，眸子放光，再仔细地搜索了一番资料，结合自身三年来的工作经验。

现在，花都区新华镇废品收购站也就只有两个，第一废品收购站和方怡的第二废品收购站，想要开设废品收购站，就必须向政府申请一个牌照。

上网查了一些资料，申请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营业执照，固定资金需要五十万，加上场地租金，设备设施，至少需要三十万左右，还有一定的流动资金二十万左右，总计将近一百万。

现在，张勇就有一百多万的资金，刚好进入这一个特殊行业。

废品收购，这是一块大蛋糕，如若能够拿到第三废品收购站的营业牌照，那利润就如同是流水一般，不断地滚滚而来。

综合以上种种，张勇决定进军废品收购行业！

过两天就是周末了，张勇也准备和杨武崔建平两人商量一下，看看如何组建一个有限公司，怎样运转！

第二废品收购站。

张勇辞职了，站里三个管理员现在剩下了小周和蛮牛两人，方怡趁这两天也招聘了回来一个新管理员。

方怡手里拿着一个个文件夹，对着数，还有计算其中的成本和利润，忙得不可开交。

虽说第二废品收购站照常运转，但没有了张勇帮忙分担一些账目对数的工作，方怡很多工作都需要亲力亲为，自然是没有先前的空余。

张勇在的时候，这些对数、计算利润的工作，那都是他做，完成好，交到方怡的手里，让她计算。

现在，这些繁琐的工作都要方怡自己来，幸好之前她是学会计，不然的话，还说不定会出什么纰漏了。

望了望桌面上新增的一张照片，这是张勇、方怡和韩欣三个人一起到广州动物园照的留念。

张勇那标志性的眼光笑容，炯炯有神的双眸，短发，精神爽利，到处洋溢着年轻活力的气息，双手抱着陶瓷娃娃一样的韩欣，右手边站着满脸笑容的方怡，俨然就好像一家人。

到现在，方怡还记得那一天发生的一切！也是那一刻开始，张勇那爽朗笑脸逐渐地入侵她的心扉。

那一天，从动物园刚走出来的时候，方怡似乎被人撞了一下，然后检查了一下手提包，发现里边的钱包不见了。

张勇奋力地去追那一个先前撞她的男子，最后鼻青脸肿地拿着方怡的钱包回来，交到她的手里。

那一刻，看着张勇为了自己受伤，方怡冰封已久的心似乎有些悸动。

不过，方怡知道，张勇一直当她是姐姐，她也当张勇是弟弟，两人年龄相差十岁，绝对不可能发生什么。

望着照片中笑得灿烂无比的张勇，方怡喃喃地说道：“大勇，不知道你会不会忘记方姐呢？”

“方姐！”

随着几声敲门声响起，小周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闻言，方怡立马收敛其脸上的神色，恢复了干练女性拥有的气质，说道：“进来！”

这两天，张勇白天忙活着收集一些资料，一步步地完善自己的想法，然后再将所有的思绪整理完毕。

挑灯夜战，一个个字母不断地从手指之上出现，将思想透过文字展露出来。

张勇也忘记了，多久没有这样挑灯夜战，没有这样去奋斗，好像那个时候还是高三，处于奋斗阶段，不断地冲刺，好在高考之中获得好成绩。

大学期间，张勇依稀记得自己从来都没有这般挑灯夜战过，金融系里边，张勇是最不费力的那一个学生，一点就通！

天才，张勇就是属于那种天才型的学生，似乎天生就注定在生意场上打滚的人。

就算拥有着生意的头脑，也必须要有理论的支撑，还要有计划性的企划，才能够让自己的事业一步步地走上巅峰！

一个调研，一个调查，综合所有的资料，然后再通过专业的投资触觉来判断其中的利弊，写出一个完善的企业策划书！

以后，废品收购站真的成立，或许将会按照张勇手头这一份策划书，一直走下去，直到成立一家在广州市环保行业有一些影响的环保资源投资公司。

申请注册的资料：个人资料（身份证，法人户口本复印件，居住地址，联系电话），注册资金，拟注册公司名称若干，公司经营范围，注册地址房产证、租赁合同。

这些张勇都要事先准备好，开始的四项并没有任何困难，但第五项注册地址房产证、租赁合同，这倒是需要在注册之前先租赁好一个办公场地，未来作为公司的总部。

废品收购站的面积，至少需要三百平方米左右的厂房，方才足够摆放和囤积收购回来的可循环利用废品。

按照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三百平方米左右的厂房，至少需要一万元每月！

第一废品收购站在新华镇的东面市郊，占据了那一段黄金地段，生意火爆；第二废品收购站在南面的红棉大道，废铁生意最好。

这两处，张勇可没有打算选。无论是第一废品收购站，还是方怡的第二废品收购站，都成立了好几年，在那一带有着一定的口碑，自己贸然在隔壁成立废品收购站，生意一定惨淡。

新华镇的西面乃是一些立交大桥，高速公路，不适宜设立废品收购站，选址方面张勇考虑到北面市郊。市郊靠近小镇的边缘，辐射周围市郊到新华镇的中心，还有周边一些村落，甚至是临近花山镇的边缘地方。

这样也能够和第一废品收购站和第二废品收购站，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姿态，减少三大废品收购站的竞争性，牢牢地掌控一方的市场。

加上那一边有不少的工业厂房，只要宣传足够的话，那些厂房必然会将废品买到张勇的废品收购站。

如今，张勇希望能够尽快地拿到废品收购站的营业资格，率先占领工业区这一片的市场，把握住市场的第一轮热潮。

只要掌控着废品收购行业的第一轮热潮，张勇有着绝对的信心，能够在一年之内，将注册成本赚取回来。

在第二废品收购站工作了三年多，个中的利润空间，他很清楚，自然有详细的计划和目标了。

“下一步，到环保部门办理环保资格审批手续。”

张勇感觉自己有点头大了，个人执照虽然容易拿，但真得要那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环保部门的环保审批，这些真得麻烦了。

最困难的就是公安局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没有这一个证，什么手续都不能够办，什么流程也不能够走。

张勇挠了挠脑袋：花都区只有两间正规的废品收购站，那就是第一废品收购站，方姐的第二废品收购站，可想而知，这一行业的竞争并不是很大。而那公安局审批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一定是很难申办！

虽然张勇自认自己有投资目光，但却也不会自大到认为花都区只有自己看准废品收购站这一块大蛋糕，其他人都没有眼光！

废品收购、环保行业，不知道有着多少人瞄准这一块大蛋糕，恨不得快点从其中分到一杯羹。

现在，张勇必须要尽快地分享这一块蛋糕，在废品收购行业还没有彻底定型的时候，占据商业的先机！

但公安局审批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实在太难拿，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张勇仔细一想，只要材料准备好，一切都按照正常手续的话，相信不需两个月，就能够完全地走好流程，获得公安局审批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

张勇还是相信政府的办事能力，相信政府的清廉，一定能够审批下来，走好流程。

企业策划书，依旧还是在写着，逐渐完善，投入的资金，需要置换的设备，

人员的配备，张勇都逐渐地完善，然后一一罗列清楚，解释明白。

张勇的目标很简单，成为新华镇废品收购行业的龙头，打出自己的天下。

只要成立了正规的第三废品收购站，迅速地站稳脚跟，一步步地经营下去，不出一年自然会有一些名声！到时候，依靠着第三废品收购站的收入和名声，然后注册成立一间环保资源投资公司，就能够一步步地拓展市场了！

张勇的目标并非是成为花都区新华镇的富豪，而是要回到广州市的上流社会，让那些人知道，张勇回来了，带着成绩回来了！

当年，这些人的落井下石，冷眼相看，张勇要他们知道，他们都错了，当年的选择都错了！

张勇注定是龙，一条一飞冲天的龙，他要让当年践踏自己尊严的人看看，他们的选择是多么错误，多么白痴！

一个个文字落下，一个个流程、一个个目标跃然在电脑文档上，张勇脸上的疲倦之色似乎也逐渐蔓延开来，眼睛不知不觉地带着几分蒙眬，脑袋微微地垂了下去，一阵沉重的鼻息声响起。

每天两头奔走，不但要收集需要的资料，也要照顾母亲，晚上还要赶策划书，张勇身心都陷入了疲惫，不知不觉地睡过去了。

经过三天三夜努力，张勇终于完成了废品收购站起步的企业策划！

望着手里打印出来足足三十页的企业策划书，张勇疲倦的脸上弥漫着一阵满意的笑容，似乎精神都恢复了不少。

这可是他第一次独立完成的企业策划书，也是决定他人生走向的最重要一步，脸上的笑容带着几分满足。只要计划施行下去，每一步都顺利的话，张勇有着把握，能够在三年内成立一个环保资源投资公司，真正地进军环保行业！

看了看表，张勇微微地盘算了一下时间后，到房间里洗漱了一番，然后下楼买了早餐，搭车到了胡忠医院。

“大勇，你来了！”

精神好转了不少的唐雅雯笑着招呼道，让儿子坐下陪自己一起吃早餐。

儿子每天都来，每一次都带着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早上白粥油条，中午晚上不同款式的饭菜，有儿如此，唐雅雯真的感觉再也没有半点悲伤。

这几天的治疗，最好的药物，最好的物理治疗，甚至是心理治疗，唐雅雯恢复了不少，脸上的苍白淡去，恢复了几分红润。甚至说话也没有第一次开口时候

的僵硬，变得伶俐了不少，整个人都有了力量。

“好了，妈妈不是以前了，让妈妈自己来吧！”

满脸幸福笑容的唐雅雯，接过张勇递过来的勺子，带着几分心满意足地喝着粥，吃着油条。

陪了母亲一段时间之后，张勇带着几分歉意地说道：“妈，我今天要到广州，谈一下事情。”

还没有等张勇说完，唐雅雯温柔地一笑，微微地抚摸着张勇的头发：“傻孩子，到时候让护士帮我打饭就是了。你啊，还是忙活自己的事情。”

唐雅雯，能够成为张合安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张氏集团总裁背后女人，自然明白，张勇到广州是有一些事情要谈，一定是关乎他以后事业的大事。

张勇能够一下子赚到两百万，按照唐雅雯对他的了解，必然不会甘于现状，一定会走上生意场，成为一个商人。

她内心有着一一种希望，张勇真的能够如同当年的张合安一般，凭借着自己的双手开创出一片天地，闯出一番事业。

张勇，是唐雅雯如今唯一的希望，也是唯一的生存支柱，为了张勇，她也必须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张勇的身影出现在了一间中餐厅外，看到崔建平两人似乎早就坐在他们平时的位置等他来了。

张勇三人这几年张勇到广州来的时候，都在这一间中餐厅相见，自然就成为他们的老地方了！

先前杨武和崔建平在电话聊天的时候，也谈到了张勇辞职打算和他们组建一间公司的打算，明白这一次张勇约他们出来，应该是有些事情要谈。

“呵呵，还是杨武知道我心思啊！好久都没有来这里了，不知道味道如何呢？”

一口白开水喝下，张勇望了望杨武和崔建平，随即问道：“建平，考虑得怎样了？现在我们钱已经有了，正是创业的大好时机！你该不会拒绝我吧？”

闻言，崔建平脸色似乎带着几分为难，思量了一下：“大勇，恐怕我真要拒绝你，现在我不能够辞职，老总很看得起我，在这里，我能够学到不少学校没有学到的东西……”

还没有等崔建平说完，张勇望了望脸色平静的杨武：“杨武，我想不需要我

说出口，你也一定会拒绝我吧？”

崔建平和杨武一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方才拒绝自己。

不过，张勇相信自己能够说服他们！

杨武点了点头，没有否认：“我们两个都在各自的公司刚刚受到重用，学到不少的东西。现在就是辞职，失去了一个机会，一个学习到更加多东西，以后在领域发展的机会，于情于理都是不合适……”

没有等杨武的话说完，张勇从手袋里拿出了一份厚厚的企业策划书：“不说别的，你们先看了这一份企划书再说。若你们绝对可行的话，再考虑一下！”

“企业策划书？”

望着眼前的一份企业策划书，崔建平两人不由互相对望了一眼，似乎都没有想到张勇准备如此充足，似乎容不得他们拒绝！

崔建平接过张勇递过来的企业策划书，翻开看了起来，随着不断地观看，两人眸子似乎绽放出一阵阵精光。

“这，这……”

望着满脸都是震撼之色的杨武和崔建平，张勇继续诱惑道：“是不是很有诱惑性？”

看到两人点了点头之后，张勇说道：“那就辞职，跟我一起干。三年的时间，我们一定能够成立自身的环保资源公司，到时候在环保行业一定会有立足之地。”

慎之又慎地将企业策划书放下，杨武和崔建平陷入沉思中，似乎在权衡其中的利弊。

良久之后，脸上充满认真之色的杨武，缓缓地说道：“大勇，这一份企业策划书确实很有前景。但你忘记了，现在你只是以一个废品收购站为起点，我们进去是毫无用武之地，甚至完全地埋没了我们两人。或许，等你建立起环保投资公司的时候，会有我们的用武之地！现在我们在原来的公司历练一下，到时候你成立公司，我们再进去，自然就能够挑起大任。”

杨武的话不无道理，废品收购站，张勇经营管理就行了，根本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拉上崔建平和杨武。

听到杨武的话后，崔建平脸上的炽热之色也缓缓地消减：“大勇，杨武说得没有错，如若现在我们两个辞职的话，到你的废品收购站不但帮不上什么忙，甚至失去了一个建立人脉的机会。一旦环保公司成立，我们就会缺乏大量的管理型

人才。倒不如让我们两个在公司打磨一段时间，建立起足够的人脉，到时候再辞职，对于你的企业发展就更加有利。”

“发展，要看以后，不是看现在！现在你的计划书很完善，可行性也很大。但是，公司成立，注定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这一点毋庸置疑！”

杨武和崔建平的一番话，似乎点醒了张勇，他现在只是打算先开设废品收购站，并没有打算一开始就建立环保资源有限公司，让两人过来帮忙的话，只会束缚自己，限制两人的发展。

本来信心十足能够说服两人辞职的张勇，反而让杨武和崔建平更坚定自己的选择。

“不过，你这计划很好，很吸引我投资下去。不如这样，我将上次你帮我们赚到的钱投进去怎样？”

张勇这个计划具有很大的可行性，说不心动那是不可能。

最后，杨武提出了一个合伙的打算，崔建平也立马说道：“我也赞同。到时候废品收购站有一定的发展，再成立环保资源公司，我们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辞职了。”

崔建平这个建议很不错。

想了想，张勇觉得也是如此，唯有带着几分失望地点了点头。

随后，张勇和杨武再聊了一下企业策划书里需要完善的地方后，张勇就赶回新华镇了。

虽然不能够劝杨武和崔建平辞职，但今天也不无收获，至少完善了手里的企业策划书，让它更具有可行性。

一路回程，张勇就想着该如何开始实施企业策划书。

经过了了好几天的折腾，张勇终于决定在新华镇北郊三东市场这一边，开设自己第一家废品收购站了。

这一个地方，前行一段路就是花都区的一大高档住宅小区，那里居住的都是富贵人家，加上靠近大润发，到时候张勇可以和对方商量废品收购的生意；而且这里靠近花都区政府，以及诸多大型商场、诸多工业区。

如若让得周边的工厂知道第三废品收购后站开张，这些工业厂房的织品、废铁还有一些废旧可回收垃圾，都会来这里倒卖，个中就有着不少的赚头了。

选择这里，地利优势，足以支撑整个废品收购站！

势在必得，张勇决定走出这一步，定然要成功，闯出名堂！

巡视了一番，选定了地方之后，张勇直接找到了三东村的村委会，找到村长，商量租地的事情。

当三东村村长许秋白听到张勇想要租借场地开公司的时候，他立马带张勇查看三东村一些厂房。

指着面前不远处的厂房，许秋白介绍道：“张勇，这里是我们村委新建的厂房，还没有租出去，三百五十平方。里边有三间十五平方的房子，能够用来做宿舍和办公室，其中还有一间厕所。这里应该适合你的要求了。”

厂房足足有三百方的空地，整体而言还是挺新的，只是地面上弥漫着一层灰尘，好像许久都没有打扫一般。

三百平方，足够划分成为废纸、废铁，还有废弃塑胶三个大类。

而且门外有着一处停车场，那里可以停一架五十铃货车还有一台装运废铁的货车。

“村长，这一块空地不错！足够我公司的运转了，多少钱一个月？”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张勇随意地询问道。

许秋白脸上堆满了笑容，随后说道：“一万五一个月，如若你真得要租的话，签订半年的合约，然后交两个月租金，其中一个月租金是作为押金，每一个月月底过来收租如何？”

这个价钱也算公道！

这几年花都的发展很迅速，相信不需要三五年，这里的地价将会再次飙升！

不过，如今这个价格，张勇还是觉得有点贵，而且还要签订半年的死约，也就将近要十万，这一笔钱可不是小数目！

眉头微微一皱，张勇摇了摇头：“村长，一万五还是有点贵了。你看，仓库都是积了不少尘，相信也有好几个月没有租出去了。这样吧，一万三一个月，如何？”

虽然有点为难，许秋白最后还是咬牙还价，一脸心痛的模样。

一万三，其中一万块是上报村委的租出价，另外的三千每一个月，那就是归他自己的油水。这一个仓库，已经三个月没有租出去了，先前是一间公司仓库，现在清空，那公司也倒闭了。如若不是这样的话，许秋白才不会轻易降价。

微微地想了想，张勇也明白，这一个价位已经算是不错了，至少一年节省了

两万多成本，而且千金难买心头好。这一块地方，很合他的眼缘，且距离他现在租住的小区也不远，就十来分钟的车程。

按照张勇的估计，一个月的时间，只要一切都顺利的话，足够他注册，拿到经营许可证了。到时候，再和许秋白签订租赁合同也不迟。

虽然注册名册需要租赁合同，但张勇打算跳过这一步，拿到注册名册，行业经营许可证再补齐。

今天，主要是谈一下租厂房的价格，现在基本已经定了下来，张勇也要着手准备一下，前往工商局注册公司，申请营业执照了。其中的一些资料，都必须准备妥当，不能够有半分遗漏。

虽然每一天工作量并不是很大，但每一样都不容有失，不真正拿到营业牌照，根本就不能够放松下来。

选择好了未来设定厂房的位置，晚上整理好了所需要的文件资料，第二天，张勇就带起了他和崔建平三人的资料，搭车前往花都区工商局申请注册公司名称。

张勇走进没有人的三号窗口，看到一个年龄大概在二十七八左右的美女服务人员，满脸甜美笑容地望着自己。

张勇将公文包里的资料拿出来，说道：“你好，我想注册一个公司，有限合伙公司。三个股东，其中两人出资各二十万，我身为大股东出资六十万，总计一百万。这个三个股东的详细资料，还有银行存款证明，公司的地址。”

美女服务员伸手接过张勇递过来的厚重资料，依旧还是那么甜美：“那先生你想要注册一个什么公司名字呢？”

想都没有想，张勇立马说道：“花都区第三废品收购站！”

第一废品收购站，第二废品收购站，那都是注册在案，也就只有第三废品收购站还没有注册开业，张勇自然就选择这个了。

闻言，美女服务员那好像会说话一样的眼睛，疑惑地望了望张勇：“先生，请稍等一下！”

随后，她微微地敲动了几下键盘，眉头一皱：“不好意思，先生，这是属于特种行业，需要获得了公安局审批的特种行业执照许可证，才能够申请注册。先生，你有没有申请到许可证呢？”

微微地犹豫了一下，张勇那阳光笑容展露，试探性地询问：“那我可不可以先注册公司名字，然后再申请特种行业执照许可证呢？”

美女服务员带着几分歉意地说道：“先生，是不可以这样的。公司的注册是需要按照程序来做，没有特种行业执照许可证，我们不能够让您注册这个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公司名称。还请您先去公安局申请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

望着那职业性的笑容，听着甜美的声音，张勇也明白，这一趟他是白跑了。

走出了工商局，打了一辆摩的，不需要一刻钟的时间，张勇就来到了高楼耸立的花都区公安分局。

办公室里边，只有一张酸枝木做成的办公桌，桌面上堆放着一大堆文件，右手边是一台联想最新型的手提电脑，办公室两边都是书架，放了各种的饰物，还有一些奖状，奖杯。

电脑的面前，一个四十多岁略微有些肥胖、身穿着警官服的秃顶中年男子，双手捧着一个文件夹，似乎在审批文件。

张勇满脸阳光笑容道：“郝主任，你好，我叫张勇！”

郝主任并没有站起来和张勇握手，反而是带着几分疑惑地望着满脸阳光笑容的张勇：“小伙子，你是来干什么的？”

“郝主任，我是来申请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的。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呢？”

“你是来申请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的？你想要申请哪一种行业的许可证？每一种行业资格和条件都不一样！”

张勇笑道：“我想申请一个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

“废品回收？”

郝主任打着官腔说道：“现在政策有所变动，加上每一年这个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的名额只有三个，现在有十多个公司想要申请经营许可证。”

“小伙子，你先填一份表格，然后将手头上准备的资料都上缴过来，等待审核。如果够资格的话，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过来缴纳审批费用，交上保证金！”

好像一切按照流程走，但张勇还是能够听得出郝主任那不在意的口吻，随后追问道：“郝主任，那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候，张勇也方才是明白，为什么整个花都区正规的废品收购站，居然只有这么两家注册在案，原来废品回收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是如此难拿到手！

不过，张勇可不想就这样放弃！既然来了，那自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郝主任，我们几个都是中山大学毕业，想要自主创业，你能不能够行一个方便？”

这两年，国家政策一直都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创造更加多的就业机会，这一层关系利用好的话，那就能够迅速地获得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

望着脸上似乎带着几分恳求的张勇，郝主任微微地犹豫了一下，一脸为难：“小伙子，国家虽然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但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的申请是有严格要求的，我也不能够越级办事。这样吧，我将你们的案子放在最前面，看看上级审批如何再说，怎样？”

走出了公安局大楼之后，张勇摇了摇头，辛苦了一整天，连一个公司名字都没有注册好。

等消息，也不知道要等消息等到什么时候了！半个月，一个月？

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张勇除了陪母亲之外，就约老黄等人出来聊聊天，吹吹牛，或者就窝在家里，继续完善自己手里的企业策划书，思量一些接下来每一步该如何走。

这半个月，张勇都在等待郝主任的电话！

希望，一天天地逐渐变成失望，甚至向绝望转变。从郝主任办公室回来，已经十五天的时间了。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fly……”

这一首铃声，是张勇最喜欢的，他也坚信自己能够在商海翱翔，成就大业！

手机铃声响起，是杨武打过来。

杨武径直询问道：“大勇，那个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怎么了？”

想想半个月都没有消息，张勇知道，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他还真得另谋出路了。

“大勇，我听到了消息，广州市今年拟定批准十五个关于废品收购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花都区好像只有三个名额。现在竞争的话有点困难啊！”

数十人追求三个名额，恐怕不知道需要花费多少钱，还要动用多少人脉关系。

“杨武，你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张勇心里一惊，如若真的是只有三个名额的话，那他进军废品收购行业恐怕真的难以成功了。

“我是从在政府工作的一个同学那里听到的，他说这两年，国家对于特种行业的监控和审批变得严格起来，想要获得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难度增加不少！如若拿不到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我们还是看看有什么其他项目能够投资吧。”

被杨武这样一说，张勇的倔劲上来了：“放心！杨武，那一个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我一定能够拿到！一切都会按照计划走！你多留意一下政府的消息，看看有什么有用的再告诉我！”

张勇就不相信，三个名额他不能够拿到其中的一个。

张勇一定要进入这一个行业，分这一块大蛋糕！

虽然倔劲上来，但冷静下来，张勇还真的有点担心。

半个月都没有半点消息，这似乎也验证了杨武所说，想要拿到这一个废品回收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真的有不少难度！

不过，事在人为，一切还有希望！

第二废品收购站。

张勇走进了方怡的办公室。

“大勇，好久不见了。最近还好吗？阿姨的病情，应该好转不少吧？”

方怡看到张勇的到来，似乎微微地吃了一惊，随即问道。

“嗯，我妈的病情好转不少，还是多亏了郭医生。虽然住院的价格不便宜，不过能够医好就值得了。”

望了望似乎欲言又止的张勇，方怡笑问道：“大勇，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方姐能够帮上忙的一定帮！说吧！”

犹豫了一会儿，张勇才决定说出来：“方姐，我想要投资废品收购业，我来，是想要请你帮一下忙，看看怎样才能够申请到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

“嗯，果然和我想的一样，真的想要踏足这个行业。”方怡似乎丝毫都没有任何的惊讶，反而满脸都是理所当然的神色。

张勇第一份工作就在第二废品收购站，三年来，废品收购站的流程和行业规则，他早就已经摸得熟透了，不做这一行，那还真得可惜了。

虽然方怡满脸笑容，但张勇还是不无担忧：“方姐，你该不会怪我没有和你说吧？”

方怡放下来手里的文件夹，笑道：“大勇，你这三年来完全地熟悉了这一个行业，这一块大蛋糕，只要你不是笨蛋，自然是想要啃一口了。凭借你的聪明才智，能不选择这一行吗？”

张勇也是恍然大悟：“嗯！原来方姐早就想到了。”

缓缓地站了起来，方怡脸色带着几分凝重地问道：“知道为什么这几年都只有第一废品收购站和第二废品收购站吗？一个是政策，一个是人情。政策不想放宽太多的名额，而人情，就需要看你如何疏通了。”

这些张勇都知道，可是他根本就没有人情牌可以打，这一条就完全地封死了路。

想了想，张勇笑道：“方姐，你不怕帮我申请了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之后，我会抢你生意吗？”

闻言，方怡一笑：“抢生意？这个我倒没有想过，我反而想投资到你的第三废品收购站，那样的话，我就不担心你抢不抢生意了！”

方怡的意思很明确，想要她帮忙申请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那就让她融资进入其中，成为第三废品收购站的股东。

这一点，张勇根本就没有拒绝！

见到方怡答应下来，张勇笑道：“有方姐加入，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方怡投资进来，张勇相信能够获得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到时候开设第三废品收购站根本就没有问题。

方怡笑道：“行了，别卖嘴皮子了。特种行业营业许可证我帮你弄好，这里的五十万，投资你第三废品收购站！”

这五十万，是当初张勇在疯狂的建筑钢材市场赚取的利润，这一次投资到张勇的第三废品收购站，那是相得益彰。

望着方怡递过来的支票，张勇不由得一怔：“这么多？方姐，我们已经集资了一百万了……”

淡淡一笑，方怡解释道：“你别小看这一个行业，你一开业就需要投入一大笔钱，首先就是场地，还有就是办公设备，甚至还要购置两台货车，人工，还有你自身的行头和代步工具，至少要五六十万。单单是申请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你就需要花费二三十万，还需要一大笔的流动资金，你还觉得你自己的一百多万足够吗？”

听到了方怡的专业分析，张勇心里喊了一声失策，很多东西他都漏算了。

最起码有二三十万流动资金，加起来一百五十万，也才刚刚够。

方怡可是一直跟着第二废品收购站成立到现在，自然是清楚其中的预算和经营的手段。

望着此刻才恍然大悟的张勇，方怡依旧淡笑着说道：“行了，将你的企业策划书交给我，我帮你弄好预算，等拿到了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之后，再一起交还给你吧！”

想了想，张勇说道：“那麻烦方姐了！等明天，我再将策划书送过来。”

望着轻轻带上房门的张勇，那个流露着青春气息、却带着阳刚气息的背影，方怡微微一阵失神。

片刻钟之后，方怡才想起了张勇第三废品收购站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的事情。在这一个行业五年多了，方怡很清楚，想要弄好这一个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不动用一些其他手段，不靠自己的人际关系根本就行不通。

拿出了一台纯白色最新款的手机，方怡找到了那些许久都没有联系的电话号码，摁下电话号码，满脸灿烂笑容地说道：“喂，老刘，有些事情需要你帮一下忙。不知道你赏不赏脸？”

“嗯，嫂子，很久你都没有打电话过来了。有什么需要我老刘帮忙尽管说。虽然老韩不在了，做兄弟的总不能够不帮你。”

电话那一头，一道厚重的鼻息声响起，话语之中充满关切。

“嫂子，当年老韩枪林弹雨之中拖我出来，这一条命就是老韩的，还有什么不能够帮你呢？说吧，有什么要我帮忙，别客气！”

刘安明，乃是韩方臣的老战友，韩方臣以前在部队里可是一个班长，退伍后在花都区做了一个刑警，后来，韩方臣在一次围捕抢劫犯的行动中受伤那一次受伤，就是为了救刘安明。

如若不是韩方臣的出手，最后时刻推开刘安明的话，刘安明早就死了，哪里还会有命活到现在呢？

一直以来，刘安明都记挂着这一个人情，无论韩方臣有什么要求，就算是违反纪律都在所不惜地帮助他。

原因就是那一次围捕行动，韩方臣那一推，落得了终身残废！

随后，右脚废掉的韩方臣退出了警队，凭借着多年建立起来的关系，申请了

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开了第二废品收购站，赖以为生，成为花都区有头有脸的富豪人物。

当时，拿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也是刘安明帮忙，不然的话，一个退休刑警队长，根本就无法拿到传言需要上百万才能够买到的许可证。

如今，刘安明从公安局行政大队副队长，晋升到了花都区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一路之上战功赫赫，成绩斐然。这一次，方怡找他，一定能够弄到废品回收特殊行业经营许可证。

“我想再申请一个废品回收的特殊行业经营许可证，能不能够行个方便？”随后，方怡也没有绕圈子，直接就说了出来。

“这个简单了，等一下我打电话告诉郝主任，到时候你说是我安排审批就行了！”丝毫都没有拒绝，刘安明痛快地说道。

搞定了后，方怡松了一口气，随后又打了个电话给张勇：“大勇，今晚可不要迟到，你接上阿姨，我们到椰林海鲜城吃海鲜怎样？”

张勇听得出来，方怡很高兴，随后点头说道：“嗯，到时候见吧！”

整个下午，张勇并没有去什么地方，和老黄几人聊了天后，就回到胡忠医院，顺便向郭靖培询问一下最近母亲的康复状态，看看他什么时候能够出院。

张勇将母亲送到胡忠医院二十来天，每天都会前来陪伴她，这一份孝心感动了不少医生和护士。

张勇在胡忠医院也算是一个名人。

本来脸上没有多少笑容的郭靖培，看到张勇后，难得露出了几分笑容：“病人的恢复状况很好，经过了三个疗程的治疗，脑中的淤血消散，上半身完全恢复行动自由。只是下半身由于坐在轮椅上太长时间，需要逐渐地恢复行动，只要坚持做物理治疗的话，那就能够恢复过来。”

听到郭医生的话后，张勇脸上充满阳光的笑容，对着身前的唐雅雯说道：“妈，你听，郭医生都说只要你做好物理治疗，以后就能够彻底地恢复过来，你可不能够放弃啊！”

从胡忠医院出来，张勇推着唐雅雯在街道上拦了一辆的士后，直奔椰林海鲜城。

刚刚进了椰林的大门，不远处的方怡就向张勇挥挥手，示意他们过来。

方怡身边的好像陶瓷一般的小女孩看到张勇，立马飞扑过来，让他抱起来。

韩欣，方怡七岁的女儿，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家伙，白皙得好像是陶瓷娃娃一般的脸蛋，特别肉感！

等菜的时候，方怡从旁边的椅子上拿出了一盒燕窝和鱼翅，递到了唐雅雯的面前：“阿姨，这些是我买来给你补补身子的。”

上等的鱼翅和血燕，唐雅雯当初身为阔太太，自然知道这些东西价值不菲，立马摇头说道：“方怡，这些年你帮了大勇不少，阿姨怎么好意思收下这么贵重的礼物呢？”

方怡笑道：“阿姨，先前大勇帮我赚了不少钱，这些只是小零头。以后，大勇还不知道会帮我赚多少钱。你还和我算这些吗？你一定要收下！”

见到推搪不了，唐雅雯只能接过礼物，整个晚上都充满笑容。

菜上来了，四菜一汤，绝对美味。

方怡望了望张勇，似乎带着几分不经意地说道：“大勇，那个废品收购特殊行业经营许可证的事情，有着落了。明天你就带着十万保证金，到局里找郝主任，说刘安明副局长的安排，让你过去审批就是了。”

“十万块保证金？方姐，你之前不是说需要花费二三十万吗？怎么现在只是十万块保证金就行了？”

这个时候，张勇疑惑无比，真得没有想到，十来万就能够搞定了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完全地出乎他的意料。

“十万保证金，这是必需的。到时候我们约郝主任，还有刘副局长出来吃一顿饭。”

这一顿饭，张勇吃得很开心，不断地剥着罗氏大虾给欣儿，困扰自己的大问题解决了。

第四章

废品收购沙里淘金藏暴利，空手套狼点石成金有高手

审批废品收购站的手续极为严格，历经千辛万苦，张勇的废品收购站终于挂牌开张了。一般人不会知道废品收购的利润有多大，那些一堆堆肮脏不堪的废铁烂铜，那些一堆堆不起眼的废纸旧书，一个月将会创造出巨大的利润。张勇对这个行业非常熟悉，他挑选了几个精兵强将，又去附近的一些工厂进行公关，并且特地去请当地有名的拾荒佬喝酒。开业第一天，他粗略估算了一下所收集到的废品，经过分类处理，收购站的利润至少有八千元，那么一个月，他的利润至少在二十万以上！

半个月之前来过公安局，望着那高楼耸立，张勇脸上好像有几分坚定。

之前，虽然郝主任没有说什么，但他也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拿到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现在半个月时间过去，这一次来，代表着他有希望了。

没有方怡的帮忙，张勇在这一行真的寸步难行！

摇了摇头，张勇将心里那些想法都压制下来，带齐资料直奔郝主任办公室。

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张勇鼓足了勇气，走到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

郝主任看到张勇进来后，微微一愣，随即不解地说道：“小伙子，我不是说让你回去等消息吗？怎么今天又跑过来了？”

前些天，张勇直接打出了大学生创业这一张牌，还是广东著名的中山大学毕业生，让郝主任对他的记忆特别深。虽然这些天工作很忙，郝主任早就已经忘记了张勇，但看到那充满阳光活力的笑容，立刻就认了出来。

现在郝主任手里还拿着文件夹，似乎根本就没有打算要理会张勇，巴不得他吃瘪自己走了去。

张勇笑道：“郝主任，这一次我还是来办理审批手续的，是你们刘副局长让我来的！他说，我们的事情特别处理。”

“刘副局长？”一时之间，郝主任脸色微微一变，随后想起昨天刘副局长说过，这两天有一个叫方怡的女子来办理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刘副局长已经亲自审核过，乃是烈士家属，特批。

郝主任昨天也调查过方怡的资料，知道她手头里已经有了韩方臣之前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现在，居然又申请一个，而且上边还特批，倒是让郝主任震惊了。

不过，方怡有手段，能够让上头特批，郝主任也没有办法，自然只能照做。

但郝主任没有想到，今天是张勇到这里找他。

“嗯，郝主任，有什么问题吗？”看到郝主任脸色似乎微微一变，那一脸的官腔逐渐地消失，带着一抹和蔼的笑容，要多亲切有多亲切，让张勇心里一阵鄙视。

郝主任回过神来：“嗯，没有问题。小伙子，你将资料都带来了么？让我看看符不符合资格，然后再和你商量一下！”

没有多说什么，张勇将手里早就准备好厚厚的一叠资料，放在桌面上，让郝主任检查审核。

这些资料，张勇准备了许久，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错漏。

“嗯，都没有问题！看来，准备很充分，很好！这些资料，你暂时留在这里，等我们审核完毕后，自然会通知你过来领取许可证。”

这一次，郝主任没有再下绊子，很是认真地检查了一番张勇的资料，然后就吩咐张勇下一次来的时候，记得带齐十万元保证金一起缴纳，就能够拿到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了。

保证金，那是一个保证，一旦张勇的第三废品收购站有什么违法发生，到时候公安局不但要收回特种行业经营废品收购站，十万元的保证金也要完全没收。

随后，张勇留了电话，他便如获重赦一般，走出了郝主任的办公室。

刚刚走出了公安局，张勇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给唐雅雯：“妈，办好了。三天后，能够拿到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到时候就能够成立废品收购站了。”

电话的那一边，唐雅雯温文典雅的声音响起：“嗯，那就好啊！我都说方怡有办法，这不才两天就搞定了！”

现在张勇能够拿到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唐雅雯自然是替他开心了。

“I can fly , I believe I can fly……”

挂了电话后，张勇手机响了起来，熟悉的电话铃声响起。

“喂，杨武？”

这个时候，杨武居然打电话过来，倒是让张勇有点意外，他没有想到，杨武对第三废品收购站如此上心。

不过，想想也是，杨武和崔建平两人都投资了二十万，上心也很正常！

杨武的声音响起：“大勇，那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有没有机会弄好？”

这些天，张勇都没有消息，杨武却收到了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变得越来越难的信息，真担心张勇会申请不到。

如果真是如此，他们就真的需要转投资项目的方向了！

点了点头，张勇笑道：“现在已经通过了审核，材料还在审核当中。郝主任通知我三天后过来交保证金，到时候就能够拿到许可证！”

杨武笑道：“那么快？什么时候，政府部门办事的速度那么快了？我看，是方姐帮忙吧？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审批完毕呢？”

挂掉电话后，张勇一路哼着小曲，想起了一些什么，随后拿出电话，打了一个电话给许秋白。

“许村长，现在方便吗？我到你们村里签厂房的租赁合同！”

既然已经肯定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能够拿到手，张勇自然也就要尽快和许秋白签租赁合同了。

“你现在过来村委会就行了！我等着！”电话的一边，许秋白似乎满脸笑容地说道。

随后，张勇打车去了三东村，径直到了村长办公室。

许秋白倒了一杯水给张勇，然后拿出一份早就已经拟定好的租赁合同，笑道：“张勇，这就是我们村拟定好的租赁合同！按照之前商议好的价格，每一年涨百分之十的房租，你看看有什么问题不？”

“每一年涨百分之十的房租，很合理，也厚道。不过，我还是先看看！”

放下手里的水，张勇仔细地看了看手里的租赁合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其中有着保障三东村村委的条款，也有保障张勇的条款。

随着许秋白和张勇的签名，合同完成，张勇只要在三天内过账，就能够入主那厂房了！

张勇也是时候看看自己需要买什么车了。

花都区汽车销售点有好几个的地方，最大的就是南陵汽车城，集中了诸多商业品牌轿车。

昨天决定买车的时候，张勇已经做过了一些功课，日系车在安全性能上，是没法与欧系的车子相比的，加上自身历史情结，所以日系产的车子早就已经被张勇心里剔除了。

“奔驰，宝马？”

微微地一转头，张勇在马路的对面，看到一个似乎带着几分帝皇尊崇的标志！

帝豪 EMGRAND，象征“豪华、稳健、力量”，是吉利汽车在吉利母品牌之下构建的一个子品牌，帝豪对吉利汽车有传承亦有突破，其标志设计高贵，庄雅中透露着浓郁的国际化特质，在甩掉吉利历史印象包袱的同时，也有效传承了固有文化基因。稳重、高贵的标志内涵将卓有成效地成为帝豪品牌开拓广阔而稳定的全新市场助力，帝豪品牌以崭新的姿态呈现于大众眼前。

一时之间，帝豪的概念闪现在张勇脑海里，让他感觉耳目一新。

张勇穿过了车来车往的马路，进入到了帝豪的4S店里。

刚走进销售大厅，就看到一群青春靓丽的女孩子在总台前面聊天，看到张勇进来后，似乎并没有打算过来招呼。

张勇身穿着T恤、牛仔裤，根本就不像大老板的样子，那几个聊着天的销售小姐，不认为他能够买得起车。

张勇眉头微微一皱，摇了摇头：“人家说卖车小姐狗眼看人低，果然如此！”

“真是个土包子！”

看到张勇微微地四处观看，一个用粉底遮住脸上暗疮的销售小姐嘟囔道。张勇穿着太普通，如若不是脸上的阳光笑容，销售小姐还不想看他一眼。

“就是啊，看那家伙一身土里土气的样子，还想来买帝豪？真是笑死人了！”另外的一个销售小姐嗤笑道：“帝豪可是贵族的象征！”

这些人里边，只有一个二十岁左右不施粉黛的少女没有开口讥讽张勇，只是说道：“说不定人家只是来看看，以后可能买也说不定啊！”

旁边一个销售小姐不屑地说道：“小陈，你刚从学校出来，不知道这个社会上的人有多无耻，很多人明明就拿着两千块的工资，还非要想来买车，那不是没事找事吗？他们付得起钱吗？”

“对啊，这种人太多了！”另外一个销售小姐也附和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笑话？一个农村老汉发现一家4S店门口写着：新到货，桑塔纳两千。老汉大喜，就拿出两千块去买车，结果销售人员很无语，说了一句：老伯，你还是去对面买吧，对面卖的是奔驰六百……”

几个销售小姐笑了起来，同时瞥了一眼张勇。

这几个销售小姐说话的时候，没有刻意地压低声音，张勇听得一清二楚，脸色一阵铁青，眼睛似乎都要喷出火了，这种同等阶层赤裸裸的轻蔑，他还真的没有遇到过。就算是之前被钱少杰等人羞辱，他们是富二代，口袋里有钱，张勇也愤怒过，却没有现在这一刻来得猛烈！

这些销售小姐，也就领着两三千的工资，居然嘲笑同等阶层的人，简直就是狗眼看人低，自以为是！

“小陈，你过去招待他吧！”一个年龄稍微大一些的销售小姐说道。张勇根本不可能买车，在这里只是浪费时间，倒不如让新来的去招待了。

这些销售小姐一个个出言讽刺，那个年轻不施粉黛的小陈似乎有点于心不忍，此刻听到领班的话后，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过来。

小陈职业性的笑容挂在脸上，端着一杯水来到张勇的面前：“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看到小陈脸上略微带着几分羞涩的笑容，张勇心情稍微舒畅了一些，随意问道：“有什么车型介绍一下？”

小陈将张勇带到了一亮新车面前。

“先生，这是帝豪 EC7，今年年初推出的新车型，配置豪华，安全系数高，一点八升排量吉利发动机，其最大功率是一百零二 KW，也就是一百三十九马力，售价十八万！”

这一款车，张勇也在网上查找过，知道它的一些基本资料，小陈的介绍也没有错。

这一款车虽然还可以，但不是张勇想要的那一款。

小陈看到张勇脸色带着几分不以为然，似乎稍微地有些失望，不过还是笑着说道：“如若先生不喜欢这一种车型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其他车，有一款刚出的EC8型。”

远处观看的几个销售小姐，看到张勇到了一辆车面前停留了不到五分钟，就装模作样地摇头走人，不由耻笑道：“穷小子怎么可能买得起车呢？”

小陈的话语，张勇并没有听进去多少，帝豪的最新车型，张勇昨天已经查找了一番，相对于国产，马达机身都从国外进口的帝豪算不错了。虽然比不上纯欧系车，但也算豪华安稳，性价比高，这也是为什么张勇决定选择帝豪的原因。

帝豪轿车，虽然是新出来的，但吉利品牌也想要将它打造成为一款中国人的贵族车。

在听到了小陈的报价之后，张勇微微地想了想，随后说道：“那就要这一台吧！EC8，容易发，不错的车型！”

做完网上查找了很久，张勇早就选定了这一款车，现在看到新车型，敲定这一款了。

一时，小陈忍不住张大了嘴巴，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张勇居然这么快就将车型定了下来，甚至都没有讨价还价。

其他几个正在等着看笑话的销售小姐，在听到张勇的话后，一瞬间都怔住了，所有人都冒出了一句话：“怎么可能？”

小陈并没有想那么多，那不施粉黛的脸笑起来，还有几分少女的纯真：“先生，店里就刚好只有这一台，你打算今天提车，还是过两天呢？”

张勇微微地想了想，要求道：“我想先试一下这车，如果顺手的话，过两天再来开走！”

开着新车，一路哼着小调，张勇就这样开回了家里。

下车后，张勇第一时间就给电话崔建平和杨武，告诉他们买了新车，以后到广州和他们约会也就方便多了。

两个小子在听到张勇买车后，第一个反应都想要借过去开几天，用他们的话说，美其名曰试驾，让他们尝试一下自驾车的乐趣。

帝豪EC8，这可是最新款车型，自然吸引崔建平和杨武。

但张勇刚买的新车，哪里舍得？

其实，杨武和崔建平两人也就开玩笑，凭借他们现在的收入，真想买车的话，也并非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车！有时候，也是男人的财富的代表，一般有钱人，家里都会有好几台名贵的轿车，时不时都会换一下车款来开。

想当初，张勇家里就有三台名贵的轿车：宝马、奔驰和奥迪各一台。

买了新车的第二天，张勇和母亲说了自己买车的事情，还被她责怪了一番，说事业未成，就先买车浪费钱。

不过，在张勇苦口婆心的解释之下，唐雅雯也明白，做生意没有一辆车代步还真麻烦，最后自然是叮嘱张勇开车要小心。

虽然唐雅雯口中责备张勇，但喜悦之色却溢于言表，高兴！单单一个投资项目成功，张勇就有钱买车，他真有出息了！

“方姐，你又比我早到了。”

望着早到的方怡，张勇推着精神恢复了不少的唐雅雯，笑着和方怡打招呼道。

新车落地，上牌成功，张勇喜形于色，根本就无法收敛起来。

方怡从桌位上站了起来：“阿姨，身体还好吧？”

“还好，还好！”唐雅雯满脸笑容。

张勇和方怡点了五菜一汤，丰盛无比。这个时候，张勇很开心，这一顿吃得也开怀，尽情地吃，尽情地喝。

海鲜，是很有营养的食物，做得又很可口，不然方怡和张勇不会一次又一次选择这里了。

望着张勇一脸开心，唐雅雯并没有制止，她也知道张勇很开心。

唐雅雯并不知道张勇生意上的事情，自然没有多问，他说什么，她就听什么，能够给一点意见她自然会给了。

今天，只管张勇夹过来什么，自己就吃什么，间或之间说一两句话，聊聊天。

唐雅雯喜欢好像陶瓷娃娃一般的韩欣，在来的路上，还一个劲让张勇带她到商场，要买一些牛奶和首饰给韩欣，如若不这样，也不会迟到了。

唐雅雯和韩欣一老一小，聊得开心，似乎在故意制造机会给张勇和方怡。

望着如今好像转变了个人一般的张勇，整个人散发着一股成熟男人的魅力，

自信，阳光，沉稳，丝毫没有有了之前在第二废品收购站时候的青涩，方怡眸子里似乎带着几分迷离。

张勇虽然只有二十五岁，但丝毫都没有半点年轻人的轻浮，相反，有着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沉稳，加上年轻人的冲劲，内心的自信，方怡断定张勇未来必然会大有出息。

现在的方怡，只是三十五岁，美艳动人，成熟之中有着一番风情，韩方臣已经去世四年，若不是有着韩欣在身边，加上第二废品收购站的工作繁琐，方怡恐怕早就二婚了！

张勇阳光、沉稳，充满着吸引人的活力，却偏偏带着一股成熟男人才拥有的气质，牢牢地吸引住方怡的眼球。

只是，方怡也清楚，张勇一直就当自己是姐姐，没有半点非分之想，而她只能是当张勇弟弟，两个人似乎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

这是一段遥远而不可能实现的感情！压下了内心泛起的一丝丝邪念，方怡举起酒杯：“大勇，我们喝一杯！”

这个时候，完全沉浸在欢乐之中的张勇，根本就没有留意到方怡俏脸上升腾起了一丝绯红。

“方姐，干杯！”

举起手里的酒杯，微微地和方怡碰了一下，张勇就夹了一只大大的罗氏虾，递到了唐雅雯的面前：“妈，你吃！”

“哥哥，我也要！”

一旁的韩欣看到张勇剥虾壳后，也欢天喜地地要。

随后，张勇又将一只罗氏大虾剥虾壳，递到了小公主韩欣的面前，同时又夹了一只大闸蟹的蟹爪给母亲。

这一顿饭有家的温馨，就算这个时候，有人说张勇和方怡是一家人，也有人相信！

饭到了一半，方怡似乎想起了一些什么，放下了手里的东西，望着张勇问道：“大勇，这两天，你就会拿到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你找到地方开设第三废品收购站了吗？还有，你找到货车、工人了吗？”

开设收购站的地点，张勇并没有在企业策划书里写出来，方怡自然不知道张勇已经签订了租赁合同了。

货车需要运货，一定要准备好，而且按照张勇之前的企业策划书，可是需要两台货车，才能够应对废品收购站的流动性！

两台货车，张勇预算需要三十万左右，加上十万块的保证金，张勇明天可需要花费四十多万左右。

张勇的五十万，崔建平和杨武的四十万，方怡的五十万，整个第三废品收购站总计有着一百四十的资金！

虽然看起来很多，但真的用起来可能有些紧张。

张勇在听到方怡的建议后，准备预留五十万作为流动资金。

五十万流动资金看起来很多，但真得遇上一些高峰的话，这五十万分分钟都能够完全消耗掉，转化成诸多废品货物。

这种情况，第二废品收购站已经出现过两三次，自然也备足了足够的流动资金。

而且，流动资金还要应对一些意外，工人受伤或者一些什么意外，自然就需要一笔钱应急。

其中，九十万租借场地、买车、聘请工人，转变成为固定资产，作为第二废品收购站的不动产。

工人方面需要五个人，两个熟手司机，三个废品管理员，一个月总工资大约在一万五千元到两万元之间，至少需要留半年的工资作备用。

还要购入一些办公设备、办公用具，有工作作用的电脑，这些至少需要五万以上。

这些办公设备，是要算入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利润，到时候抵扣回来，作为合理避税的方法。

而租借行办公场地，一年的租金就是十三万，加上一些水电费，一年至少十五万。然后，购买两辆货车，张勇预计三十万左右，其中货车的折旧，也是算到了公司利润成本里。

这样加起来的话，足足需要六十多万，剩下的不动产，也就只剩下三十万不到了！

这样算下来，正如方怡所预算的，当初张勇四人合资的一百万，真的不够作为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启动资金！

如若连启动资金都不足够，公司运转起来，那就步步维艰，寸步难行了。流

动资金、储备资金，这些都必须要做好。当然，注册资金并非越多越好，钱要用到刀刃上，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不然只是造成资金积压。

“暂时还没有，货车，我打算今天晚上再上网找一下资料，然后明天去众合力买，工人明天再请！”微微地想了想，张勇放下了手里的酒杯，认真地思索起来。

这些都关乎第三废品收购站的未来发展，张勇不得不仔细地安排。

方怡随即点头说道：“货车方面，我来弄吧！司机在我这里配备一名过去，就选老黄，工人也从我这里选择一个过去，你自己再请两个人，再请一名司机，到时候你就能够挂牌……”

做了这么多年，方怡比张勇有经验，知道怎样来节省成本，省下一大笔钱。

“方姐，又麻烦你……”

顿时，张勇脸色微微地一阵为难之色，方怡帮了他这么多，每一次都是她出手，现在自己开第三废品收购站，她也亲力亲为，真的有点让张勇过意不去！

不过，方怡就这样，对人热情如火，任何的一切都会亲力亲为地帮手。

但张勇却不知道，方怡内心那一丝蔓延开来的异样感情，已经超越了姐姐对弟弟的关心了。

方怡也不打算让张勇知道，这是属于她的秘密！

方怡喝了一口酒，随即说道：“大勇，这第三废品收购站，我可是有不少的股份，没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况且，你对货车不熟悉，你自己买的话一定贵，那样反而加大了成本！”

这一顿饭，是张勇新车上牌的庆祝仪式，也解决了张勇购买货车、请工人的难题。

有老黄和熟悉的工人帮忙，自然能够将那些新人带上手，省却了一些磨合和训练的时间了。

货车，张勇相信，方怡这两天就会搞定，然后他拿好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他的第三废品收购站，就能够正式上牌营业了！

这是张勇事业的第一步，绝对不能够有半点马虎，也不允许失败！

不过，张勇也相信，废品收购站绝对是有赚无赔，成为自己事业起步的起点，也是重要的一步！

随后的两天时间，张勇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忙活，只是在等待着郝主任的

电话，至于购买货车的事情，这两天方怡将会帮他弄好。

这一次操办购买货车的事情，张勇并没有觉得亏欠方怡，现在第三废品收购站，方怡也投资了不少，算是第二大股东，操心一些也很正常。

当然，投资第三废品收购站，方怡就是想要让张勇觉得自己帮忙名正言顺。

但有一个原因，张勇却并不知道，方怡也有个私心，和张勇共事，到时候想什么时候见他，也不需要任何的借口。

股东巡视工作！这是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

而且，正如张勇所想，这第三废品收购站开设成功的话，那是稳赚不赔的生意，投资进来可谓是一举两得。

这两天的时间，经过一个月治疗的唐雅雯，脑部的淤血完全排放出来，上半身恢复了自由活动的的能力，说话也清晰，精神爽利了不少，甚至腿部也有了一些知觉，似乎能够轻微地动一下脚趾头了。

腿部恢复了知觉，郭医生告诉张勇：“只要病人坚持做物理治疗，未来一定能够在拐杖的支撑之下，恢复行走能力。至于跑步那些剧烈的运动，颇为困难。”

听到这一个好的消息，张勇满脸开心地望着眼角泛起泪花的唐雅雯：“妈，你听到郭医生的话了吗？只要你好好地接受物理治疗，就能够恢复行走能力了。”

随着唐雅雯的病情好转，张勇也在家里将前天方怡送的上等的血燕和鱼翅，一点点地炖给唐雅雯。

经过了三年多的折磨，身子骨虚弱了不少的唐雅雯，有这些上等补品滋养，脸色的红润似乎也变得多了起来，一下子年轻了十来岁。

就在张勇的帝豪 EC8 上牌后的第三天。

“I can fly , I believe I can fly……”

张勇熟悉的电话铃声响起，似乎在告诉张勇好消息来了。

果然是好消息！看到了期待了几天的电话，张勇第一时间就摁下接听键，充满着礼貌和期待地问道。

“喂，郝主任，你好！”

“张勇啊，你申请的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已经完成审批手续了，今天你带上十万元，作为颁发许可证的保证金，到我们这里来再核实一下资料，然后就可以拿取资格证明！”

郝主任那带着几分官腔，却尽量维持着礼貌和善的声音，从电话的一头传递

了过来。

声音有些怪异，但此刻在张勇耳中，如同听过最美的声音！

虽然在第二次前往公安局见到郝主任的时候，张勇就知道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的事情一定能够定下来，现在听到确定的答复，那又是另外的一回事了！

这一种兴奋，全然不同！

驾着车，张勇到了附近的工商银行，取了十万块，然后就驱车到公安局。

门口警卫看到张勇的最新型帝豪，也没有怎么拦阻，只是形式地询问了一下，就将张勇放入。

见到张勇推门走进来，郝主任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热情地握了手，和第一次见张勇的时候，简直就有着天渊之别！

满脸热情的郝主任也知道张勇心急，随即道：“审批手续基本已经是完成了，等一下你带着这张表到财务部，然后交上十万元的保证金，再带上收据上来，就能够领取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了！”

特批！什么叫特批，手续一切从简，有刘安明亲自盖章，其他部门主管的认同签字，自然很快搞定了。

顿时，张勇感激地说道：“郝主任，我这就去交保证金！”

随后，张勇就拿着郝主任开出的单据，走出了办公室，找到了财务部。

递表，交钱，不需要一刻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所有的手续，然后就带着一张公安局财务部回执回到郝主任的办公室了。

“嗯，没有错！”

接过张勇递过来的回执，郝主任点了点头，随即从底下的抽屉，拿出了一份如同营业执照一般的纸张，在上边签了名字，然后走了出去，似乎寻找上级盖章。

不需要一刻钟，郝主任拿着盖上了章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满脸笑容地推门进来。

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方怡动用了不少的关系，这一点张勇并不知道。

从郝主任手里接过崭新的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张勇脸上涌现出无法压抑的笑容，紧紧地握着郝主任的手，感激道：“郝主任，谢谢你！”

这一声感激，张勇可是由心而出。

郝主任客气地说道：“张勇，是你们的资料齐全，上头审批快而已！你太客

气了！”

“郝主任，今天晚上有空吗？请你吃个饭如何？”

虽然也知道郝主任有点口是心非，但拿到了许可证，张勇想起了方怡之前说过的话，就邀请道。

“不了，这两天还要加班！张勇，等有机会咱再聚一聚！”

郝主任猜到张勇和刘安明副局长有些关系，能够让局里特批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

“郝主任，到时候第三废品收购店开张，你一定要到！”

郝主任帮了那么大的忙，到时候第三废品收购站开张的时候，张勇一定会邀请他。

郝主任也没有推脱，满脸笑容地说道：“一定，一定！”

随后，张勇就走出了郝主任的办公室，手里提着公文包，满脸欢喜洋溢，那阳光的笑容似乎绽放出来，渲染开来。

到了停车场，张勇看了看表，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足够他到工商局申请公司名称了。

随意地在工商局附近寻找了一个位停车，张勇带齐了足够的公司资料，再一次走进工商局，准备申请注册公司。

进入到工商局的办证大厅，环顾了一下四周，张勇发现其中并没有多少人前来办理业务。

还是上一次的窗口，还是之前那一个美女工作人员。

在看到张勇的时候，标志性的阳光笑容，美女工作人员脸色微微一紧，似乎对张勇有些印象，但却没有想起来。

美女工作人员对着坐下的张勇，礼貌地询问道：“先生，请问有什么能够帮助你呢？注销公司，还是注册公司呢？”

来工商局的人，基本也就这两种业务！

张勇随即说道：“我是来注册公司！”

仔细地审阅了一番资料之后，美女工作人员随即询问道：“先生，请问您想要注册的是什么类型的公司呢？个人有限公司，还是合资有限公司呢？”

美女工作人员也将两种不一样的注册方式告诉张勇，似乎让他自己选择，看看什么方式适合张勇。

这美女工作人员似乎很喜欢这一份工作，她脸上的笑容和其他的工作人员有很大的差别，是出自于内心的笑容。

这些倒让张勇对这工美女工作人员刮目相看，也留意到了她的工作证件上的名称。

林晓蓉！挺文雅的一个名字。

“我想要注册一间废品收购站，名称就叫花都区第三废品收购站。”

“废品收购站？”

将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递到了女人的面前，张勇阳光的笑容弥漫：“小姐，是不是这个？资料我带来了，你看看！”

从窗口之中接过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林晓蓉一笑，随后低头仔细地审查了一番，然后礼貌地说道：“先生，请你稍等一下！”

望着林晓蓉站起来的身影，虽然不能够说玲珑有致，但也算挺胸翘屁股，加上真挚的笑容，还真得算上等美女，特有吸引力。

片刻之后，走出了办公室，望着耐心等待的张勇，林晓蓉的脸上笑容更加浓郁：“先生，您好，经过我们主任的确认，你具备申请花都区第三废品收购站资格。资料也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就是完成下面的流程了。”

这一个时候，张勇也没有留意到，林晓蓉对张勇的称呼都改变了，变成了尊称。

林晓蓉笑问道：“先生，根据国家条例，你的公司性质乃是特种行业，公司的名称就按照许可证上所说，花都区第三废品收购站，不知道先生您可明白？”

再一次提醒张勇，体现专业认真。

张勇点点头：“明白！”

看了看手里的表格，林晓蓉拿起笔说道：“那请问，您公司的注册资金是多少？”

“一百五十万！”

之前是一百四十万，张勇打算从自己的资金里拿出十万，这样的话，股份划分也清晰，自己身为大股东，自然就有绝对的话语权。虽然就算自己出资也是五十万，方怡也会让他有绝对的话语权，但张勇还是并不想欠方怡。

一百五十万的注册公司，那绝对不是一间小规模的公司了，能够弄出一些成绩了。

不过，特种行业，最低的注册资金都需要五十万，而且申请特种行业经营许可需要一大笔的保证金，一百五十万的注册公司资金，也并非太多。

有些特种行业，注册资金可需要上千万，那些可是国家重工业，基本都是那些大财团垄断。花都这个经济起步的区域，上千万的特种行业注册公司，目前还没有一间。

将注册资金填写到了表格之上，林晓蓉再问道：“请问，法人代表？”

对于张勇提供的资料，林小姐一一记录在案，不敢有半点疏忽。

手续完全办好，张勇等人的资料都在工商所里备案，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暂时需要留在工商局，张勇只是提着一个空了许多的公文包走出来。

正常的话，一般申请公司都需要十到十五个工作日，张勇知道，三两个工作日之内就能够完成注册，恐怕这就是特种行业的特权！

看了看表，已经是五点多了，张勇随即开车到了附近的新华市场，买了一些新鲜的肉菜，回家煮了一顿美味的晚餐，然后打包前往胡忠医院。

陪母亲吃饭，张勇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如若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他不会不陪唐雅雯吃饭。

现在，唐雅雯就只剩下张勇这一个亲人，自然重视无比，任何事情都比不上她在张勇心里的位置了。

况且，唐雅雯在胡忠医院虽然有护士和医生照顾，但也会孤单，有张勇在身边，心情自然会好很多了。

就这样，忙碌的一天在和唐雅雯温馨无比的一顿晚饭之中度过，心神也逐渐地安静下来。

今天，注定张勇能够睡一个美美的大觉，很踏实！

用唐雅雯的话来说，今天张勇意气风发，精神抖擞，笑容阳光，整个人好像散发出光，连周边的人都能够感染到。

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已经确切地拿到了手了！第三废品收购站的手续流程已经在走，相信不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能够办理下来。

在这些等待的日子，张勇也需要忙活第三废品收购站办公用具和生活用品的购买。

后天就星期天了，张勇打算到时候到广州接崔建平和杨武过来，然后顺手拿

杨武配备的电脑，也让两个眼馋的家伙尝试一下开新车的感觉！

新车下地，将近一个星期了，张勇也没有到广州和杨武两人聚一聚，忙活着诸多事情，申请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注册公司流程，根本就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下广州找两人。

星期天，张勇想让杨武两人来花都熟悉一下环境，看看准备开业的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大环境。

方怡购买货车，杨武配备电脑，张勇只需要购置一些装载文件夹的书架和办公桌、椅子，报装网线，电话线。

身为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大老板，外加执行总裁，这些事情非张勇弄不可了。以后，第三废品收购站也就依靠张勇坐镇。

三间十五个平方米的房间，一间作为张勇的办公室，一间会客室，一间用来作为管理员的休息室，一间作为材料室。

张勇的办公室，一张办公桌，还有一套沙发，一张待客用的茶几，两个不大也不小的书架。这里既是办公室，也是会客室，自然弄得好一点了。

管理员的休息室，那是张勇打算让管理员中午有个休息的地方，吃饭也会在那里，配备空调。

材料室堆放材料，还有作为一个书库，能够让管理人员在空余的时间补充一下知识。

而员工宿舍，张勇打算在罗仙村租三间房间，那里比起三东村要便宜不少。

书桌、办公桌，还有一些家私，张勇到南大旧货广场那里选择了一些比较好的办公桌，家私，还有招待沙发等。

饶是这样，购买完一切，花费了一万块。

在南大旧货广场购买了办公家具之后，张勇就到新华书店购买了一些书籍和其他的一些办公用品，又花费了上千块。

张勇到苏宁电器广场，购买一台华凌冰箱，一台美的饮水机，一台中央空调，还有一些平时需要用的电器，总计花费了三万。

这样一来，办公设备的购置，也花费了将近五万元，虽然有些心痛，但这些都必须要配置。

一个上午的时间，张勇购买了足够的东西，看时间差不多，就到养生堂叫了饭，然后到胡忠医院和唐雅雯一起吃饭。

从母亲入院到现在，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花费了十五万的医疗费，但张勇只是说了一句话：“无论多少钱，只要能够医好我妈，都值得！”

钱，在张勇的心里，永远都比不上母亲的健康！

钱，没有了，还能够赚回来，但健康不能够，生命不能够！

中午在医院陪唐雅雯吃晚饭，直到她睡着之后，张勇才悄然离开胡忠医院，拉着车上的办公用具，前往第三废品收购站。

张勇将这些办公用品带回厂房，同时也准备在厂房贴上告示招工。

虽然方怡让司机老黄和小周过来帮忙，但人手还是不够，至少还需要请一个司机，两个收购站的管理人员，这样工作才好分配。

两家废品收购站的管理人员，张勇给出的工资待遇二千元一个月，包两餐包住。

司机给出的工资待遇，三千五百元一个月，同样是包吃两餐包住宿。

这样的工资待遇，在花都区来说，已经算挺不错了。

相信到时候会有不少人前来面试，他只需要从其中选择两个醒目、结实肯干的管理员，一个遵守公司原则的司机。

废品收购站的管理人员，一定要对数目敏感，做事认真沉稳，这样才不会在清点货物的时候发生错误，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而司机方面，遵守公司原则，而且能够灵活处理事情很重要。

打开车厢，张勇将办公用品搬到厂房里边，苏宁电器也送货到了，工作人员安装调试电器的运转才离开。

随着一件件家具和电器的搬运进来，本来空荡荡的厂房似乎多出了一种办公的气氛，让人感觉到耳目一新。

虽然厂房大片还是空荡荡，但张勇在这些天也会陆续地购买一些工具回来填充，譬如电子秤。

电子秤是必需的，这些可是收购站的唯生工具。

现在，办公室布置完毕，厂房也就缺少一些工具，剩下的就是方怡购买的货车，杨武配置的电脑，以及一些厂家的联系、销货的地点！

厂家联系，销货地点，张勇已经有了概念，到时候等开业之后自然会逐一地和厂家联系，不需要几天就能够弄好。

“I can fly , I believe I can fly……”

见到是方怡的电话，张勇摁下接听。电话的那一边，方怡尖锐却不失女人味的声音响起。

“大勇，货车的事情弄好了。两台货车虽然是二手货，但都不错，到时候等你的经营许可证下来了，我就会通知老黄开过去。”

随后方怡就挂断了电话，电话铃声响起。

电话一边，一道略微有些沙哑但很沉的声音响起：“请问，是张勇张老板吗？”

陌生的声音，让得张勇疑惑了。

那声音继续说道：“张老板，我叫梁全，刚刚路过你们厂房，看到厂房外边贴着招工告示，所有打电话过来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是不是请人？”

张勇随即问道：“你是想要应聘管理人员还是司机？”

“我想应聘司机，不知道张老板有什么要求？”

张勇整理了一份应聘的表格，等明天过来应聘的人员填好表格，才洗刷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

新华镇，清晨的阳光温暖飘洒而下，让人感觉到格外的温馨。

行走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感受着这城市早晨新鲜的空气，精神都好不少。

而街道之上，不少的上班一族早早就起来，背着公文包，似乎在预示着，不需要多久上班高峰就会降临，人流也会多起来。

望着那些依稀从身边走过的人，张勇心里不由暗叹，前不久自己还是其中的一员，仅仅一个建筑钢材市场的疯狂，造就了他的成功，摆脱了打工族的身份。

第三废品收购站成立起来，张勇就真的成为老板，拥有他第一份事业了。

昨天晚上，张勇还另外收到了三个应聘求职的电话，他让这些应聘者今天早上十点到厂房等他。

现在，在厂房门前有几个人，加起来也有将近十个人过来应聘了。

十个人，从其中选择三个，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张勇却并没有一定要从这十个人之中选择三个未来员工，员工要选择好，对收购站未来发展有很大影响，绝对不能够马虎。

“老板怎么还不回来？也太没有时间观念吧？”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魁梧中年男子抽了一口烟，脸上似乎带着几分不满地喃喃说道。

“唉，谁叫我们只是打工仔，只能够等了！”

帝豪 EC8 在前面的路口转了一个弯，缓缓地靠在了厂房的路口，张勇并没有着急走出车门，似乎在路边等待，其实是在观察这前来应聘的十来个人，看看他们在这般的情况之下如何应对。

刚才抱怨的中年魁梧男子看到张勇的车，微微地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没有走上前。他也不敢断定张勇就是这一间厂房的老板，自然不敢轻易乱动了。

但，魁梧壮汉清楚，刚才自己所说的话，张勇一定听得清楚。他也不在意，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什么不如意就直接说出来，按照原则办事，不然他也不会得罪了上级，而被炒鱿鱼了。

知道是时候了，张勇才响了几下喇叭，然后将车开到了厂房门前。

那些前来应聘的人，都自觉地让开了一条路，让 EC8 进入其中。

在张勇的车停下来，十多个应聘者都包围了上来，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走下车的张勇，微微地挥了挥手，示意他们不要吵：“等一下，我会在办公室逐一面试你们，如若不按照我的规矩来，那就走！我第三废品收购站，不欢迎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人！”

随着张勇的一喝，那十多个应聘者不敢再喧哗，一个个平静无比，等待张勇的应聘开始。

示意他们在外边等一下，张勇就走进了办公室，拿出了笔，从公文包之中取出了十来张表格。

随后，走出办公室，望了望低头细语的人群，张勇朗声说道：“现在，希望大家分成两排，应聘收购站货车司机的站在我的左手边，应聘收购站管理人员的站在我的右手边。”

听到张勇的安排，应聘者微微一愣，脸上都闪烁着一阵疑惑之色。

随后，张勇将手里 A4 资料表派发到了每一个人的手里，再次朗声说道：“在进去面试之前需要填写一张表格，将你们的详细情况都写上！然后，带着表格到会议室面试！”

张勇的办公室之内。

端坐在新买来的办公椅上，张勇手里拿起笔，仔细地审阅魁梧中年汉子递过来的资料，这汉子的资料还挺吸引张勇的，十五年的车龄，工作认真，为人坦率。不过，这些都只是自己写，究竟是不是真的，就需要看张勇的火眼金睛了。

粗略地看了看手里的简历，张勇望着对面坐下来的中年汉子：“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中年汉子丝毫没有的胆怯，沉声说道：“老板，你好，我叫林国栋，今年三十六岁，车驾车龄十五年，先前在大运公司货运部做货车，考取车牌后，一直都在……”

张勇打断了林国栋的自我介绍，似乎有着几分惊讶地问道：“大运公司？那可是花都的大公司。”

林国栋嗯了一声后，随即说道：“本人在职期间诚恳待人，和同事关系相处融洽，为大运公司做过不少的奉献。”

望着满脸正直，甚至带着几分古板的林国栋，张勇询问道：“大运公司待遇比我这好，薪水也高，你为什么最后不做呢？可以告诉我原因吗？”

林国栋古板的脸上似乎有几分不忿之色，最后还是压制下来，沉声说道：“一些个人原因。”

见到林国栋似乎不想说，张勇追问下去：“能够说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犹豫了一下，林国栋颇为为难地询问道：“可以不说吗？”

既然对方不想说，张勇也不强求了：“那你对花都区的路况熟悉吗？”

林国栋满脸自信：“熟悉！”

在表格上写了正直两个字之后，张勇继续询问道：“知道哪里是造纸厂，哪里是水泥厂，哪里是筑造钢铁厂……”

“这些我都知道，花都大小厂标志性的建筑物，我都知道！甚至一些小路、隐蔽的厂房我也知道。”

张勇留意到，林国栋脸上的自豪好像增加了不少，眸子一阵精光闪烁。

但张勇并没有就此罢休，继续询问道：“发生过车祸吗？”

微微地想了想，林国栋掀起了衣袖说道：“嗯，十五年车龄，两次车祸！一次伤了手臂，一次伤了大腿！”

只见到林国栋手臂之上，一条如同中指般粗大的疤痕蔓延而去，足足有十多公分长，触目惊心。

看到那疤痕，张勇也是一惊：“十五年车龄发生了两次车祸，你觉得我为什么要请你做司机？你有能力胜任这一份工作吗？”

“嗯，我有能力，而且老板你也需要我这样的人才！”

望着自信满满的林国栋，张勇微微地点了点头，要林国栋回去等消息。林国栋自信、正直，作为一个司机来说很适合！

但张勇想要看看其他的几个人再说，现在草率地下决定，为时过早。

电话声响起，看到居然是老黄的电话，张勇摁下接听。

“张勇，今天会有一个叫林国栋的司机到你那里应聘。他人不错，正直老实，就是人古板了一点，不会转弯，以前和我一起跑车的。最近因为不满上司虚报油费被冤枉，然后被炒鱿鱼！如果他应聘的话，可以让他试一下！”

听到了老黄的话后，张勇点点头，若有所思地望了望脸色似乎没有多少变化的林国栋。

林国栋没有说自己是老黄介绍而来，而且辞职居然是上司的原因，听老黄这样一说，也不失为一个好司机、好员工。

顿时，张勇心里有了盘算。

“林国栋？你认识老黄？”随后，张勇望了望脸色古板的林国栋，询问道。

林国栋点点头，若无其事地说道：“嗯，我认识，当年一起跑车，也算是难兄难弟了！”

说道老黄的时候，林国栋脸上还带着几分追忆之色，似乎当年他们两人经历过不少，足以触动他的心灵。

率直，沉稳，有耐心，虽然有时候人古板了一点，但没有关系，张勇喜欢这样的人。林国栋这样的人，不会欺上瞒下，到时候开货车，油费什么的都不会虚报。

微微地摆了摆手，张勇笑道：“行了，既然是自己人，那你回家等我通知吧！只要等营业执照下来，就通知你上班！”

听到张勇决定聘请自己，待遇还算不错，林国栋挠了挠脑袋，笑道：“可以！看来待遇比我之前好多了！”

虽然张勇心里已经决定了聘请林国栋，但是还有四个司机来应聘，张勇也要循例面试一下，然后让他们回去等消息。

四个司机，两个四十多岁，有着将近二十年的车龄，开得一手好车，但当张勇问道两人这些年有没有出过车祸的时候，两人都说没有，眼神有几分闪烁。

从这一点张勇就断定，两人这些年应该出过车祸，连这样的事情都隐瞒，就算没有内定林国栋，也不会聘请这两个老油条。

另外两个比较年轻，都是三十来岁，车龄也有上十年，但张勇感觉两人似乎对工资不是很满意，一个要到四千元一个月，另外的一个居然想要五千元一个月。

司机，不用说，敲定了林国栋！

五个货车司机，就这样应聘完了，随后张勇就让那十二个管理员进来。

随后，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走了进来，点头哈腰地说道：“老板好！”

接过了对方递过来的资料，张勇粗略地看了一番之后，微微地观察了一下这青年，问道：“杨耀祖？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废品收购站管理员需要做什么吗？”

杨耀祖想了想，随后说道：“废品收购站管理员一般都是做收货，抬货、对账工作。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没有多少工作经验，看到也算有热诚。在听到杨耀祖的回答后，张勇算是看得出他的为人了。

随后，张勇问道：“嗯，你好像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刚刚大专毕业，怎么会选择应聘我这里呢？”

杨耀祖可是大专毕业，应该能够找到比这一份更加好的工作，但他选择来这里，倒让张勇感觉疑惑。

杨耀祖随即说道：“环保行业未来必然会获得巨大的发展，这些年废品收购行业也是逐渐兴起，我看好废品收购站！”

张勇看得出来，这杨耀祖还算挺有眼光，而且眼光也长远，适合当做未来的储备人才培养。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废品收购站居然会有这样一个青年来应聘。

张勇似乎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嗯！那你要求的待遇？”

似乎察觉到张勇想要聘用自己，杨耀祖笑道：“二千元包吃包住，那就行了！至于五险一金，不知道老板有没有打算帮我们买呢？”

一个大专毕业生刚刚出来，工资要求太高不合理，他也有自知之明。

“如果你有心做的话，一年之内将会帮你买五险一金。如若业绩好的话，半年加一次工资，每次加薪百分之十。”

杨耀祖笑道：“嗯，很满意！”

这一句，让张勇很舒心！假装严肃的脸上一抹阳光笑容升起，张勇随即说道：“那行，你回去等通知！”

十二个应聘者之中，张勇对三个比较满意，一开始那一个大专毕业生杨耀祖，读环保专业，要求要不高，相信真得会长时间做下去。

另一个就是三十岁的汉子刘永安，为人也算醒目，看得出他手里老茧很厚，干过不少的粗活，加上组织能力，张勇相信他能够胜任废品收购站管理员一职。

还有一个二十六岁青年江志恒，这个人平平凡凡，但挺壮实，能够胜任搬搬抬抬的工作，但相较而言，在三人之中算比较差了。

三人之间选择两个，张勇这两天需要好好地想想，和崔建平等人商量一下，究竟聘请哪个。

聘请管理人员可是大事，不能疏忽。

广州市。

张勇远远地看到崔建平在楼下等着，车子停到了他的身边，当看到崭新的帝豪 EC8，崔建平两眼放光，憨厚的笑容也变得有些猥琐。

“大勇，真有你的！一下子就弄了帝豪最新款，果然有钱人还是不同的！我赚到的钱，都不够你这一台车！”

虽然崔建平两眼放光，笑容满脸，但他根本就没有妒忌，这些都是张勇应得的。能够看到张勇恢复过来，甚至逐渐地开始自己的事业，他高兴都还来不及。

“上车吧，你再不上车，我就要被人抄牌了！”望着两眼放光的崔建平，张勇不由笑道。

上了车，崔建平直接坐在了张勇的副驾驶之上，享受着座位上的柔软，他笑道：“大勇，行啊！这车可是要二十几万。”

张勇笑道：“走了，我们现在去接杨武！”

看到张勇那崭新的车，杨武差一点就叫出来了。虽然杨武家里是小康水平，但一下子也拿不出二十多万来买一台车。

本来，杨武在赚了那二十万的时候准备买车，或者是结婚买房子，后来张勇的那一份企业策划书真得吸引了他，杨武才会直接拿出二十万来投资！

身为金融系的优秀毕业生，杨武等人有长远的目光，可不会只是看重短时间的利益！

宽敞的车内空间，舒适的环境，又是让杨武觉得一阵赞。

坐在柔软的车座上，杨武望着开车的张勇：“大勇，去天河广场接一下圆圆。

我今天答应陪她到花都玩玩，不能够失约啊。今天可说好了，等一切事情弄好后，一定带我们到花都玩玩，尽一下地主之谊。”

崔建平一阵取笑：“行啊！杨武，去干正事，居然来老婆都带上了。”

车内一片欢喜，杨武和崔建平坐在座位上都不是很安分，到处摸摸，到处看看，想要弄清楚这帝豪最新款的构造。

很快就到了天河广场，望着那身穿着淡白色长裙的情影，张勇等人感觉眼前一亮。

那就是杨武的女朋友聂小圆，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大美女！

看到开车居然是张勇，聂小圆不由微微一愣，随即开口说道：“咦，张勇，多年不见。”

一路上，张勇等人在车内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四十分钟不到，就已经回到了新华镇。小圆虽然和杨武聊着，但眼光却不时地落在了张勇身上，流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当年在中山大学，聂小圆曾经追过张勇，当时的张勇真得有几分不可一世，根本就没有将她放在眼里，在苦等无果之下，聂小圆也就作罢了。

最后，张勇家发生了剧变，张勇辍学，自此消失，除了崔建平和杨武能够联系到他之外，所有人都不知道张勇究竟到哪里了。现在，张勇再一次出现，似乎牵动了聂小圆的思忆！

当年的张勇不可一世，傲气凌人，但现在的张勇平易近人，脸上阳光笑容弥漫，却不失沉稳，更具有男人味！

可惜，聂小圆也和当初的聂小圆不一样，她已经成为杨武的女朋友。

在专心开车的张勇，丝毫都没有注意到身后的聂小圆不时注视自己的眼光。

沿途，崔建平和杨武眼神不时地注视着外边的风景，看到四周诸多工业厂房，还有不远处的一些高档住宅区，花都大型的商业广场大润发。这一路，二人没有了之前的喧嚣，反而陷入了沉思。

看到四周的环境，诸多潜在的顾客，杨武和崔建平心里都不由对张勇升起了敬佩之情。

“大勇，位置还真会选择啊。周边不少的工业厂房、高档住宅小区，商业广场，必然是有着不少潜在顾客，到时候这些顾客都会将废品拿到你站里卖。”

崔建平的目光停留在经过的诸多工业厂房，听着一阵阵轰鸣声音，脸上带着

几分敬佩之色：“虽然你离开了学校三年多，没有完成学业，但你完全具有专业投资人员的眼光！厉害！”

崔建平的这一声厉害，并没有引起张勇的自豪，张勇眼神反而一阵暗淡，脸上似乎也弥漫着痛苦之色。

大学，是张勇的一个痛！不能够完成金融系的学业，是张勇二十多年人生最大的痛！如若未来有机会，能够回到中山大学学习的话，张勇一定会完成金融系的学业，拿到本来就应该属于他的学位。

一旁的杨武察觉到了张勇神色的不自然，随即感叹道：“大勇，我想，你选择这里作为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开设地点，恐怕这一片还没有真正的收购站吧？”

这一片没有正式挂牌的废品收购站，辐射范围也大，没有多少竞争力！正如崔建平所说，张勇虽然阔别了校园三年，没有完成专业，但眼光依旧如此独到！

在听到了杨武和崔建平的话后，对商业没有什么了解的聂小圆，似乎也明白了一些什么，望着张勇的目光似乎也有些不一样。

“猜得不错，这里真的没有正规上牌的废品收购站。第一第二废品收购站在新华镇的另外两边，辐射不了这里。”

专业的水准，职业的判断，张勇虽然没有完成金融系的学业，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眼光。

顺着张勇的手指望过去，杨武三人都看到前方马路两边的厂房，那就是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开设地点了。

张勇将杨武等人带到办公室前，准备参观一下他布置的办公室。

“行了，大勇，你在电话里边说得很清楚了！不需要再和我们多说了！”

淡笑出言制止了张勇说下去，杨武笑道：“你就在一边静静地让我们看看，看看你选择东西的品位！”

听到了杨武数落张勇，一旁的聂小圆掩嘴一笑，也没有说话。

张勇、崔建平和杨武当时在中山大学，可是幽冥三剑客，可想而知其感情有多好了。

“那你们就看看，我的品位究竟有没有下降！嘿嘿。”随后，张勇也不再说话，跟在了三人的身后。

如若不知道张勇是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大股东的话，看这一副模样，会以为张勇是一个小跟班，和老板一起来巡视业务。

资料室，张勇这几天买了不少的书籍填充了资料室，其中一些关于废品收购的资料用文件夹夹好，分门别类地放好。

虽然资料室有些阴暗，但有中央空调能够保持其干爽，不担心资料会潮湿、毁坏。

从资料室一路走到了张勇的办公室，杨武两人一路指指点点，脸上似乎由晴转阴，甚至低头低语。

所有的家具加起来，按照杨武和崔建平两人估计五六万。

他们认为，第三废品收购站刚刚开始营业，不需要花费这么一大笔在办公室家具用品上。

崔建平说道：“大勇，虽然你品位没有下降，但现在我们在创业阶段，一下子花费那么多，有点说不过去吧？”

聂小圆似乎感觉到气氛好像变得阴沉起来，乖巧地站在了一边，根本就不敢多说话。

没有正面回答杨武的问题，张勇望了望崔建平两人，淡笑询问道：“你们觉得我会是这样吗？”

从资料室到办公室，两人的脸色变化，张勇早就看在了眼里，既然这两个家伙想要耍他，那他就要回去。

“靠！杨武，我就说吓唬不到大勇这小子了！你还非要说试试。”望着脸色丝毫都没有任何变化的张勇，崔建平不由爆了一句粗口，随即指着杨武：“大勇，这可都是这小子的主意，还说一定能够吓到你！切，我就说不可能了。”

杨武满脸堆笑：“大勇，想不到这些旧货看起来好像新的一样，看来也不便宜啊！”

张勇那标志性的阳光笑容收敛起来，似乎有着几分不悦地说道：“南大买的，一万块！”

“行了，大勇，是不是玩一玩都不行？笑一下吧！不然，我还真以为你生气了！”望着脸色似乎带着几分不悦的张勇，杨武求饶一般地说道。

张勇差一点没有捧腹大笑。

那一笑，犹若是春风拂面，才情四射，让人有了一种温暖的感觉！

胡闹了一会儿，张勇看了看表，将近十一点了，方怡还没有过来，倒是让他有点奇怪！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fly……”

就在张勇疑惑着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

方怡那一边声音似乎有点匆忙：“大勇，我这里出了一点意外，老牛受伤了，我现在刚刚送他到医院，没有来得及通知你，可能我要下午才能过去了！”

第二废品收购站出了意外，还有人受伤，张勇不由关切道：“方姐，需要帮忙吗？我现在赶过去，哪一间医院？”

虽然人离开了第二废品收购站，但张勇对第二废品收购站有着特殊的归属感，现在出事了，自然想要立即过去看看。

方怡那一边声音似乎平静了下来：“不用了，只是小意外，被钢筋重物砸到脚。站里的事情，我都交代下去了，没有什么。等一下，我回家换一件衣服和你们出去吃饭吧！”

“那好，我们在椰林等你吧！”

既然方怡说没有什么大碍，张勇自然也就放心了。

随后，张勇将房间上锁，关上厂房的大门，去胡忠医院接母亲出来，然后直奔椰林。

唐雅雯一路上都和聂小圆聊天，本来看到聂小圆的时候，她眼睛一亮，还以为张勇的女朋友。

当听到聂小圆是杨武的女朋友，唐雅雯略微地一阵失望，但和聂小圆依旧聊得很开心。

“妈咪，这里了！”

韩欣率先进入到了包间，看到张勇的时候小嘴一翘：“坏人！你这个坏人！”

望着满脸不悦的陶瓷娃娃，张勇脸色疑惑地说道：“欣儿，哥哥什么时候欺负你？变成坏人了？你看，哥哥给谁买了礼物了？”

他掏出了一个陶瓷娃娃，微微地挥舞了一下。

张勇还以为韩欣会立马飞扑上来，从自己的手里抢过陶瓷娃娃，再一阵撒娇，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韩欣一本正经话地说道：“你就是一个大坏蛋，明明答应欣儿，要过来陪欣儿玩的。”

上次张勇可答应韩欣，过几天去接她放学，但这几天忙里忙外，根本就没有时间。

随后，张勇那迷死人的阳光笑容挂在了脸上，手里摇了摇陶瓷娃娃，笑道：“欣儿，哥哥这几天忙得都忘记陪欣儿了。这样好了，等一下剥大虾给你吃，好吗？”

果然，韩欣一听到吃，两眼都放光！

立马挣脱方怡的手，屁颠屁颠地跑到了张勇身边，坐了下来。

“方姐！”看到了方怡进来，崔建平和杨武也从桌位上站了起来，礼貌地叫了一声，足够尊重。

现在方怡和张勇是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大股东，而且没有方怡这一层关系，张勇能不能够拿到了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那还是一个大问题。

看到崔建平和杨武站了起来，方怡立马就笑道，示意他们坐下，不需要这样拘谨。

聂小圆也跟着起身，清秀的脸上充满淑女的笑容，文质彬彬地说道：“方姐，你好！”

方怡眼睛一亮，随即也看出聂小圆和杨武之间的关系，笑道：“你就是杨武的女朋友吧？果然是一个大美女。”

聂小圆带着几分羞涩地说了一句，脸上似乎弥漫几分绯红。

一道道飘着香味的菜送了进来，张勇等人也起筷，现在先填饱肚子再说了。

这个时候，张勇也准备和方怡等人商量一下第三废品收购站的成本，还有挂牌等事情了。

张勇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三份表格：“方姐，建平，杨武，这是第三废品收购站的成本，现在的固定资产，还有准备接下来挂牌营业举行的一些仪式，你们看看有没有问题！”

方怡三人认真地看了几下。他们三人完全相信张勇，相信他不会报大数目，秉公办理。

核算了一下后，方怡指着预计在下一个星期举行的挂牌仪式：“大勇，这里的预算还需要花费两三万！到时候，我会邀请公安局的刘副局长、郝主任，还有工商局的魏局长等几位领导过来。你封几个大红包。”

“行贿？”

听到方怡的话后，崔建平和杨武两人面面相觑，这般公然地行贿，那也太大胆了！

方怡摇了摇头，笑道：“这不是行贿，只是给他们开张的封包。也让周围一些小流氓，或者周边的厂房企业知道第三废品收购站开张。这样的话，能够暗中拉到不少的生意！”

开业红包，到时候到场的每一个客人，还有可能过来的记者，都要封一个大红包，预示事业红红火火，步步高升。

崔建平说道：“这废品收购站的具体事情，我并不熟悉，就按照你们决定的做就是了，我当股东分红就是了！嘿嘿！”

“大家没有意见，我就按照这样去做了！”对于大家的信任，张勇带着几分感激地笑道。

接下来，张勇等人也商量了一下，在应聘的三人之中选择了两个作为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管理人员，一个就是杨耀祖，一个就是刘全。

结账后，张勇就带杨武三人到了花都花山镇的香草世界，在那里逗留了三个小时之后，又带他们买了一些炭步特产的香芋，然后，将三人送回广州。

今天，杨武三人可是玩得很尽兴，对于花都的印象也不错。如若不是在公司受到重用的话，兴许真会辞职到第三废品收购站了。

公事，私事忙活了一整天，张勇将唐雅雯送回胡忠医院之后，就回到家里，一夜沉睡，如同死猪！

现在是八月天，广州最热的时候，也是广州日照时间最长的时候。

幸好早上的花都区太阳并不是很猛，洒在身上有一股温暖而温馨的感觉。

早上吃完早饭，张勇开着自己的爱车，不消二十分钟就来到了第三废品收购站。

今天他到站里，一是要通知林国栋三人面试通过，让他们这两天培训；二来，将一些必要的废品收购站资料输入电脑。

资料繁琐无比，又需要保持机密，不能够随便让管理员知道。收购价格，这是公开的，而卖出价格是机密！

至于造纸厂、废铁铸造厂、还有几个环保收购点，昨天方怡和张勇说了，这些她都打点好，到时候张勇举挂牌仪式之后，邀请他们过来商谈一下收购价格的事宜，然后签订长期合作合同。

有方怡在其中周旋，收购可循环利用的废品，自然就有销路，张勇根本就不

需要担心。

废品收购站的收购差价，就是最重要的商业秘密，不能够轻易让管理人员知道！一般而言，价格的变动，废品收购站都需要在每一天开业之前打出一张价目表，让管理人员过目，记住其中的收购价。

而废品收购站转让出去的价格，基本只有老板知道。废品收购站和合作商之间的交货都是间隔一段时间，然后在环保公司确定货源之后，直接通过银行机构将应付款打到废品收购站的账户上。

粗略地整理了一下废品收购站的资料，已经十点半了。

“I can fly , I believe I can fly……”

放下手里的文件夹，张勇摁下接听键：“你好，请问找哪位？”

电话里边那声音很礼貌：“这里是花都区工商局，之前您申请的第三废品收购站营业执照审批完毕，不知道先生现在有空过来缴费拿执照吗？”

听到这一个消息后，张勇精神一振，恨不得立马飞扑过去拿营业执照。

张勇猜测，恐怕工商局知道能够申请到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的人，背后都有着一定背景，办事速度才会那么快，才几个工作日，五天不到的时间，就已经审批完毕、注册完成了！

二十分钟的车程，张勇将车停靠在附近的街道旁边，然后步行到工商局。

今天是星期一，工商局里似乎有不少的人办证，至少需要等半个小时才会轮到张勇。

足足磨了半个小时，张勇才拿第三废品收购站营业执照，走出了工商局。

星期二，环保局也打电话给张勇，让他去拿环保审核证件。

而老黄和林国栋也开着两架货车，在老黄的带领之下，林国栋很快就熟悉了环境。

在听到老黄的介绍之后，林国栋似乎也对这一份工作更加感兴趣了，积极性提升了不少。

而从老黄的口里听到了张勇的事迹之后，对这一个浑身充满神秘的老板，也另眼相看了。

本来，林国栋看到张勇二十来岁，就能够开设一间废品收购站，一定是什么富二代，谁想张勇的资金都是自己赚来的。

而杨耀祖和刘全两人，在经验丰富的小周教导下，也熟悉了自己的工作性质

和工作范围。

张勇没有看错人，杨耀祖这一个大专毕业生，非常机灵，和同事的关系也不错，在小周的教导培训之下，很快地掌握了管理员需要做的工作范围，甚至能举一反三。

星期三。方怡通知张勇，让他准备星期五挂牌仪式的事情，到时候会有不少的政府领导，花都电视台的记者都会到现场。

在听到花都电视台的记者会过来的时候，张勇不由一阵紧张，他倒没有想到，第三废品收购站成立居然会被报道。

不过，微微地想了想，张勇也明白，这些年来，在一下子多出一家正规的废品收购站，到时候很多政府领导到场，自然会有记者前来了。

这几天，张勇就忙活着准备第三废品收购站挂牌营业的事情，还有就是开车到周边的村落，游说那些收买废品的垃圾佬，让他们将回来的循环废品卖到第三废品收购站，他足足走访了五个村落，找到了十多个垃圾佬。

这些天张勇也拜访了三东村周边的一些工业厂房，将印好的名片派出去，希望他们能够将厂里可循环利用废品卖到第三废品收购站，到时候量多的话，还能够有一些价格上升的空间。

这几天，一切都在准备，按照既定的轨迹进行。

八月十六日，星期五，一切都按照张勇所想！这一天，第三废品收购如同计划安排一样，准备挂牌营业！

一大早，张勇就从家里出发，和母亲一起前往第三废品收购站。

第三废品收购站挂牌营业，这样意义重大的日子，怎么可能少得了张勇的母亲呢？

经过了这一个月多的治疗，唐雅雯也能够用拐杖下床行走一小段距离。

“大勇，阿姨，你们来了！”刚刚下车，崔建平和杨武三人就迎了上来，满脸喜庆笑容。

昨天晚上的时候，张勇就到了广州将三人接过来花都区，昨晚就住在张勇的家里。

虽然张勇那里只有两个房间，聂小圆占据了一个房间，三个男人只能够在大厅打地铺了。

唐雅雯见到崔建平三人早就已经在这里，由张勇搀扶着走进了第三废品收购

站，看到这里环境不错，就和聂小圆进入了张勇的办公室坐下安心地等待政府领导到来。

九点半！一台纯白的白马 320 从远处的街道飞奔而来，身后跟随着两三台不是宝马就是奔驰的名车，还有几台日系本田轿车。

望着走下车的方怡，张勇等人立马迎了上来，而另外的几辆车也走下了好几个人物，就连张勇认识的郝主任也在其中。

“郝主任！”

张勇快步地走到了方怡面前，对着郝主任淡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

方怡走到前头，身后是一个魁梧的中年男子，双眼就如同是鹰眼一般，脸上阳刚之气弥漫，她对着张勇介绍道：“张勇，这是公安局副局长刘安明！”

张勇微微地整理了一下衣冠，快步行走上前，恭敬地伸手说道：“刘局长，你好，我是张勇！”

方怡这样做，就是要将这些政府领导介绍张勇，也让这些领导知道张勇和她关系非一般，而这第三废品收购站也有方怡的股份。

刘安明伸手重重地和张勇握了握，颇为赏识地说道：“果然有些气势，难怪嫂子这样看得起你！小伙子，努力！”

刘安明这一句话，真得让张勇有点受宠若惊。

“张勇，这是工商局的副局长，魏杨青！”

随着张勇和刘安明打完招呼后，方怡又是指着身旁的一名利索的中年妇女介绍道。

在一番介绍之后，张勇和方怡就带着一众领导参观了现在颇为空荡荡的第三废品收购站。

刘安明和魏杨青等人都点了点头，从张勇的设置和安排倒能够看得出，张勇很上心，而他们这一次赏脸过来是看在方怡的脸面。

巡视了一番，刘安明赞赏道：“小张，这里地方还不错，周边有一些工厂，四周没有什么正规的收购站，你们这第三废品收购站建得及时，位置也很好！”

身为公安局副局长，以前是刑侦队队长的刘安明，虽然不懂做生意，但眼光却很毒辣，自然看得出张勇选择在三东村设立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独到之处了。

受宠若惊，张勇笑道：“刘局长，还要多谢你。没有你的审批，这第三废品收购站怎么可以顺利开成呢？等一下，还请刘局长帮忙挂牌了！”

随后一行人走到了大门之前，张勇预定的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牌匾早就已经到了，被红布条挂着。

而花都区电视台的两个记者，早在刘安明等人下车的时候，一路跟随在身后，不时地坐着笔记，或者拍摄一些画面，作为新闻的题材。

手里扶着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牌匾，刘安明微微地想了想，随即望着不远处的方怡，示意她也过来。

方怡可是韩方臣的未亡人，在刘安明心里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这样的场面，自然需要一起进行。

鞭炮响起，刘安明等人已经挂牌，揭开上面的红布！

“开张大吉！”

一片鞭炮声响起，第三废品收购站终于开始挂牌营业，财源滚滚！

一张张照片，一段段画面定格在这里，作为新闻的题材。

鞭炮落下，红布揭开，剪彩仪式也进行完毕，张勇挨个同领导握手，然后奉上一个大红包，里边可是三千元。

看到张勇递上来大红包，刘安明似乎有些不高兴，道：“小张，你这可是贿赂，不行！我们来这里，说明政府重视废品收购行业，可不是为了红包！”

魏杨青也附和道：“花都区可就只有三间废品收购站，政府重视你们的挂牌，才会让我们到场，怎么能够收红包呢？”

手里拿着一叠封包，张勇愣在了那里，还真的不知道怎样做了。

见到张勇这一副窘样，方怡走上前，对刘安明笑道：“安明，你们也知道我们做生意的，开店挂牌仪式都会派红包表示吉利，代表以后生意红红火火。你们来到这里，就是第三废品收购站的朋友，这红包收得心安理得！”

随后，方怡从张勇手里接过了红包，塞到了刘安明的手里。

刘安明有些不情愿地接过了封包。如若不是方怡的话，他怎么也不会收这红包。

刘安明接过了封包之后，另外的几个领导也接过了封包，张勇将一些封包递到了一些前来的朋友手中。

随后，张勇方怡和刘安明等领导交谈了一下，一些重量级的领导也陆续离开。他们有不少的工作，能够前来第三废品收购站参加挂牌仪式，那是百忙之中抽空。

领导一个个离开，停靠在路边的车辆也一部部地离去。

望着那些离去的政府领导，张勇等人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饶是以前也陪张合安见过不少的政府官员，但张勇这一次独自面对，也感觉到心跳加速，冷汗连连，生怕做错什么。

挂牌仪式结束后，崔建平和杨武三人并没有离开，两人也想要看看废品收购站是如何运转，其中的价格变故，或许未来他们两人也用得着。

在休息了一下后，张勇就带着他们走出了办公室，到厂房看看废品收购站如何运转。

今天的唐雅雯好像特别健谈，和熟悉后的聂小圆无话不说，将自己这些年经历的一切都说了出来，似乎在缅怀过去，也好像是幸福的展示，倒是让聂小圆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杨武之前赚了二十万的时候，想过和聂小圆过一辈子，准备向她求婚了。但现在钱都用来投资，也就暂时打消了这个想法。

杨武是一个典型的广州男人，总觉得先立业再成家，一定要靠自己双手赚一笔，再准备和聂小圆的婚姻大事。

望着眼眶泪花闪烁的唐雅雯，聂小圆眼眶似乎也带着几分泪花：“阿姨，三年没有见，想不到你们经历了那么多！真是沧海桑田，人生磨炼啊！”

张勇和唐雅雯的经历，真的让她很感动，甚至好像牵动了她早就搁置下的那种感觉。

唐雅雯摇了摇头，感慨地说道：“人生总需要经历一些东西，不然也不是人生了！”

聂小圆点头赞同道：“那也是。阿姨，那你介意我将你的经历写到我的下一本小说里边吗？”

聂小圆知道，如若将张勇的故事写到自己的小说里，一定能够吸引不少读者的关注，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们。

望着文静典雅的聂小圆，唐雅雯微微一惊：“小说？原来你是写小说的？果然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啊！小武能够有你这样女朋友，真是他三生有幸！”

虽然她知道聂小圆和杨武都是中山大学毕业，但却没有想到聂小圆居然是一个才女，一个小说作家。

对于聂小圆想要将自己的故事写到小说里，唐雅雯并没有异议，反正都发生

了，写不写出来也没有什么所谓！

摇了摇头，聂小圆似乎有几分羞涩：“阿姨，我不是什么才女。我以前读中文系的，喜欢写小说，所以就在广州从事编辑工作，也加入了作家协会，可没有名气！”

编辑，才是聂小圆的正职，写小说，只可以说是她的一个爱好。

“名气不名气，只要以后你坚持下去，一定能够脱颖而出！”似乎被聂小圆提起了兴致，唐雅雯笑问道：“对了，小圆，你写的是什么类型的小说呢？”

羞涩的聂小圆小声地说道：“我会写言情小说。不过，主要不是出版方面，只是网络小说。我还没有到达出版的水平！”

随着不断地深入了解张勇和唐雅雯的过去，特别是张勇，让聂小圆心里好像泛起了一些涟漪，望向张勇的眼神，似乎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聂小圆以前还曾经倒追过张勇，现在张勇的经历触动了她内心之中的敏感神经线，自然是泛起了一些异样的感觉！眼前这个男人，以前的不可一世，傲气凌人，已经逐渐地被打磨掉，变成一个沉稳，蕴藏着深厚故事的成熟男人。

这样的男人，对任何女人来说，都极具诱惑力！

参观完了外边厂房后，张勇和杨武两人拿着茶杯，正聊着天，谈论着第三废品收购站的一些日常事情，他自然是察觉不到聂小圆那带着几分异样的目光了。

握着手里散发着浓郁茶香味的茶杯，杨武透过窗户看到外边忙碌的小周等人，就问道：“张勇，请那么多人回来，每天都要好几百，甚至上千元的工资，收购站一天能够做到上千的利润吗？”

虽然对张勇做生意的眼光很有把握，但刚才他们看了一些收购的价格和卖出的价格，除却一些特殊废品之外，每一斤基本赚几毛钱，想要赚取上千块的利润，那可是要数千斤的出入，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一间小小的废品收购站，维持这样的一大笔支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就算是先前做过一些评估的崔建平，也不无担心地说道：“大勇，上千斤的纸皮才赚那么几百块，这里一天也就几百斤纸皮，请那么多人回来，成本上是不是太大了？”

按照杨武和崔建平两人意思，收购站人员还能够精简一两个，这样就能够节约成本，增加利润。

“你们放心好了！第三废品收购站一个月的利润，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

可以保证，或许你们分到的分红比不上你们的工资，但也不会让你们失望！”将手里的茶杯喝下去，张勇似乎带着几分神秘说道。

崔建平和杨武不知道废品收购站的利润比例，自然会以数量考虑，觉得现在这样的构造成本有些大，但只要两三个月的成本利润报表出来，两人自然就会知道，请三个管理员，两个司机刚刚好。

现在，一切按照张勇设定去做。

就在张勇三人聊着天，刚刚送走了刘安明等一些领导的方怡，满脸笑容走进了办公室，看到三个家伙居然在喝着功夫茶，脸上似乎带着几分不悦：“我忙里忙外，你们三个家伙倒好，居然直接在这里聊天！”

闻言，杨武连忙辩解道：“方姐，我们在商量着收购站的未来大计，也是很辛苦的！”

拿起了放在沙发上的手提包，方怡望了望众人：“站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我处理，先回去了！”

看了看表，十一点多，也是时候吃饭了，张勇随即站起身说道：“方姐，一起去吃个饭，也当庆祝一下第三废品收购站挂牌开业成功！”

方怡摇手说道：“开业庆功宴？还是等晚上再说，今天站里出货，需要我回去检验！”

望着方怡走出了厂房的背影，杨武询问道：“大勇，那我们还出不出去吃饭？”

忙活了一个上午，杨武还真想吃一顿好的。

张勇可不这么想：“少了方姐怎么行呢？算了，今天的开业庆功宴就留到晚上吧。”

收购站能够顺利挂牌营业，最大的功臣是方怡，少了方怡，那怎么还算是开业庆功宴呢？

“大勇说得没有错。”崔建平点了点头：“看来，今天我们要和员工一起吃，也尝试一下煮饭阿姨的手艺。”

今天，是第三废品收购站挂牌营业的大日子，三荤一素，还有汤，丰盛无比，也让几个员工欢天喜地。

这一顿，也算让张勇拉近了与员工的距离，老板亲近员工，了解基层的开始。

“几位老板，今天挂牌营业的大喜日子！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刚刚吃晚饭，满脸笑容的杨耀祖环顾了一下四周，随后眼光望着张勇，笑着说道。

闻言，杨武也在一旁怂恿道：“就是啊，大勇，今天挂牌日子，你也需要发表一番讲话。先前领导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我们说话的机会，现在总应该到你发言了！来吧，有什么要说就说嘛。”

清清嗓子，张勇望了望众人，笑着说道：“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说，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以后就要依靠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废品收购站，开创美好的未来！”

“对，开创美好的未来！”

顿时，杯子倒满了啤酒，碰在了一起。

崔建平和杨武等人在张勇的办公室闲聊了半个小时，就出去玩了，完全就做一个甩手掌柜。张勇就留在了第三废品收购站，正式开始忙活站里营业开张的事情。

之前宣传效果还不错的第三废品收购站，陆续地有人带着一车车的废纸废铁，还有一些可循环利用的废弃塑胶来卖。

陆续而来的卖客，基本是周围工业厂房之前积压下来的循环废品，本来是储蓄一年，往第一废品收购站，或者是第二废品收购站卖的，现在第三废品收购站就开在了家门口，自然不需要等那么久了。

正规的废品收购站，比起那些收废品的垃圾佬价格都会高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诸多工业厂房知道周围有收废品的垃圾佬，宁愿积压下来的原因了。

一大捆，一大捆的纸皮，从诸多客人的手里接过来，张勇没有闲着，小周等人在一旁搬运和清点，将收到的货物都记载在表格上，张勇就在一旁付货款！

不消一个小时，张勇预先准备在皮包里的五千元，就已经完全地变成了一堆堆废品，分门别类地堆积在了厂房的四周，整齐有序。

对循环废品的划分，是张勇和小周这两天商量出来的，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归纳出来最有效、也最美观的摆放区域。

如若不然的话，循环废品随处摆放，凌乱不堪，到时候卖出去不知道有多麻烦。

一切分门别类，整齐有序，一目了然，规划堆放，这就是大学生和一些没有

知识的大老粗最根本的区别。

当初，第二废品收购站大整治，让凌乱的废品变得整齐有序，方怡还夸奖张勇不愧是中山大学的大学生。

也正是当初那一次废品堆放大整治，让张勇获得了方怡的器重，一步步地成为第二废品收购站的高层。

现在，张勇每一笔货款、每一笔账，都用划分好的表格记录下来，清清楚楚，分门别类，一样一样，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错误。

望着不断花出去的钞票，张勇没有心痛，反而巴不得钱花得越快，这样的话，货就会越来越多，赚取的总数就会越来越多了！

废品收购站，赚取差价一般在三成到五成之间，不可谓不高。而一些特别的東西特殊对待，一些软塑胶收购价格只是一两毛钱一斤，卖出去的价格却去到了四毛钱甚至是五毛钱的价格！利润足足是百分之一百！

当然，利润比率虽然大，但真正赚到的钱并不多。一些铜线拆取办法不一样，收取的价格就不一样，其中的利润也不相同。如若光鲜的铜线，一般十一二块收入，卖出去就达到十五六块一斤，而有皮包着的铜线一般收入五块钱左右，卖出去八到十块钱。

一般而言，铜线，铝线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收入的价格都比较高，而其中的差价也比较大，自然收入越多就赚得越多。

一个月下来，这些金属赚取的差额正常而言会有一万到两万之间，若好一点的话甚至可能会到五六万！

不过，稀有金属，铜线，有一些是不能够收入的，如一些盗贼通过剪民用电线、农业电线，获得巨大利润，这些盗取得到的电线，废品收购站就不能够收入，一旦被查处，就按照销赃罪处理。

但有些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周边不少厂房，而且有着一些村落在兴建新房子，张勇知道这一带的废弃铜线会多起来，废品收购站的收入也就会多了。

况且，最大的并非是一些散客，反而是那些到处走动收垃圾、赚取其中差价的垃圾佬，那些才是废品收购站最大的客源！

基本，一个收废品垃圾佬买卖的循环废品，至少都上千元，其中废品收购站赚取三到四成，也就三四百了。

在今天挂牌之前，张勇早就张贴了开业公告，开车走访了四周的一些村落，找到了一些收买垃圾的散卖点，让他们到他新开的第三废品收购站，价格略微有些提升。

今天，第三废品收购开张，花都的报纸，甚至电视台都会有报导。

不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三东村第三废品收购站将会成为热点话题，都会讨论在张勇身后是不是有什么大势力，一些垃圾佬不需要张勇的提醒，自然就前来了！

整个花都区，恐怕不需要多久就会知道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存在，到时候张勇跻身成为花都区的富豪，也并非不可能。

新开张的一天，第三废品收购站就已经收入将近三千斤的废弃纸皮，一斤质量比较好的废弃纸皮，收入价格一般在五毛钱，而到铅笔厂纸皮收购厂，一般都能够卖出九毛一斤。

三千斤的废弃纸皮，就能够有一千五的利润，足够支付一天的工资成本和其他的花费了。

而废弃的铁钉或者钢铁，一天下来也有两千多斤，都是周围一些厂房公司堆积下来的。

一斤废弃铁钉利润大约四毛钱，两千多斤也就一千块的利润。

铜线六十多斤，平均下来五块钱一斤的利润，加起来总计就是四百。

第三废品收购站在开张的第一天，至少盈利在八千以上。

扣除工资，一天的盈利那就是六千多，杨武或者崔建平将近一个月的工资！

六千元的利润，一个月的纯盈利至少都是在十万以上，扣除其中办公用品的折旧，还有一些需要上报的税费，张勇和方怡应该就分到两三万，崔建平两人也就一万左右的样子，也不比他们现在的工作差多少！

甚至有些时候，单纯一天的盈利，就能够冲击到了上万块，这样的话又是一笔大收入。

在第二废品收购站做了三年，接触到站里的机密，张勇自然清楚一般废品收购站一个月的盈利是多少。

废品收购绝对是一块大蛋糕，钱投进去，那就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就会越大！

废品收购站还有另外的一些收入，一个就是货车的租借，而这些也和货车司

机的工资有直接关系。

一般而言，废品收购站的货车司机，保底工资是三千五百元，而额外的收入另外计算，一般都是收购站和司机一人一半。

货车的租赁，方怡早就已经帮张勇搭好了路数，货车名义上属于第三废品收购站，平时也就两三天回来一趟，将其中的货物送到环保公司或者其他的销售地点。

如若货车不租借出去的话，停放在废品收购站的门前，除去平常运货的话，纯粹算公司折旧，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当初，张勇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只是觉得货车随时能够用，不需要每一次都请车，能够为第三废品收购站节约不少成本。

每一个月搬运公司租借货车，都会额外的多出不少的收入，这就是货车的另外一个收入。

其实，第三废品收购站很多重要的地方，都是方怡的插手和安排，才能够让其顺利地开张运转，这也让张勇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虽然之前在第二废品收购站接触到了不少，但有些是张勇就算触及也无法实践的，现在第三废品收购站开业，也是考验他的时候到了。

忙活了一整天，临近傍晚六点的时候，身穿着衬衫的张勇浑身都是汗水，但张勇丝毫都没有任何的介意，今天挂牌的第一天，生意这么好，张勇觉得自己再辛苦也值得！

第五章

春风得意不知幕后有黑手，如履薄冰谦虚经商硬道理

张勇点石成金，财源滚滚，事业顺风顺水，逐渐成为花都区有头有脸的人物。前事投资公司钱少杰在工程项目上遇到了麻烦，不得已，只能觑着脸前来向张勇求助。张勇当初筹资时向钱少杰借钱遭遇过他的冷脸，此时，他拿定主意还他一个冷脸，甚至羞辱他。谁知钱少杰小人一个，怒气难消，怀恨在心，决定对张勇下黑手报复。正在公司商议计谋，恰好被员工杨武听到。杨武是张勇的哥们，无意偷听到这个秘密，不觉大吃一惊，立即向张勇报告。

包厢里边不时地传出了一阵阵吆喝声，酒杯碰撞的声音。

员工们都不断地敬张勇等四大股东，似乎根本就没有打算让张勇等人有半点消停的机会。

面对着大家的敬酒，张勇四个人丝毫都没有拒绝，一杯杯酒落入肚子里，脸色一阵阵泛红，似乎有些醉了。

望着不断灌酒的张勇，唐雅雯并没有制止他，今天这样一个开心的日子，这么一大群人，她怎么好意思制止张勇呢？

虽然不制止，但不代表唐雅雯不担心，眉宇之中浓郁的担忧之色弥漫开来，话语也少了。

看到唐雅雯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聂小圆目光也不由得投向了张勇，而后瞥了一眼同样满脸笑容的杨武，脸上似乎也弥漫了几分担忧。

这样一个喝法，今天晚上谁开车回去啊？虽然心里这样想着，聂小圆也没有多说，嫣然一笑：“阿姨，我们不要管这些酒鬼了。”

闻言，唐雅雯莞尔一笑：“小圆，男人就是这样了。以后，你真和小武结婚

的话，那就会知道应酬有多烦了。”

“我才不要嫁！”口中这样说着，聂小圆脸上弥漫起了一阵绯红，眼角却不着痕迹地望了望张勇。

幸好这个时候，张勇杨武等人都在喝酒聊天，而唐雅雯目光也完全地集中在张勇身上，根本就没有留意到聂小圆的不寻常。

这一顿，酒足饭饱。除了唐雅雯和聂小圆，在场的人眼红耳热，浑身酒气，简直醉得有些不省人事了，似乎坐在自己身边究竟是谁那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方怡打了一个圆场：“大勇，今天大家忙活了一整天，也累了，明天还要上班，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行，那今天就到此为止。”

张勇一笑，随后却说道：“我叫服务员拿一些解酒的茶进来，大家都要喝一点，不然不许离开。”

最后，方怡和张勇决定，为了安全起见不让大家开车回去。

驾着半醉不醒的张勇等人，送上了出租车后，方怡吩咐司机道：“秀全公园，金贵苑小区。”

醒酒茶似乎没有什么作用，反而是将先前还有一些清醒也消磨掉，让张勇更加醉了。

坐上了唐雅雯身旁，背靠在椅子上，张勇如同是炭烧一般红彤彤的脸，笑道：“方姐，我家难道还不知道在哪里吗？”

说完这一话后，张勇倒头就睡着了，一阵阵细微的鼾声响起。

看到张勇直接睡着了，方怡不由摇了摇头，和唐雅雯说道：“阿姨，等一下这小子回到家，你直接弄醒他就是了。”

唐雅雯行动不方便，要让她扶张勇上楼，那也不切实际，而杨武和崔建平两个家伙都醉了，根本就不能指望了。

唐雅雯点了点头，双眸充满着慈爱地望着张勇。

张勇醉起来的样子，还真得和张合安很像，就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当年，唐雅雯都不知道多少次照顾张合安，自然清楚怎样照顾张勇了。

一阵阵凉爽的风从车窗吹拂而来，似乎连酷热都被吹拂开来，本来睡着了的张勇在这一股威风的吹拂之下，也清醒了不少，醒了过来。

看到身边满脸担忧之色的唐雅雯，张勇抬了抬头，颇为勉强地笑道：“妈，

没事！我还能够照顾自己。”

唐雅雯这般担忧的表情，张勇可没有少见，当初父亲每一次应酬喝醉喝酒，唐雅雯就是这一副表情，想要责备却责备不出来，反而带着几分委屈地担忧。

她多不想张勇喝，但今天高兴，让张勇随性子，最后搞成了大醉。

“嗯？建平，杨武呢？”

张勇发现崔建平和杨武三人并没有和自己一辆车，他疑惑地问道。

唐雅雯脸色不悦，心痛地责备地说道：“我们五个人挤不下一辆车，他们打了另外的一辆的士在后边！”

带着几分醉意蒙眬，张勇从后边车窗望了过去，还真的辆出租车跟着，里边应该就是崔建平三人了。

杨武和崔建平三人今天晚上会在他家里休息，唐雅雯和聂小圆一人一间房，张勇三人就在大厅过夜。

现在这样的状态，唐雅雯可不放心崔建平三人出去住宾馆了。

张勇脸上的醉意还没有消散，唐雅雯满脸心痛，叮嘱说道：“大勇，妈知道你需应酬，但你可以答应我，以后不能够再喝成现在这样了，好吗？”

唐雅雯现在就只有张勇这一个亲人了，可不想看到他出什么事，那样的话她真的会再次崩溃，没有活下去的信心了。

“行！以后我尽量少喝，都听妈的！”望着满脸担忧的唐雅雯，张勇如同一个小孩子一般说道。

就在张勇点头回答，微微整理一下坐姿的时候，他似乎感觉到脚下碰到了什么。

“一个公文包？”

看到那油亮的公文包躺在了地上，张勇伸手将它捡了起来，仔细地观看了一下。

这公文包做工精细，入手柔软，一看就知道是名贵货！

张勇粗略地估计，单单是这公文包，价格应该就需要上万元了。随后，拉开了那做工精细的拉链，打开公文包往里边一看。

这一看，可不得了！公文包里放着一台摩托罗拉专业型的商用手机，还有五叠人民币，少说也有五万。

除了那五万多的现金，还有一叠用夹子夹好的单据，整齐地摆放在公文

包里。

看到这一叠单据，张勇好奇心升起，随即拿了出来，发现每一张单据可都好几十万的出入，这些单据那可都是公章齐全、认票不认人的那一种。

十多张单据，每一张三十万到九十万，加起来，那可就是四五百万了。

实在是太太诱人了！除此之外，还有一本现金支票本，一枚公章，一枚财务专用章，一枚私章。

到时候，只要张勇填上自己想要的数字，然后盖上章，就能到银行取钱了。

如若张勇真得拿着填写好的支票去领钱的话，他可就平白无故就会多出几十万的身家了。

望着手里的公文包，一时之间张勇不由愣住了，满脸地震惊。

看到张勇拿出公文包，唐雅雯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奇怪，但当她留意到张勇似乎不自然的神色之后，却有些疑惑了。

“大勇，怎么了？不舒服，想吐吗？”

听到了唐雅雯的话，开车的司机大哥也说道：“小伙子，你真要吐的话，我找一个路边停车，让你吐。”

不知道是出于私心还是什么，张勇并没有打算告诉司机自己捡了一个公文包。

没有几分钟的路程，出租车就已经来到了张勇家楼下了。

崔建平三人也下车后，酒醒了不少，并不需要搀扶，他们脚步有些轻浮，但还能够走上楼梯。

将近十分钟的路程，被清风一吹之下，三人的醉意少了。

张勇家。两个女人睡觉之后，三个男人意犹未尽，又喝起了啤酒。

“大勇，今天生意额多少啊？”喝了一口啤酒，杨武脸上似乎带着几分献媚的笑容，问道。

他老早就想要知道了，刚才吃饭的时候可没有问张勇，毕竟在员工面前问生意额和利润，不是什么好事。

在听到了杨武的话后，崔建平似乎充满期待地望着张勇。

感觉到这两个家伙炽热的目光，将一颗花生米放入嘴里的后，张勇笑道：“你们之前不是说利润多少都不成问题，只管分钱就是了。怎么现在突然间问起这个了？”

杨武脸上充满期待，辩解道：“老大，这可是我们第一笔生意，怎么说也是新的开始。怎么可以不上心呢？”

“上心？上心你辞职过来啊！”

张勇这样的一句话，顿时让杨武没有任何辩驳的言语，将刚才想要说出口的话语咽了回去。

辞职？杨武从来都没有想过，而且现在第三废品收购站刚刚开始营业，都不知道前途如何，就辞掉他这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他没有把握。

望着气势瞬间下去，好像斗败公鸡一般的杨武，张勇那杀死人一般的笑容弥漫开来：“武子，开玩笑。谁也不会放弃一份有前途的工作，去做一个打杂的。未来我们公司需要你和建平带过来的人才。”

听到张勇的话后，杨武和崔建平微微提起来的心方才平息下来。张勇先前的话，还真的吓了他们一跳。

崔建平和杨武两人相视了一眼，知道刚才被张勇耍了，但他们却还是异口同声地问道：“营业利润多少？”

张勇微微地比划了一下手指：“按照最后计算的话，营业利润八千六百二十三元，扣除人工、车费，还有折旧成本，应该纯利润有六千左右。”

“六千？”一时之间，杨武和崔建平震惊了，这一天的利润，赶上他们一个月的收入了。

现在，第三废品收购站一天的纯利润居然就六千多，怎么会不让他们震惊呢？

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开战，还真打了一个很响的头炮！

如果每天都这样的话，那一个月下来不就二十多万了吗？虽然要破除一些运营成本，一些员工的工资，但利润却也很客观，超出崔建平和杨武的预想了。

无尽的震惊过后，完全地让崔建平和杨武两人愣住了。

看到崔建平和杨武两人愣住的神色，张勇自然知道两个家伙在想什么了。

一个月，十多二十万的利润，他们还真的敢想！可惜，十多万的纯利润，实在是太难了！

随意地喝了一口啤酒，张勇继续说道：“你们想多了，今天仅仅只是开始，附近周围的厂房积累了不少的废品，都一股脑地卖到了我们第三废品收购站，自然利润就高了！一般而言，正常情况的话，一天的纯利润，也就两千多。”

虽然被张勇一桶水扑灭，但崔建平两人却丝毫都没有任何的泄气。

“至少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相信第三废品收购站这样经营下去的话，一定赚大钱。”

杨武举起了手里的酒杯，高声说道：“为了庆祝即将要赚大钱，我们干一杯！”

随后，三人举起手里的啤酒，撞击了一下，喝光了。

一打啤酒下肚子，三个家伙终于倒下了，连什么时候睡着了都不知道了。

一大早，鸟鸣之声响起，一阵阵大自然的香味从窗外传递进来，让人感觉到一阵心醉。

如同以往一般，张勇伸了一个懒腰，蒙眬的眼睛不由睁开了。

不需要看表，张勇就知道，现在应该七点了。他的生物钟这三年来都很准，无论是昨天晚上多累，第二天一定会在七点醒过来，然后买早餐，和母亲散步，聊天。

虽然昨天一夜宿醉，但张勇却依旧从床上走了下来，拖着还有些沉重的身子，举步蹒跚地走出大厅。

只见崔建平和杨武，横七竖八地躺在沙发上，呼噜呼噜地睡着大觉，张勇这才想起，昨天他们回来后，好像还喝了不少，然后直接倒在地上就睡着了。

张勇连自己什么时候回到房间都不清楚，他只是依稀记得像在地上睡着，被冰冷的地板冻醒之后，就上了一个厕所，之后就回到了房间床上。

对，就是回到了床上！一想起自己回到了床上，张勇不由一个激灵！

聂小圆？怎么不见了聂小圆？

一个激灵之后的张勇，然后想起了之前在床上，他好像捉到了一些东西，似乎软软的，好像又是鼓鼓的，当时自己好像还有些冲动，想要抱着它亲上一口。

越是想下去，张勇越是心惊，甚至后背已经是冷汗淋漓。

顿时，张勇一个转身跑回房间里，似乎想要看看聂小圆是不是在房间在自己的床上。

当看到床上空无一人，张勇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恐怕昨天晚上摸到的是枕头吧！心里这样想着，张勇安慰自己。

“怎么？找我吗？”就在张勇松了一口气的时候，聂小圆那温柔的声音在张勇身后响起，吓了他一大跳。

一惊之下的张勇急速地转身，聂小圆刚刚打开了唐雅雯的房门，满脸笑容地看着自己，眼神之中似乎带着几分暧昧，衣衫有些褶皱，但浑身都流露着一股异样的妩媚，让得他心神一震！

这是一种青春的妩媚，不同于方怡成熟的诱惑，对于张勇这些愣头青来说具有致命的诱惑。

“嗯，昨晚你不是在我房里睡吗？”压抑了一下心里的邪火，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张勇笑道：“昨晚睡得还好吧？”

聂小圆带着几分暧昧的笑容，轻步地走到了张勇的面前，一阵清幽的女儿香迎面而来，让张勇差一点就把持不住。

虽然聂小圆很有诱惑力，让张勇想要犯罪，但在他心里，杨武的兄弟情却更加贵重，绝对不能够破坏。

“还好！昨天不是你半夜进到房间的话，我睡得更加舒服！”似乎故意说出了昨晚的事情，聂小圆上笑容变得更加暧昧。

聂小圆的话听起来好像是责怪一般，但那妩媚和诱惑隐藏在其中，却更像是挑逗。

“啊？昨晚你真在我房间？”一时之间，张勇有些慌张了。

一旦张勇真得和聂小圆发生一些什么的事情，他可就没有脸见杨武了。张勇知道杨武是多么的爱聂小圆，甚至是连生命都可以不要，他可不能够犯错，一旦犯错，不需要想都知道后果！

望着满脸尴尬、说不出话来的张勇，聂小圆扑哧一声笑道：“你醉醺醺地走进来，把我惊醒了。那一身酒味，还怎样睡啊？于是，我就到伯母房间睡了！”

轻轻地拍了自己心口，张勇如获重赦，脸色微微一红：“我先出去买早餐了。”

没有等聂小圆回答，张勇快手快脚地走出了房间，下楼买早餐去了。

望着张勇逃也似的走出了房间，聂小圆饶有深意地一笑，转身走到了唐雅雯的房间。

走下楼后，张勇并没有立即就去买早餐，而是直接搭车前往椰林先取回自己的爱车。

取回了爱车，张勇在养生堂买了早餐之后，就回家了。

叫醒了杨武和崔建平两个家伙，三人稍微地洗刷了一番，然后吃了一个温热的早餐，准备要开始新的一天了。

吃完了早餐之后，张勇就开车送了唐雅雯回去胡忠医院，然后再和杨武三人前往第三废品收购站。

就在几人准备要离开家门的时候，陡然之间，一阵阵古老的手机铃声响起。

一时之间，诸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张勇的身上，似乎在想什么时候张勇换了这么老土的铃声了？

感受到聂小圆、杨武等人那带着异样的目光，张勇无奈地耸耸肩，望向了铃声响起的方向。

那是一个样式和自己公文包相差无几，但却昂贵不少的公文包，那古老说不出名字的铃声就是从那里响起。

张勇这才想起了，昨天在出租车上捡到的公文包！昨天一回来，将捡回来的公文包丢到了一边，和杨武两人继续喝啤酒庆祝，这档子的事他还真的忘记了。

现在，铃声响起，张勇才回忆起捡到了公文包的事情。

张勇走了过去，拿起了公文包，麻利地从其中取出了手机。

摁下接听，张勇那能够让女孩子欲仙欲死的声音响起。

“喂，你好，先生，是您拣到我的包了吗？”电话的那一边，一道利索沉稳的男声响起。

听那沉稳声音的声调和年龄，对方应该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微微地掂量了一下手里的公文包，张勇淡笑着说道：“是的，你的公文包，是在出租车上捡到了。”

“那小兄弟，你能不能够……”听得出来，那一边很着急，似乎想要张勇直接将公文包拿过去。

还没有等那中年男子说完，张勇沉声说道：“先生，你先不要说话，等我先说。”

那一边却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先生，你能不能够将包给我送回来？十点钟美森咖啡厅，我在门口等你。”

声音很着急，毕竟那可是上千万的身价，就全部在这公文包里，能不着急吗？

“十点钟不行。要不，下午两点吧。”张勇不急不慢地说道。

在听到了张勇的话后，那沉稳的声音似乎着急地说道：“真不行？小兄弟，要不我自己过去拿行吧？”

张勇摇了摇头：“算了，还是我下午送过去吧。你记住我的名字，我姓张，张勇。”

对方虽然说直接过来，张勇却拒绝了，他就是要让对方着急一下，不然的话，下一次他可又要丢掉公文包。可不是每一个人面对着如此巨大的金钱诱惑之下，都决定物归原主的。

就在张勇刚刚说出了自己名字的时候，电话那一头却没有了半点声音，原来是没有电了。

这一下子，对方想要找他，也找不到了。

张勇望着脸色似乎还有着几分愕然的杨武，说道：“杨武，你们先去第三废品站吧。”

一路下楼，张勇微微地摇了摇头，心思都在那公文包上。

如若说他对着这几万块、那几百万的票据没有动心的话，那还真的是假。

要说这钱真是一个好东西，虽然有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如若是之前，张勇等钱周转买入螺纹钢的时候，那还没准真得会动心，私吞了这些钱，甚至是开支票，去银行拿出一大笔现金了。现在，情况却不一样了，一来张勇自己也有钱，二来明白赚钱不容易，这丢包的人没准着急得快跳楼了。

四百多万的款子，还有现金支票，这可是一笔能够让人疯狂的钱啊！将心比心，自己丢了这么一个包，恐怕就要急死了！

这一笔钱，张勇知道不能够贪，一贪的话，那就会惹来无穷的是非。

能够随意拿着这么一大笔钱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是简单人物，一个不好，张勇不但连自己赔进去，甚至连刚刚开业的第三废品收购站都要赔进去了。

第三废品收购站。

张勇走下车，望着车里边似乎有些迫不及待的杨武和崔建平，提醒道：“你们两个可不要在我的爱车里抽烟，不然的话，这个月你们的分红，就用来帮我的车做美容了。”

答应了一声，车一下子就如同离弦之箭一般，瞬间飞驰而出。

如今，他们自驾车去游玩，自然不会管张勇还有第三废品收购站的事情，完全当两个甩手股东，一切让张勇自己奔波。

赚，就是稳赚的，究竟是赚多少，那就看张勇本事了。

就在张勇转身走进第三废品收购站的时候，谁也没有留意到坐在副驾驶座上

的聂小圆，凤目似乎蕴藏着异样的光华，盯着张勇离去的身影。

这样的男人，孝顺，有拼搏之心，烧得一手好菜，容易相处，阳光正面……正正合聂小圆的心！

随着这两天不断地接触，聂小圆发现张勇和自己在大学期间认识的那个张勇完全不一样，充满着内涵，有着一一种让她无法拒绝的魅力！

之前那个富二代张勇，浑身都流露着一股高高在上的气质，似乎谁也看不上，一副自视清高，将一切都不放在眼里的样子。

那是一种自负的高傲，在家里破产之后，根本就承受不住打击，才会差一点一蹶不振。

那一个时候，聂小圆追过张勇，只是一种懵懂的第一感觉，在挫败之后没有受伤，轻易就放弃了。

但现在的张勇浑身流露着青春的气息，一种源自于灵魂深处的阳光笑容，任何事物都无法打击的自信，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男人，充满魅力。

如若那个时候，聂小圆继续追张勇，如若她还没有杨武这一个男朋友的话，兴许她还真可能会和张勇有发展！

可惜，现在她已经是杨武的女朋友，甚至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和张勇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发展的可能。

但感情说来就来，莫名其妙，连自己也无法控制。

心思缓缓地收回，聂小圆也没有再多想，和杨武两人去游玩了。

今天早上九点第三废品收购站正常开门，员工上班，没有一个人迟到，小周更是早早就回到了站里，开门准备营业。

今天开始，第三废品收购站每天九点开门，晚上七点下班，星期天轮休。

“老板，早！”

随着精采奕奕，笑容满脸的张勇拿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走进第三废品收购站的时候，小周等人满脸笑容地打着招呼。

看到这些伙计充满干劲，张勇不由一笑，点了点头。

张勇径直走到了办公室，拿出三张今天刚刚更新的价目，递到了小周三人的面前：“这就是今天的收购价，你们就按照这个价钱收购，记录在案！这钱包里边有一万块作为资金，花去多少，要记录在案。”

张勇将一个装着不少零钱和大人头的腰包，递到了小周的面前，示意他拿起来。

小周接过张勇手里的账单和腰包，随即说道：“勇哥，放心好了。”

小周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上班张勇就对他如此信任，直接将货款给他保管，根本就不担心他会夹带私逃。

这是一种信任，绝对的信任！

望着满脸阳光笑容的张勇，小周心里一暖，似乎归属感又多出了几分了。

就在张勇回到第三废品收购站没有多久，就有两笔生意，周边一些走买卖的收买佬，用三轮摩托车将一整车的可循环回收垃圾运来了。

六百多斤纸皮，上百斤废旧铁钉，还有二十多斤的铜线，零碎的一些金属……

这样一笔货物，张勇在其中赚取的差额少说也有三百了。

正是这般的利润，不知道多少人才会想要拿到废品收购行业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进军这个行业。

这两天，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开始运转，生意也接踵而来。只要收购站运转，流动资金就会转化成为可循环回收利用的资源，然后再次变成一沓沓钞票，废品收购站就如同是一个钞票机器一样。一进一出，就能够将小钱变化成为大钱。

中午的时候，张勇吃了午饭，然后就打车到美森咖啡厅了。

出租车在美森咖啡厅门前停下，张勇走出了车，四处地张望了一下，却并没有发现自己想要找的人。

还没有等他走进咖啡厅，就看到一个大约四十岁左右的秃顶中年男子，满头大汗从远处走到了张勇的面前，眼巴巴地看着他手里那一个鼓鼓的公文包。

不用说，这一定是公文包的主人了。那秃顶中年男子目光丝毫都没有离开公文包，沉稳的声音响起：“您就是捡我包的人，张勇吧？”

张勇却并没有立即将包递过来，反而提醒道：“咱们还是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核对一下公文包里的物件再说吧。”

“哎哟，你瞧，我这一急，什么都忘记了。”随后，那秃顶中年男子微微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随后说道：“走，我里边已经订了一个桌子了。慢慢聊，我会让你相信我就是这公文包的主人。”

随后，张勇和秃顶中年男子就走进了美森咖啡厅。

跟随秃顶中年男子走进了美森咖啡厅，来到了一张桌子坐下之后，张勇随意地点了一杯咖啡。

见到张勇悠然地品尝着咖啡，那秃顶中年男子满脸汗水地巴巴望着他手里的公文包，似乎想要说话，要不知道该怎么说。

终于是忍不住了，中年秃顶中年男子可怜兮兮地望着张勇，询问道：“先生，不知道你能不能够先将公文包还我？我一定会重酬你。”

还没有等秃顶中年男子话语落下，放下了咖啡杯的张勇一笑，问道：“你怎么证明这公文包就是你的呢？”

听到张勇的话后，秃顶中年男子暗暗地松了一口气，对方没有一开始上来就谈条件，没有要求重酬，反而询问有什么证明公文包是自己的。这一点，让秃顶中年男子对张勇不由高看了几眼。

秃顶中年男子点了点头说道：“这公文包，我是在北京路阿玛尼专卖店里买的，当初的单据，都还在。”

张勇点了点头，对方这样说，也说明是有备而来：“先生，那你能够说出里边有什么东西吗？如若不行的话，我打算将这公文包交到警察的手里了。”

没有等张勇的话语说完，秃顶中年男子立马说道：“公文包里边有五万六千八百元现金，一枚公章，一枚财务章，一枚我私人私章，还有一叠单据，都是一些收款单据，总计五百六十三万！不知道我可有说错？”

在说出了其中的物件之后，秃顶中年男子似乎想起了什么，立马补充道：“噢，还有我的手机，手机电话号码是……”

张勇仔细地核对了公文包里的物件，居然和对方所说的一模一样。

将公文包交到了对方的手里，张勇不由松了一口气，这公文包价值上千万，如今物归原主，自然心里放下一块大石头了。

“以后小心一点，下次再丢可不是我捡了，检查一下吧。”

张勇和秃顶中年男子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叫吴汉群，在新华镇清布开了一间铜线铸造厂，生意也算是红火，年收入至少三百万以上，是广州著名的铜线生产厂家。

昨天吴汉群请了几个上海过来的客户吃饭，结果喝多了，在出租车上丢了公文包，早上醒来的时候，找出租公司询问了一下，并没有拣到什么公文包，随后

想起公文包里还有自己的手机，就打电话过来了。

幸好，张勇是好人，不然的话，不知道要损失多少。

这一下，吴汉群真得将张勇当神一样拜了！

“张兄弟，不瞒你说，这公文包真丢了，可真要了我的命了。”

望着满脸阳光笑容的张勇，感觉好像被这一股青春的阳光感染了一般，吴汉群感叹道：“这些现金倒是小事，主要就是这些票据，都是之前业务的收款单据，上面都有签名盖章。真要结账的时候，只认票据不认人，这要丢了，四百多万，我那铸造厂非倒了不可……”

似乎想起了什么，吴汉群立马就是从公文包里拿起了五叠现金，硬是要望张勇手里塞过去。

“兄弟，这五万元，就当是我给你的酬劳，赶紧！赶紧收下！”

张勇将其推了回去，笑道：“吴老哥，我真得想要钱的话，这公文包还能够拿回来吗？这钱，我比你还喜欢，不过听您这样一说，我可真不能拿，你还是收回去吧。你可不要破坏我做人的原则，那样的话，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听张勇这么一说，吴汉群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看那样子，真被感动得快哭了。

平复了一下心情，吴汉群说道：“张兄弟，晚上我做东，您一定得给我个面子！”

张勇笑了一下：“吴老哥，不瞒您说，晚上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吃饭的事情，不急，这就算认识了是不？将来机会多着呢。”

在听到张勇说有约后，吴汉群还不死心：“张兄弟，难道不能够陪老哥喝上两盅？”

吴汉群可想要交张勇这一个朋友，才会不惜再次出言邀请。平时就算是花都区的一些老总主动请他吃饭，他都不会轻易答应。

现在，他出言邀请张勇，还这么有诚意，希望张勇答应下来了。

张勇摇了摇头，拒绝道：“吴老哥，还是下次吧，总会有机会，不是吗？”

和吴汉群又聊了一会，满脸轻松地向着公交站行走而去，经过了新华镇所谓的淘宝街，张勇不由停下了脚步，闲逛起来了。

淘宝街，顾名思义，这里是新华镇的古玩淘宝地方，里边有真有假，就看你能不能够淘到好货色了。

这些摆放在地上的锈迹斑斑的青铜器，泥巴沾染的古铜钱，绝大部分都是仿制的。

毕竟，随便一件有价值的青铜器价值数百万，怎么可能在这里摆呢？

缓缓地行走下去，张勇脸上带着淡笑，似乎有意无意地瞥了几眼那些摆街的古玩。虽然这些并不是真品，但他也能够从其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陶冶一下性情，熏陶一下文化。

就在张勇即将走出去的时候，陡然之间，一个人拉住了他的手臂。

“兄弟，看你也是行家！”

突然之间被人拉住，张勇微微地一惊，心里也是升起了一丝的警惕。

随后，他就看到一个和自己岁数差不多的青年，一只手拉着自己，一只手揣在了怀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

那藏在怀里手，就不知道藏着刀还是枪了。不会吧？难不成遇上抢劫了？该不会那么霉吧？

心里这样想着，还没有等张勇说话，那年轻人神秘秘地将张勇拉到了一边，似乎想要密谈。

那青年神秘兮兮地笑道：“哥们，我看你也是行家，在古玩街逛了那么久。怎么，没有遇上上眼的东西？我这里有一件您瞧瞧，满意的话，你随意开个价，拿走就是了。”

骗局？还是卖假货？

心里微微一惊，张勇脑海之中不由冒出了一些古玩淘家在古玩街被骗的事情，或是买到假货，或者被人用真货骗到偏僻的地方施行抢劫。

这样的事情，可不少见。不过，张勇却没有想到，今天自己居然碰上了。

张勇眉头微微一皱，看看这小子究竟打算玩什么。他装成很有兴趣的样子，目光望着那年轻人揣在怀里的手掌：“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年轻人朝周围看了看，拿出了毛巾裹着的東西，小心翼翼地打开，生怕一不小心破坏。

茶壶！在毛巾里边包裹着的是一把紫砂茶壶，一把做工很精细的紫砂壶！

将紫砂茶壶递到了张勇面前，那年轻人在一边喋喋不休：“看看，看看，是好东西吧？有年头了，是那谁做的来着？上面那字哥们也不认得，兄弟你还是好好地观赏一下。”

眼光落到壶身上的几个字，张勇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虽然张勇并不喜欢玩弄紫砂茶壶，但以前家里也有一套紫砂壶，当初不小心打烂了，还让父亲狠狠地骂了一顿，说那紫砂茶壶可是值十多万。

眼前这紫砂茶壶，虽然手工不错，但张勇能够判断出来，和自己当初打烂的那一个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这一把紫砂茶壶里边的刻字，和当年那一只紫砂茶壶居然是一模一样。

张勇不由就想到了，当年父亲说起这紫砂茶壶的奥妙了。

“汉之甘泉不能尚也，石生氏刻。”

随后，张勇拿起了紫砂茶壶，看到底部刻着的字样，果然是“顾景舟”。

顾景舟，宜兴川埠乡上袁村人，宜兴属于惠泉市的直辖县，做得一手好紫砂茶壶。明代中期的紫砂艺术像书法、绘画艺术一样，分为神品、极品、精品、能品，而顾大师本人的作品，几乎绝大多数都属于极品以上，神品级的也比比皆是！

顾景舟一生制作的紫砂壶数量不是很多，他有时好几年才做一批壶，个个要求质量上乘，不满意的都要毁掉，因此传下来的更是稀少。

虽然明明知道眼前是假货，但能够勾引起张勇的回忆，他不由想买下来。

“这紫砂壶，多少钱？”

“三十万！”那年轻人伸了伸三个指头，说道：“既然阁下是行家，那就三十万吧。这可是顾景舟制造的极品紫砂壶……”

还没有等对方说完，张勇微微地伸了一下指头，似乎在还价。

“十万？这一个价格太低了，怎么可能？”

看到张勇居然还价十万的时候，年轻人似乎有些肉痛，但眸子之中好像隐藏着一丝欣喜，对于遇上这样一头大鱼感到欣喜。

还没有等那年轻人说话，张勇摇了摇头，淡淡地说道：“不是十万，是一百！”

“一百？小兄弟，你不是开玩笑吧？居然一百块就想要买到这样的极品紫砂壶，而且还是顾景舟大师出品……”

似乎在这个时候，年轻人也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

方才他自己还说不懂行情，现在倒好，戳穿了自己的谎言，也就告诉人家，

自己这明显就是假货，不是正品！

“又砸了！”

暗暗地摇了摇头，那年轻人用手巾抱起了手里的紫砂壶，蹲在了一边，又在守护下一个行家了。

挣脱开了那年轻人的纠缠，张勇迅速地走出了淘宝街。

虽然走出了淘宝街，张勇心里却惊出了一身冷汗，刚才他走慢一点的话，那年轻人一定会趁机摔坏手里紫砂茶壶，然后污蔑自己，狠狠地敲自己一笔。

连续走了两个街口，张勇终于来到了公交车站。

先前，吴汉群说要送他回去，不过张勇不想麻烦他，毕竟，吴汉群也说了下午要去收款，虽然送自己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但他不喜欢麻烦人家。

这三年多里，张勇学会了如何自立，能够自己处理的事情，都不会麻烦其他人，虽说吴汉群将自己当成朋友，而且还欠张勇一个大人情，但这大人情却不能轻易用。

张勇能够看得出来，吴汉群是一个很有背景关系的人，或许现在他不需要吴汉群帮忙，可未来却不一定。

这一个人情，张勇故意让吴汉群欠下，以后有什么自己需要吴汉群帮忙的话，他一定不会推脱。

这是一种做生意的手段！

就在张勇走上公交车的时候，他很快就后悔没有搭的士回去，选择搭公交了。

才两个站的时间，就已经塞满人了，本来就站着的张勇似乎有着一一种不知道该往哪里下脚的感觉！

在车窗外边拥挤着想要上车的人群里，张勇注意到了一个人行迹有些可疑的人，似乎在忙活一些不见得光的事情。

拥挤的人群里边，有一个年轻人，年龄和张勇应该也差不多，面容生得也算俊俏，精短的头发，让人感觉看了舒服。

这年轻人身穿着一件白色衬衫，一条磨砂牛仔裤，干净整洁，显得落落大方。

“这家伙，还真有几分像我的。”张勇微微地感叹了一声，那年轻人脸上除了笑容，其他的和张勇没有什么两样。

他总有一种感觉，这一个白净的年轻人，好像有些不大对劲，似乎很不自然。

正常上公交车的人，都拼死挤，生怕晚一步公交车就会提前开走。可是，这白净年轻人似乎根本就不着急，反而是站在了人群的最后边。

管他前面怎样拥挤，这年轻人就不参与，目光不停地朝着车上扫来扫去，仿若是寻找什么人，又或者寻找目标。

这年轻人是一个小偷！

在公交车站这样拥挤的地方，是小偷出没的重要场所。

一般的小偷都会选择人比较多的车下手，一来能够靠着拥挤的人群作掩护，二来拥挤的人群难免会有一些擦擦碰碰，即使动手偷东西的途中被发现，也可以借车内拥挤，不小心撞到为理由。

“这么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居然是小偷？可惜了！”张勇微微地摇了摇头，目光没有离开那年轻人。

如若自己被他选择目标的话，可就不好了。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人的目光锁定在了车内的一个位置，他就不再张望，一头扎进了拥挤的人群中上车了。

张勇顺着那年轻人的目光望过去，发现那后门附近站了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带着金丝框眼镜。

这个中年人手里握着一台最新型号的摩托罗拉商用手机，似乎故意显摆一样。

这个时候，那中年男子扶着车内的栏杆，眼睛微微地闭着，居然差不多要睡着了。

那年轻人似乎想要通过拥挤的人群，向着目标靠近，张勇就已经基本确定，那年轻人就是一个偷儿。

就在张勇思量着该不该提醒一下那中年男子，那年轻人已经走进了车厢，穿越了拥挤的人群，向着目标靠近了。

张勇也更加清晰地看清楚这年轻人的模样了，他个子一米八左右，样貌清秀，似乎没有被日晒雨淋一般。

让张勇更加确定他身份是他那一双特别的手，一双手纤细修长，比女孩子还要像女孩子。

这样一双手，不知道是经历过多少训练，才能够培养出来。

张勇装作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外，实际上眼角的余光却紧紧地盯着那年轻人，观察他的动作，证实一下心里所想。

年轻人上了车以后，先是四处张望了一下，似乎想要寻找座位，也好像看看有什么地方能够站得稳一点。然后，在张勇的前方站了下来，手里握着扶手，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的风景。

“难道我看错了？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乘客？”

想到这里，张勇却又觉得好像有些不对劲，这几年的磨炼，虽然张勇并没有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但好人坏人他还是能够分辨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张勇发现刚才这个年轻人一瞬之间就跑到了自己的侧面，好像一条游鱼一般。

“嗯？他是什么时候移动的？怎么我没有任何的察觉？”

心里一惊，张勇目光不由再次望着那青年人，想要看看对方究竟是怎样运动的。

可是看了半天，年轻人没移动一丝一毫，就站在那里，完全没有任何倾向性。

就在张勇刚刚将头转向外边的时候，这一个刹那，他仿佛是看到了那年轻人身影向着那中年男子方向移动。

这一瞬间，张勇赶紧将脑袋转了过去，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跑到了那个昏昏欲睡的中年男子身后，似乎想要动手了。

“身手够快啊！果然不愧是惯偷！”张勇在心里默默感叹了一句。

张勇一直都想不明白，他怎么可以动作那么快，而且在这拥挤的车厢之内就好像是游鱼一般。

想不明白，张勇就不想了，假装看着窗外，余光却注视着那个年轻人的一举一动，看看他究竟是怎样动手。

白净年轻人左手扶着扶手，右手揣在牛仔裤上的口袋里边，似乎在等待着机会，也好像只是被拥挤到这里一般。

虽然对方没有动手，但张勇也知道，一般小偷动手的时候都是一瞬之间的事，根本就不会拖延下去。

顿时，张勇一丝的细节都不能够放过，一眨不眨地观察着年轻人，看看他怎

样动手。

果然！只见到年轻人的右手缓缓地从口袋里拿了出来，张勇注意到，他的食指和中指之间似乎夹着个什么东西，明晃晃的刀锋显现出来。

张勇发现那是一把折了一半的剃须刀片！

那剃须刀似乎经过了改造一样，刀片中间空着一条缝，而刀片就是从那一个经过改造的缝隙之中露出来。

年轻人拿着锋锐刀片的右手，似乎不经意间，微微地靠着前面那个中年男人的屁股兜，似乎随时准备动手。

张勇注意到了那中年男子兜里鼓鼓囊囊的，似乎揣了一个钱包。

那锋锐闪烁着寒光的刀片和鼓鼓囊囊的口袋越靠近了！

似乎在这个时候，张勇感觉到自己的呼吸有些急促起来，仿佛正在作案的不是那个年轻人而是自己一样。张勇按了按自己的右腿，不知道为什么，右腿就是不停地抖。

“大哥，花都广场还有几站啊？”就在那锋锐刀片即将要撕裂裤子的一瞬间，那年轻人却陡然之间说话。

让张勇感觉到意外的是，那白净年轻人说话的对象就是那昏昏欲睡的中年男子，似乎自己根本就没有做偷儿的事情一样。

被年轻人这样一问，那中年男子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中年男子被吓了一跳，青年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在意，反而继续套近乎：“哎呀，我说大哥，你该不会打了一个通宵麻将吧？”

终于清醒过来的中年男子，摇摇头感叹说道：“打什么麻将啊，唉，昨晚我可是看了一宿的球，欧冠赛，结果米兰还是输了。真晦气啊！”

张勇知道，白净年轻人这样说一定下文，怎么可能真得和对方套近乎呢？

顿时，那年轻人微微一惊：“咦！您也喜欢米兰啊！”

在和中年男子交谈的时候，年轻人手里的刀片已经触到了中年人的裤子。青年人嘴上丝毫都没有分神，好像一心二用一般，手里的刀片一点点地割开了中年男子的后兜。

看到那中年男子的裤袋就这样被撕裂开来，张勇的心脏都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那裤袋的口子越来越大了，足以抽出了那个胀鼓鼓的钱包。

看到了这里，张勇更加是变得紧张了，额头似乎有汗流了下来，自己都能够听到那咚咚的心跳声。

本来，眼看着这样的犯罪，按照他的做法早就上前制止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他没有这样做，反而就这样望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中年男子的钱包已经落入到了年轻人的话手里，甚至年轻人还明目张胆地拿着钱包和锋利的刀片的手拍了拍中年人的肩膀。

得手之后的年轻人，迅速地将锋利的刀片和钱包收了起来，挤向了车门外了。

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这可是张勇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小偷作案的全过程，眸子一阵阵精光闪烁而过，好奇心大起。

顿时，张勇走到了那年轻人的身后，想要跟随着对方下车看个究竟。

车到站之后，年轻人没有任何的停留，迅速地下车，在前面街道转弯而去，来到了一条不算多车的街道上，似乎也微微地松了一口气，放松了下来。

见状，张勇快步地走上前，伸手轻轻地拍了那年轻人的后背。

小偷的后背陡然之间被人拍了一下，身子不由僵立了一会，缓缓回过了头。

只见到背后站着一个和自己差不多身材的青年人，他脸色一紧，但还是硬着头皮询问道：“你谁啊？做什么？”

“我叫张勇！”望着那强作镇定的小偷，张勇慢条斯理地介绍道：“刚才你在车上的动作还真够快，一瞬之间就拿到了钱包，不愧是专业人士！”

闻言，那小偷脸色微微一阵变化，不过，他在发现张勇似乎并没有打算报警的时候，随即询问道：“你说我偷窃就偷窃吗？你有什么证据？”

现在虽然钱包还在自己的身上，但小偷不承认偷窃，张勇也绝对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我手里可有证据。你要不要看一下呢？”

张勇微微摆弄了一下手里的手机，笑着说道：“刚才，你作案的整个过程，我可是用手机录了下来。如若不然，我怎么会和你说话呢？”

闻言，小偷脸色微微一变，随即冷声地说道：“小子，你想要怎样？”

望着那似乎有些投鼠忌器的小偷，张勇笑问道：“刚才在车里动作还真快，训练了多久了？”

小偷犹豫一下，质问道：“你是不是警察？”

张勇摇头说道：“我不是警察。”

闻言，那小偷想了想，咬了咬牙，随即将口袋里边的钱包摸了出来，朝着张勇一扔：“想不到，居然黄雀在后！拿去吧！”

微微地掂量了一下手里的钱包，张勇淡淡一笑：“恐怕里边有两三千块吧。还真的不少啊！”

小偷随即询问道：“你究竟是为什么而来？”

刚才他还以为张勇和他一样都是行家，但现在不由让他感觉到疑惑了。

被那小偷这样一问，张勇微微一愣，他自己还真不知道了。只是好奇心驱使之下，他才会悄然地跟随而上。

张勇看到那小偷右手伸进了口袋，微微一愣：“将你口袋里边的东西都拿出来。”

闻言，小偷狠狠地瞪了张勇一眼，心不甘情不愿地拿出了口袋里的全部东西。

有把柄在张勇的手里，他自然不敢有任何反抗了！

顿时，张勇接过了小偷递过来的东西，仔细一看，一把似乎有些生锈的钥匙。

“你叫什么名字？”

“万里云。”

听到这一个奇怪的名字之后，张勇一愣：“你真叫万里云？”

“我确实叫万里云，就在石岗住。不信的话，我可以带你去看看。”见到张勇不相信自己的话，万里云连忙说道。

张勇点了点头，随即继续问道：“你的电话号码呢？”

“要我的电话号码做什么？”虽然嘴里这样说着，但万里云却不敢多说什么：“你记一下吧……”

见到张勇用手机记下自己的电话，万里云问道：“张勇，你究竟想干什么？”

张勇淡淡地一笑：“以后或许我有一些事情需要你帮忙，留个电话而已。”

万里云能说会道，一心二用，在偷上有些本领，以后或许能够用得上。这样一个偏门人才，张勇自然不会错过了。虽说张勇不是做一些偏门生意，但难保不会遇上什么问题，需要这些人。

张勇将手里的钥匙和物件抛回了万里云的手里，似乎根本就没有打算做

什么。

万里云疑惑地望着张勇：“你不打算将我送到派出所？”

“为什么要将你送到派出所呢？”张勇不由得笑道：“偷窃这样的事情不就是拘留十来天吗？放心，你的偷窃视频，我不会交到警方手里。不过，到时候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帮忙，你可不要推脱。”

听到张勇的话后，万里云也终于明白过来。

“你这是威胁我！”

张勇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就转身离开，只留下了脸色阴沉难看的万里云了。

回到了第三废品收购站，张勇询问了站里的生意。

今天是收购站开张的第二天，生意还算不错，纸皮到现在收了将近三百斤，铁钉也有几百斤了。

这一天生意照常运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除了收购废品、整理货物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有时候，废品收购站的生意就这样鼓噪，收购废品，贩卖废品，整理货物。

不过，身为老板的张勇倒是有些忙活。有些单据不能够让员工知道，也就只有张勇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运算了。

星期天一大早，张勇就将杨武和崔建平三人送回到了广州。

在花都玩了两天多，三人也累坏了。

就在杨武和聂小圆下车的时候，杨武望着张勇的车影，满脸笑容地对着聂小圆说道：“小圆，以后我们买一台比大勇的 EC8 还要好的车。”

眼里似乎带着几分不舍地望着张勇离开的背影，对于杨武的话，聂小圆似乎很随意地应了一声：“嗯。”

在看到张勇离开的时候，聂小圆似乎有着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想让他走。

不过，她又有什么理由不让张勇离开呢？

张勇独自开着车回花都到第三废品收购站上班，安心了不少。

每一天虽然不忙，但却也充实，在第三废品收购站、养生堂、家里、胡忠医院等几个地方来回穿梭，张勇觉得这样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

上天剥夺了张勇当初的财富，甚至抢夺了他的父亲，现在打开了一扇让他通往成功的大门，已经待他不薄了！

每一天充实无比，张勇完全地投入到了废品收购站的生意当中，还有照顾母亲的起居。

时间悄然地过去，距离第三废品收购站开张营业，已经将近半个月的时间，现在八月中旬了。

天气似乎变得越来越炎热，随便干一两个小时的活，都已经浑身大汗，头脑都有些发晕了。

知了的叫声响遍了大道，似乎在告诉人们，现在是夏天最酷热的时候了。

第三废品收购站，张勇办公室里。

今天第三废品收购站并没有什么事情，过几天张勇准备前往宝钢铸铁厂和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交货物。

今天闲来没有什么事情，张勇就开着空调，在办公室里看看时事新闻。

“I can fly , I believe I can fay……”

熟悉的电话铃响起，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电话号码。

摁下电话，张勇礼貌地问道：“喂，你好，请问找哪位？”

“张勇？是我，钱少杰！”电话那一头，一道带着七分轻浮，三分尴尬的声音响起。

钱少杰？张勇微微一惊，他没有想到，钱少杰居然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找他。

微微一惊之后，张勇不由想到钱少杰究竟有什么事情找自己了。当初自己想要向他借钱，对方满脸讥讽笑容直接开车离开，丝毫都没有让自己说下去的打算。

当初在卖螺纹钢的时候，张勇可让钱少杰亏了几百万。

“钱少，有什么关照呢？”

没有立即挂掉电话，张勇语气带着几分不近人情，完全没有了当初求他投资的哀求。

虽说张勇现在的资产也就只有两百万上下，钱少杰可是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资产上千万，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不过，现在张勇拥有一件废品收购站，这可代表着未来他会拥有成为富豪的潜质。

正是这般，张勇觉得自身绝对拥有和钱少杰平等对话的资格，加上现在不求钱少杰什么，自然不需要低声下气了。

钱少杰声音丝毫没有当初的高傲，反而堆笑着说道：“你说笑了。先前在建筑钢材市场上倒卖螺纹钢，你可赚了不少，哪里还需要我关照呢？”

张勇能够想象到，平时那嚣张的钱少杰，在电话的那一边满脸都是虚伪的笑容。他就知道对方一定是有所求了。

“钱少，你开玩笑。我这一点小钱，你们怎么会看上眼呢？”

脸上带着几分笑容，张勇直奔主题：“钱少，这一次找我有什么事情？该不会是有什么生意方案想要和我聊聊？”

“呵呵，我们还真有些公事想要和你谈谈，想找你帮帮忙！”钱少杰也没有多想，试探性地说了出来。

“钱少，你抬举了。你们公司，可都是几百万的生意，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怎么可能帮上你什么忙呢？”

张勇这一句，好像拒绝，又好像欲拒还迎！

虽然钱少杰不是做生意的料，但这些话却还能够听得出来。

“说笑了。我们这些几百万的生意，可比不上你的废品收购站。单单一张废品收购站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就不是有钱就能够买到了！我说得是不是？”

钱少杰的话，似乎带着几分羡慕，好像很想要插足废品收购站这一个行业。

任何人都知道，废品收购行业，稳赚不赔，不然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投身进入其中了。

可是，废品收购这一个行业，必须要有公安局审批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

如若可以弄到每年就只有几个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钱少杰早就插足这一个行业了。

“钱少，你说笑了。你们钱家想要这样一个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随时都能够拿到手。你羡慕，那不是开玩笑吗？”

张勇话语之中似乎蕴藏着什么，但却又不明示，似乎让钱少杰猜测他话里的意思。

“我们公司的一个项目就在花都，现在审批上遇上了一些问题、不知道你能不能够帮一下忙？”不再和张勇扯皮条，钱少杰直奔主题。

钱少杰父亲经营的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在花都区有一个小型的建筑项目，虽然他们拿到了建筑用地，但施工许可证一直都没有审批下来。钱万成猜测，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进驻花都区是不是得罪了某些大集团，或是一些相关部门，对方有

心为难。

现在，他们都在头疼着，该怎样拿到施工许可证和相关一些证件。这建筑项目，越是拖下去，需要花费的成本就会越多，投资更多的钱。

这两天，钱少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到了张勇在花都区开了一间废品收购站。身为商人，他自然清楚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究竟是有多困难才能够拿到，而张勇一个无钱无权的人，能够将证件拿到手，自然是有些手段，兴许能够帮上他们一些忙也说不定。

闻言，张勇微微一笑，他还以为钱少杰想要和他商量一下，能不能够申请一张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插足废品收购这一个行业。

如若这是这一个目的的话，张勇绝对不会答应。

“只要你能够帮上忙，到时候少不得你的好处！”似乎见到张勇停顿了一下，以为有机会的钱少杰自作聪明地说道。

“钱少，不是我不想帮你。只是，我自己的废品收购站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都是我朋友帮忙弄的。就算帮你也有心无力！这件事你还是找别人吧！”

张勇挂了电话，脸上泛起几分不屑之色。虽然他是一个追逐利益的商人没有错，却不代表什么人要他帮忙，他就屁颠屁颠地去做。况且，当初钱少杰这些富二代怎样对他，张勇记得清清楚楚，是他们教会了他什么叫做人情冷暖，什么叫做利益至上。

现在，想要让张勇帮忙，怎么可能？

“I can fly , I believe I can fay……”

刚刚挂掉了电话，那熟悉的铃声又响起，张勇一开，还是钱少杰。

“拜托你，能不能找找关系！明天我到花都找你，到时候电话联系吧！”

只是短短的两句话，钱少杰没有等张勇挂电话，就先挂电话了。

张勇不由愣住了。这家伙居然这样擅作主张，根本就没有让张勇拒绝的余地。

张勇想了想，还是觉得打一个电话告诉方怡，看看她怎样处理。

他自然知道，不直接拒绝钱少杰的话，他一定会死缠烂打，不会轻易地放弃。

不过，张勇就要这样的效果，不然的话，钓不到钱少杰。

“嗯，大勇，有什么事吗？”

闻言，张勇径直将钱守杰的事情说了出来：“方姐，钱少杰找过我，希望我帮一些忙，能够帮他们拿到建筑工地施工许可证和其他的相关审批证件！”

“这样的事，你直接拒绝就是了。怎么？难道还有其他麻烦？”

方怡知道，张勇打电话给她，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张勇说道：“我已经拒绝了，但他还约我明天出来！方姐，我想要报仇。”

听到了张勇的话后，方怡似乎微微地迟疑了一下，随即说道：“行，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看看这钱少杰究竟是什么人。”

“好，那明天他再电话过来，我再约你！”

挂掉了电话，张勇心里已经在盘算着，怎样才能够将钱少杰玩弄于股掌之间，一报当日之仇。有方怡的帮忙，张勇相信他一定能够漂漂亮亮地报仇雪恨。

第二天，一大早，张勇到第三废品收购站没多久，熟悉的电话铃声就响起了。

“喂，钱少，还真早。”

钱少杰没有任何在意：“我就在你们第三废品收购站的门前。”

钱少杰虽然只是花花公子，但也有些手段，想要弄到张勇的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地址不是难事。

听到钱少杰居然已经在第三废品收购站的门前，张勇一惊，他还真得没有想到，这一个富二代居然能够这么早过来。

要知道，平常钱少杰不到十一二点，根本就不可能起床。

虽然有些疑惑，他却说道：“你直接到我办公室来。”

这个时候有求于张勇，钱少杰自然也不敢多少什么，爽快地应道。

摁掉电话后，张勇稍微地收拾了一下有些凌乱的桌面，然后就再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了。

他收拾了一些机密性的文件，只是不想让钱少杰知道第三废品收购站的一些事情罢了。

敲门声响起，张勇随口说了一句：“进来。”

门打开了，钱少杰满脸堆笑，好像多年不见的朋友，要多友好就多友，快步地从外边走入。

张勇并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甚至没有打算斟茶，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笑容，问道：“钱少，想不到你居然还能够这么早起？看来，这三年来你也是改变

了不少啊。”

这好像是赞赏的话语，到了钱少杰耳里，那就是挖苦讽刺。

不过，钱少杰却丝毫没有在意，脸上堆满笑容说道：“勇少，你说笑了，人总是需要改变。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不早起做不了生意啊！”

张勇说道：“钱少，如若是昨天的电话里说的事情，我张勇真的无能为力。我劝你还是不要多说了。”

钱少杰火急火燎从广州赶过来，不难猜测一定是为了昨天那件事情。

现在，张勇直接封口，倒是想要看看，那项目对于现在前事投资有限公司来说究竟有多重要。

钱少杰微微一愣，但却也没有放弃，满脸虚伪笑容：“我知道你是在说气话。你还在记恨我之前两次都没有借钱给你，对吧？”

冷冷地望着钱少杰，张勇没有说什么，表情已经暴露心里所想。

对于钱少杰这样的富二代，没有什么本事，只会吃喝玩乐，加上之前的一些恩怨，他还真看不起、也不屑于帮助这样的人了。不过，他倒是想要像前些天戏弄那卖假古玩的青年一样，耍钱少杰一把。

钱少杰咬了咬牙，望着张勇书桌之前的茶杯，再看看不远处的饮水机，倒了一杯水，双手奉上：“我以水代酒，向你赔不是了。以往的一切，是我钱少杰对不起你，还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万望原谅！”

笑脸哈腰，似乎真有几分诚心认错的样子。

看钱少杰这一副模样，张勇知道他定然是在心里骂了自己祖宗十八代。不过，既然要耍对方一道，张勇自然不会轻易地接受：“你说什么？大声一点，我听不到。”

从这一点，张勇能够看得出来，这一个建筑项目绝对很重要，不然对方不会做得出斟茶道歉的事情。

钱少杰也明白，张勇就是在耍他，但他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无论张勇提出什么要求，只要不过分，钱少杰都会答应下来，忍耐下去。在打电话之前，钱万成就在钱少杰的身边，他可交代了，无论张勇怎样过分，只要不危及性命，不践踏尊严，都尽量满足他，忍耐下来。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在花都区的建筑项目，能不能够顺利上马，能不能够铺设一条新的关系路，一切可就看张勇背后的方怡能不能够帮忙了。

只要方怡肯帮忙，就算是损失一些利益或者是一些代价，那都是值得的！

申办二〇一〇年亚运会成功，注定广州市的房地产事业将会走上一个高峰，花都区有一个不错的体育馆，到时候应该会成为一些国家队的训练用地，带动花都区的经济。

只要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能够拿下这一个建筑项目，到时候前事他们就能够快速地发展，入主花都区，成为其中的大集团也不成问题了。

相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个人尊严在商人的眼里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只要能够获得期待之中的利益，那就足够了。

“务必要让张勇满意，只要他满意了，那就能够让方怡满意，一切就好办了。”

想起了钱万成的话，钱少杰纵使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也只能够咬碎牙自己咽下去了，丝毫不敢表露半点不满。

顿时，脸色微微一沉的钱少杰加大声音说道：“以往过去种种，都是我钱少杰不对，好请你喝了这一杯水，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

钱少杰已经做到这一步，他觉得张勇没有理由再难为自己了。他钱少杰，可从来都没有这样哀求过人，就算钱万成也无法让他做到这一步。

望着笑脸哈腰的钱少杰，张勇冷漠地说道：“钱少杰，难道你以为我们之间的恩怨一杯水就能够解决吗？你也想得太容易了！”

张勇可不这样认为，不付出一些代价，怎么可能？

不过，张勇可没有打算要钱，也没有打算要投资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就是想出一口恶气，让钱少杰知道，这些恩怨绝对不能够这样简单了结。

一而再地道歉，已经让钱少杰完全地到了忍耐的底线，张勇却没有打算原谅他。

士可杀不可辱！

将水杯放在了桌面上，水花飞溅出来，钱少杰脸色一怒：“张勇，你我之前的恩怨怎样才算了解？”

之前被张勇狠狠地坑了一道，让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在螺纹钢的投资上损失了好几百万，现在赔不是，还要被张勇如此羞辱，如何能够让钱少杰咽下这口气。

钱少杰那一身的痞子气在这个时候完全地爆发出来了。

如若钱少杰不是有个有钱老爸的话，完全有潜质做一个小混混。

“哼，钱少杰，你我之间的恩怨，你觉得还有挽回的余地吗？”冷冷地望着陡然之间发难的钱少杰，张勇嘴角微微一翘，冷然地问道：“钱少杰，你觉得我张勇怎样才能够原谅你呢？一杯水，一杯酒，就当之前的没有发生过？你这如意算盘也打得太响了吧？”

钱少杰怒指着满脸冰冷的张勇，厉声地说道：“张勇，你走着瞧……”

这个时候，钱少杰也知道他和张勇之间的恩怨，绝对不可能那样简单就解决掉。或许，永远都没有办法解决！

望着想要向门外走出去的钱少杰，张勇摇了摇头，这么快就将自己的耐心消耗掉？想要羞辱钱少杰，简直是太简单了！

不过，张勇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让钱少杰走呢？

顿时，张勇冷笑道：“钱少杰，就这样走了，你以后还怎么做生意？”

闻言，钱少杰身影微微一顿，虽然他读书不多，但生意场上也算滚了一段时间，自然也明白张勇这一句话的意思了。

张勇这话里告诉他，张勇又希望能够帮助他！

转过身来，钱少杰颇为意外地问道：“张勇，你肯帮我们？”

“不是帮，只是看看能不能够和你们做成这一笔生意罢了。我们商人，本来就是追逐利益，没有什么是钱搞不定的。”

“对，你说得对。我们大家都是商人，没有什么是用钱搞不定的！这生意可以做！”

钱少杰那极怒的脸上随即堆笑地望着张勇，说道。

张勇捉起了桌面上的电话，摁下了方怡的号码。

“昨天和你说的广州的朋友，现在就在我这儿，想要和你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够帮忙？”

“嗯，那就看看吧。”方怡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那我们中午在椰林见吧。”

张勇挂掉了电话，望着依旧满脸堆笑望着自己的钱少杰，皮笑肉不笑地说道：“钱少，人我已经约好了，到时候生意能不能谈成，那就要看你的了。”

“行，行。只要我们能够谈成这生意，自然少不得你的好处。”听到了张勇的话，钱少杰也明白过来了。

他自然清楚，张勇当这是一单生意，如若他们真得谈成，个中自然少不得张

勇的好处了。

一个建筑项目，一旦落成，至少都能够赚上数千万，给张勇一点好处费那是自然了。

现在，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在花都区的建筑项目，就差审核证件、施工证、环保规划局的审批证，只要这些都顺利过关的话，那就能开工了。

随后，钱少杰和张勇在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办公室里，略微尴尬地闲聊了一下建筑项目的一些事情之后，钱少杰就先行告辞，准备独自前往椰林，张罗今天中午吃饭的事情了。

刚才，钱少杰和张勇两人聊的都是建筑项目的事情，生意，也就是如今维系张勇和钱少杰之间关系的纽带。

独自走出了第三废品收购站，钱少杰那堆笑的脸上似乎一阵凶狠，喃喃地说道：“张勇，等我们进驻花都的话有你看。”

既然张勇已经明确说了，恩怨不可化解，那就是敌人。到时候，他一定会仗着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权势，狠狠地打击张勇一番。

不过，这个时候，事情还没有弄好，钱少杰自然不会和张勇翻脸了。随后前往椰林订了包间，然后回到新华城区买了一些贵重的礼物，准备送给方怡，尽量拉拢这个女人的心。

钱少杰自问，哄女人，他还是有一套。

只要让他靠近方怡，他有着绝对的把握将她哄到手里，到时候利用完了再一脚踢开。这样的事情，他可没有少做。

只要方怡答应帮忙，那前事在花都的阻力就会小不少。看张勇如此爽快就能够拿到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那就能够知道方怡这个女人关系了。

钱少杰明白这一点，不然的话，也不会找上张勇帮忙了。

方怡，他们必须掌控在手里，方便他们打通花都区的关系。

钱少杰就在椰林订下了最好的包间，点了一些出名的海鲜，就等待着张勇前来了。

随后，张勇和方怡两人一同走进了椰林，老早就看到钱少杰在里边等待了。

“钱少，这就是我以前的老板方怡。”望着钱少杰，张勇有些皮笑肉不笑地说道，随即转身说道：“方姐，这就是我之前和你说的钱少杰，广州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少东、副总经理。”

“方姐，你好，你好！”

早就已经站起来的钱少杰快步走了上来，伸出右手想要和方怡握握手。

看到方怡仅仅三十多岁，那成熟的韵味似乎有着致命的诱惑一般，钱少杰微微一愣之下，邀请张勇和方怡入座。

方怡这样的美女，钱少杰虽然不少见，但这般的事业女强人，他还真的没有见过。方怡对钱少杰有着一种致命诱惑，让他坠落温柔乡！

礼貌性地和钱少杰握握手，方怡淡笑道：“钱少杰，素有耳闻。”

入座之后，钱少杰立马就从怀里拿出了一个锦盒，打开，里边是一块观音，晶莹的玉质，泛着浓郁的绿。

这绝对是一块上好的玉，虽然只有一小块，但至少好几万才能够买到手。

钱少杰出手着实不轻。

“方姐，这是我的见面礼，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将观音玉递到了方怡的面前，钱少杰满脸笑意，要说有多诚心就是多诚心，完全就是一个男人追求女人一般的表现。这上好的玉，他早就准备好了，这个时候拿出来自然再好不过了。可是，能不能够收到他想要获得效果，那可就不得而知了！

看到这一块好玉的时候，晶莹之中流露着翡翠的碧绿色，方怡眸子微微地闪烁着一阵精光，却并没有伸手，反而将装着美玉的锦盒推了回去：“钱经理，不好意思，这礼物我不能收。”

见到方怡居然在这样贵重的礼物前都没有心动，钱少杰随即劝说道：“方姐，这就是我们的见面礼……”

“方姐说不收，那就不收了。”在一边的张勇，望了望有些尴尬的钱少杰，随即说道。

虽然嘴里这样说着，张勇心里却暗笑：收了你的礼物，那不就是要帮你办事？你真当方姐是傻瓜啊？

随后，钱少杰和方怡两人略微地拉了一下家常之后，准备步入正题了。

将手里的茶杯放下，钱少杰脸色有些凝重地说道：“方姐，这一次我们公司花都区投注了一笔资金，开展了一个建筑项目。地已经拿到手了，就差……”

没有等钱少杰说完，方怡就问道：“嗯。什么项目？”

“建设北路大道，宜尚雅居住宅建筑项目。现在就差建筑许可证、施工许可

证和商业用地证明等一些证件。”

在回答了方怡的问题后，钱少杰满脸都是期待地望着方怡，询问道：“方姐，不知道能不能够帮一下忙，让我们公司尽快拿到施工证？”

还没有等钱少杰的话语落下，方怡想了想，微微地摇头说道：“抱歉，这个忙我帮不上。”

闻言，钱少杰脸色微微一变，随即满脸堆笑地说道：“方姐，你在花都区可是有不少的关系，连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都能够弄到，难道就真不能够帮一下忙吗？大家也是朋友……”

丝毫不让钱少杰套上什么关系，方怡打断他：“钱经理，你这话可就有错了。张勇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那是通过合法手段审批到，我可没有使用什么手段。至于你们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项目，我这一个废品收购站的小站长，真的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似乎想起了一些什么，钱少杰笑道：“方姐，你怎样才肯帮我？开个价吧？只要我们能够出得起，绝对不会吝啬。”

方怡不肯立即答应下来，钱少杰觉得恐怕是因为没有报酬。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吸引，他就不相信方怡不肯答应。

满脸失望地望着钱少杰，方怡语气似乎也带着几分冰冷地问道：“价？你觉得非要有价格吗？”

在方怡的人生字典之中，有些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感情，爱情，亲情，有时候比起钱来，更加让人爱。

一时之间，钱少杰不由着急了：“那方姐为什么不肯帮我呢？”

方怡丝毫都没有打算留半点的余地，询问道：“那我为什么要帮你？”

这一瞬间，钱少杰也不由愣住了，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方怡居然会这么问。

“我是张勇的兄弟……”

还没有等钱少杰说完，张勇摇了摇头，说道：“钱少，或许我们三年前还是兄弟，不过现在嘛，我可攀不起你这高枝。”

望着脸色难看的钱少杰，张勇不忘说道：“况且，兄弟可不能够乱认。”

钱少杰这个人，张勇早就已经看清楚了，现在他居然还想要和自己攀兄弟交情，张勇自然不会让他成功了。

“这……”满脸淡漠的张勇，似乎丝毫都没有了之前的笑容，让钱少杰感觉

到一阵心虚：“就算我们不是兄弟，那也是朋友，不是吗？”

“抱歉，我们也不是朋友。”

张勇的话，丝毫都忙没有让钱少杰心宽，反而让他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既然大家不是朋友，那我们也无需多说了。”

方怡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礼貌性地一笑：“既然这样，我就先告辞了。”

冷冷地一哼声，张勇身影也没有任何的停留，和方怡直接就走出了包间，把错愕的钱少杰晾在了一边。

望着方怡和张勇走出了厢房，钱少杰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怎么会这样？究竟为什么会这样？

钱少杰在心里无数次询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本来，他以为自己出马，亲自拜访张勇，甚至低头认错，斟茶递水，张勇应该帮助他，却没有想到，居然还是这般的结局。

交情？张勇和他真有交情吗？这般的场景，就好像当年他和张勇之间发生的事情一般。

可是，位置却完全地转换过来！当初，被抛弃被拒绝的人是张勇，而现在被抛弃被拒绝的人是钱少杰自己！

耍我？钱少杰在瞬间总算明白过来，张勇从接他电话开始，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帮助他，根本就是在耍他，一报当日羞辱之仇。

双手死死地捏住了手里的茶杯，钱少杰脸色狰狞地说道：“张勇，我钱少杰可不是那么好耍的。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真是痛快啊！”

将错愕的钱少杰晾在了包间里边，想起方才他一脸的憋屈样，张勇就觉得痛快，前所未有的爽！

这一次，联合方怡两人，狠狠地耍了钱少杰一次，让他脸面丢尽，张勇心里别提有多舒服了！

现在，张勇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都好像想要畅快地大笑，那憋屈了好几年的怨气终于在这一刻一扫而空！

当初，钱少杰三番两次拒绝张勇，不肯帮助，还羞辱他一番，说他一无是处，只适合去拣垃圾。

前不久，钱少杰投资螺纹钢，从张勇这里接收了好几百万的货，建筑钢材市场崩盘损失了不少，张勇心里虽然也感觉到痛快，却也比不上今天这般直接羞辱钱少杰，望着他从希望变成绝望痛快。

这般的报复，那可是灵魂上的报复，完全地践踏钱少杰，才是最本源的打击！这种成就，掌控一切的成就，比起在生意上赚钱还要痛快！

虽然张勇也知道商场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但他从来都是一个记仇的人，既然对方羞辱过他，他绝对不会轻易地咽下这一口气。

松了一口气，张勇望着方怡，道：“方姐，谢谢你！”

张勇知道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方怡给的，如若没有方怡的帮助，他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不会一下子翻身，拥有两百万的资产，不会拿到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

张勇是一个有仇必报之人，但也同样是一个有恩必报之人！

方怡的恩情，张勇永远都记在心里，只要方怡有什么需要帮忙，他绝对义不容辞，不惜一切帮助她。

不过，张勇从来都没有往男女感情那一边想，在他心里，方怡就是一个姐姐，一个高高在上、不容任何人亵渎的姐姐。

这一个姐姐，给他的恩情，张勇一辈子都无法还清。

方怡目光柔和地望着张勇，似乎有着一股特殊感情在脸上弥漫，却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张勇，你我之间还需要说这些客套话吗？这样的人，我还真的没有打算应酬了。呵呵，走吧，这一顿可是要你请我了。”

方怡自然知道自己和张勇根本就没有半点机会，又怎么会轻易地表白内心所想呢？

她也想看到张勇出息，完成企业策划书的目标，那她就安慰了！

有时候，爱一个人并不需要说出来，在其身后默默地支持那也是一种爱！

一顿饭的时间很快在笑声之中过去了，临走的时候，方怡望着似乎根本就没有将先前戏耍报复钱少杰一事放在心里的张勇，不无担忧地说道：“大勇，那钱少杰虽然不是什么做生意的材料，但我能够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有仇必报之人。这些天你可要小心一点。”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方怡自认看人也很准，钱少杰这样的花花公子每一次做事都顺心无比，什么时候会被人这样耍了过？

这一次被张勇狠狠地羞辱了一番，这钱少杰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一定会对张勇做出一些不利的事情。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在广州市也算颇具盛名，虽然在花都区并没有什么实力，但只要有钱，自然就有人会为他办事了。

闻言，张勇不在意地一笑：“方姐，钱少杰这个人，我很熟悉。他还能够做出一些什么事情？最多不就是找一些流氓到收购站捣乱吗？要不就是想要暗地里伏击一下我。”

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张勇早就已经想到了钱少杰会报复的后果，自然没有什么好害怕了。他倒是希望钱少杰出手，到时候张勇自然会让钱少杰好看，甚至让他们公司在花都区的项目无限期搁浅，那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凭借着第三废品收购站，加上开张的时候认识的那些人际关系，到时候钱少杰就麻烦了。

看到张勇这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方怡自然也想到，他有自己的解决办法，那她也放心了。

这三年多的共事，方怡也知道没有绝对把握的事情，张勇不会轻易做。

想了想，张勇不无担忧地说道：“方姐，这些天我妈就麻烦你照顾一下。这样，我办起事情来也放松很多。”

母亲让方怡照顾，张勇也放心，做起事情来也不需要束手束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了。

方怡爽快地答应道：“行，这些天阿姨就让我来照顾吧！到我家里住，到时候也不需要担心什么了。你有什么想要做的就做吧。”

随后，张勇就将唐雅雯送回了胡忠医院，让郭靖培医生好好地照顾她，准备继续下午的物理治疗。

在胡忠医院的时候，唐雅雯望着走出房间的张勇，再次叮嘱道：“大勇，小心一点！”

“嗯。妈，我知道了。”

唐雅雯可不希望，从其他人的口中得知张勇出事了。

随后，张勇走出了胡忠医院，回到了第三废品收购站。

第三废品收购站，一切就好像张勇之前预测的一般，这半个多月，由于花都区电视台的新闻效应，还有之前，张勇走访诸多垃圾佬的效果，这几天的利纯利

润一般都在五千元以上。

这对于第三废品收购站来说，绝对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了。

一天五千多的利润，相当于一个普通的打工族一个月甚至是两个月的工资了。

不过，按照张勇的推算，进入下一个月，收购站就会恢复正常，一天上千元的纯利润算不错了。

平均一天有三千元的纯利润，一个月也有八九万，这绝对是很可观的收益。

也就是说，张勇一个月的收入也有三万。

在和钱少杰见面之后，这两天张勇倒没有遇上什么异常的事情，收购站也没有遇上什么。不过，他知道，按照钱少杰的性格，绝对不会就这样放过自己。

钱少杰是一个有仇必报之人，当年一个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得罪了他，最后钱少杰不但炒了那职员，甚至，还在那职员离开公司不久后，雇请了几个小流氓狠狠地教训了对方，差一点就废掉人家的右手。

这一件事情，当初在他富二代的圈子里传遍开来，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小气，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人。

这样一个没有肚量之人，张勇断定，他一定会出手！

可是，钱少杰究竟会怎样出手，张勇就猜不到了。

广州市繁荣地段，天河区。

这里，是未来广州市中轴线的商业用地，两大标志性建筑都将会在这里建设。

在这里拥有房产的话，不需要几年就能够完全赚回来，甚至翻几番也不成问题。

而且，随着广州的发展，不少的大公司、大集团，都将总部迁移到广州来。天河区这一条中轴线，未来就要成为国际大公司大集团的集聚地。

如今，在准备建筑电视塔的珠江那边，一座几十层高耸入云的商业大厦。大厦十八层，中心地段，最热销的写字楼。

这里，就是前事投资有限集团的总部所在，其前身乃是钱氏财务公司，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融资，已经成为广州市颇有规模的公司，据说今年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还准备要重组上市。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办公室。

这一间办公室足足有二十平方，一张办公桌，上边是一台最新配置的手提电脑，两边是两个樟木名贵书架，一个书架上边摆放着一些奖杯，另外的一个书架摆满了书籍。

还有一个古玩架放在另外的一边，上边摆放满了古玩，有玉石，有雕刻，每一件都是有着一定历史，需要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才能够买到的古玩。

古玩台的一边，有一张会客桌，那些家私都是名贵的欧洲货，一套至少都需要上十万的价格。

此刻，端坐在了办公桌另外一边的钱万成，满脸愤怒地望着眼前好像犯错一样的钱少杰，怒喝道：“混账东西，我不是说了，无论张勇说什么，做什么，你都必须忍耐。难道你没有听到吗？张勇能够咸鱼翻身，自然会有些傲气，也会翻起当年的一些陈年旧账。现在我们有求于人，低声下气也很正常。难道你不懂吗？”

对于钱少杰和张勇之间的事情，钱万成自然很清楚，如若不是看到张勇前途不可限量的话，他自然也不会让娇生惯养的钱少杰触霉头了。

张勇能够有这么长远的眼光，在建筑钢材市场之中一下子就翻身，净赚了上百万的资产，应该是一个大度之人，绝对不会轻易地拒绝和前事投资有限集团合作，最多也就是羞辱一下钱少杰。

如若钱少杰被羞辱一番，却能够让宜尚雅居建筑项目顺利上马，那又有什么问题呢？

况且，钱万成这样做也是想要磨炼一下钱少杰，让他知道商场的艰辛，逐渐地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可惜，钱少杰终究还是嫩了一点，被张勇一拒绝，居然就心生退却之意。

生意场上，就应该屡败屡战，绝对不能够这样就放弃，如若不然的话，钱万成也不会建立起来这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了。

一切，都需要一步步来，忍耐下去。

望着满脸憋屈却不敢说话的钱少杰，钱万成语气也没有那么愤怒了，反而带着几分苦口婆心地说道：“少杰，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做生意一定要沉住气，切忌心浮气躁。你赶紧再联系一下，无论如何也要让张勇答应帮忙。”

闻言，钱少杰不忿地问道：“爸，难道没有他们帮忙，我们就不能够拿下那些项目吗？”

他可不相信，不依靠方怡和张勇在花都区的关系，他们偌大的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不能够拿下宜尚雅居建筑项目了。

对于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实力，钱少杰自然很清楚，建筑项目也做过不少了，他就不相信这一次会有什么特别困难。

没有否定钱少杰，钱万成双眸一阵精光闪烁而过，说道：“如若没有他们帮忙的话，我们自然也能够拿下这一个项目。不过那样的话，花费也会超出我们的预算。而且，拉上张勇，到时候凭借他们的关系，集团在花都区的发展也会迅速多了。”

钱万成看重的可不是现在的利益，而是有着长远的目光，如若不然也不会轻易地让钱少杰找张勇了。

望着似乎若有所悟的钱少杰，钱万成继续说道：“有时候生意就是这样，拉上关系自然就容易多了。而且，这样也分担我们的风险。”

“嗯，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

这一次，钱万成知道，钱少杰听进去了，不会再像之前那样，虽然嘴上说着清楚，却并不放在心里。

钱万成的意思，钱少杰自然清楚，那就再打电话给张勇，看看还有没有机会。

这个时候，钱少杰丝毫没有任何的怒气，反而带着几分低声下气，完全地转变了一个人：“之前都是我钱少杰不对，还请你原谅。”

钱万成望着如今似乎转变了不少的钱少杰，赞赏地点了点头，这样求人家的态度，倒算是不错。

本来，张勇还以为钱少杰打电话过来就是要说上次的事情，现在居然直接道歉，倒是出乎张勇的意料。

钱少杰绝对不会是这样大器之人，在被这般狠狠地要了一顿之后，居然还能够诚心地道歉。

这突如其来的态度，让张勇一愣，疑惑万分，心里不断地想着，钱少杰为何会有这般的变化。

钱少杰似乎担心张勇会挂电话，说道：“明天晚上八点我在新世纪酒店摆一桌，希望你赏脸。”

这一次钱少杰学乖了，没有说邀请方怡。

只要搞定张勇，那方怡自然轻而易举了。

钱少杰看得出来，方怡似乎对张勇好像有些意思，话语之间都会遵循着他的决定。

两人之间，如果没有暧昧，钱少杰绝对不会相信！

闻言，张勇微微地一愣，一想之后他也明白，恐怕钱万成就在他的身边，指导他这般说。

没有钱万成作为后盾，钱少杰怎么可能这样沉得住气，甚至放下面子？

整个广州市，或许能够完全压制钱少杰的，也就只有钱万成了。

眸子一阵阵精光闪烁而过，张勇冷冷地说道：“钱少杰，你我早已不是什么朋友，也没有什么利益关系，何来这认错道歉一说？看来是你想多了。”

既然决定了不参与宜尚雅居的事情，张勇自然不会让钱少杰有任何的机会。

钱少杰这是想要借助道歉的事情，然后攀上关系，拉拢张勇，说服他帮忙。

方怡轻易不会动用在花都区的各种关系，如若当初不是为了自己的第三废品收购站，绝对不会打电话给刘安明。

一旦方怡插足这一件事情，让钱万成等人和刘安明攀上关系，到时候出现什么问题，自然要牵扯到方怡身上了。

为了保护方怡，也不想和前事投资有限公司有过多的接触。

前事投资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投资公司，但背后究竟是做什么，那就不得而知。

当初，张勇听父亲张合安说过，钱万成是靠私人贷款起家，而且不时也做一些走私生意。这样的公司，和他合作的话，到时候都不知道怎样被钱万成摆一道了。

闻言，钱少杰似乎并没有打算要放弃，近乎于哀求：“你大人有大量……”

没有再理会钱少杰，张勇直接就摁掉了电话，根本就没有让他有半点说下去的机会。

望了望似乎有些不知所措的钱少杰，钱万成微微地摇了摇头：少杰真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从钱少杰的动作和表情，钱万成自然能够看得出来，张勇根本就没有给他机会说出帮忙的事情，直接就挂断电话让他死心。

本来，钱万成以为商宦世家出生的张勇，自然知道这个世界之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在利益的吸引之下，张勇一定会上钩，和他们站在同一条船上。现在，张勇这样似乎有些意气用事的做法，倒让钱万成有点失望了。

钱万成自然是有自己的办法解决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的事情，不过他也想要趁着这个机会拉拢一下张勇。

张勇能够从沉浮不定的建筑钢材市场疯狂的升涨中看准时机，又抽身而出，这样独特的商场眼光，才让得钱万成心生爱才之心，想要和张勇合作。

如果，能够让张勇成为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人，那就再好不过了。

同时，钱万成也想让钱少杰磨炼一下，让他知道一些商场里边的规则。张勇和钱少杰之间的恩怨，绝对不可能轻易地化解，这样才能让钱少杰磨炼。

望着满脸失望的钱少杰，钱万成说道：“少杰，还是砸了？看来张勇也并没有我想象中有生意头脑。哼，既然这样的话，我还是动用自己的关系吧！你先出去吧。”

张勇这样再三拒绝，钱万成也知道不是钱的问题了。

想要让方怡帮忙，恐怕代价比起自己请那些科长主任帮忙还要大，既然如此，倒不如动用自己的关系解决。

这个项目时间拖得越久，投入就会越来越大，到时候收入就会变少。

闻言，钱少杰颇为无奈地说道：“爸，宜尚雅居项目，我帮不上什么忙，真不好意思。”

本来，他想凭借这一件事情坐实公司副总经理这个位置，甚至以后接管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可惜，现在事情弄砸了，他也没有什么斗心了。

其实，钱少杰的心愿，这一辈子做好一个富家子弟、富二代就算了。

钱万成点了点头，随口说道：“没有什么，我自然会有办法解决。”

随后，钱少杰了起来，要走出办公室。

似乎能够感受到钱少杰内心升腾起的怒火，钱万成不忘提醒道：“少杰，不要随便动张勇。张勇虽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但也绝对不好惹。你还是少惹为妙，知道吗？”

花都区是方怡的地盘，张勇能够开设第三废品收购站，怎么可能没有一些关系？钱少杰真的触碰张勇、得罪方怡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钱万成可不想在宜尚雅居建筑项目即将上马的时候，出现什么纰漏了。

“知道了。”

虽然嘴上答应着，但钱少杰脸上没有任何的在意，被钱万成这样一提，倒是更想报复张勇了。

什么时候，钱少杰受过这样的窝囊气，而且两次三番，张勇根本就没有给他半点面子。

本来就自恃过人，认为财大通天的钱少杰，这般被张勇羞辱和拒绝，早就让他极度愤怒，甚至是有杀了张勇的心。

张勇！在钱少杰的心里已经是敌人，不教训一顿，让他知道钱大少可不是好惹的，怎么可以罢休呢？

心里这样盘算着，钱少杰却不敢在钱万成的面前表露半分。

从钱万成的房间中走出，钱少杰脸色微微地放松了一下，面对着钱万成，他感觉到沉重的压力，每一次都是这般。

钱万成希望能够将自己培养成为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接班人，这一点钱少杰自然清楚，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心思经商，只想能够吃喝玩乐一辈子，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危机意识。

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心思在商场上打滚，又如何能够走得远呢？如若真得让钱少杰管理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话，恐怕不需要十年八年，公司就要转卖，或者是破产倒闭了。

重重地松了一口气后，钱少杰眸子闪烁过一抹凶戾，脸色也变得有些狰狞，他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周边走过的那些职员感受到钱少杰满脸的狰狞，都退让开来，根本不敢靠近他。

钱少杰在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可以说臭名昭著，上至经理，下至职员，都不敢轻易地得罪这个公子哥儿。

得罪钱少杰，可就别打算在公司做下去了。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待遇，比起同等级别的公司来说也算高一些，不然的话也不会吸引到一些高端人才进来了。

目空一切、满脸凶相的钱少杰，哪里会留意到这些，一个劲地赶回办公室。

回到了办公室，坐在了软椅上，望着外边广阔的天空，钱少杰脑海之中不断

地浮现起之前张勇和方怡根本就不将自己放在眼里的情形。

在钱少杰看来，这是一种耻辱，一种不可磨灭的耻辱。

张勇！当年那个家破人亡、没有任何权势，任何人都能够踩一脚的垃圾，任何人都能够唾骂的穷鬼，现在居然踩着钱家获得第一桶金不说，甚至还如此拒绝自己，让他丢了一个大脸。

从来，做什么都是顺心顺意的钱少杰，这个时候内心变得阴暗起来，似乎不出一口恶气根本就不可能解气。

越想越是愤怒，脸色也变得扭曲，钱少杰越是生气，越是咽不下这一口气，放不下脸面。

钱少杰这样的人，连一个小小的职员得罪他都不会放过，张勇得罪了他，就更不可能放下了。

可是，怎么对付张勇？

这个时候，怒火中烧的钱少杰已经将先前钱万成告诫的话完全抛诸脑后，一心就想着怎样才能够弄死张勇，怎样才能够让张勇再次破产，让他没有翻身之力。

只有看到张勇身败名裂、身心俱损，钱少杰心里这一口恶气才能够化解。

只是前事投资有限公司根本就没有插足环保事业的项目，况且在花都区也没有没有什么势力，想要弄死在花都区政府有些关系的张勇，看起来还真的不容易。

甚至，被张勇捉住什么把柄的话，同样也会报复他。

不过，钱少杰根本就不担心张勇和方怡的报复，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势力在广州也不弱，应对两个百万富翁的报复，那绝对是轻而易举了。

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钱少杰都没有半点头绪，想要从生意上打击张勇是不可能的事情。

首先，钱少杰本身就不会做生意，也没有这样的心。

而且，张勇和方怡好像没有打算要投资什么生意，钱少杰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办法从生意上打击张勇。

虽然前事投资财宏势大，但没有受力点，张勇的废品收购站根本就不受影响。

“看来，只有用回老办法了。”

眸子之中凶戾之色闪烁而过，衡量再三，钱少杰也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自

已出这一口恶气了。而且，老办法也直截了当，根本就不需要多想。

随即，钱少杰从口袋里边摸出了电话，拨通了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的花都区负责人杨斌的电话，准备吩咐他做事了。

杨斌的电话随即接通，电话那一边是一道粗野没有礼貌的声音：“喂，哪位？”

钱少杰高高在上：“是我，钱少杰。”

杨斌只是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的负责人，钱少杰可是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级别上比他大了不少，自然不需要有什么礼貌了。

况且，钱少杰本来就没有什么礼貌可言。

“钱少，有什么吩咐？”那一边，杨斌似乎有些受宠若惊地问道。

杨斌心里有些疑惑，钱少杰平时只是在公司挂职，并没有怎样管理公司的事情，而且宜尚雅居建筑项目都是钱万成负责，钱少杰突然打电话过来让他感觉到奇怪。

不过，杨斌也能够猜测到，钱少杰给电话他，那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或者需要去做。

“杨斌，你可认识花都区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站长张勇？”

钱少杰并没有一上来就说出了自己的事情，反而询问杨斌认不认识张勇，确认一下张勇在花都区的知名度。

虽然想要动张勇，但也不能够太明目张胆，这样的话，不然是自己惹祸上身，一不留神自己也要出事。

钱少杰也不是什么鲁莽之人，能够做了不少的违法事情却没有被捉到，自然是有些手段了。

“张勇？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张勇？”微微地想了想，杨斌才想起之前花都电视台才报道了第三废品收购站开业的消息，张勇似乎也成了花都区的年轻企业家。

杨斌随口说道：“嗯，虽然不认识，但好像有一些后台，在政府里边认识一些人。”

身为花都区的老油条，狮岭镇的一方小霸主，杨斌自然也猜测到，张勇能够拿到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开设多年来都没有增设的废品收购站，必然是有不少的背景，绝对不简单。

不过，杨斌却想不出，钱少杰和张勇直接有什么恩怨，或者有什么交情。

“背景很大？”听到了杨斌的话后，钱少杰随即询问道。

如若背景真的大到钱少杰都无法动的话，那可就不好办了。

“嗯，应该不弱。”杨斌点了点头，询问道：“钱少，有什么问题？”

脸色带着几分狰狞之色，钱少杰随即沉声地说道：“杨斌，能不能够帮我找些人弄残他？”

直接将张勇弄残，那他就嚣张不起来了。

“弄残？”一愣之下，思量了片刻，杨斌摇了摇头，为难地说道：“钱少，这有点难办。张勇也算是花都区的知名人士。真的将他弄残的话，可能会……”

弄残张勇，那可等于是得罪了花都区政府，得罪张勇身后的那些势力，被人知道是杨斌所为，他还怎么在这里混？

还没有等杨斌说完，钱少杰带着点愤怒地说道：“杨斌，只要做得干净一点不就行了吗？难道这样还需要我教你吗？”

既然打电话给杨斌，钱少杰就没有打算善罢甘休，一定要弄残张勇，就算花费多一些钱财，那也在所不惜。

钱对于钱少杰来说不成问题，现在他就要出自己胸口的一口怨气，狠狠地教训张勇，让他知道，钱少杰依旧还是不能够得罪的钱少杰。

在听到钱少杰充满着愤怒阴冷的话语后，杨斌也知道，他不说的话，恐怕钱少杰也会找人做。况且，只要做得干净一点，就不会有人追查到了。

现场的布置，在道上混过不短时间的杨斌自然清楚怎样做了。

干净利落，就算是刑警想要追查过来，那也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杨斌就能够找替罪羔羊了。

“嗯。那我知道怎样做了。”

杨斌也算是狮岭镇的小恶霸，一方土豪，当初钱万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知道杨斌在花都区有一些关系，才会让他成为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的负责人，方便建筑项目的投资建设，还有提防一些地方恶势力。

成为宜尚雅居建筑负责人的杨斌，虽然知道钱少杰的身份，却和他并没有什么交集，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既然钱少杰出得起价，只要他们做得干净一点，就不会有人查到了。

完成这一桩，恐怕钱家对他将会更加信任了。

“杨经理!”

就在钱少杰办公室门外，一个身穿着职业套装，二十五六岁左右的女职员从走廊之中走出来。

“啪!”这一声招呼，让在钱少杰门外偷听的杨武一愣，手里的文件突然之间掉落到了地上。

杨武吓了一跳。现在他可是干着见不得光的事情，被人发现了自然心惊。

“小秦，你吓死人了。”

看到迎面走过来的是公司文员小秦后，杨武装作心惊地说道。

小秦不好意思地望了望杨武，随后抱着怀里的文件夹快步离开了。毕竟，她也就是一个小职员，人家杨武可是策划部的经理。

随后，杨武也没有多停留，捡起了掉落在了地上的文件，敲门走进了钱少杰的办公室。

杨武，就在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任职，现在已经做到了一个策划部门经理的位置，刚才他可听到了一些自己不想听到的事情。

见到杨武从外边走进来，刚好挂掉电话的钱少杰望了望似乎有些紧张的杨武，随即装作不在意地问道：“有什么事情?”

压抑住内心的紧张，杨武递上了手里的文件，装作平静地说道：“钱经理，这是上一次项目的结算文件，还请钱经理签名。”

这个时候，可不能够让钱少杰发现什么端倪，让他知道自己偷听的话，那可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钱少杰也不怀疑他，随后签上名字，就让杨武走出办公室了。

第六章

害人者搬起石头砸了脚，报复者冤冤相报何时了

张勇得知钱少杰下黑手，买通黑帮来搞自己，虽感到意外，仍不动声色，悄悄向公安局报案。凶手何时出现，他们躲在暗处，张勇还是感到心惊胆战。凶手终于出现了，公安局预先埋伏的便衣将凶手一举擒获，并顺藤摸瓜查到了钱少杰。钱少杰本来要害人，被张勇一通谋划，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被判了徒刑；不仅如此，还连累前事公司在花都的地产项目延宕，造成了前事公司重大的损失。张勇与钱氏家族的恩怨加深，冤冤相报何时了？

杨武小心翼翼地钱少杰的办公室走了出来，暗暗地松了一口气，径直走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这个时候，杨武不需要猜测就能够知道，背后的钱少杰一定在望着他，看他是不是有什么异样。甚至，他好像感觉到后背有一阵阴风一般。

方才，钱少杰刚刚聊完电话，杨武就敲门，这未免也有些巧合，钱少杰自然会想到，杨武究竟有没有听到他的谈话内容，从而心生戒心。

杨武和张勇之间是同学关系，甚至杨武能够进入到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也是有着一一些当初张勇的关系在。

当年张勇和钱少杰之间还算是朋友关系，杨武和崔建平被介绍给钱少杰。崔建平的古板，钱少杰不是很喜欢，但杨武的恭维，却让他很受欢迎。

随着张氏集团的破产，杨武和钱少杰之间不时也有联络，但却没有提到张勇。

杨武毕业之后就进入到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一步步地从小职员攀升到了策划项目部经理，这般的速度，比起其他本科毕业生绝对要快

上好几倍了。

中山大学毕业生，单单是这一个金字招牌，那就足够让杨武拥有不少的发展机会了。任何的公司都不会拒绝一个中山大学的毕业生，给出的待遇都会比其他的本科生要高出不少。

可以说，从毕业的那一刻，杨武的起点就比其他的本科毕业生要高上不少。

回想起当年张氏集团投资失利，被迫清盘，张合安坠楼身亡，唐雅雯中风住院，而后张勇到处借钱想要医治好母亲的病，还有就是读完大学，却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

随后不久，钱少杰就听说张勇离开了广州，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当中。

如若不是年初的时候，张勇借过钱的话，钱少杰还以为张勇会沦落街头成为肮脏无比的乞丐，或者是死在某一个穷乡僻壤里。

当初，张勇向他借钱，说做什么投资，钱少杰根本就没有理会，甚至羞辱张勇一番，现在他怎么都无法想象，张勇居然咸鱼翻身，甚至拿到了连他都有些羡慕的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经营权。

凭着杨武和张勇之间的关系，钱少杰猜测，杨武应该是知道一些什么。不过，钱少杰却并没有询问杨武，他想说就说，不想说也没有办法。

甚至，钱少杰在推测，一旦杨武听到些什么就会告诉张勇。

一旦张勇知道自己有心想要弄他，一定会有所提防，利用关系调查，真的弄出什么证据的话，钱少杰可就有点麻烦了。

一旦张勇被抢劫，或者被殴打，恐怕公安局都会将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盯得紧紧的。

至少，钱少杰必须要确认，杨武并没有偷听到他先前的话，他才会放心。

杨武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似乎真没有听到自己的谈话，钱少杰才略微地松了一口气，眼眸之中凶戾之光不断闪烁而过。

“张勇，得罪我钱少杰，从来都没有好下场。哼，废掉你，已经是便宜你了。”

钱少杰喃喃地说道，似乎心里已经在想张勇被人废掉的场景，他脸上不禁狰狞地笑了起来。

张勇要报仇，钱少杰也要报仇！

强忍着心里的震撼，快步地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立马关上门，杨武感觉到后背完全地被汗水湿透了。

虽然仅仅只是十来米的距离，但他从来都没有这般紧张过，似乎每一步都会担心被钱少杰发现破绽。

杨武有些颤抖地捉起了桌面上的茶杯，缓缓地喝了一口茶之后，深呼吸稳定了一下有些乱的心情，思绪才恢复过来。

钱少杰，居然想要对付张勇？而且，还要找人废掉他？这消息也实在太骇人了！

一时半会，杨武还接受不了。

虽说杨武也知道钱少杰和张勇两人有着不少的恩怨，但却没有想到居然到了这般的地步，你死我活，不可挽回。

其实，杨武也留意到，钱少杰昨天从花都回来之后，脸色似乎就有些不太好看，刚才在说话的时候还有一些扭曲，似乎非常狰狞。

张勇在花都区开了第三废品收购站的消息，其实也是杨武告诉钱少杰的，他想要趁着这般的时机，看看能不能够化解一下张勇和钱家之间紧张的关系。

现在，杨武也没有想到，两人居然会弄成这般水火不相容。

联合现在钱少杰的态度、神色，还有先前的话语，杨武断定出，这一次他前往花都区和张勇见面受了憋屈，恐怕张勇没有给好脸色他看。

张勇的性格，杨武很清楚，虽然不是什么睚眦必报之人，但也是恩怨分明，绝对不会给钱少杰好脸色。

两人相撞在一起，必然会擦出一些火花，钱少杰吃瘪，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钱少杰这个人就是小肚鸡肠，轻易不能够得罪。可以说，钱少杰的一些丑事，杨武很清楚，一般而言，他也不会轻易地得罪钱少杰，基本都是求必应，全力地恭维他。

钱少杰，是前事投资有限公司未来的接班人，现在的副总经理，一旦得罪的话，在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前途就完了。

现在张勇得罪了这个太子爷，身为兄弟的杨武怎么可能不替他担忧呢？

杨武考虑再三，决定打一个电话提醒张勇，让他小心一点。

现在这件事可大可小，一定要注意。

虽然杨武不想得罪钱少杰，但更加不愿意看到张勇被废掉，那他可就一辈子

要做罪人了。

摁下了张勇的电话，杨武心里一阵阵颤抖，希望张勇快点接电话。

“I can fly , I believe I can fly……”

铃声响起，张勇看了看来电显示，居然是杨武这个大忙人。

摁下接听，张勇笑道：“杨武，怎么这个时候给电话我？有什么事情吗？”

将近一个星期，张勇都没有怎么和杨武联系了，杨武现在跟进一个珠海的投资项目，连陪聂小圆都没有什么时间，自然更加没有什么时间理会张勇了。

电话的那一边，杨武火急火燎地询问道：“喂，大勇，有些事情要问一下你。”

现在，杨武确认张勇和钱少杰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对杨武，张勇自然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直接就说出来自己和钱少杰之间的恩怨。

在听到张勇的话语后，杨武才真正地明白，为什么钱少杰居然如此气愤，不惜要对张勇动手，原来是这样。

求人不成，反而被张勇羞辱一番，这样的一个仇，钱少杰怎么可能不报呢？

张勇这一次，还真的危险了！

顿时，杨武不由提醒道：“张勇，这一次钱少杰很生气，你……”

“嗯，你怎么知道这一件事情？”

张勇似乎也意识到了一些什么，随即问道。杨武一直都没有告诉自己，他究竟是在什么公司上班，只知道是一间规模还不错的投资有限公司。甚至，有时候张勇询问他，他还闪烁其词，似乎并不愿意告诉张勇真相一样。

虽然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也是做这个行业，但杨武也不可能这么快得到消息，还这么准确。

“大勇，我没有告诉你。其实我就在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做策划部门的经理。”

听到了杨武的话后，张勇似乎有些生气地应了一声：“哦！”

张勇虽然有些生气，但一想到杨武居然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他，应该不会站在钱少杰那一边。

特别是杨武提醒他小心一点，让张勇感觉到心里一暖，胸口升腾而起的怒火

也逐渐地平息下来。

至少，这个时候杨武告诉他，还顾及兄弟之情，在他的眼里，兄弟之情比这份工作还要重要。

张勇脸上带着几分愠色地说道：“武子，你现在才告诉我，这不是很不够兄弟吗？你也知道，钱少杰和我之间的恩怨……”

“大勇，对不起！”

电话的那一边，杨武神似乎有着几分担忧，不好意思地说道：“大勇，我也是……”

似乎听得出杨武窘迫，张勇笑问道：“武子，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消息？是钱少杰想要对我不利？还是钱万成想要打压我？”

杨武也似乎听得出来，张勇好像没有再生气了，随即平复了一下心情，继续说道：“大勇，刚才我听到钱少杰说，要弄残你……”

“弄残我？”

早就料到了钱少杰会出手，却没有想到居然会是这么重手。

看来，这一次真气得钱少杰不轻了。

一想到钱少杰吃瘪的样子，张勇就不禁笑了起来：“哈哈，看来，这一次钱少杰那家伙还真的生气了。”

听到电话那一边张勇的笑声，杨武一阵疑惑：“你还笑得出来？”

闻言，张勇笑道：“为什么我不能够笑呢？”

现在他不单是要笑，更是想要大笑了。他还真得恨不得钱少杰出手，那样他才能够展开对钱家的报复。

似乎感觉张勇有些不一样，杨武沉声地说道：“钱少杰是什么人，难道你就不担心？”

钱少杰虽然没有什么好怕，但真正的厉害是他身后的前事投资有限公司，数千万的净资产，张勇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张勇反问道：“担心有用吗？”

想想，好像张勇也没有说错，这个时候，就算他担心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顿时，杨武不由询问道：“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没有！”

张勇那直接的回答，还真的出乎杨武的意料。

杨武也只能够是提醒道：“那你这一段日子要小心啊！进出千万要注意安全啊！”

如若这一句话是钱少杰说出来的话，那就真恐怖了，甚至让张勇怒火中烧，但现在是杨武这个兄弟说出来，反倒有着一股温暖的感觉。

这三年多，张勇能够支撑过来，除却因为母亲之外，还有杨武这两个兄弟。

杨武和崔建平两人的支持，无条件的支持，让张勇还感觉到有希望，才不会轻易地放弃。

“行了，我会应对。”张勇点了点头，语气带着几分凌厉地说道：“既然他真的敢对我动手。他不动手还好，要真动手的话，那倒是要看看谁吃亏了。”

张勇的话似乎流露着一阵冰冷，让杨武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一旦张勇认真起来，就算十个钱少杰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

张勇在大二的时候，就被誉为金融界的明日之星，可想而知，那些导师对张勇评价究竟有多高了。

既然张勇这样胸有成竹，杨武也不需要担心了。虽然张勇口中没有说自己的应对办法，但一定会有着办法的。

“果然要动手啊！”

挂掉了杨武的电话，端坐在办公室里，张勇不由叹了一口气。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钱少杰打电话约他明天在新世纪酒店吃饭的时候，张勇就已经猜测到有这么一天了。

钱少杰，居然想要凭借着方怡第二废品收购站的背景，和花都区诸多政府官员拉上关系，好方便他们日后工作。

就算是朋友，张勇也绝对不会将方怡往火坑里推，从一开始钱少杰的电话就注定今天的反目。

张勇欠方怡实在太多了，恐怕这一辈子也无法偿还。张勇可不想看到方怡到时候因为某些原因而身败名裂。

这样的话，张勇可就真的成了罪人，一辈子都没有脸见方怡了。

这一次得罪了钱少杰，张勇可没有打算让方怡动手，他倒是想看看，自己之前和一些领导建立起来的关系如何。

如若这一次，这些领导肯帮助他的话，那说明张勇在这些人心心里还是有着一一定的分量，如若对方不肯帮助自己的话，其中的意思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一点张勇倒不会多想，有方怡在自己身后，这些领导多少还是会给一点面子的。

背靠在软椅之上，张勇微微地闭上眼睛，脸色似乎也有着几分凝重，心里在盘算着钱少杰找什么人动手，选择一个怎样的时机动手？

只有掌握了钱少杰动手的时间和方法，张勇应对起来才会轻松，危险系数也会下降不少。

“宜尚雅居？建筑项目？”

“杨斌？”

两天后，张勇拿着手里的一叠资料，对于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也有了不小的了解，知道其净资产六千多万，还有背后一些产业，按照张勇估算，恐怕上亿的资产。

也就只有这样的大公司才胆敢说要申请上市，融资投资更加庞大的项目，让公司不断地发展，成为闻名整个广东省的大企业。

而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在花都区有一个住宅建筑项目，也就是钱少杰和杨武口中所说的宜尚雅居。

这个项目，公司可是投资了三千多万，买了狮岭镇的一块繁荣的地段。这个繁荣的地段，未来发展起来，价格一定会上去，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一定能够大赚，到时候公司资产又会增加，上市的资本也雄厚不少。

宜尚雅居的主要负责人，乃是曾经在花都也算有名的混混头杨斌。

杨斌，在狮岭镇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有着一些政府官员的背景，甚至曾经做过杨屋村的村长、村支书，是一个恶霸型的人物。

在看到杨斌的资料时，张勇也在猜想，钱万成让这一个好像并没有什么真本事的土霸王作为这个建筑项目的负责人，恐怕只是看上他在花都区的政府关系，能够让他们的建筑项目更好地通过审批。

中国虽然是一个法制社会，但同样是一个人情社会，有足够的人脉，办起事情来简单不少。

钱少杰这个花花公子，在花都区里并不认识什么道上的人，能够想到的恐怕也就只有杨斌。

杨斌这一个地头蛇，想要找人的话，也容易不少。

“看来，钱少杰应该是通过杨斌找人动手吧？只要我能够盯紧杨斌的话，那应该就能够知道他们究竟会派什么人来伏击我。”

心里想着，张勇心里也有一些计划了。

一个打击钱少杰，甚至影响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计划，悄然在张勇心里应运而生，准备开战。

明天就让人跟踪杨斌，如果发现其有什么不轨意图，凭借着之前在第三废品收购站建立起来的关系，报警捉住那些想要伏击自己的人，再顺藤摸瓜，自然就能够牵出杨斌和钱少杰了。

这样一个机会绝对不能够错过，一旦错过的话，就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等到了。

等君入瓮，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恐怕这也是现在唯一能够坑钱少杰一把的机会，如若能够让他人狱，那自然最好了。

当然，张勇主要针对的目标，并非是单纯地要惩罚一下钱少杰，还有他背后的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也想要趁着这一个机会狠狠地打击它。

到时候，一旦身为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钱少杰出了问题，杨斌也同样受到牵连，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的审批手续必然会减缓，甚至完全被搁置。

张勇巴不得趁着这个机会让宜尚雅居建筑项目被勒令停工，无限期搁浅。

一旦宜尚雅居建筑项目获得证件开始施工，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进驻花都区，到时候钱少杰必然会对自己第三废品收购站，展开一系列的报复行为。

既然仇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办法缓解，那就必须要想办法，不让其顺利地进行下去。

宜尚雅居建筑项目是上亿的项目，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在花都区定然占据一定的话语权，到时候想要打击一个废品收购站、仅仅只有两三百万资产的张勇，并不是很困难。

被一个大集团，大公司盯上，然后尽一切的可能打击，张勇可不想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收购站就这样被狙击消亡了。

对策。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阻止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进驻花都区，宜尚雅居建筑项目不能够顺利地展开。

现在钱少杰想要袭击他，那就是最好的阻碍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入侵的机会。

或许有时候蚂蚁无法和大象比较，但大象想要让蚂蚁死，蚂蚁也总需要想办

法保全自己。

不过，只是跟踪杨斌一个人的话，可能没有那么保险，一旦杨斌已经找到了对付他的人，张勇不知道对方打算什么时候出手、如何出手了。

一旦错过时间的话，想要查出杨斌动手的时机和动手的人，可就有些困难了。

这样一来，跟踪杨斌，掌控其行走，获取其犯罪资料，这一个办法虽然行得通，但却并不是很保险。

“不能够只实行这一个办法，还应该需要有另外的办法。”心里盘算着，一时之间，张勇就想起了刘安明副局长，花都区公安局副局长。

不过，这样的小事麻烦堂堂的公安局副局长，似乎有些不太好。

况且，现在虽然有消息说钱少杰要对自己不利，却没有证据表明对方真得那般做。

刘安明局长不成，唐连生主任却行！

顿时，张勇就想到了当初帮助他审批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的唐连生主任，虽然唐连生在公安局只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审批主任，但只要他出口，安排两三个刑警暗中保护他，那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而且，有人保护，张勇的风险也会降低不少，到时候捉住那些想要偷袭自己的混混把握不小。

唐连生！看起来就是最佳人选了。

张勇立马就拨通了唐连生的电话。

电话的那一边，唐连生看到了是一个颇为陌生的电话，摁下接听：“你好，哪位？”

听到唐连生那略微有些官威的声音之后，张勇淡笑着说道：“张勇，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张勇。”

张勇的声音很特别，蕴藏着一种男人的磁力，却带着青春的气息，让人如同看到他脸上的阳光一般。

张勇的声音，唐连生在众多年轻人之中，那可记得深刻了。

闻言，唐连生语气也变得友善起来：“哦哦，张勇啊！哈哈，很久没有联系了，怎么有空打电话给老哥了？”

第三废品收购站开业的时候，张勇还想要约唐连生吃一顿饭，最后忙活起来

也忘记了。

张勇笑道：“唐老哥，你大忙人，我怎么好意思打扰你呢？呵呵。”

一笑之下，唐连生似乎有些责备地说道：“什么啊？那就是你老弟不对了，什么不好意思打扰我？你这样说，可就客套了。”

张勇可是连刘安明都赞赏的人，唐连生自然不会说张勇打扰他，甚至，恨不得张勇多打扰一下他，然后遇上刘安明的时候，多提点一下了。

只要张勇方怡肯出言，唐连生相信他在单位必然能够高升，绝对不会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了。

顿时，张勇认错道：“唐老哥，是我不对。呵呵，是我不对，该请吃饭，赔礼道歉。”

拉了一下家常之后，张勇逐渐地进入到了正题：“唐老哥，今天晚上有空吗？我们不如出来聚一聚如何？”

唐连生想了想，也就答应道：“好，今天我刚好没有饭局。”

这个饭局，本来在第三废品收购站开业的时候就应该有，现在都将近过去一个月的时间，也算有点迟了。

张勇一笑，随即说出了地点和时间：“晚上六点，新世纪大酒店，不见不散啊！”

约好了唐连生之后，张勇似乎感觉到心里微微一阵轻松。至少现在唐连生的态度很好，和自己称兄道弟，到时候真的托他办事的话，应该不成什么问题。

这个人虽然有些做作，但让他看得起的人那就是朋友，就是兄弟。

张勇立马打了个电话到新世纪大酒店，订了一个包间。

他可不想到新世纪的大堂喝茶吃饭，到时候和唐连生商量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可就不太好了。毕竟，他们商量的可是关乎张勇的人身安全的事情。

一切准备就绪，张勇就等着晚上和唐连生说这一件事情了。

虽然钱少杰已经准备要对自己动手，张勇却并没有什么好担心，依旧处理第三废品收购站的事情。

既然一切都已经有了安排，他也不需要太担心，一步步按照计划来，钱少杰应该跑不掉了。

现在，张勇安心地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准备晚上和唐连生的会面。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张勇有着一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似乎很想让钱

少杰动手。到时候，他就能够捉住钱少杰的把柄，让对方吃一个暗亏，最好能够将他送入监狱。

当天晚上六点钟，新世纪大酒店，一间金碧辉煌的包间。

新世纪大酒店，花都区的标志性建筑物，五星级的大酒店，专门用来接待一些政府要员。

这样一个地方，消费自然也不低。如若张勇当初在第二废品收购站做管理员的话，一个月也就那么两千块，在新世纪都不够消费一顿饭了。

不过，对现在拥有百万身家的张勇来说，在这样一个地方消费，也不会肉疼，毕竟第一次请唐连生吃饭，不能过于寒酸。

况且，张勇还要拜托唐连生办事，那就更不能够马虎了。

桌面上三菜一汤，大酒店的名门出品，价格不菲，至少都两三百一个菜了。

举起手里的五粮液，张勇笑道：“唐老哥，先前你帮我办理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我还没有好好地请你吃一顿饭。这一杯酒是小弟敬你的。”

请吃饭自然需要技巧，不能够一上来就聊正事，要将饭吃到一半再慢慢说，对方也就没有拒绝的余地了。

而之前钱少杰在见到方怡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拿出了美玉，这样怎么可能不让人心生厌倦呢？

虽然当初张勇和方怡也没有打算吃钱少杰的饭，但一开始他就做错了，让本来就想找机会离开的方怡和张勇有借口了。

唐连生的秃顶似乎有一阵光反射而来，举起手里的酒杯笑道：“老弟，这可不是你的错。前些日子，老哥我也忙活得晕头转脑，就算你约老哥出来吃饭也没有时间啊。今天，我们倒是有时间好好地叙叙了。”

这个时候，唐连生在张勇面前丝毫都没有半点官威，好像朋友兄弟一样，完全地将张勇当成自己人。

“喝！”

顿时，张勇和唐连生都喝光了手里的酒，一边吃着菜，一边喝着酒聊着天，一片和谐。

唐连生举起了手里的酒杯，望着脸色微微涨红的张勇笑道：“老弟，你是刘局长的朋友，是我唐连生的兄弟。如若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就是了。”

和唐连生喝了这么一会儿酒，请他吃这么一顿饭，张勇就是等这么一句话了。

如若张勇自己说出来请唐连生帮忙的话，那欠的人情可就大了。到时候，张勇要还这一个人情，需要付出的代价可就大了。

如若是唐连生自己说出来，那两人之间的关系可就不一样了。

放下了手里的酒杯，张勇笑道：“老哥，我还真得有件事情要请老哥帮忙了。”

虽然脸上还带着笑容，但明显，张勇语气似乎有些凝重，好像有什么事情困扰他一般。

“嗯，老弟，你说吧。什么事情？只要我唐某人能够做到的话，那一定不会推辞。”

见到张勇似乎正经起来，唐连生也知道，张勇真有些事情要和他商量的了。

本来，张勇无端端一个电话过去请他吃饭，唐连生就已经想到，张勇应该有些事情要他帮忙了。

不过，刘安明当天可是直接赞扬了张勇，方怡的关系，唐连生也清楚，自然没有什么拒绝余地了。

张勇有自己的目的，唐连生也有自己的目的，两者一拍即合，才会坐在这里喝着酒聊天。

有时候，商场和官场之间有一些相通之处，没有关系、没有利益的话，两者之间是很难联系在一起的。

“老哥，是这样的。先前，有一个广州过来的朋友，想要我帮忙做一些事情。那人得罪过我，我自然不会帮忙，甚至和他恩断义绝，没有什么交往。不过，最近我收到消息，这家伙想要对我不利，要请人弄残我。”

随后，张勇就将自己遇到的问题说了出来，并没有添油加醋。

不过，张勇并没有完全将钱少杰的背景说出来，毕竟，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在广州市可是有些名气，让唐连生知道他要对付的人居然是钱少杰的话，恐怕不答应了。

帮人，得罪人，那也要看背景，背景不小的话，就算警察也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张勇现在隐瞒了钱少杰的身份，就算到时候唐连生调查出来，但和张勇已经

在一条船上，就算是有什么意见也没有办法了。

这一点，是张勇碰壁之后总结出来的一条定律。

闻言，唐连生愤愤地放下了酒杯，嚷嚷道：“什么人要找老弟你麻烦？”

唐连生还真的想不到，在花都区还有谁胆敢找张勇麻烦，那简直就不将公安局放在眼里，不将法律放在眼里。

“我也不知道，他好像不愿意自己动手，请了花都区的地头动手。至于谁我就知道了。不过我想，他们要动手，恐怕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情。所以，我想请唐老哥派一两个民警暗中保护我，行吗？”

唐连生说道：“你是想，等那人动手将他捉住？”

张勇点了点头：“嗯。就是这样。”

唐连生不无担忧地说道：“这样的话，老弟的人身安全可得不到保障啊。我认识一个退伍军人，刚刚从军队退下来，是一个优秀侦察兵，要不让他做你的保镖？这样就不需要担心你的安全了。”

唐连生这样做，也想要保证张勇的安全，当他是兄弟了。

张勇笑着婉拒道：“老哥，专人保护那就不用了。我倒是想，那些人会选择什么时机出手。”

唐连生疑惑地望着张勇：“这个你也知道？”

如若真的知道对方可能埋伏的地点，也就好办事了。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的生活很有规律，一般都是废品收购站，还有就是家里两头跑。废品收购站那边，他们没有什么动手的可能，应该也就在我家里，或许是他们动手的最佳机会。”

虽然这般说，但张勇也没有绝对的信心，谁能够想到，杨斌请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准备怎样动手？

闻言，唐连生酒意似乎是微微清醒了一些，惊讶地说道：“你的意思是让我预先埋伏两个人在那里？等那些人动手一网擒住？”

他还真得没有想到张勇居然会这么疯狂，这样的办法都敢想，那真的将自己置身在危险之地了。

“唐老哥果然不愧是警察。我这样一说，你就已经猜到我要怎样做了。”张勇不由恭维了唐连生一句：“老哥，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到时候自然让他们老实交代究竟是谁指使的。”

“好计谋！”

张勇这样一说，唐连生也是赞叹道，他还真没有想到，张勇这一个生意人居然还能够想出这样一招。

不过，他更加赞赏于张勇的胆量，没有把握、没有胆量的话，一般人根本就不敢这自己置身于这样的危险之地。

张勇哈哈一笑，敬了唐连生一杯说道：“这还要老哥你配合啊！没有你们人民警察，我们这些市民就算再有计谋，也捉不到罪犯啊。”

一时之间，张勇和唐连生互相恭维起来了。

虽然张勇不是警察，却拥有超于警察的一些想象力，或许这就是生意人的灵活头脑。

“好，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了。”

在一顿饭之间，唐连生和张勇两人就商量好怎样对付那接下来的袭击，如何让对方进入陷阱之中，先行暴露出来。

这些都必须从长计议，不能够有半点马虎，这可是关乎张勇的性命。

交谈下去，唐连生对张勇似乎也改变了不小。张勇的一些想法，比起他这个警察似乎都缜密。

或许，这就是生意人所谓的算无遗策了。生意人，必须要考虑到各种的投资风险，才会投资进去。或许，张勇根本就将这一次陷阱当成是一次生意，才决定这般做了。

最后，张勇送了两条黄鹤楼给唐连生，两人称兄道弟般离开了新世纪。

事情就这样，一顿饭、两条烟解决了，这就是人情。

第二天，张勇刚刚回到收购站没有多久，就接到了唐连生的电话，告诉他事情已经安排好了，他的楼下将二十四小时有两个便衣警察把守着，就等对方出手了。

在接到唐连生的电话后，张勇才恍然大悟。先前他出门的时候，似乎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两双眼睛在暗处盯着自己，让他感觉不自在。

不过，那感觉仅仅只是持续了一会儿就消失了，现在听唐连生说道两个便衣警察到位，张勇才知道先前的感觉没有错。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就等杨斌入瓮。

接连好几天，除了一天让老黄和梁国栋将可循环废品送到厂房，张勇就是家

里、废品收购站两边走，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张勇却不敢有任何的放松，随时都处于警惕之中，提防着身后的危险。

这几天的风平浪静，只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夕罢了。现在越是平静，那就代表着暴风雨来临得越加凶猛，绝对不能够有半点的放松，不然的话，沉船了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时间就这样悄然地过去了一个多星期，也逐渐地步入了九月中旬。

知了那清脆的声音依旧在街道上不知疲倦地响起，似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是初秋的季节，应该要离开了。

广州市依然艳阳高照，炎热无比，最高的温度抵达 35°，接近人体温度了。

这般炎热的天气，简直是要人命！幸好，第三废品收购站所处的位置有不少的树木，做到了保水保湿，而且厂房足够高，虽然是铁皮封顶，总比在外边晒太阳要好。

不过，每工作两三个小时下来，员工们可都是浑身大汗，衣衫完全地湿透。

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张勇在房间都配置了中央空调，清爽的空调风吹拂而下，让酷热飞走。

一般而言，正午到下午两点乃是最热的时候，烈日当空，整个马路都好像是被焚烧，没有多少人会在这个时候出来卖垃圾，一般而言，都是在六七点这一段阴凉的时间段。

“I can fly , I believe I can fly……”

电话铃声响起，张勇带着几分睡意蒙眬地说道：“喂，你好，哪位？”

“张老板，近来可好？需要什么特殊服务吗？”电话里头，似乎有些阴阳怪气。

刚刚躺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的张勇睡意全无，吼道：“装什么不好，装娘娘腔。说吧，这么久都没有给电话我，死哪里去了？”

电话的那一头，声音恢复了正常的崔建平朗声笑道：“大勇，这些天我不是出差到河南吗？忙得不可开交，哪里有时间给你电话？我刚刚才歇了一会儿，收到了武子的电话，就赶紧给电话你了。”

虽然崔建平语气好像很爽朗，但能够听得出有一丝疲倦在里边，忙活那一个项目很累，才让这个熬惯了的农村小子心生疲倦。

当初，崔建平可是有发动机之称，不单一个人做两份兼职，晚上还挑灯夜战，第二天依旧活力充沛。

现在出来工作，仅仅只做一份工都感觉到有些心累，可想而知这投资行业那是多么费神了。

“行啊。出差到河南，是不是公司有什么大项目了？”张勇一笑，随后询问道。

张勇自然也听得出崔建平似乎累得够呛，但他既然没有说，张勇也不多问。崔建平熬不下去的话自然会说，而且第三废品收购站从来都会敞开大门，让这个股东回归。

电话那边，崔建平语气凝重中带着几分玩笑地说道：“别笑话我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是公司机密，不能够随便说出来的。”

这一点张勇自然清楚，他刚才也就随便询问一下，可没有打算要偷窃崔建平公司的机密。

崔建平也不再这一个问题上纠缠下去：“大勇，听武子说，那钱少杰想要弄你？这几天你没有遇上什么麻烦事吧？”

闻言，张勇心里一暖，口里却笑道：“建平，你消息也收得有些慢，都几天前的消息了，你现在才打电话过来？”

远在千里，依旧还打电话过来关心自己，这样的兄弟还怎么说呢？

“呵呵。”崔建平尴尬地一笑：“大勇，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可是大公司，今年准备上市。钱少杰的为人，你也清楚。那是不达目的绝不甘休，你这些天啊还真要小心一点啊！没有什么事情，那可不要随便……”

“行了，你越长越像女孩子了，要不，你做我妈得了。”

虽然嘴上这样说着，张勇脸上弥漫着一阵阵温暖的笑容，不过一想到钱少杰，变得有些冷厉起来：“建平，说实在的，我现在希望钱少杰那家伙过来弄我。这样的话，那我就有机会了。”

听到张勇这样一说，崔建平不由得一惊：“大勇，你傻了！他真弄你，你还有机会？”

张勇脸色微微带着几分阴沉地说道：“建平，不将钱少杰送进去，给他一个沉重的教训，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何不送他一程，让他进去好好反省一下呢？”

在听到了张勇的话后，崔建平就更是震惊了。

微微一愣之下，崔建平不无担忧地问道：“大勇，你可有信心？前事公司能够申请上市，在广州应该有不少的关系的。你这样会不会有些冒险？”

“放心。”张勇丝毫都没有任何的担忧，笑道：“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钱少杰这一条水鱼进入到我圈套之中了。”

在听到张勇这一句话，崔建平也明白，张勇老早就有计划了，随即询问道：“大勇，你有什么计划？说来看看？”

张勇摇了摇头：“建平，等你回来了再说吧。兴许，你回来了，事情都解决了。”

张勇的话，似乎也撩起了崔建平心里的好奇，随即朗声说到了：“好，回去的时候，你可要和我好好说说。”

这一次，崔建平感觉好像比起上次投资进入到建筑钢材市场倒卖螺纹钢都要刺激。

倒卖螺纹钢，最严重的后果也只是亏一笔，但这一次钱少杰的事情威胁到了张勇的性命，一个不慎，或许整个人都没有了。

挂了电话，张勇望了望手里的表，发现已经一点多钟了。

将近一个星期都过去了，杨斌和钱少杰似乎没有什么动静，张勇微微一想之下，不由摁下了一个电话。

这是一个手机号码，手机的主人是前些天唐连生介绍过来的那个退伍军人，知道他是侦察兵出身的时候，张勇就让他跟踪调查一下杨斌。

只要掌控了杨斌的行踪，或许能够从其中推敲出一些事情来了。

“嗯，大勇哥，有什么事吗？”电话的那一边，传来了一道略微有些僵硬的声音，似乎不懂人情世故，却带着几分军人的铁血。

张勇一笑，随即询问道：“喜子，杨斌那边有什么动作吗？”

那僵硬厚重的声音随即回禀道：“没有，他还和之前一样，不是打牌就是在工地转悠，好像没有那回事一样。”

张勇不相信，杨斌会将在大老板面前表现的机会都错过。一定会有一些不寻常之处，就看你能不能发现了。

随后，张勇吩咐道：“那你盯紧一点。不要错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保证完成任务。”

听到了喜子的话后，张勇脸上不由充满着阳光笑容。

这家伙刚刚退伍回来，一时半会还不习惯外边的生活，让他跟紧杨斌，喜子倒好，当成是一个任务了。

杨斌那一边，居然没有什么动静？

这倒是让张勇有些奇怪了。现在都已经五天过去了，杨斌居然没有任何的动静，难道真没有理会钱少杰的命令吗？难道一心打点关系，在处理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的事情？

这绝对不可能。

一想之下，张勇似乎也察觉自己有点心急，急着想要让钱少杰动手。

这个时候，真是考验耐心的时候，不过张勇却不缺少耐心，照顾母亲那是三年如一日，再等几天也没有什么关系。

给钱少杰下了套子，现在就是需要和对方比拼耐心。

如若张勇真让唐连生安排的两个便衣警察回去的话，到时候出现什么事故，那可就不是他所能把握了。

现在，张勇就需要等待，耐心地等待杨斌安排的人钻到瓮中，一举擒获，绝对不能够在这个时候乱套。

顿时，张勇收拾了一下心情，过几天，他又需要将厂房地边堆积满的可循环利用废品运到厂家，到时候就能够换成一张张红人头。

开张到现在，运送了一次货物出去，足足积压了将近二十万的货物。幸好当初方怡推算，预留了三十万的流动资金，不然的话，站里的流动资金可就有些紧张了。

酷热无比的天气，知了不知道疲倦的叫声，似乎让人置身在烤炉中，仅仅只是在厂房地边行走了一会儿，汗水就不断地潺潺流下，如同是小溪一般。

就这般，时间又一次悄然地过去了三天。

越来越是接近下旬了，气温似乎也开始有所下降，但依旧酷热。

第三废品收购站的营业额利润也从一开始的六千多，逐渐地下降到了四千多，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毕竟，不是每一个时间段，都能够达到那么高的纯利润，也就只有那些特定的时间段，才会有这样的增长。

这三天来，杨斌依旧没有任何行动，似乎完全地沉静下来，甚至钱少杰那一

边也没有任何的消息。

不过，张勇也不担心，钱少杰一定会出手，自己已经得罪他了，他怎么还可能不出手呢？

一天的时间忙碌之中度过，累了一整天，大家都希望能够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梁阿姨的手艺也不错，几道正宗的粤菜慰藉了辛勤一天的员工。

这些天，张勇看到大家忙活里外，每天都大汗淋漓，到时候清货的时候，一定要请他们吃一顿好的。

九月中旬的天，六点多才会完全黑下来，而废品收购站基本在天黑之后关门。

“知了，知了……”

知了那烦人的叫声也逐渐地落下了帷幕，似乎逐渐地响起了一些蛙声。

今天废品收购站，轮到小周守夜。

废品收购站并没有请看更的人，几个员工轮流看守，这样的话也算入加班费。前两天张勇买了一台电脑，让员工能够在值夜的时候有些消遣。

可以说，张勇的第三废品收购站，比起第二废品收购站和第一废品收购站，待遇都要好上不少。

天完全地黑了下来，张勇也收拾好资料准备回家。

就在这个时候，老黄和梁国栋开车回到了第三废品收购站，停靠在门外。忙活了一整天，两人一身汗迹，向着休息室走了过去，准备休息一下再回宿舍。

这个时候，张勇也刚好从办公室走出来，望着疲倦之色满脸的老黄，笑着问道：“老黄，老梁，怎么？今天很忙吗？”

“还行，就是累了一点。”

一边的梁国栋满脸疲倦，但还是勉强笑道：“这鬼天气简直热死人了！不多喝一点水的话，那可真要中暑了。”

看到将近堆满可循环回收利用垃圾的厂房，似乎想到了一些什么，老黄随即询问道：“对了，大勇，这些货打算什么时候送出去？我们也安排一下。”

张勇点了点头，淡笑道：“老黄，正想找你聊这一个问题呢。这些货我打算三天后送出去。你们两个一人两车，应该也差不多了。”

这些天，张勇基本是第三废品收购站家里两处走，根本没有什么地方去。杨斌和钱少杰聘请的人，真想要动手，也就只有在第三废品收购站和金贵苑小区。

第三废品收购站有杨耀祖、小周等人，一出事的话，还能够通知许秋白等人到来。

在第三废品收购站动手的话，那也太明显，太有针对性了。

杨武可是说了，钱少杰和杨斌可能会布置成抢劫，或者是意外事件，那就注定不会在第三废品收购站里边动手了。

一路开着自己的 EC8，收购站回到家里，也就那么十来分钟的路程。

停好车，张勇锁好车头锁，下车准备要向小区内行走而去。

张勇心里盘算着，想上网查一下，看看最近房地产的走向，还有广州市会为二〇一〇年亚运会的举办采取什么举措。

随时留意政策的变动，留意国家的大事，那才能够发现其中的商机。

现在，张勇暂时还没有购置物业，自然想要看看有什么行业值得投资。

就在张勇上楼时，陡然之间，两道行走在黑暗的身影出现。

只见到，两道身影从暗处行走而出，快步地走上来，将张勇包围起来。

两人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弹簧刀，闪烁着寒光的刀尖指着向前行走着的张勇，其中一名黄色头发的青年厉声地说道：“抢劫，给老子老实一点，不然划你几道口子！”

两道从暗处行走而出的身影，一个满头黄色头发，身材有点瘦弱，也就一米六五左右，脸上满是青春痘；他身旁的那人魁梧壮实，脸上有一条伤疤，显得狰狞无比。

两人身上似乎都散发着浓郁的痞子气息，丝毫都没有任何的紧张，显然做过不少次这样的勾当了。

被对方一喝，张勇吓了一跳！

略微有些心惊地望了望两人手里明晃晃的弹簧刀，张勇知道，一旦他真的反抗的话，那两把小刀就会在自己的身上划上几个口子，鲜血横流。

一个魁梧壮汉，一个黄毛青年，两人互相配合，完全将张勇的退路封死了。

张勇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略微带着几分颤抖地说道：“两位大哥，有话好好说。你们只是求财而已，没有必要伤人对吧？”

“废话少说，将你手里的公文包拿过来。”

那刀疤脸说话了，凶狠之气更甚。

真抢劫的人，双眸都充满贪婪的光，紧紧地盯着公文包，或者是手机钱包，

根本就不会肆无忌惮地盯着人看。

单单是这一点，那就完全地将两人的意图暴露出来了。

对方根本就不是冲着钱财而来，而是要对张勇出手！

张勇一瞬之间，就断定出这两个混混一定是杨斌派来的人。

一定要先拖延住他们，让两个便衣将这两个歹徒一举擒拿。

张勇装作有些颤抖地说道：“两位大哥，我手里的公文包可以给你，但是里边有一些我公司的文件不能够让你带走。要不这样，我将身上的钱财都拿出来，公文包的文件留下来如何？”

虽然张勇身体有些抖，脸色也带着几分惊恐，但却留神这两个混混手里的弹簧刀，随时准备应对。

幸好，在收购站这三年多的日子里，张勇虽然是做管理员一职，但也锻炼身体，帮忙做一些粗重的活，身子板硬朗。下腹虽然没有六块腹肌，也有四块，整个人很结实。

加上之前见喜子的时候，喜子教了一些防身招数给张勇。

况且，暗处还有两个便衣警察看守，张勇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担忧。

“你磨叽什么，让你拿公文包过来，拿过来就是了。信不信，老子废了你？”

晃动了一些手里锋锐的弹簧刀，那黄头发青年似乎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

那黄头发青年手里的弹簧刀，一瞬之间似乎化成了一道明亮的寒光，向着张勇刺了过来。

这一刀下来，并不是往张勇的要害之处，而是小腹之位，那黄头发青年知道，小腹那里只要抢救及时，就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这般专业的手法，绝对不是普通的抢劫犯能够做到，这就是专业混混，或者说是专业打手才会有的知识。

看着那闪烁着寒光的弹簧刀，张勇心里一慌，但顺势一抬手，将公文包递到了身前，格挡那突如其来的弹簧刀。

锋利的弹簧刀瞬间就撕裂了公文包。

公文包这一挡，张勇身体也向旁边躲闪而去，避让开这夺命的一刀。

看到那差一点就刺到自己身上的弹簧刀，张勇惊出了一身冷汗，如若他反应再迟一些的话，恐怕就任由对方宰割了。

“看不出，还是一个练家啊！”

刀疤脸汉子眉头微微一皱，似乎也察觉张勇有些棘手，冰冷地说了一句后，脚步一动，身影瞬间向前靠了过来，手里那明晃晃的弹簧刀化成了一道寒光，向着张勇招呼过来。

这刀疤脸男子一看就是玩刀的高手，手势和动作比起那黄毛青年要稳重。

张勇脸色一惊，先前他避开那黄毛青年的时候，身子向后倒退而去根本就没有站稳。这个时候就算想要撒腿逃跑，那也需要缓冲时间！

那明晃晃的弹簧刀要真落下来的话，张勇不用想都知道，自己一定要受伤，而且一定伤得不轻。

黄毛青年虽然也够狠，但多少还是有些顾忌，被张勇格挡住了那一刀之后，似乎都不知道该怎样做了。

而那刀疤脸汉子丝毫都没有任何留手，弹簧刀向着张勇的要害之处就刺了过来。

这般凶狠的一刀刺下来，张勇知道难以躲闪了。

眼看着弹簧刀即将要刺下来，彻底废掉张勇的时候，两道身影瞬间从远处奔跑而出，手里还握着一支五四佩枪，威严地命令道：

“警察，住手！”

那两个隐藏在暗处的便衣警察，在这个时候终于出现了。

看到警察居然这么快就赶到，黄发青年脸色惊慌地问道：“辉哥，条子来了，怎么办好？”

“怎么办？走！”

那刀疤脸辉哥也丝毫顾不上刚刚从自己手里逃出去的张勇，甚至没有理会雇主的吩咐，立马就想要撒腿向着远处逃走了。

可是，逃得掉吗？唐连生派过来的两个便衣警察，在这里部署了将近半个月，怎么可能会让他们顺利地逃走呢？

要是真的被两个家伙逃走的话，他们可就不用做刑警了，回去打杂算了。

“再跑的话，我就要开枪了！”

从远处飞奔过来的两名便衣警察，早就已经封死了两人的路线，手里握着已经上了膛的佩枪，远远地指着两人。

在安静的夜里，似乎能够听得到手指扣动扳机的声音，让人感觉到一阵阵心寒。

唐连生吩咐两人，无论如何也要将歹徒捉住，不能够让他们逃走。

“将手里的刀丢到地上，双手举到头顶上！”

随后，一个便衣警察在后边握着佩枪，枪口指着两人，另一个便衣警察手里拿着两副手铐，快步地走到了两人的身后。

两人上了手铐，只能够是服服帖帖，被便衣警察押上车。

惊魂未定的张勇，方才逐渐地缓过神来，心里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要是两个便衣警察再迟来半步的话，辉哥那一匕首就真的见血，张勇就要休息上一两个月了。

也实在太危险了！要是让他来多一次，他可能还真不敢这样做了。

虽说以自身为诱饵，但想象和做起来是另外一回事。

这一刻，张勇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想起刚才就在自己眼前晃动的弹簧刀，他的双脚似乎都有些微微地发软。

这个时候，两个便衣警察将两人压到了张勇面前，微笑着说道：“张总，我是唐主任派过来潜伏的李全。”

张勇感激地说道：“李警官，幸亏你们来得及时，不然的话，我这条小命可就难保了。”

这个时候，就算傻子也明白，张勇早就有备无患了。

李全一笑，说道：“张总，按照规矩，请你去局子里录一份口供。”

劫后余生的张勇，带着几分机械地点了点头，随后就跟着上车了。

警车在发动了之后就径直向着花都区公安局飞奔而去。

张勇也终于平静了起伏的心神，打量了一番黄发青年和那刀疤脸。

黄发青年也就二十一二岁左右，一脸流里流气的样子；那刀疤脸三十五六岁左右，虽然被手铐铐住，依旧目露凶光地望着张勇。

收拾了一下心情，张勇望了望脸色威严的李全，询问道：“李警官，可以让我问几句话吗？”

虽然已经猜测到了这是有人指使这二人，张勇想要确认一下。

张勇转头望着被铐住的黄发青年，问道：“究竟是谁指使你们袭击我？”

黄发青年畏惧地望了望身边的辉哥，咬牙沉声说道：“没有人，我们想要从你手里弄一些钱花。”

张勇诱惑道：“说实话，或许我还能够帮你求情，那样的话，你在里边也不

需要呆那么长时间。”

还没有等那黄发青年说话，辉哥微微地收敛了一下眼光之中的凶戾，狡辩道：“小子，你开帝豪，是有钱人家。我们穷人弄几个钱花花也应该，没有人指使我们。”

见到张勇审讯没有任何的技巧，李全自然知道不会问出什么端倪，但却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

随即，李全阻止了张勇：“张总，到时候我们自然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张勇似乎也才明白，这样询问下去，就算对方背后真的有人，也不会轻易交代。

张勇点了点头，不再询问了。

这些天方怡打电话过来询问张勇的安全，现在刀疤脸辉哥俩人被捉住，这个消息张勇自然是要先告诉方怡了。

辉哥俩人就是突破口，只要掌控了，引出杨斌，那前事投资有限公司想要不受到牵连都不可能。这样一件恶性袭击的事件，虽然不至于让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倒闭，但至少会让它的剩余严重受损，甚至让宜尚雅居建筑项目受到牵连，最好就是无限期搁浅，让公司无法顺利入驻花都。

张勇从口袋里挑出了手机，摁下方怡的电话。

“嗯，大勇，有什么事情？”本来在收拾碗筷的唐雅雯，在听到了张勇的话后，立马也停止了手里的活儿。

半个多月来，唐雅雯和张勇才一起吃了两次饭，他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忙活。知儿莫若母！

唐雅雯却能够嗅出张勇似乎有些不寻常，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

果不其然。

“方姐，我被人袭击了。”

张勇的话让唐雅雯大吃一惊，脸色一阵阵惊变，手里的碗筷都掉落在地上了。

方怡脸色也是一阵惊变，差一点就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恨不得立马就赶到张勇身边，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事情。虽说她和张勇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却没有想到事情还真来了。

现在，方怡和唐雅雯心里只是在祈祷张勇不要出什么事情，最好不要受伤。

张勇心里一阵阵感动，每一次自己有什么事情，方怡一定会第一时间赶过来陪伴在他的身边。在这个时候，张勇心里也有一丝悸动，但也明白不能够这样，不能够冒犯他们之间纯洁的友谊。

张勇微微地摇了摇头，将心里那一丝悸动甩开，低声说道：“方姐，不用担心，我没有事情。”

“没有事，那就好。”

方怡那慌张的心才平息下来，这个时候，唐雅雯也凑了上来询问道：“大勇，真没有受伤吗？”

张勇安慰道：“妈，我没事，一点伤都没有。”

打电话给方怡，张勇一个目的是为了报平安，另外一个目的是希望方怡做一些事情，至少要通知唐连生。张勇没有在家里通知唐连生，不是他不想，只是在李全俩人面前这样做的话，对唐连生的影响不好。

平静下来的方怡，似乎也恢复了平常的冷静：“嗯，大勇，你说。”

不等张勇说，方怡就心领神会了：“你想让唐主任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撬开他们的嘴，供出幕后的主事者，对不对？”

张勇话语隐藏的意思，和张勇共事三年多，方怡自然心领神会了。不走好这一步棋子的话，他们想要对付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还真麻烦了。

这一刻，张勇明知道会得罪钱万成，得罪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但他也必须要做。因为一旦他退缩的话，那以后想要打击财宏势大的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可就困难了。

挂掉了张勇的电话，方怡摁下了唐连生的电话，但想了想，决定还是先不要给唐连生打电话。

唐连生在公安局也就是个办公室主任，虽然能够调动一些警力，但这样的刑侦案子，他也没有什么指挥的权力。要说起刑侦的事情，那就得找刘安明这个公安局副局长。

方怡摁下了刘安明的电话。刘安明和韩方臣之间的交情，那可是过命之交，他最尊重的就是方怡这个嫂子，自然有求必应了。

听到方怡的声音后，刘安明移脚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用沉稳的声音询问道：“嫂子，怎么这个时候给我电话？”

方怡直奔主题：“安明，刚才张勇被人袭击了，我怀疑这件事不是简单的抢

劫，而是有预谋地想要行械伤人，背后还有其他的主使者。”

“张勇？那个和你合伙开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张勇？”

虽然仅仅只见过张勇一次，但他那阳光的笑容，青春的气息，刘安明可记得清清楚楚。从来没有一个人脸上的笑容能够如此阳光，充满活力，好像永远不知道疲倦。有时候，刘安明感觉张勇不像是个商人。商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在他脸上丝毫都看不出来。

“这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这是刘安明对张勇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闻言，方怡缓缓将整个事情说出来。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在广州市也颇为出名，虽说刘安明仅仅只是花都区副局长，但也素有耳闻。钱少杰可没有少进局子，是广州市有名的花花公子。他做得出买凶杀人的事情，刘安明丝毫不感觉出奇。不过，事情牵连到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可就有棘手了。

毕竟，前事有限公司在广州市也有不少的关系，如果不然，钱少杰在这些年犯下了不少的事，怎么会一直都没有出事呢？

刘安明微微地点了点头，凝重地说道：“你分析得没有错，这个事没有那么简单。按照现在所知道的资料显示，这是有预谋的伤人事件。不过，为了慎重起见，还是需要查清楚再说，不能够草率下定论。”

一旦事情是真的，就算天王老子，也绝对会秉公办理。

最后，方怡说道：“安明，一定要严惩那背后的主使者。不然的话，花都区以后还有什么商家来投资啊？”

张勇在花都区也算一个名人，突然被袭击，一定会对花都区的商业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能够预见的。

随即，刘安明沉声说道：“行，嫂子，你不说，我也一定会秉公办理。哼，有些人以为有些钱就能够目无法纪。”

刘安明结束掉了饭局，火急火燎地赶回到了公安局，准备要亲自过问这一件事情。

凭借他在刑侦队工作了多年的经验，他就不相信不能够撬开辉哥俩人的嘴，让他们供出幕后的主使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有人犯法了，一定不能够让他逍遥法外。

公安局副局长亲自过问这一件看起来是普通抢劫案，就是刑警组长李全、张

勇等人都没有想到，仅仅因为方怡的电话。

在公安局录口供，张勇还是头一遭。虽然这里是会客室，比起面对四堵墙要好上不少，但难免还是有些紧张。

张勇重重地吸了一口烟，缓解了一下有些复杂的心情，同时也准备组织一下语言。

卢兆荣微微地抬头望了望似乎还有些紧张的张勇，问道：“张总，你可以说一下遇袭的情况吗？”

对于案发过程，张勇有条不紊，丝毫没有纰漏任何细节。最后，张勇补充道：“卢警官，我想这一次不是简单的抢劫袭击事件，而是有预谋地想要伤人。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抢劫犯作案之时的紧张，反而更加像是专业打手。”

“嗯，张总，看不出来，你还有些侦探头脑。那俩人确实不是一般的抢劫犯，是花都区湖南帮的打手，在帮里也有一些地位。”就在这个时候，李全从门外走进来，笑着对张勇说道：“张总，现在刘副局长和我们江大队亲自审问那两个犯人，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什么？刘副局长亲自审问那犯人？”张勇不由一愣。本来，他还想方怡会打电话给唐连生，让他来处理这一件事情，却没有想到，方怡居然直接联系了刘安明副局长，让他出马。到了这一刻他才真正明白，刘安明和韩方臣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多铁了。

本来，一切都按照张勇预想着的进行下去，辉哥被捉，不需要多久一定会供出杨斌，然后顺藤摸瓜，牵连下去，狠狠地打击一下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现在，居然惊动了刘安明，张勇就更加放心了。

如果是别人处理这桩案子的话，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动用广州市政府的一些关系，或许最后能够彻底化解，但刘安明亲自处理的话，就算钱少杰想要耍一些小手段，那也做不到了。

李全和卢兆荣点了点头，点了一根烟，问道：“张总，既然你觉得他们不是普通的行械抢劫，会是什么人做的？”

抽了一口烟之后，张勇似乎停顿了一下，随即说道：“李警官，在花都区我倒没有得罪什么人，不过，我想可能是宜尚雅居建筑项目负责人杨斌派他们

来的。”

“杨斌？”闻言，李全脸色微微一变，似乎弥漫着一阵疑惑之色，审视了一下张勇，似乎不相信张勇会和杨斌有什么过节。

看李全的脸色，张勇也知道，他一定认识杨斌。不过，这一件有预谋的蓄意伤人案，那可不是普通的案子，因为牵扯甚广，刘安明副局长亲自审讯，就算是刑警队长也绝对不敢在这个时候耍什么滑头。

李全目光流露着几分疑惑地望着张勇，随即询问道：“张总，你知道杨斌是谁吗？他可不简单，怎么会对你动手呢？”

“我只知道，他好像是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在花都区的一个项目负责人，可能正是这样，他才会买凶对我出手吧。”

虽然张勇这几天从侦察兵喜子的调查中，得知了不少关于杨斌的信息，但这个时候张勇知道，说太多的话会暴露更多的东西，倒不如不说了。

“嗯。杨斌可是杨屋村的恶霸人物，主要经营赌博生意，而且在狮岭镇镇政府有些关系。张总，你是怎样得罪这个杨斌的？”

虽然张勇的推测很正确，但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他们也不敢轻易地断定就是杨斌派人袭击张勇的。

张勇淡笑道：“我并不认识这一个杨斌，也没有和他结仇。”

如果不是钱少杰的关系，张勇甚至都不知道有杨斌这样一号人了。

闻言，李全和卢兆荣不由得一愣，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顿时，李全满脸疑惑地询问道：“咦？那张总，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背后的主使人是杨斌呢？”

张勇继续说道：“虽然我没有得罪杨斌，但和他的上司钱少杰，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有不少的交集。恐怕杨斌也是受人指使，才会派人来袭击我吧。”

这个时候，李全似乎才有一丝醒悟，为什么刘安明副局长居然会亲自过问这一件案子，其中恐怕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随后，李全也变得认真起来，示意卢兆荣好好地写供词，然后继续询问道：“张勇，可以将你和钱少杰如何结怨的前前后后告诉我吗？”

张勇缓缓地将自己的家事说了出来，平静而带着几分轻松，冷静的有些可怕，就好像是述说着其他人的事情一般。随着张勇不断地述说下去，李全俩人才

明白，原来眼前这看起来仅仅只是二十四五岁的青年，身上却隐藏着这么多的故事。

但是，三年多的磨难，却丝毫都没有让张勇怨天尤人，反而变得阳光灿烂，富有青春的气息，似乎那沧桑已经收敛在了灵魂深处，根本就没有展露出来。

从张勇的口中，李全和卢兆荣俩人知道了，钱少杰和张勇结怨的事情，加上之前张勇三番两次地拒绝其要求帮忙，他们也有着几分肯定，这一次看起来是偶然的抢劫事件，一定是钱少杰安排的。

“张总，你的口供对我们侦破这一件案子很有帮助。”

还没有等李全说完，房间的门开了，从门外走进来的身影，俨然是满脸威严的刘安明！

“刘局长！”看到刘安明从门外走进来，张勇三人立马站了起来，恭敬地说道。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在狮岭镇杨屋村的四层楼小别墅里边，一间十多平方米的书房。这一间书房，虽然有两个书架，上也堆着一些书，但好像铺满了灰尘。而书架另外一边，有着一个古玩架，上边堆放着一些古玩，却并没有什么历史，基本都是赝品。

这样一间书房，并没有书房的书香气息，反而好像显得很浮夸，让人不想在这里待下去。

而此刻，坐在椅子上，一个五大三粗，脖子上挂着一条粗金项链的魁梧汉子在不断地拨打着电话。

这一个脸色狰狞的男子，就是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的负责人杨斌。杨斌本来就是混混出身，就算现在发家了，也难以逃脱混混的气质。

这一次，钱少杰交托下来的事情，杨斌自然不敢有任何的忤逆，他之所以拖延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才准备动手，一是要处理宜尚雅居申请施工证件的一些事情，二就是顾虑到钱少杰和张勇翻脸之后，就出现这样的抢劫事情，自然会让人怀疑到钱少杰的身上，杨斌才硬是憋了半个多月，顶着钱少杰催促的压力，直到今天才动手。

之前，钱少杰可说了，弄好这事，他可会给自己不少的好处，杨斌这才出手。前几天，杨斌才约好了人，让他们跟踪张勇一段时间，经过了一些周折，选

择好动手的地点和时间。

今天晚上应该就能够收到好消息了，但辉哥下午六点就出去，到现在都已经九点多了，居然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来。现在都已经接近十点了，杨斌不断地拨打着刀疤脸辉哥的电话，但一直都关机。越是这样，杨斌越是烦躁，但也嗅出了一丝的不寻常。

虽然察觉到这一件事情有些不寻常，但杨斌却想不到其中有什么纰漏，按理这就是一个寻常偶然的抢劫案，按照计划应该顺利弄惨张勇，然后传递消息回来了。可是，时隔这么久，三四个小时都没有一个电话！

“难道失手了？”望着手里久久都没有响起的电话，杨斌不由得想到，叶良辉，绰号残辉，那可是湖南帮凶狠的打手，在他手里被废掉的人少说也有三个，这样的狠角色怎么可能会失手呢？

不过，就算残辉两个真的被捕，杨斌也有绝对的信心，俩人宁愿在监狱里熬上几年，都不会将他供出来。抢劫未遂和蓄意伤人、买凶谋杀，后者的刑罚可要重不少，只要他们不是傻子就不会轻易地供出来，加重自己的刑罚了。

况且，他们一旦将雇主供出来，到时候在花都区就不能够混下去了。

事情黄了的时候，一阵响亮的电话铃响起，杨斌在微微一惊之后，收拾了一下凌乱的思绪，快速地拿起了刚刚放在桌面上的手机。

钱少杰！杨斌虽然不想接这一个电话，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摁下电话。

“喂，钱少。”

说话的时候，杨斌已经有些心虚了。毕竟，他本来可拍着胸口说，一定能够弄惨张勇，可是现在事情都没有任何消息，能不心虚吗？

“杨斌，事情办好了吗？”钱少杰直接询问道。

“钱少，现在还没有消息，我看恐怕黄了。”犹豫了一下，杨斌将心里最坏的打算说了出来。

一愣之下，钱少杰满脸不相信地询问道：“怎么会黄了？你们不是选择好时机动手的吗？”

就在动手之前，杨斌还信誓旦旦地说，这一次张勇一定跑不掉，一定会被废掉手脚，再也无法威胁到钱少杰。当时，他可听得眉开眼笑！现在居然黄了，怎么能让他不吃惊？

杨斌也是很无奈，究竟这个行动为什么会黄了，究竟出了什么纰漏，他也不

知道。

钱少杰似乎微微地沉默了一下，想了想，随后询问道：“杨斌，如果那两个家伙真的黄了，被警察捉了，会不会供出你？”

这个时候，钱少杰也不得不打算最坏的结果，不能够让事情牵扯到自己身上。就算在广州市有着一定的关系，钱少杰也知道，被指控买凶杀人、蓄意伤人罪，到时候可就真的要坐牢了。

“不会。他们都已经收了我们一半的钱，不会随便地供我们出来。如果他们胆敢供我出来的话，那以后在花都区就不用混了。”

杨斌现在倒想打一个电话到公安局或者派出所询问一下。不过，他也知道不能够这样做，这样一来的话，那可就完全地暴露了。

“不会，绝对不会。钱少，你放心，就算我杨斌被判刑，也绝对不会供钱少你出来。”杨斌自然是知道对方想要说什么，随即拍胸口保证地说道。

想了想，钱少杰随即吩咐道：“杨斌，一有消息，立即通知我。”

时间过得越久，杨斌越是坐立不安。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残辉会将他供出来。想了想，杨斌收拾几件衣裳，准备到清远或者从化那一边，避一避风头，只要风头过去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敲门声响起，杨斌一愣。门外一阵嘈杂的声音响起，然后书房门被推开，三条粗炮指着杨斌。

“杨斌，你涉嫌一宗蓄意伤人案，现在我们要逮捕你。”

望着那荷枪实弹的民警，杨斌一愣之下，丝毫都不敢有任何的反抗，缓缓地举起双手。

满脸威严的刘安明，缓缓地从门外行走进来，身后还有几个公安局的领导，而办公室主任唐连生跟随在后。看到张勇，唐连生笑了笑，暗暗和张勇打了一个招呼。

刘安明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另外一边的张勇，看到张勇似乎恢复了淡定，脸上阳光笑容弥漫开来，那威严的脸上似乎带着几分赞赏的淡笑。他快步地走到了张勇面前，厚重的手掌拍了拍张勇的肩膀：“小张，没有被吓到吧？”

这一幕，让刘安明身后的几个公安局领导脸色微微一变，或是在想刘安明和张勇的关系。

刘安明能够一步步地从小刑警，晋升成为公安局的副局长，其中的艰辛谁会知道。而这也造就了他为人有些不近人情。一些棘手的案子在他手里都能够迎刃而解，这也才让他稳稳地坐到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上。

张勇受宠若惊地摇了摇头，带着几分不好意思地说道：“刘局，这事情麻烦到你，还真的不好意思啊。”

他也没有想到，会是刘局亲自处理这一件蓄意伤人案。

“什么麻烦不麻烦？我们花都区里发生这样恶性蓄意伤人事件，身为公安局的副局长当然要管，而且，一定要捉住身后的主谋，不让他们逍遥法外。”

刘安明赞赏道：“听李全说，你面对残辉的时候，处变不惊，还机智地利用言语，拖延他们逃走的时间，真不错！”

残辉，是刀疤脸的绰号，真名叫叶良辉，南昌人，二十二岁的时候，一次械斗，重伤了同村的一个青年，然后就逃到了花都做了金牌打手。他是三级通缉犯，犯下了几单伤人罪，却都逃之夭夭，现在被捉起来，那也是为百姓除掉一个恶霸。黄发青年真名王进，是花都区的本地混混，他就想要利用这一次机会，争取上位，成为混混头。

刘安明那威严的声音充满赞赏地说道：“张勇，你还真估计得没错，这两人正是杨斌派来的。至于是不是真如你所说是钱少杰在幕后指使，那只有将杨斌捉回来审讯过后才能够知道了。”

就在刚才，刘安明和刑侦队的队长李进军亲自审问了这两个人，凭借着多年的刑侦经验和审讯手段，自然轻而易举地撬开了俩人的嘴，让他们招供。刘安明二话不说，让李进军派出三名荷枪实弹的刑警将杨斌逮捕归案。

闻言，张勇一躬身，感激地说道：“刘局，谢谢你们这么重视这一件案子，还我一个公道。”

刘安明威严地说道：“这样严重有预谋的蓄意伤人案，性质恶劣，手段凶残，如果不加以制止，到时候人人效仿，对我们花都区的安稳可有很大的影响。”

就在说话的这一个当口，刘安明走到了桌子前，伸手拿起了卢兆荣刚才记录下来的口供笔录，一切和之前方怡推测的一样，这些证据完全指向钱少杰，到时候只要杨斌也供出钱少杰，那他们就能够将钱少杰带回来审讯。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在广州市确实有些关系，但却无法涉足花都区。

看完了笔录之后，刘安明似乎也留意到张勇有些疲倦，随即说道：“小张，

你的口供已经录完了，我们也了解了。你就先回去好好地休息一下。到时候，等真正地确认了杨斌背后的主使人，还需要你前来协助调查。”

张勇再次从桌位上站了起来，点头说道：“嗯，刘局长，那一切就拜托你了。”

回到家里之后，张勇就摁下了方怡的电话。没有收到自己的电话，方怡和母亲今晚都会睡不着。

“刘局长亲自审问，已经揪出了杨斌，相信不需要明天一天，杨斌应该就会招供。到时候就能够逮捕钱少杰了。”

闻言，方怡也放下心来了：“那就好，只要钱少杰逮捕之后，你就安稳了，也算是报了仇。”

“还不够！”张勇沉声说道：“杨斌将钱少杰供出来之后，我要让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在花都区的宜尚雅居建筑项目无法正常开工，无限期搁浅。”

“虽然已经查明是杨斌指使人袭击你，一旦他只是咬定个人恩怨的话，虽然对宜尚雅居建筑项目有一些影响，也不至于搁浅啊。”方怡不无担忧地说道。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那可是有数千万的资产，在个广州市也是数得上名的大企业，想要利用这么一点事情就让其建筑项目搁浅，似乎不太可能。一旦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真的翻脸，倾尽一切打击张勇的话，那是防不胜防。

“只要杨斌供出钱少杰，那就有办法。”张勇眸子似乎闪烁着一阵光华，声音有些冰冷地说道：“既然他胆敢对我动手，那就要预料到后果。”

“张勇，无论做什么，首先要注意安全。钱没有了，还可以再赚；但命没有了，那就真的没有了，就算有再多的钱也没有用。”方怡提醒道。张勇是聪明，有信心，但她却不想看到张勇的信心变成自傲，这样最后只会是断送了自己。

一旁的唐雅雯点了点头：“大勇，你方姐说得没有错，钱没有可以再赚，命没有了就真的没有了。”

“方姐，妈，我知道。犯法的事情我不会做，我要活着赚钱。”张勇点了点头说道。

漆黑的门陡然之间打开了，一线耀眼的光芒从门缝之中直射而入，让这个漆黑如墨的房间瞬间亮了。

手上戴着手铐的杨斌刚刚习惯了这审讯室的黑暗，条件反射地举高手抵挡耀眼的光芒。杨斌被花都区的刑警带回审讯室一个多小时了，他们并没有审问，直

接就将他关在了一间漆黑如墨的审讯室，电灯和窗户都没有开，完全就是四堵墙。黑暗之中，似乎想要将杨斌内心之中的恐惧无限地延伸出来。

本来，在进来公安局的时候，杨斌就已经想好了托词，准备将一切都扛下来，现在被丢到了黑暗的审讯室，没有一点光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似乎所有的希望都被黑暗吞噬掉，转变成了绝望，接着又变成了恐惧。杨斌满脸绝望地等待着审判的到来，似乎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反抗。

一个多小时的黑暗恐惧煎熬，杨斌心里的防线已经有了一丝丝的裂缝，似乎只要一敲，那就能够破碎。

审讯室的门打开，三个身穿着警官服的魁梧身影从门外走了进来，顺手打开了书桌之前的灯，审讯室恢复光芒。

不怒自威的刘安明身后跟随着李全和刑侦队长李进军，三人端坐在审讯桌之前，三双充满威严冰冷的眸子凝视着杨斌。

杨斌本来就在政府的打黑名单上，现在，借助着买凶杀人一案，警方对他所属的恶势力进行了清剿。李进军满脸冷漠威严地望了望杨斌，沉声地问道：“叫什么名字？”

“杨斌！”杨斌的声音，似乎带着一丝的紧张，嘴唇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李进军接着问道：“你自己犯了什么事吗？”

听到这一个问题，杨斌想了想，木然的表情似乎恢复了一些光彩。咬了咬牙回答道：“不知道？”

咬牙不说，将一切都往自己身上扛，这样谁也追查不到钱少杰的身上。

李进军将身前的一叠文件抛在了杨斌的面前，厉声地说道：“杨斌，我们已经掌握了实质性的证据，叶良辉两个已经指证你了还不认罪？”

“警官，我真的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啊！”杨斌满脸无辜地望着刘安明三个人，似乎真的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杨斌也是有着不少进局子的经验，有一定的反审讯经验，并不会被李进军这样几句话就将一切都说出来。

望着死不认罪的杨斌，李进军诱惑性地地问道：“张勇，你认识吧？”

随着审讯的进行，杨斌脸上的死灰之色逐渐地被决然目光取代，恢复了一些神采了。想了想后，杨斌点了点头：“嗯，那个开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张勇？那可是我们花都区的名人，可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李进军冷冷地一笑，厉声地问道：“那你说，为什么要派叶良辉俩人蓄意

伤人，废掉张勇？”

杨斌抵赖道：“警官，我没有啊！叶良辉是谁？我不认识，而且我和那张勇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弄他呢？警官，你这话真奇怪！我杨斌可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在大公司任职，良民一个，你可不要冤枉我啊！”

如今，杨斌就准备耍无赖，坚决不承认自己参与了此案，只有让案子到他这里完结，他才能够保全钱少杰，保住自己的饭碗，甚至出狱后还有一份美差。杨斌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但究竟会不会这样，那就成问题了。

“还想抵赖？”李进军喝了一声：“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杨斌，赶紧交代，那样的话，就能争取宽大处理。”

“李队长，你的意思我不明白。难道，我没有犯罪，还要坦白，你让我坦白什么呢？我真奇怪，本来我在家里数钱，数得好好的，怎么你们就让人将我带到公安局呢？这算是什么事啊？”

想要审讯获得突破口，那就必须要有一些手段和一些审讯技巧，就在李进军准备要再次提问的时候，刘安明却微微地伸手制止了他的审问。

刘安明喝了一口水，将手里的矿泉水放下，满脸威严地凝视着杨斌，沉声地询问道：“杨斌，虽然你极力地否认自己认识叶良辉俩人，称和这一件蓄意伤人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证据显示，你和他们俩人曾经多次通话，在你们的电话里边，都有明确的记录。”

“警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在听到电话记录的时候，杨斌似乎有些心虚，但嘴上依旧还是强硬地说道。

之前和叶良辉俩人的那些通话记录、短信、转账信息，都被删掉。杨斌绝对肯定，警方根本就无法查询到这方面的证据。但不要忘了，虽然手机将所有的信息删除，不代表电信公司就无法查询到。警察办案轻而易举就能够从电信公司那里获得他们的电话清单，一切都一目了然。

就算杨斌再老奸巨猾，再小心翼翼，也绝对不可能毁灭所有的证据。

刘安明威严沉厚的声音却直压而下：“杨斌，如果你想要看这些证据的话，我们随时可以拿出来让你看。到时候你也不会否认，你和叶良辉俩人早就认识，关系不简单吧？”

刘安明眼神尖锐，好像一把刀一样狠狠地刺在了杨斌的心里，让他的心理防线出现一个裂痕。

“对，我们早就认识，那又怎样？那也不能够说我策划了这次抢劫……”

还没有等杨斌的话说到一半，刘安明重重地一拍桌子，厉声说道：“杨斌，还说你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我们没有说叶良辉俩人打劫了张勇，这是你自己说出来的！还是交代吧！为什么要策划这一起伤人事件，要将张勇废掉？”

这一下完全地震慑住了杨斌，甚至连李进军俩人也镇住了。

一惊之下，杨斌似乎才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就是这一个失言，完全地暴露了事情，这一下子，先前还底气十足的杨斌就好像斗败的公鸡，整个人完全地萎下去，再也没有了那一股锋锐之气了。

“我认了。”说出了这一句话，杨斌好像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一样，整个人差一点就要软在了椅子上。

刘安明也收回了自己的凶戾，沉声地问道：“说吧，为什么要针对张勇展开蓄意伤人计划？你和他有什么仇怨？”

“我和张勇并没有什么仇怨，只是之前我自己想要涉足废品收购行业，却一直都没有审批下来，现在张勇却获得了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经营权，怒火中烧之下，就开始了这一个计划。”

闻言，刘安明的眉又皱了起来，沉声问道：“没有人指使你？”

杨斌不敢和刘安明的目光对望，生怕被看穿，然后一个震慑让他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了。低头之下，杨斌有气无力地说道：“没有人指使我，一切都是我内心的妒忌，想要废掉张勇，让他连第三废品收购站也无法经营下去。这样的话，我兴许有机会进入到这一个行业之中。”

审视了一番杨斌，刘安明再次厉声地说道：“杨斌，你又说谎了。”

闻言，杨斌抬头目光和刘安明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接触之后，偏过头来道：“警官，我没有说谎，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安排的。我就是不忿张勇能够获得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经营权，我却申请不到。”

不等杨斌说完，刘安明再次打断他的话：“杨斌，不要在这里扯皮条了。”

现在，就算是李进军，那也看得出来，杨斌是想要自己一个人认罪。

刘安明沉声问道：“钱少杰，是不是钱少杰指使你的？”

罪犯每一个回答，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是破案的关键，做了刑侦这么多年，刘安明自然清楚。

听到刘安明直接说出了钱少杰的名字，杨斌一愣，脸色一阵惊慌，然后恢复

了平静：“警官，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怎么会关钱副总经理的事情呢？你是不是弄错了？”

嘴上这样说着，杨斌心里却暗暗地嘀咕：“我认识钱少杰又如何？我是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在花都区项目的负责人，认识钱少杰也很正常。哼，只要我不承认，难道还有证据不成？”

刘安明继续说道：“我们没有弄错，你这样做是钱少杰指使的。”

“不是！”虽然还是口硬地说道，但任何人似乎都能够听得出来，杨斌有些底气不足。

刘安明的声音有着特殊的磁性，加上凌厉的口吻，就算再坚定的犯人恐怕也要被问出个所以然来了。

“杨斌，你和张勇之间没有恩怨，但不代表钱少杰和张勇没有恩怨。根据我们收到的证据，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要插足废品收购这个行业。这一次你对张勇动手，只是钱少杰的吩咐，对吧？”

“不是这样的，是我自己的主意……”杨斌要将所有的罪名都往自己身上揽。

还没有等杨斌的话语落下，刘安明沉声地说道：“杨斌，你觉得坐半辈子的牢，去成全一个花花公子，一个一无是处的公子哥儿，值得吗？或者说，为了那一点安家费，让自己进入到牢房里值得吗？以后妻儿只能够和你隔着玻璃见面，这样值得吗？”

刘安明的三个连续的问题，如同重锤一般狠狠地击在了杨斌的心里，让他不断地挣扎。

为了一个一无是处的花花公子，就这样浪费了自己最年轻力壮的几年，甚至上十年的时间，在那暗无天日的牢房里边度过。到时候，就如刘安明所说，他就要和自己的妻儿，只能隔着一堵墙说话了。

一时之间，杨斌没有说话，完全地陷入到了挣扎和沉思中。

刘安明看到陷入挣扎之中的杨斌，没有再询问下去，这个时候让他自己想明白比起他们继续询问要好。

良久之后，杨斌心里有了决定。

刘安明那威严的语气收了起来，带着几分规劝说道：“杨斌，还是从实招来，获取宽大处理的机会，这样不但能够减轻罪行，也让自己心里好过一些。”

刘安明最后的一句话，完全地瓦解了杨斌的心理防线。

“警官，我招供。”

随着这一句话说出来，案子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杨斌也将钱少杰这一个幕后黑手完全地供了出来。

随着杨斌的招供，刘安明三个人脸色也是一阵阵阴沉，钱少杰这样置法律于不顾、蓄意伤人的行为，实在让他们感觉到发指。

广州市天河区，钱家别墅。

刚刚收到杨斌被逮捕的消息，满脸怒火的钱万成径直推开了钱少杰的房门，怒气冲冲地望着和一个美女在床上滚的钱少杰，厉声喝道：“混账东西，跟我到书房！”

赤身裸体的钱少杰，也缓缓地从那小白羊身上滚了下来，穿上睡袍走到钱万成的书房。

“爸，有什么事情？”钱少杰打了一个哈欠之后问道。

“少杰，你是不是让杨斌对张勇出手？”

钱少杰也没有打算再隐瞒什么，点了点头，随即脸色阴沉地说道：“爸，我就看不惯那小子小人得志，想要给他一个教训。”

一拍桌子，钱万成站了起来，指着钱少杰呵斥道：“混账东西，我都已经说了，要你放下这些恩怨，不要轻易对张勇出手。现在可好了，人没有对付上，杨斌也搭进去了。你这混蛋东西，怎么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什么？杨斌被捉了？”钱少杰不由一惊，满目震撼地问道。

早在两个小时之前，他还和杨斌打了一通电话，询问事情的进展，怎么可能在这两三个小时之间，杨斌就被捉了？在下一瞬间，钱少杰似乎意识到，一旦杨斌将他供出来的话，那就麻烦了。

看到钱少杰脸色一阵变化，钱万成也知道他担心什么，随即沉声说道：“现在知道害怕了？”

钱少杰询问道：“爸，你说杨斌会不会供我出来？”

他担心杨斌不会信守承诺，将自己供出来。

沉吟了一下，钱万成点头说道：“既然杨斌这样说，那就代表他打算将这件事情扛下来……”

“这样不就成了吗？只要杨斌将一切扛下来，我不就没有事情了？”钱少杰

那提起来的心似乎也是微微地放松了一下。只要杨斌真的完全地将一切扛下来，他不介意多花一点钱，安抚杨斌的家人。

钱万成怒喝道：“混账，就算杨斌真的扛下所有的事情，那也不是好事。你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吗？杨斌折了还是小事，杨斌被捉，势必会影响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的施工。一旦工期拖延下去的话，投入进去的成本也就会增加！”

似乎想起了什么，钱少杰随即说道：“爸，当初你不也是看在杨斌在花都区有些关系，才会委任他为宜尚雅居的负责人吗？只要我们多花一点钱，聘请一个更有关系的人担任负责人，那样施工证规划证的问题，不就能够解决了吗？”

“事情真有这么简单，那就好了！”一时之间，钱万成不由愁眉苦脸，望了望将事情想得过于简单的钱少杰，摇了摇头：“如果花都区政府针对这一件事情，对我们的投资建筑项目进行阻拦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

说出这一句话，钱万成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

钱少杰信心十足地说道：“爸，不会这么倒霉的。我们前事怎么也是广州知名企业，他们就算设置难关也做不到。”

想了想，钱万成也觉得钱少杰的话有几分道理：“那也是，凭借我们前事投资的威望，他们就算想要下什么绊子也做不到。况且，钱已经基本花出去了，如果他们胆敢拿钱不办事的话，那就休怪我翻脸不认人了。少杰，这几天留意一点。毕竟，杨斌会不会真的守口如瓶还难说。一旦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直接送你离开广州。”

第二天早，九点半。

陡然之间，外边一阵嘈杂的响声，还有一阵阵急速的敲门声，将还搂着小白羊熟睡的钱少杰吵醒。他披上了睡袍走到了房间门外，打开房门。

房门外是三个荷枪实弹的刑警，领头的李进军一手握着警官证，一手拿出逮捕令，义正词严地说：“钱少杰，现在你涉嫌一桩蓄意伤人、买凶杀人案，这是花都区公安局的逮捕令，现在我们正式拘捕你。”

当李进军那冰冷的手铐铐在了手上之时，钱少杰才算是彻底地反应过来，挣扎着说道：“警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没有犯法，为什么要捉我？这不公平啊！”

李进军几人丝毫都没有理会钱少杰的反抗，硬是拖着铐上手铐的钱少杰走出了钱家别墅。

就这样钱少杰直接被刑拘，这个消息成了诸多报纸的头条，传遍了整个广州市。

天河区中轴线，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办公楼，董事长办公室。

“什么？你再说一遍。”刚刚回到了公司，才坐下没有十五分钟，椅子都还没有坐暖，就听到了这个消息，钱万成不能相信，他握着手里的电话，近乎是咆哮地说道。

钱少杰被花都区公安局刑警，以蓄意伤人、买凶杀人罪而刑事拘留。接到消息后，钱万成瞬间就想到，昨天晚上被捕的杨斌一定在审讯的时候，将钱少杰供了出来，将一切都推到他的身上。否则，花都区公安局绝对不会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就摸到钱少杰的身上，而且还如此迅速，有部署地捉人。钱万成后悔，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将钱少杰送出广州避一下风头。

让钱万成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杨斌居然这样没用，一个晚上不到的时间就招供，这也太离谱了！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本来，钱万成还想要通过在广州市公安局的关系，了解一些这件案子的进展。现在倒好，不需要动用任何关系就一目了然。

钱万成好像一瞬之间苍老了好几岁，疲倦之态从脸上流露出来，无法掩饰。虽然他知道钱少杰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但他却没有任何办法制止。谁叫钱少杰是他唯一的儿子，谁叫他老婆去得早，钱少杰娇生惯养，纵容惯了，不可一世，嚣张霸道！这样的性格，怎么可能不出事！

蓄意伤人，买凶杀人，这可不是什么小罪！那是刑事案件，大罪啊！

钱万成沉吟了一刻钟之后，拿起了桌面上的电话，摁下了一个号码，满脸赔笑地说道：“杨队，你好。”

接听电话的是一道不近人情的声音：“哪位？”

那一道不近人情的声音在听到了钱万成的话语后，三百六十度大转弯一样，随即笑道：“钱董啊，好久不见了，有什么关照？”

钱万成直接就询问道：“呵呵，杨队，有件事情想要麻烦你一下。”

现在，他就想动用自己的关系，看能不能够将钱少杰先弄出来再说了。

杨队连忙说道：“钱董，有什么吩咐说行了，大家都是自家兄弟嘛。”

钱万成点了点头，直奔主题而去。杨队似乎没有想到，钱万成一找他是这样

棘手的事情。刑事案件很麻烦，收尾也难。

钱万成似乎觉得有戏了，连忙辩解道：“他之前是说过一些晦气话，但我保证，他绝对没有参与这一件蓄意伤人案，更加没有主使，绝对是花都区公安局弄错了。杨队，还请你帮帮忙啊！”

闻言，杨队随即点头说道：“如果真是弄错了那就好办。等一下我打一个电话过去，看看他们能不能够放人。”

略微地松了一口气，钱万成赶紧说道：“杨队，一切就拜托你了。今天晚上白天鹅我请客。”

这杨队乃是广州市公安局的一名刑侦副队长，有些实权，而且家里也有一些市里的关系，钱万成早年当初下海经商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也帮过他不少忙，这一次自然不会推脱了。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能够从一个小小的公司发展成为现在广州著名的投资有限公司，甚至现在已经在申请重组上市，变成一个投资集团，这些年钱万成在广州市建立了一定的关系网。

早些年钱万成没有打算入主花都区，是因为没有多少关系。这一次，钱少杰闯出这个大祸来，钱万成必须要用尽一切办法将他捞出来，绝对不能够看着唯一的儿子蹲大牢。

瘫坐在软椅上，钱万成取出了一根烟，现在，钱万成根本就没有心思做其他的事情，在没有确定钱少杰没事，安然出来之前，身为父亲的他怎么安下心来？他手脚有些哆嗦地点着烟，等待着杨队的消息。

一根烟还没有吸完，电话铃声就响起了。看来电显示，正是市公安局的杨队。

“杨队，是不是有好消息了？”

电话那一边，杨队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钱董，令郎的事情我帮不上什么忙了，刚才我打了一个电话给花都区公安局的李队长，李队长说，这一个案件牵扯甚大，花都区公安局召开了会议，要求从严从重处理。一直以公正严明著名的刘安明副局长亲自监管这一件案子。加上杨斌已经供出了钱少杰就是幕后主使者，这一件案子难办啊。”

钱万成一惊：“怎么可能呢？杨队，公安局一定弄错了，少杰不是什么主使人，一切都只是杨斌自作主张，说要为少杰出一口气，才会对张勇动手的。杨

队，你无论如何也要帮我弄少杰出来，什么代价都行。”

这个时候，钱万成丝毫都没有了坐拥数千万身家的董事长模样，完全变成了一个慈父，想要救出自己儿子的慈父。

杨队颇为为难地说道：“钱董，不是我不想帮你，是我也没有办法啊！这一件蓄意伤人案现在已经上报了市公安局，我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

钱万成还不愿意放弃，继续询问道：“杨队，那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想了想，杨队声音微微地压低说道：“其实，办法也不是没有的。”

这时候钱万成抓住了最后的一个救命稻草一般，连忙询问道。只要能够将钱少杰弄出来，再多的钱花出去，他也不会心疼，没有什么比钱少杰的自由更加重要了。

“只要杨斌将所有的罪都认了的话，钱少杰应该就能够出来。不然的话，他一定会被指证成为主谋。到时候，至少要判五年以上。”杨队的声音压得更加低，似乎害怕隔墙有耳。

钱万成却还是不放心地询问道：“这个办法行得通吗？”

杨队连忙说道：“只要杨斌一口咬定自己是幕后主使，那就行得通。现在，只有趁案子还没有完全定性下来。不然，一旦取证完毕，钱少杰就只有被判坐牢了。”

“杨队，谢谢你。我会想办法。”挂掉电话，钱万成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够让杨斌扛下所有的罪名。现在，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见到杨斌。

如何能够见到杨斌，将自己的意思带进去呢？这一下，钱万成还真的头疼了。如果不能够将消息带进去，让杨斌扛下所有罪名的话，钱少杰想要出来就困难了。

杨斌的老婆？虽然杨斌被公安局刑事拘留，但身为杨斌的直系亲属，他的老婆一定能够见到他。一念之下，钱万成掏出了手里一本记录着各种电话的本子，在上面找到了杨斌家里的电话。

“嘟，嘟，嘟……”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接通，一道似乎有些哽咽的女声接了电话：“喂，哪位？”

钱万成不确认地询问道：“你是杨斌的家人吗？”

“我是杨斌的老婆。”

听到居然是钱万成之后，那哽咽的女声连忙哀求道：“钱董啊，你要救救我家老杨啊！”

还没有等杨斌老婆说完，钱万成就说道：“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打电话就是想要和你商量一下，怎样才能够让老杨早点出来。”

闻言，那女人逐渐地安静了下来。

钱万成一笑，随即继续说道：“现在我想到一个办法，只要你们家老杨能够认罪的话，争取宽大处理，我再花一些钱，相信不需要两三年老杨就能够出来。”

“让我们家老杨认罪？”听到钱万成居然是想要让杨斌认罪，扛下所有的罪名，杨斌老婆微微一惊之后，就拒绝道：“不行！绝对不行！”

钱万成自然知道事情不会那么顺利，随即诱惑地说道：“放心，我们不会亏待你的。只要杨斌认罪，我存三十万给你们母子俩人作为安家费。”

三十万，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确实足够诱惑！

想了想，杨斌老婆不确认地询问道：“钱董，你不是开玩笑？”

“要不，我现在就让人先打二十万到你户头，等你家老杨认罪，审判下来后，我再打那剩下的十万过去，如何？”

三十万能够买回钱少杰的自由，钱万成也觉得值得了。

“行。我见到老杨就说，让他扛下所有的罪名。”

“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捉我？”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我要投诉你们。”

“难道警察就能够无法无天，随意捉人吗？”

本来还睡意朦胧的钱少杰，连衣服都还没有穿好，就这样被李进军俩人拽上了警车，钱少杰嘴里不断地嚷嚷着，根本就没有打算要配合。虽然在明晃晃的手铐拷上自己双手的时候，钱少杰就知道那一定是杨斌将他供了出来，但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花都区公安局的办事速率居然如此快，一个晚上不到的时间就已经让杨斌招供，一大早就赶到了广州，来到了他的别墅。

这一切，似乎来得太突然，钱少杰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抗机会。

但钱少杰心里却在思量着，怎样才能够拖延时间，让钱万成来救他。而且，他也知道，这件蓄意伤人案件绝对不能够承认，一旦承认的话，他可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在车上，恢复了思绪的钱少杰，打定主意，就算花都区公安局怎样审讯，他都坚决不承认，那样的话，对方也拿他没有办法。一旦承认的话，那他可就是买

凶杀人，蓄意伤人的主谋，到时候判刑的时候，罪可就大了。

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李进军等人带着逮捕回来的钱少杰，已经回到了花都区公安局了。

审讯室里边，李进军和李全俩人坐在了审讯桌的一边，让只是挂着睡袍的钱少杰坐在冷板凳上。

台灯的灯光照着一脸愕然的钱少杰，让他不禁地伸手抵挡住那耀眼的台灯光华，眼睛微微地闭上。

“好好坐着！”

李进军指着好像嫌弃板凳硬朗，想要站起来的钱少杰，沉声地喝道，丝毫都没有任何的表情。钱少杰如今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嫌疑犯，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比较好的待遇。况且，他们自身也是坐硬板凳，难道还想让这一个公子哥儿坐沙发不成？

本来还想要站起来的钱少杰，瞬间被李进军俩人身上的刑警威严气势震慑住，缓缓地坐了下来。

李全冷冷地询问道：“叫什么名字？”

钱少杰地回答道：“钱少杰！”

李全冷冷地询问道：“钱少杰，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抓你吗？”

“不知道。我没有犯罪，在家里睡觉就被你们抓回来了。我还想要问你们，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将我拖上车送到这里？”

钱少杰也不是第一次进局子了，自然知道现在这一个非常时候，绝对不能够轻易地认罪。蓄意伤人罪，那可不是什么扰乱公众秩序的罪名，罚监禁几天就能够了事，而是刑事案件，需要被判刑坐牢。几年的自由就没有了，钱少杰可不想这样啊！

莫要说几年的牢狱生活，就算是一天，一个小时，钱少杰也不想，也不愿意，那黑无天日的监狱，简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现在，钱少杰唯一能够做的那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认罪！

“钱少杰，你认识张勇吗？”见到钱少杰没有打算要承认自己的罪名，李进军不由得淡淡一笑。钱少杰这样的公子哥儿，不用一些技巧和审讯手段的话，不会轻易地说出来。

“张勇？这无情无义的小子，怎么会不认识？”

李进军继续冷漠地询问道：“嗯，认识就好。你可知道，昨天傍晚的时候，张勇被人袭击？”

“不知道。他这样无情无义的人，自然会得罪不少的人，被人袭击那也很正常。最好就是被废掉，生活不能够自理。”

摇了摇头，钱少杰脸色似乎带着几分狰狞地说道：“张勇真被废掉的话，那我还真的要烧香拜佛。这样一个人渣，忘恩负义的家伙。”

钱少杰暗暗发誓，如果这一次能够安然地走出花都区公安局，他一定会让张勇好看，一定会做了张勇。

这几个问题下来，李进军也明白，钱少杰有进局子的经验，也有着一些反审讯的技巧，想要问出一些实质性的东西来，就必须要用其他的手段旁敲侧击。

李进军随即询问道：“你可认识杨斌？”

想了想，钱少杰才恍然大悟地说道：“噢，那是我们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的负责人。怎么？警官，杨斌犯事了吗？不过，不会啊，杨斌在我印象当中，也算是一个奉公守法之人，怎么会犯事呢？你们会不会也弄错了？”

见状，李进军两人并没有继续说下去，反而互相地望了一眼，审讯也停了一下。

这一下的停顿，他们是故意的，就想要看看钱少杰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够自圆其说。只要让钱少杰多说话，那就能够从其中寻找到破绽，击破他的心理防线，将所有的真相说出来。

果不其然，见到李进军居然不说话，钱少杰丝毫都不察觉俩人是故意的，反而害怕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话，有些紧张地说道：“警官，你们该不会是想说，杨斌和张勇被袭击案有什么关系？”

钱少杰的演技完全可以去当演员了，甚至那奥斯卡恐怕也没有问题。

“钱少杰，袭击张勇的人是杨斌派出去的。昨晚我们捉了杨斌，连夜审讯之下，他说这是你指使他这样做的，还说，你愿意出五十万买张勇的一双腿，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李进军冷冷一笑，随即说道。

这一下，他倒是想要看看，钱少杰怎样抵赖，推脱责任了。

闻言，钱少杰满脸惊讶，似乎难以置信一般：“警官，东西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啊。我什么时候指使过杨斌了？你们警察做事不是要求证据吗？可不要冤枉好人啊？我可是奉公守法的好市民，怎么会做这些犯法的事情呢？”

说着，钱少杰好像突然之间想起了什么，随即很配合地提醒道：“噢，对了，警官，我记得前些天，我和杨斌联系商量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的事宜时，曾经和他提到过，我不是很喜欢张勇，很有冲动想要将他弄残。你们说，会不会是杨斌擅作主张，自己找人想要教训一下张勇，然后向我邀功？”

闻言，李进军脸色一变，似乎没有想到，钱少杰居然趁着这一个机会自圆其说，将一切都推到了杨斌的身上，好像完全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一个花花公子，似乎真的有一些机智。

李进军脸色一沉，低声地喝问道：“钱少杰，你还想要抵赖？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主使杨斌的人，买凶杀人，蓄意伤人，就是你钱少杰。到了现在这一个地步，你还不交代？”

“抗拒从严，坦白从宽。说出来，量刑的时候，也能够从宽处理。”最后，李全也补充了一句，好像聊天一般地说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告我吧。我无话可说。”随后，钱少杰直接低头，无论李进军俩人询问什么，都没有再说话，没有再回答，完全就是消极应付审讯。

况且，钱少杰相信，父亲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救他出去，无论如何他也绝对不能够承认。

李进军冷冷地说道：“钱少杰，你不说也可以，等上了法庭之后，你就会后悔没有坦白地交代自己的罪行。”

证据充足，钱少杰还抗拒的话，判刑可就从重处理了。

“走吧，我们等他安静一下，好好地想想再进来录口供吧。”

见再也审问不出什么，李进军和李全俩人走出了审讯室，在走廊上边点起了一根烟。

抽了一口烟，李全一脸无奈地对李进军说道：“李队，你说这小子会不会招？”

微微地弹了一下烟灰，李进军冷冷地说道：“管他招不招，现在的证据显示，钱少杰就是幕后主使，到时候真上了法庭，也就只会被判得更加的重。这些公子哥儿，不吃点苦头，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人生。”

“蓄意伤人，罔顾人命，简直无法无天了！不从重从严处理怎么行？”

顿时，李全也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抽了一根烟之后，俩人再次进入到审讯室，寻找突破口。

第七章

收购站争夺战硝烟弥漫，垃圾场如战场生死搏杀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张勇废品收购站的业务忽然出现暴跌，门前冷落车马稀，一天下来利润不到千元。接下来，其他的几个收购站竟连续出现了小幅亏损。张勇经过暗中调查得知，原来钱少杰的父亲钱万成为报复张勇，对张勇展开围剿，和第一废品收购站的贺东达成了秘密协议，通过调升废品收购价格，抢夺张勇的生意；紧接着，他们又在张勇收购站附近开设两处回收点，形成战术合围，像是吸血鬼一般依附在张勇身上，拦截了原本属于他的客源。这样看来，张勇应战是死路一条，不应战，也是死路一条！

“I can fly , I believe I can fly ……”

一大早，张勇都还没有起床，电话铃声已经响起，让他不得不从睡梦之中清醒过来了。

张勇从被窝里边伸出一只手，捉住了在不远处床头柜上的电话，一看，发现居然是方怡。摁下了接听。

似乎听得出来，张勇并没有起来，方怡却丝毫都没有任何顾忌，笑道：“大勇，好消息啊！杨斌招供，钱少杰被捉！”

听到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张勇一瞬间两眼睁大，瞬间就绽放出一阵耀眼的光华，身子不由自主地从床上跳了起来。花都区公安局的破案速度也着实太快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出现了这样突破性的进展。

按照张勇所想，就算让杨斌供出钱少杰，恐怕也需要一段时间，但现在完全地出乎张勇的意料。顿时，张勇似乎有些不敢确认一般地询问道：“方姐，你说的可是真的？钱少杰真被捕了？”

比起半个月之前羞辱钱少杰的时候还要爽，还要痛快！

“昨天刘局长亲自审讯，手到擒来，杨斌被捉不到两个小时，就将一切交代清，曝出钱少杰就是幕后的主使者。现在你可以放心了，钱少杰想要再动你已经不可能了。”

方怡的声音之中也带着几分高兴，钱少杰被逮捕的话，张勇的危机也算过去了，不需要提心吊胆了。

精神抖擞的张勇饶有深意地说道：“方姐，事情还没有过去。现在，还只是开始而已。”

昨天他已经有了了一定的计划，利用钱少杰被捕，自己被袭击这一件案子大做文章，到时候他就掌控着主动权，狠狠地出击，让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吃个大亏。

虽然方怡也知道张勇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却也想不到，在庞大的前事投资有限公司面前，张勇还能够做什么。

张勇沉声说道：“方姐，你让刘局长再仔细审讯一下杨斌，我怀疑杨斌在宜尚雅居建筑项目上边还有一些猫腻。到时候，兴许还会有一些其他收获也说不定。”

虽然他也知道，这样审问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但却能够透过公安局，对那些打算站在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一边的政府官员产生一些压力，动摇他们的思想，暂停审核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的证件进度。这就是张勇真正的目的。

“继续审讯杨斌？张勇，这可能吗？就算杨斌明明知道宜尚雅居建筑项目有一些猫腻，这可是事关性命的事情，他怎么可能会说出一些不利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事情呢？”

“就算不再审讯，少了杨斌这一层关系，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也要受到一些牵连，宜尚雅居的建筑项目恐怕也要搁浅一段时间了。”

按照张勇的推测，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的负责人都被逮捕，然后前事投资有限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被逮捕，必然会牵连公司，到时候钱万成还想要让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继续下去，那必然要付出不小的代价。现在，张勇就打算在这样一个时候，利用方怡在政府的关系，在其中好好地下一个绊子。

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究竟能够拖延多久，张勇也不知道。毕竟，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财宏势大，广州市也有一定的关系。

能够拖延多久就多久，至少让第三废品收购站彻底地稳定下来，就算到时候

钱万成想要打击，也是无可奈何了。

现在张勇只想要趁着这一个难得的机会，完全地稳定第三废品收购站，不让它遭受什么打击。

“这样的话，那行。我让刘局长审讯一下，看看顺带能不能够牵连出一些什么。或许真如你所说，能够牵连一些什么出来也说不定。”

张勇看了看手表，将近十点了，也该是时候起床回第三废品收购站了。

一直以来，张勇基本都是七点多起来，昨天折腾了一个晚上，将近两点钟才睡觉，今天晚起也很正常。

听到钱少杰被花都区公安局以蓄意伤人罪逮捕，张勇心情很舒畅，早上起来的时候，脸上阳光的笑容一直挂着，做什么事情都好像有了干劲，昨天的疲惫一下子就完全消失了。

张勇带着一些文件走下了楼，本来他还想要拿出公文包，才想起昨天遇袭的时候，公文包已经坏了，只好今天下班后再买一个回来了。

“老板，今天心情好像不错，是不是有什么喜事了？”刚刚下车，从厂房里边走出来的杨耀祖，看到张勇满脸春风得意，笑容阳光，笑问道。

张勇笑了笑，信步走回了办公室。现在，张勇已经逐渐地将权力下放，让三个管理员掌控把握，每天都会给他们一万元作为一天的流动资金。

想当初，第二废品收购站在韩方臣的手里，半年的时间才逐渐地进入正轨。或许，这就是金融系大学生，对于商业掌控，比起韩方臣这个半路出家的刑警要好多了。

随着蓄意伤人案不断地审讯下去，杨斌招供，拿出了实质性的证据，所用的证据，那都指证着钱少杰，就是这一起蓄意伤人案件的主谋，根本就无法抵赖。而钱少杰越是抵赖，越是不认罪，越是抗拒的话，那将来判刑也就会越重。

而接下来的三天，审讯依旧在进行当中，刘安明亲自出马，想要从杨斌口中获取一些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的内幕，无论运用什么审讯技巧，都没有从杨斌的嘴里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不过，就算杨斌和钱少杰俩人都没招出什么，仅仅是宜尚雅居建筑项目因为负责人刑拘，新闻大肆地报导，大众舆论的威压之下，项目也唯有暂时搁浅下来。那些本来依靠着杨斌在狮岭镇，花都区建立起来的关系，都会有所顾忌，甚至进入到审批程序的证件，也被政府各大部门以这样那样的借口停止审批。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本来已经提交了上市申请，遭受了这一件恶性蓄意伤人事件的影响，审核上市程序也拖慢了不少。似乎一切都要等钱少杰这一件案子落下帷幕之后，再看要不要继续让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继续下去。

钱万成也知道，蓄意伤人这个案子实在影响太大了，不处理好这件事情，公司必然会陷入到举步维艰的地步，也许诸多投资者会因此撤资。

随着案子不断地深入，钱万成知道张勇老早就收到了会被袭击的消息，却依旧布置下来这样一个局，让他也明白自己低估张勇了。

本来，张勇之前拒绝了帮助前事投资有限公司，钱万成还以为张勇鼠目寸光，不知道利用这样一个向他示好的机会上位。但经历了钱少杰这一件蓄意伤人案，钱万成才知道，张勇绝对不简单，能够布置下这样一个局，让钱少杰自己踩进去，甚至影响前事公司发展。

张勇绝对是一条龙，只是还没有机会一飞冲天而已。一旦未来张勇有机会一飞冲天的话，前事公司将会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甚至可能会和当年的张氏集团一样破产。

趁着现在张勇还没有彻底地成长起来，钱万成一定要将他弄死，让他没有机会翻身，那样才能够保全自身。

这几天，越来越多的负面消息传递到了钱万成的耳边，让他也恨上了张勇，盘算着怎样能够狠狠地打击张勇，让他一蹶不振。

想要像钱少杰这样雇人袭击张勇，那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敏感时期之下，一旦张勇出现什么意外的话，那所有的矛头必然会指向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现在，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还在上市审批程序，不能够有什么出轨的大动作。

就在钱少杰被逮捕的第三天，张勇按照之前订制好的计划，和宝钢铸造厂、造纸厂那些厂商约定好，将收购站这半个多月来收购到的可循环回收货物送出去。

一大早，老黄和梁国栋俩人就已经来到了第三废品收购站，将货物分门别类地装载上了车。纸皮，那也有厚薄之分，而且两种类型的纸皮送往的地方那也不一样，其中赚取的差额也同样不一样。厚纸皮要送到韶华纸箱厂，让他们循环利用，造出全新的纸箱。韶华纸箱厂就在炭步大道那一边，距离炭步很近，半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到了。

一路之上，两大货车满满的纸皮，惹来了不少路人的观看，或许这些纸皮在那些路人的眼里，只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垃圾，但在张勇的眼里就是商机，代表着一张张钞票。

到了韶华纸箱厂，张勇吩咐梁国栋先开车回去装货，让老黄等一下自己后，就径直地走到了纸箱厂厂长的办公室里和厂长商量货物付款的事情了。

“廖厂长，这一次硬纸皮总共是运了十二吨过来，也就是二万四千斤。至于价钱方面，按照你之前所说的二千五百元一吨，加上半个月前我们运送过来的八吨，总计就是二十吨货物，没有错吧？”

头发梳得光亮的廖厂长，望了望手里的单据，笑道：“没有错，总共二十吨硬质纸皮。看来，你们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生意还不错，一个月就有二十吨的硬质纸皮收入了。”

闻言，张勇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随即淡笑着说道：“廖厂长，收入还算可以。不过，却怎么也赶不上你们韶华纸箱厂啊。你们一年可至少出上千吨的纸皮箱，赚得可够多了。”

廖厂长一笑，随即点头不置可否地说道：“张勇，大家都是生意人，各自有各自的赚法嘛。”

张勇一笑之下，随即询问道：“廖厂长，那这二十吨硬质纸皮的货款，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呢？”

抿了一口茶，廖厂长笑道：“张勇，货款我会在这两天让会计打到你的账户上。我们都合作了那么多次，难道你还担心走款吧？”

张勇之前在方怡的第二废品收购站做的时候，也经常送货过来，和廖厂长之间也算老熟人了。生意人，有时候注重的并非是盈利的多少，而是商业的信誉，如果没有了信誉，谁还会跟你合作呢？

聊了一会儿后，张勇也就离开了厂长办公室，准备继续送货了。

专心地开着车且满头大汗的老黄询问道：“大勇，等一下我们是先送轻质纸皮还是废铁？”

张勇笑道：“老黄，小周跟你去送那几吨轻质纸皮，到时候你让他将签收的单据拿回来，另外询问一下厂长付款的日期。我和老梁先运送一车废铁到宝钢，那些废铁没有两三车，根本就送不完。”

想起堆放在厂房里边的废铁，张勇还真的有些头疼了。头疼的是怎样搬运上

货车，如果一点点搬运的话需要好几个小时，现在他们又没有叉车，也就只能一样样搬运了。

说实在的，张勇真有冲动想要买一台叉车，这样到时候上货可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不过，想要买一台好一些的叉车，没有几万元的话那根本不可能。

第三废品收购站一个月下来，轻质纸皮十吨左右，一车就能够送到铅笔厂了。张勇让小周跟着前往，就是想要锻炼一下小周，让他学习一下怎样收款和签单，未来张勇也能够放心地将收购站交托到他的手里。

而那些废铁有二十五六吨，老梁开着大货车走三趟，差不多全部送完。

收购站积累货物并不是很辛苦，将货物送到环保投资公司或者铸造厂，才是一个月最辛苦的事情，也是整个废品收购站最忙活的时候，搬搬抬抬，一整天下来会很累。

但没有办法，这就废品收购站的生意，一个月也就那么两三天最忙活的时候，之后就恢复正常了。

老黄的车子开回到了收购站，没有停歇多久，杨耀祖俩人就不断地搬运轻质纸皮上车，成捆成捆的纸皮不断地搬上货车。偌大的厂房似乎也显得有些空旷起来，还有小山一般的废铁和一些其他的金属以及可回收塑胶之外，没有任何纸皮了。

轻质纸皮都已经完全地上车，但那一边，老梁的车还不断地装载着废铁，才完成了一半。

在老黄开车之前，张勇走到车门前，叮嘱老黄：“老黄，等一下小心一点开车。你这车，可是有些超重的，注意安全啊。”

“行，我会慢慢开。”

随后，老黄和小周一起，开车将这些轻质纸皮送往铅笔厂交货收款了。

老黄的车走后，张勇和杨耀祖俩人也帮忙装载废铁进入到老梁的车里，准备运出去了。搬运那些废铁，不但没有多少效率，也要小心不要被那些废铁扎到，伤到自己，所以速度自然慢很多了。

整整半个多小时，才装满了一整车的废铁，不过，还有一大半都没有装载上去，不是张勇不想装，是车实在装不下去了。

打开了车门，浑身汗水的张勇径直就坐在了副驾驶座之上，望着同样如此的梁国栋，笑道：“老梁，去宝钢铸造厂。”

随后，货车就驾驶出了第三废品收购站，向着宝钢铸造厂行驶而去了。

将近半个小时的车程，从第三废品收购站到了花东镇，三十里的车程，张勇和老梁俩人，也终于到了宝钢铸造厂了。

经过铸造厂门卫的指引，梁国栋将货车开到了铸造厂之内，准备按照他们的指示，卸货下车了。

下车后，张勇对梁国栋说道：“老梁，你看一下怎样帮他们将货卸下来，我先去一下厂长办公室。”

随后，梁国栋和宝钢铸造厂的工人，就商量着怎样卸货了。毕竟，这里八九吨的废铁，卸在什么地方都会堆成一座小山。

随后，张勇也没有多理会，很熟络地就来到了铸造厂厂长的办公室。

望着紧闭的门，张勇淡淡一笑，随即敲了几下门。

“进来。”

推开门，走进了厂长办公室，张勇将手里两叠单据，递到了一个魁梧中年男子的跟前：“王厂长，这些是我们这一次第三废品收购站送过来的废铁。现在，刚刚送来八吨，接下来还会有辆车，今天之内一定能够送到。这一趟，三辆车总计二十五吨。半个月之前，我们送了十五吨过来，加起来一共就是四十吨，三千六百元一吨，对吧？”

“十四万四千元！”王厂长接过了张勇手里递过来的那些单据，仔细地查看了一番，点了点头，随即说道：“张勇，你们将所有的货物都送到，你就拿着这些单据到财务部开货款支票吧。”

十多万对于宝钢铸造厂来说，那简直就是一个小数目，不值得一提，自然也不需要拖延。

闻言，张勇立马就笑道：“果然还是王经理爽快，那我先出去了，等一下还要回去，将另外两车废铁送到。”

说实在的，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宝钢铸造厂送货，不是这里的利润有多高，而是宝钢结算货款从来都不会拖欠。这一点，就让很多废品收购站都愿意和宝钢铸造厂合作。

“慢走，不送了。”

王厂长看着手里的文件夹，审批着一些想要前来宝钢铸造厂订货的单子，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时间招呼张勇了。

张勇也没有在意，和王厂长打了一个招呼之后，就走出了厂长办公室了。

这个时候，梁国栋已经卸货完毕，开车回第三废品收购站将剩下的那些废铁送过来。

按照张勇的预测，老黄和小周两人应该也将轻质纸皮送到了铅笔厂，在回第三废品收购站路上了。

足足忙活了将近两天的时间，张勇才将厂房地里积累了大半个月的可循环回收利用的废品，完全地清空，变成了一张张支票。废纸一个月的利润将近五万，而废铁的利润将近是八万，还有其他的一些有色金属，废弃循环利用的塑料总计也有三万。

也就是说，八月中旬开始营业，到现在九月下旬，一个多月的时间，除了第三废品收购站的一些日常开销、员工的工资、三万的工作设备折旧费用，开业到现在纯利润收入十一万多。

这样丰厚的利润，就连张勇也没有想到。在计量出利润之后，张勇随即打了个电话给三个股东，决定从他们的利润之中拿出一千元，犒劳一下员工。

在听到张勇的建议后，他们三个人都没有什么意见。毕竟，员工辛苦了一个月，有些奖励，那也很正常。

已经累得有些够呛的员工，听到可以在椰林吃一顿的时候，都兴奋无比。

“什么？你们也没有办法，给第三废品收购站下一个绊子？查一下他的工商证件，或者是税收证件就是了……”听到电话里边的人，居然说无法对第三废品收购站下绊子，哪怕查工商证，或者税收证也不敢，这让钱万成感觉到意外无比。身为广州市著名企业的董事长，钱万成从来都没有想过，在他的要求之下，花都区工商局、税务局，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的科长、办公室主任，居然回绝了他，让钱万成郁闷无比。

这究竟算是怎么回事？一个堂堂广州市著名大企业，想要对付一个小小的废品收购站的站长，居然这么困难？

钱万成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不过，这也让他意识到，张勇和方怡俩人在花都区的关系，一定比他要牢固，认识的高层也多一些，那些科长、办公室主任，甚至副局长级别的人物居然都不敢对张勇轻易地动手了。

这一下，钱万成似乎觉得，自己真想要对现在拥有不少人脉的张勇动手，好

像还挺棘手。

挂掉电话后，钱万成点燃了一根烟，倒满了一杯酒，显得有些憔悴。这几天，花都区公安局那一边已经有消息过来，说钱少杰行涉嫌买凶杀人，蓄意伤人，案件性质极其恶劣，不让钱万成去探望。杨斌那一边似乎也传来了消息，杨斌老婆也没有办法见到在看守所里边的杨斌，更无法传达让他认罪的信息。

警方这样做，目的很明显，就是隔绝犯人和外人的联系，不让他们有机会转移罪证，或者是寻找替罪羔羊。这样一来，钱万成本来想要劝说杨斌将所有的罪名都扛下来的办法行不通了。也可以说，钱万成之前花出去的二十万，也就算打水漂了。

而且这个时候，钱万成也没有胆量向杨斌老婆取回这一笔钱。毕竟，一切都是钱少杰主使，否则，杨斌也不会被捉，这样一笔钱，也算是给杨斌的一些补偿。

现在，钱万成倒不是想着怎样解救出在牢狱之中的钱少杰，而是盘算着怎样才能够把张勇的第三废品收购站弄垮，为钱少杰报仇雪恨。张勇这一条龙，绝对不能够让他成长下去，威胁太大了！

钱少杰在公安局的连续审讯之下，也终于认罪，钱万成请教过专门打这一个类型案子的律师，一般而言，钱少杰应该也就判五年左右的有期徒刑。

按照钱万成的打算，到时候钱少杰真的判刑了，先让他在里边受一下牢狱之罪，让他清醒以下，然后再花一些钱，动用一些关系，提前将钱少杰弄出来。

既然不能够通过政府关系对张勇下绊子，那就从生意上打击他。钱万成本来就是一个纯粹的生意人，只要从生意上打击张勇，彻底让第三废品收购站关门，那自然是最好。既然有了这般的决定，钱万成也在想，究竟怎样才能在生意上打击张勇呢？

一念之下，钱万成想了想，随即摁下了一个电话，吩咐道：“刘杰，你帮我查一下，花都区第一废品收购站和第二废品收购站，两个老板是谁，还有他们的手机号码，还有一些粗略资料。”

钱万成就不相信，还弄不垮第三废品收购站。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是一个大公司，年收入上千万，总资产将近一亿，只要他想弄死一个人，那还不是简单的事情。张勇，一定要弄垮，弄死他，才能够为钱少杰报仇！

刚刚粗略地一想之下，钱万成有了一个大概的方向了，只要他能够让另外的两家废品收购站将收购价格提升上去，到时候散布消息出去，绝对能够抢夺张勇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生意了。

虽说这般会让钱万成倒贴一笔不小的钱进入其中，但只要真让张勇再次变成一个穷光蛋，那也值得了。

“哼，张勇，你既然让少杰入狱，那就要有心理准备，被我前事投资有限集团践踏吧！我就不相信你能够支持下去。”喝下了手里的红酒，钱万成喃喃地说道，脸色似乎也弥漫着几分狰狞，想象着张勇如同张合安一般破产的结局。

不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个身穿着西装，打扮得精神奕奕的青年，敲门走进了钱万成的办公室。

钱万成微微地收拾了一下形象，沉声地问道：“刘杰，查得怎样了？”

刘杰将一份打印好的资料递到了钱万成的面前，然后恭敬地说道：“董事长，花都区第一废品收购站老板叫贺东，也算是新华镇有头有脸的人。一九九九年时候凭借着和当年狮岭镇镇长冯印如的关系，成功拿下了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开张营业。贺东在花都区的人际关系很广，最先开设收购站，生意也是最稳定。原先第一废品收购站的辐射范围，从狮岭镇一直延伸到第三废品收购站。不过，现在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开设，让他的生意利润缩水了不少。根据资料显示，这贺东对张勇似乎也颇有争议，也想要找人教训一下张勇。”

闻言，钱万成眼神微微一阵转动，思量了一下，继续问道：“第二废品收购站呢？”

“第二废品收购站，也是和贺东的第一废品收购站同年开设的，老板叫韩方臣，原先是刑侦警察，后来在一次行动之中脚步受伤，辞职下海，在各方关系的走动下，拿到了第二废品收购站的经营权。不过，二〇〇〇年年底出车祸过世了。现在，第二废品收购站是由韩方臣的老婆方怡管理。”

刘杰似乎对那一叠资料完全熟悉，基本没有什么错误。

这第二废品收购站的关系比较特殊，本来当年韩方臣死后，花都区政府是想收回第二废品收购站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和工商证件，但却好像由于某些原因，将法人代表转变成为方怡的名下，保住了收购站。这其中的秘密，可就没有多少个人清楚了。至少，刘杰这一个多小时下来，并没有查询到什么有用的资料。

“方怡？”钱万成想起，张勇能够开成第三废品收购站，好像是方怡在后走访各种关系。不然的话，张勇也不会顺利地拿到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方怡和张勇的关系匪浅，想要让方怡对付张勇，基本没有什么可能。女人可和男人不一样，男人的话，只要有足够的利益，那就能够让兄弟反目，朋友断义，女人可就麻烦了。

想了想之后，钱万成随即询问道：“刘杰，告诉我贺东的电话。”

钱万成随即摁下了贺东的电话。

“喂，哪位？”电话接通后，一道粗犷的声音如同咆哮一般在电话里响起。先声夺人，完全就是一暴发户的口吻。

一听声音，钱万成眉头微微一皱，这样的暴发户，他最不想接触，但现在却没有办法，只能忍着厌恶，沉声说道：“你好，我是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钱万成。你是花都区第一废品收购站的老板贺东吧？”

在听到钱万成自报家门之后，电话那边变得恭敬起来了。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大名，广州市的一些老板多多少少也知道，况且，宜尚雅居建筑项目就在建设北路上，靠近狮岭镇。

脸上虽然充满着厌恶之色，钱万成却赔笑着说道：“贺老板，关照倒没有什么关照，就想让你帮一个忙。”

“钱董，不知道你要我帮什么忙呢？能够帮上忙的话，我一定会帮。”堂堂前事投资有限集团的董事长，居然有事需要他帮忙，倒是让贺东有些受宠若惊，不明所以了。

不过，贺东瞬间也想到，如果自己真的让钱万成欠下一个人情，到时候有什么生意关照的话，他就发达了。虽说贺东现在的身家也不少，净资产数百万，但谁也不会嫌钱多啊！

随后，钱万成将打算弄垮张勇收购站的打算说了出来。既然要找贺东合作，那就一定不能够瞒着他，贺东这人能够坐拥第一废品收购站这么多年，也一定有他的本事。现在，钱万成已经无计可施，只能和贺东联手。

“你想要打击张勇，这一个忙，我贺东倒是很乐意帮。不过，钱董，究竟怎样做才能够让第三废品收购站经营不下去呢？现在，你也知道，废品收购行业利润也不算低，根本就不担心做不下去。”

贺东也明白钱万成想要做什么，而张勇能够在这个时刻开设第三废品收购

站，抢夺了他不少的生意，也让贺东心生怒意。

可是，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好几年，贺东自然也清楚，想要弄死张勇，弄垮第三废品收购站没有那么容易。张勇和方怡之间的关系可非比寻常，要他一个人对抗两大废品收购站，还真的有些困难。

其实，贺东也想用阴招对付张勇，暗中教训一下他，让他收敛一下，却发生了钱少杰蓄意伤人案，他也就不敢动了。

张勇居然能够让公安局如此重视这一件案子，那说明张勇背后的关系很复杂，贺东担心自己一个不好，连第一废品收购站都搭进去，那就亏大了。

贺东为难地说道：“钱董，既然你找到我，相信你也知道，对抗两大废品收购站有些困难吧？”

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凭什么对抗两大收购站呢？

“贺老板，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有足够的资金，你还怕不能够弄垮他们吗？到时候你第一废品收购站的名头就会出来，垄断整个花都区的废品收购行业，那也并非不可能。”

垄断整个花都区废品收购行业？这一句话具有致命的诱惑力，贺东眼睛发亮，闪烁着一阵阵精光。他做梦都想着这一天。

如果贺东的第一废品收购站真能够垄断整个花都区的废品收购行业，那他可就日进斗金，三年内成为千万富翁也绝对可能。废品收购这个行业，利润实在太可观了！

贺东说道：“行，钱董，你想要让我怎样做？”

如果前事不全力支持的话，贺东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底气。

钱万成沉声地说道：“贺老板，这些天你把收购价格提上去，然后将消息散布出去。这样的话，应该能够抢走不少生意。”

钱万成就想打一个价格战，完全抢走两大废品收购站的生意。他可不相信，那些为钱而加入废品收购行业的垃圾佬，看到第一废品收购站价格高，会不把他们的货物卖过来。

闻言，贺东一惊，为难地说道：“钱董，这样的话，我第一废品收购站可就亏损了啊。”

价格一旦提升的话，虽然会立竿见影，但利润恐怕会有所下降，那可就得得不偿失了。

钱万成自然知道贺东担心什么，随即淡笑着说道：“放心，等你发我一份价目表，我规定价格，到时候差价我会补回来给你，这样总行吧？你不但没有损失，甚至还多赚不少！”

顿时，贺东眉开眼笑地说道：“这样的话，那行。”

有前事公司支撑，自己不但不用亏，还能够狠狠地赚一笔！

“好，那就先这样定。至于第二步以后说，我绝对不会亏待你。”感觉到贺东心里的喜悦，钱万成口中虽然这样说着，心里却想着：等以后有机会，看你不把吞下的全部吐出来。哼，想要赚我钱万成的钱，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分量。

“行，听钱董的。钱董怎样吩咐，我怎样做就是了。”眉开眼笑之下的贺东，丝毫都没有想到，钱万成在合作开始就已经对他打起了主意。

就这样，钱万成和贺东第一废品收购站之间，达成了一个秘密的合作协议，准备通过降低利润，提高废品收购价格，来打击张勇和方怡废品收购站。

价格永远都是商场的本源战争，一旦谁的价格占据优势，那就能够占领市场，获得主动权。

接下来的几天，第一废品收购站的收购价格，按照钱万成的指示，每一样都升了不少，贺东将消息传播开来，让一些前来卖货的垃圾佬传递出去。宣传之下，不到三天的时间，第一废品收购站收购价格上的优势就传遍花都区了。

不少的垃圾佬本来打算就近处理自己的货物，现在也都拉到了第一废品收购站了。能够赚多一点钱，走远一些路程，这些垃圾佬也不在乎。

那些厂家在衡量之下也选择将废品卖到第一废品收购站。一时之间，第一废品收购站的生意也火红起来了，每天进出的车辆络绎不绝，货物也越积越多。

望着短短几天逐渐堆积满的货物，贺东眉开眼笑，差一点就没有跳起来了。

张勇和方怡也从刘安明那一边了解到，经过这几天不间断的审讯，钱少杰终于熬不住，承认主使蓄意伤人。不过，钱少杰却坚决不承认是买凶杀人，只是想要弄残张勇，好好地教训一下他。

买凶杀人，虽然未遂，但判处的刑期至少二十年以上。这一点，完全地吓住了钱少杰，所以他根本就不会承认。

至于蓄意伤人罪，钱少杰并没有任何的保留，将当初想要弄张勇的前后都说

了出来。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在花都区的宜尚雅居建筑项目，随着这一件蓄意伤人案子的审讯结束，也因此而陷入僵局。杨斌身为宜尚雅居的负责人，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身为投资者，发生了这样的大事，令花都区政府很重视，决定暂时不通过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的施工许可，作为对企业的惩罚。

花都区政府这样做，就是想要让钱万成知道，花都区是一个法治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想要在这里投资和发展，那就必须要遵循这里的规矩和法律，不能肆意妄为。

对于宜尚雅居建筑项目各项施工证件被拖延，钱万成早就已经有所预料了。甚至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上市进度，他也有预计，至少要推延上两三个月。

但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上市是大势所趋，就算政府再下绊子，那也拖延不了多长的时间，最后也一定要审批通过，上牌挂证。

钱少杰这一件蓄意伤人案子的性质太恶劣，影响也太坏了。不然的话，也不会让前事投资有限公司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

钱少杰认罪后，根据案件性质，至少会被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听到这个消息，张勇笑了，心里仅剩的那些怨气和不满也彻底地消散了，心里似乎放下了一块沉重的大石头。

像钱少杰这样不可一世的花花公子，不知道做过多少缺德犯法的事情，之前没有被捉住，乃是在广州市有着一定的关系背景，现在让他蹲一下监牢，也算好好地教训一下他。

这几天，张勇似乎也留意到，第三废品收购站的营业额好像减少了不少，甚至之前每隔两三天就会前来卖废品的垃圾佬似乎也不见了踪影。

这让张勇感觉到很奇怪。废品收购站一天下来的纯利润降到了一千多，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合理的纯利润，张勇心里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按照正常的营业状况，就算再低的时候也有两千多元，加上三东大道厂房那么多，绝不会是这么点儿利润。

现在的收入比起第二废品收购站当初最低迷的时候，还要低不少。张勇在思量着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了。

“喂，方姐。”

电话的那一边，方怡也没有多说什么，径直就询问道：“大勇，你那一边最

“近几天生意是不是少了许多？平时一些来卖废品的垃圾佬也没有过去？”

“方姐，你怎么会知道的？”

闻言，方怡点了点头，沉声说道：“我这一边也是这样。这几天营业额直线下降。”

张勇也意识到不正常了，如果只有他的第三废品收购站是这样的话，那只是偶然事件。但现在连第二废品收购站都是这样，事情就不简单了。

想了想，方怡才自信地说道：“大勇，可能我们被第一废品收购站打压了。刚才我听一个垃圾佬说，第一废品收购站将所有货物收购价格提升了不少。”

听到了方怡的话，张勇就感觉到奇怪了，就算第一废品收购站提升价格，那也绝对不可能提升这么多。那样的话，简直就是在牺牲自己的利润。照理，贺东那吝啬谨慎的性格，绝对不可能这样做。

微微地平复了一下震惊的心情，张勇询问道：“方姐，贺东全面提升废品收购价格？”

“张勇，要不，我们也提升一下价钱……”

现在，想要从第一废品收购站那里抢夺回来那些垃圾佬，也就只有提升收购价了。在听到了方怡这一个提醒之后，张勇一个激灵，似乎感觉到有什么秘密隐藏在背后。至于究竟隐藏着什么猫腻，张勇一时半会想不出。毕竟，他也不会想到，钱万成居然会通过贺东第一废品收购站打击他们。

摇了摇头，张勇沉声地说道：“方姐，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贺东突然之间全面提升收购价，这一件事情居然整个花都区都知道？甚至连一些厂房都收到消息？这会不会是贺东故意传出来的，故意针对我们？”

闻言，方怡一惊：“针对我们？贺东为什么要故意针对我们？他这样提升收购价格，那简直就是伤人伤己，他应该不会那么蠢吧？”

方怡也和贺东打过一些交道，知道他是一个谨慎的人，不会轻易地玩这一种以本伤人的决定。现在贺东这样做，那一定是有把握。

顿时，张勇提议道：“方姐，要不这几天我找人调查一下，看看这贺东究竟想要做什么。”

想了想，方怡也赞同地说道：“也好，调查清楚的话，我们也知道怎样做。你调查清楚，我们一起商量对策。”

挂了电话，张勇想了想，要想完全地调查清楚这一件事情就凭自己根本不可

能。就算他想要前往第一废品收购站向贺东询问，对方也绝对不会告诉他丝毫信息，甚至可能会讥讽他一番。

微微一想，张勇还是觉得去找侦察兵喜子比较合适，上一次，喜子盯紧杨斌这件事做得还不错。喜子在杨家附近蹲守，基本没有让杨斌离开过自己的视线范围。这样尽忠职守的人可不多见。

摁下了喜子的电话，张勇淡笑着说道：“是我，张勇。有个事情需要你帮忙。”

喜子朗声问道：“大勇哥，什么事？只要我喜子能够做到的，那一定会做到。”

闻言，张勇一笑：“你这几天，帮我调查一下，第一废品收购站的老板贺东究竟和谁在接触。最好能够给我弄清楚他的背景，以及最近他为什么要提升废品收购价格。至于活动经费，等一下我会打到你账号上。”

“保证完成任务。”

喜子真名唐喜，是唐连生的远房亲戚，军人气息浓厚，和唐连生的圆滑有着天壤之别。

正是看上喜子这一点，张勇也打算过些天，让他过来到第三废站里帮忙。有喜子这一个军人在第三废品收购站，就算一些小混混过来闹事也能够应付。

接受了任务，喜子立马来到了附近的网吧，先搜索一下贺东关于第一废品收购站的资料。

虽然唐喜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身为现代优秀士兵，部队的眼线，如果不会用电脑寻找资料的话，那就无法做到一个优秀侦察兵。网络上虽然大多数的资料都不够准确，但至少能粗略地了解一下，然后在施行侦查。

查找了所需要的资料之后，喜子思量着该怎样调查贺东，一个个侦查方案逐渐地在他脑海中形成，尔后他开着刚刚买回来的摩托车，到第一废品收购站蹲点查看。

上午的时候，喜子买了一些衣服，打扮成一个垃圾佬的模样，准备着手侦查的事情。

下午的蹲点调查，发现了不少的垃圾佬在第一废品收购站进进出出。装扮好的喜子开着摩托车，走向了第一废品收购站。

看到一个满载废品的大叔浑身汗水地踏着车，喜子帮忙将车推上坡，推着车的时候，喜子和那大叔聊了几句，对方看到满脸憨厚的喜子之后，也消除了不少

戒心。

一边推车，喜子那憨厚低沉的声音在后边响起：“大叔，看得出来你应该是从老远踏车过来的。那么远的距离，这么重的一车货，不累啊？”

那大叔摇了摇头，无奈地说道：“小伙子，现在这世道赚钱不容易啊！这第一废品收购站比起其他两个收购站收购的价格都高。收购价可不是提升了几分一毛，而是高出三毛钱！”

喜子充满疑惑：“大叔，我听说之前第一废品收购站的收购价格和另外的两家收购站，也相差没有多大，怎么现在突然间升了那么多？”

大叔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只是听老乡说，这里涨价了。”

走进了第一废品收购站之后，喜子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偌大的空地足足有六七百平方米，而在空地的左边是一排两层高的小楼房，每一层都有三间房间，显然就是办公室和休息室了。

此时空地上堆积满了可循环回收利用的废品，电子秤的旁边，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用本子记录下货物的斤两。

顿时，喜子搬下那些纸皮，不经意地走到了那收获给钱的青年身边，憨厚地笑问道：“小哥，你们第一废品收购站的收购价格比起另外两家废品收购站都要高，是不是真的？”

那青年望了望喜子说道：“放心，我们老板说了涨，那就涨。现在纸张比另外两家废品收购站要高两三毛，铜线高五毛钱。只要你们有多少货，我们就收多少。”

在离开第一废品收购站的时候，喜子似乎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在房间里边的贺东一直满脸笑容地聊着电话。不过，喜子想要从其嘴唇的动作，推测贺东在说什么也做不到。

这两天的调查，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之外，确定了贺东这个调查目标，喜子好像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但他也有自己的计划。喜子也打算找一个时间，寻找周边的一些商家和村民了解一些贺东的背景关系。

不知不觉过去了半个月，第二废品收购站和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生意逐渐地惨淡起来，前来出售货物的垃圾佬从之前每天十来个，足足少了一半。

现在虽然利润急剧减少，但张勇和方怡俩人都相信，贺东第一废品收购站这样以本伤人下去，迟早有一天只能够是恢复原来的价格。这一个时间段最多也不

会有三个月！

三个月，收购站能够撑过去了。

喜子回报了一些收集到的情报，并没有看到贺东和什么大人物接触。不过，贺东每一天都会有一个电话，好像和什么大人物说话，低头哈腰的。

似乎这将近半个月以来，是按照贺东自身的意愿提升收购价格，想要以量取胜，挤压张勇和方怡两人。不过，事情真的没那么简单。

十月十日是花都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钱少杰蓄意伤人案件的日子。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买凶蓄意伤人，这在广州绝对是轰动性的案子，自然会有不少的记者前来采访。

花都区人民法院之外，早就已经挤满了人，有广州市的记者，也有花都区本地报纸的记者。

当张勇和方怡下车的时候，记者们围了上来，想知道张勇对这一件蓄意伤人案的看法。

整个过程，张勇只是说了一句话。

“法律是公平的，犯罪的人一定会得到应得的惩罚！”

走进了法庭之中，张勇发现，在旁听席之上，端坐了不少人，其中就有钱万成和刘杰两个人。

在看到张勇和方怡等人进入到法庭的时候，钱万成脸上似乎泛起了一抹愠色，眸子一阵阴沉的光华闪烁而过。不过，这里是法庭，庄严肃静的地方，钱万成也不敢随意撒野。

张勇却回报了一个阳光笑容，然后径直走到了另外一边落座，准备等待法院开庭。

“开庭。”

随着一声严肃威严的声音响起，只见从门里走了出来一个带着金丝眼镜，年龄大约五十岁左右的威严老者，这庭长在法院里工作多年，很有威望。

随着法庭文案人员宣读文档，庭警将钱少杰、杨斌、叶良辉和黄进四人押上了法庭。

钱少杰在看守所里将近半个月，胡茬布满了脸，憔悴了不少，哪里还有什么富家公子的模样。而杨斌三人，似乎早就见识过这样的场面，在进入到了法庭之后就一直低着头。

满脸憔悴的钱少杰看到了端坐在旁听席上的钱万成，那绝望的眼睛似乎燃起了希望，连忙高声说道：“爸，救我！”

看到儿子这副模样，钱万成心疼无比。

“肃静！”庭长眉头一皱，捉起了手里的木槌，清脆的木槌之声在法庭之上响起，回响在每一个人心里。

这时候钱少杰也意识到，就算是财大通天的钱万成，在法庭上也无法帮他什么。

庭长翻看了一下手里的本子，望了望钱少杰四人宣读道：“叶良辉，黄进，你们两个九月二十日抢劫当事人张勇，抢劫罪、蓄意伤人罪未遂，可认罪？”

“我们认罪。”叶良辉俩人并没有任何的反驳，低头似乎带着几分懊悔地说道。

其实，叶良辉可没有因为想要置张勇于死地而后悔，只是后悔不应该答应杨斌这一单生意，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面临牢狱之灾了。

随后，庭长点了点头，随即继续翻看文件档，而后望着犯人栏之中的杨斌，问道：“杨斌，你于九月二十日教唆他人刑事伤害，蓄意伤人罪，可认罪？”

杨斌说道：“我认罪。”

在公安局里，杨斌在张勇蓄意伤人案之中，面对着大量证据的面前，在刘安明高超的审讯技巧，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之下，什么都招供了。

庭长点了点头，而后将目光转向了钱少杰，严肃地询问道：“钱少杰，你于九月二十犯下预谋蓄意伤人罪，虽然伤人未遂，但性质恶劣，你可认罪？”

“庭长，我只是一时气话，根本就没有要打算蓄意伤人，我没有罪，我不要坐牢。我是被冤枉的！”

钱少杰近乎咆哮一般，带着几分哭腔。在看守所里他已经受够了。

闻言，庭长眉头一皱，沉声道：“钱少杰，你在公安局里已经认罪，为何在这个时候反复？”

“庭长，我没有罪，我是被冤枉的，我不认罪。”

被告席代表律师上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律师站了起来，对着庭长微微地一鞠躬，随即辩解道：“庭长，我代表我当事人钱少杰，那些表面上的证据，虽然都指向我当事人，但我当事人乃大公司的副总经理，和受害人张勇只是一些口头恩怨。我的当事人发泄一下说要做了张勇，事实上，是本案的第二被告杨斌自作主

张，认为我的当事人想要伤害张勇，因此，这一件案子，根本就不是我当事人所为。”

“钱少杰虽然身为大公司副总经理，不代表他就不会策划蓄意伤人，纵观钱少杰的记录，多次因为醉酒闹事，影响工作秩序而被治安拘留。而且，张勇和钱少杰之间恩怨不少，种种证据也表明，是钱少杰指使杨斌雇人行凶。”就在辩护律师话语落下后，公诉方的律师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说道：“杨斌根本就不认识张勇，加上他是前事投资有限公司旗下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的负责人，我们有理由相信钱少杰就是幕后指使者。而且，钱少杰在审讯过程之中，已经承认策划了这一次蓄意伤人罪。现在在法庭之上却不认罪，这是公然挑衅法庭威严，公然挑衅法律。”

庭长脸色一沉，随即望着钱少杰，沉声地说道：“钱少杰，蓄意伤人罪名成立，且不认罪，态度恶劣，性质恶劣，按照法律应从重从严处罚。”

庭长的这一句话，瞬间让钱少杰的希望完全地化成了乌有。

“现在，宣读判决。”接着庭长拿起了早就已经草拟好的审判词，沉声地宣判道：“叶良辉、黄进，抢劫罪、蓄意伤人罪成立，虽然行凶未遂，但性质恶劣，鉴于俩人认罪态度良好，有立功表现，判处叶良辉有期徒刑六年，减刑一年；黄进，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减刑一年。”

“杨斌，教唆蓄意伤人罪成立，根据国家法律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个月，鉴于其有立功表现，减刑四个月，一共执行十六个月。”

闻言，杨斌微微地松了一口气了，他倒还真没有想到，自己只是入狱一年多。

“钱少杰，蓄意伤人罪成立，且认罪态度恶劣，无视国家法律，现在依据中国刑法，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随着庭长的判决落下，钱少杰这一件蓄意伤人案件似乎也终于落下帷幕了。

钱少杰咆哮着说道：“我不服，我不服，我要上诉，我一定要上诉。”

不断咆哮着的钱少杰被庭警拖进了囚车，运送到看守所，准备运送到长洲监狱服刑了。

在听到钱少杰居然被判了六年的监狱劳改，钱万成感觉到脑袋轰然一声炸响，好像晕过去了一样，脸色一变，整个人好像瞬间苍老了好几岁，瘫坐在了椅子上。

六年！人生才有多少个六年，特别钱少杰都已经二十七岁了，六年之后，那可就是三十多岁，到时候就完全地和社会脱节了。如果不动用关系花大价钱，钱少杰六年的青春将会就这样浪费掉，人生也就彻底毁掉了。

钱万成很清楚，就算是钱少杰申请上诉，也没有多大的机会，证据就摆在面前，根本就容不得钱少杰辩驳，一定会维持原判。这一件案子的性质恶劣，牵扯面实在太广，钱万成也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张勇！这一切都是由张勇弄出来的，如果不是张勇的话，少杰根本就不会动怒，不会对他出手，就不会被捉，更加不会被判如此重的刑罚。

这一下子，钱万成完全地将所有责任都归结在张勇的身上，并对他产生了无尽的仇恨，望着远处端坐着的张勇，似乎恨不得立即就杀了他。

无论如何都要将他弄死，帮钱少杰报仇雪恨。

感受到那充满仇恨，好像怒火中烧一般的目光，张勇转过头来，和钱万成对望了一眼，眉头微微一皱。这一次张勇也知道，自己完全将钱家惹了。张勇有种很无奈的感觉，自己本来不想要招惹他们，对方偏偏要来招惹自己，最后弄得这样的下场。

不过，现在有了对付钱少杰的经验，张勇也有几分底气了。就算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真的要针对他，张勇也有足够的把握能够自保。

经历过生死，张勇更加明白，这生命究竟有多宝贵，他绝对不会让这样的危险再出现第二次。

张勇没有理会满脸怨恨目光的钱万成，他微微地一笑，走出了法庭，早就等待在外边的记者瞬间就包围了上来。

“张勇，钱少杰为什么蓄意伤害你？”

“张勇，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

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来，似乎想要将整个案件都弄清楚。张勇和方怡没有理会，穿过了人群快步地走出了法院扬长而去。

而后，钱万成和刘杰从法院之中走出来，却被记者包围个水泄不通，问出来的问题一个比起一个刁钻。

先前有了张勇和方怡两人的经验，这些记者，自然不会轻易地让钱万成两个人走开。前事投资公司出了这么大一件事，自然需要大肆报道了。

“钱总，贵公子蓄意伤人，是不是背后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

“钱总，发表一下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钱总，贵公子是不是真的有罪？”

一个个问题从诸多记者的口中说了出来，让钱万成脸色一阵阵难看，甚至拳头都已经不知不觉地握紧想要出手打人了。现在，钱万成对张勇，那就只有无穷无尽的恨意。但在记者面前，钱万成自然不能有苦大仇深的样子，一脸木然无情。

“无可奉告！”

说完这句，满脸愠色的钱万成在刘杰的开路之下，走上了自己的车。钱万成在车上满脸愤怒地问道：“刘杰，究竟是谁通知这些记者的？”

本来，钱万成想要低调处理这一件事情，却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多记者出现在法院门外等待采访他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连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的记者都来了。”刘杰也感觉到有些疑惑。

“查，一定要查！”钱万成近乎咆哮一般地吩咐道。

现在新闻出来了，前事到时候想要上市困难不少。

钱万成并没有立即就回公司，反而吩咐司机直奔第一废品收购站。这一次，钱万成是要找贺东商量一下合作的事情。

喜子一大早就到了第一废品收购站外边，每一次贺东外出，喜子都开着他的摩托车远远地跟踪着。最近这几天，喜子开着那半旧不新的摩托车，经过不少的波折，也总算摸清楚了贺东的身份背景。

贺东，狮岭镇冯村人，是狮岭镇前任镇长冯印如的外甥。当年，冯印如收受贿赂的事情东窗事发，在被举报之前借助着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帮助贺东开设了第一废品收购站。

收购站自开设以来，每一个月至少都有上十万的利润，现在贺东已是开名车，住豪宅，成为花都区的上层人物了。不过，贺东为人贪婪，每一次做生意，能够多赚一点的话绝不会有任何的退步，还喜欢喝酒，特别是一些陈年老酒，特别喜欢买回去收藏。

根据喜子的调查，第一废品收购站的涨价似乎背后有人操纵，并不是贺东本人决定的。第一废品收购站完全地垄断花都区的废品收购，这个局面张勇和方怡俩人谁也不想看到。

一大早，喜子尾随贺东回到了第一废品收购站，在附近的一个小商店里买了一瓶啤酒，一边喝着闷酒，一边望着远处第一废品收购站的大门，随时注意着里边的一切。

选择这里作为监控地点，就是因为他能够透过第一废品收购站的大门，看到站里的一切。

一会儿，一辆宝马从远处的公路飞奔而来，瞬间进入到了第一废品收购站里边。车里边走下来两个人，一个就是钱万成，一个就是他的助手刘杰。

看到钱万成从车里走出来后，喜子脸色微微地一变。

“钱万成？看来，大勇哥真的没有猜错，看来这一次第一废品收购站涨价，还真和前事投资有限公司有关系。”这一瞬间，喜子觉得第一废品收购站收购价全面增长的内幕，也终于在这个时候浮出水面了。

心里虽然这样想着，喜子却没有妄下定论，毕竟，没有听到钱万成和贺东亲口承认，自然也不能够确定。

喜子放下了手里的啤酒瓶，缓缓地从口袋里边拿出了一个耳塞。早在前两天夜里，喜子趁着深夜，潜入到了第一废品收购站，在贺东的办公室里边，安装了偷听器。就在安装偷听仪器的时候，喜子差一点就被人发现。不过，最后喜子还是安然地脱身了。

“钱总，您过来了？”此时似乎传来了贺东的声音，带着几分恭维。

虽然这里看不到第一废品收购站贺东办公室里边情景，但喜子能够想到，这个时候贺东绝对是热情无比地接待钱万成两个人。

这一次，钱万成从广州过来，一个是商谈合作的事情，同时也弥补一下这半个多月来第一废品收购站收入的差价。这样稳赚不赔的生意，贺东自然将他当成是大财主、大财神。

这半个多月来，第一废品收购站凭着价格上的优势，吸引了花都区不少的垃圾佬前来，半个月收到的废品数量相当于过去一个月收购的总量了，而且收购的数量还在不断地增长。

按照这几天计算下来的结果推测，第一废品收购站利润这般增长下去的话，纯利润将会超过三倍。之前，第三废品收购站还没有开设的时候，第一废品收购站一个月的利润，也就八九万左右，现在翻了三倍。按照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第一废品收购站将会完全地把另外两家废品收购站压制住，最后垄断整个花

都区。

既然钱万成真打算打击张勇和方怡，贺东也就趁着这一个机会让第一废品收购站做大做强，独领风骚。

这是一个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

钱万成望着满脸恭维的贺东，虽说对方的身家也有数百万，但如果平常的话，他绝对不会轻易地和这个层次的人打交道，更不要说做这样赔本的生意了。只是现在形势所迫，想要在废品收购行业之中打压张勇，也就只有依靠贺东第一废品收购站，不然的话也没有别的办法。

钱万成虽然有着数千万身家，但他并不介意和张勇打一个漂漂亮亮的价格战。张勇那几百万的身价，根本就不可能和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对抗，迟早要完全消耗干净，变成一个穷光蛋。只要张勇能变成一个穷光蛋，钱万成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环顾了一下收购站四周堆积满的货物，钱万成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贺老板，最近你们第一废品收购站大幅涨价，似乎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一座座货物，那可都是金钱啊。”

虽然这样说着，钱万成却在心痛，这些钱可是他的钱，现在却就要这样白花地掏出来，进入到贺东的口袋里。

闻言，贺东笑道：“钱董，这些都是你的关照。没有你的话，我怎么可能会让花都区将生意都做到这里来呢？”

价格战，在废品收购行业里边，是最不能轻易触碰的领域。一旦价格战展开的话，那就相当于出让了自己的利润，完全是以本伤人，一旦长久下去，价格提升上来，想要降下去，那可就有难度了。

现在，贺东的第一废品收购站不但赚取了一大笔，也让花都区的垃圾佬对他们站里有了认知和信心，心甘情愿走过来将货物送到这里。

“怎样，现在第二废品收购站和第三废品收购站之间的情况如何？”喝了一口水，钱万成随即问道。

钱万成需要知道现在整个花都区的废品收购行业状况，才能够确定接下来该怎样走下去，才能够用最快、最实用的办法来打击张勇等人。虽然价格战这一条路如果继续走下去，钱万成会损失惨重，但张勇的第三废品收购站迟早都要关门大吉。

钱少杰被捉，对张勇的恨，完全让钱万成怒火中烧，最近半个月计算下来，他已经亏十五万了，再这样下去的话，每个月亏二三十万，就算是大财团也会肉疼。钱万成是一个纯粹的生意人，自然不想再这样亏下去。

十一黄金周，人家在放假，钱万成却待在家里，在想一个既能够赚到钱，又能够打击张勇的办法。几天下来，他还真有点眉目。这一次就要看看贺东的态度了。

面对钱万成，贺东也没有怎么隐瞒，沉声说道：“现在整个花都区将近六成的可循环回收废品都被我们站里收购。第二废品收购站和第三废品收购站，恐怕也就只有四成不到，仅仅维持收支平衡。”

轻轻地嗯了一声，钱万成似乎在思量着，想着什么策略了。这个时候，钱万成知道不能让贺东带着他走。

而贺东却好像没有看到钱万成的表情一样，一个劲地说道：“钱董，按照这样下去，不出两三个月，张勇和方怡的废品收购站，一定没有办法经营下去。到时候我们第一废品收购站就真的垄断花都区了。”

“多少年了，早就想要打压第二废品收购站。想当年，我们第一废品收购站的营业额比起现在还要多。如果不是韩方臣开设了废品收购站的话，我早就成为花都区的龙头老大了。”这个时候，贺东似乎有些忘乎所以地大笑起来。

轻轻地敲了一下桌子，钱万成打断了他，沉声说道：“贺老板，现在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如果每个月你们都像现在这样，就算三个月能够打垮他们，那我也要倒贴一两百万的资金进去。”

这时候，贺东也终于察觉到了钱万成的不寻常，连忙说道：“钱总，话可不能够这样说。我也知道钱家和张勇之间的恩怨，只要我能够打垮第三废品收购站，那你也能够报仇，这样不是一箭双雕吗？钱总，这一百多万花得也值得吧？”

贺东自然是担心钱万成在这个时候撤资，那样的话，他就不能再像现在赚那么多了，而且第一废品收购站的声誉也会受到打击，到时候他就举步维艰了。

这时候，贺东似乎才意识到，当初他贸然地答应帮钱万成的忙，让他处于风口浪尖之中，没有了前事的支撑，他还真难以走下去了。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贺东也没有办法，一定要和钱万成绑在一起才能够一直走下去。

钱万成的脸也变得有些僵硬，随即说道：“贺老板，这样下去的话，唯一的

赢家就是你。你也知道，我钱万成只是一个生意人，虽然我不介意用几百万将张勇击垮，但也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其他人。”

贺东想要趁着这一个机会将钱万成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钱万成自然不会轻易地答应。现在，钱万成自然也考虑过第一废品收购站的处境，才会如此有把握，让贺东第一废品收购站绑上自己。这样一来的话，前事投资有限公司才有机会进军废品收购行业。

这个机会，钱万成怎么可能放弃呢？

果然，贺东心里一惊，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钱董，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我的合作到此为止呢？”

才半个月，虽然他赚了不少，但长远来看，他损失的是信誉，这些可不是金钱所能够购买到的。

轻轻地摇了摇头，钱万成淡笑着说道：“贺老板，我也不是这样说。既然我是生意人，当然也想要赚钱了。众所周知，废品收购、环保行业，那都是赚钱的行业。我老早也想分一杯羹了。”

贺东望着原形毕露的钱万成，不解地问道：“那钱董，你的意思是？”

摇了摇头，钱万成却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打算，反而好像上司命令下属一般：“我也没有计划，过几天我让助手整理一份计划书之后，再看看怎样合作吧。这一个月，我一定会像之前的约定一样，把这些差额补全回去。”

花费二三十万就能够进驻废品收购行业，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钱总，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贺东说着，心里却暗暗地惊叹，商人就是商人。不过，现在贺东已经和钱万成坐在了同一条船上，他也没有任何可能拒绝钱万成，只能答应下来。

“既然如此，那我就先走了。”

商谈完毕，贺东将钱万成俩人送出了第一废品收购站，脸上却丝毫都没有了之前的恭维，反而带着几分狰狞之色。

“钱万成！我还以为自己能够左右逢源从中赚一笔，却没有想到居然引来了一头狼！”贺东也知道，这一头狼不简单，一着不慎，可能第一废品收购站就有灭顶之灾。

不过，现在也没有办法，谁叫贺东答应了钱万成之前的计划？现在第一废品收购站的声誉完全地掌控在了钱万成的手里，他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

谈话声从耳塞之中传递过来，传递到了喜子的耳朵之中，喜子脸色一阵阵变化。

从俩人的谈话之中，喜子能够判断出来，这一次张勇真是得罪了大人物，对方就想要将他弄死，将第三废品收购站吞并或者弄垮。

和小卖部的老板娘打了招呼之后，喜子就开着那辆半旧不新的摩托车走了。这小卖部，喜子这十来天每天都在这里打盹，憨厚的他自然和对方混熟了。

喜子来到了一处比较僻静的地方，随后从口袋里边掏出了手机，摁下了张勇的电话。

张勇刚刚从花都区人民法院回到了收购站没有多久，刚刚也有记者跟着他回来，想要对他做一个全面的采访，却被张勇一口回绝了。现在他处在风口浪尖之上，不想过多地暴露自己。

在办公室坐下，张勇看到居然是喜子的电话，摁下了接听。

喜子朗声地禀告道：“我已经查到了贺东为什么全面提升收购价。钱万成。”

只是说出了这么一个名字，张勇就猜测到各种原因了。果然是钱万成！除了钱万成，张勇也想不出，究竟是谁会做出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了。钱少杰让他送到了监狱里，钱万成自然是对他恨之入骨，现在借助贺东的手，打击他也很正常。

贺东的第一废品收购站和第三废品收购站之间是竞争关系，钱万成找上他，俩人一拍即合。一个想要报仇，一个想要赚取失去的利益，而且共同的敌人都是张勇和方怡。

钱万成投资第一废品收购站，其中的一些差价，可能就是他来贴补了。这样以本伤人，不计后果想要弄死张勇，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资金雄厚，还真做得出来。

“想要先弄垮第三废品收购站？弄死我？哼，没有那么容易。”张勇心里暗暗地想，也在盘算着该怎样才能够应对这一个危机，让第三废品收购站渡过这一次磨难。

钱万成终于出手，还真让张勇感觉到了压力，但这一份压力却在鞭策着张勇，让他想办法迅速地发展第三废品收购站。有时候，人就需要一些压力才能够更好地发展。

张勇继续询问道：“喜子，那你还听到他们打算接下来怎样做？”

喜子随即点了点头道：“大勇哥，好像钱万成答应了贺东给补那些涨价的差额，似乎正是这样，贺东才会答应降价。钱万成好像也不乐意这样投入，似乎在想一些什么办法想要插足废品收购行业。”

一旦前事公司真插足废品收购行业的话，张勇就麻烦了。不过仔细一想，张勇就知道不可能了，现在办理废品收购站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非常困难。钱万成在花都区没有多少关系，就算有钱，也难以获得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按照钱万成的风格，如果他真想要投资进来的话，早就投了，根本就不会假借贺东的手来打压他和方怡。

“喜子，你现在继续蹲守在第一废品收购站，弄清楚他们究竟打算怎样。”

张勇挂掉了电话后，心里不由得盘算着，怎样才能扭转现在的局面？涨价？好像除了这个办法之外，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现在第一废品收购站和钱万成，就是想要和张勇打一场价格战。

张勇却也清楚，一旦他和方怡跟随着钱万成制订的节奏走的话，到时候他们就真的落入到了钱万成的圈套之中，收购站可就危险了。

然而，除了这一个办法之外，还能够有什么办法呢？一时半会儿，张勇还真的想不出来。张勇凝视着手里文件夹，托着腮，想了半个小时，还没有想出任何可行的对策。

张勇拿起了桌面上手机，摁下了方怡的电话。

钱万成插手花都区的废品收购行业，方怡也感觉到一阵压力，一个处理不好的话，她和张勇还真麻烦了。

“大勇，想到什么办法应对了吗？”方怡也清楚，既然现在第一废品收购站背后有大公司前事投资有限公司支持，财宏势大，资金根本没有任何的问题。但他们就不一样了，一旦亏本的话，他们必然不能坚持太久，收购站只有关门。压力，真的有很大压力！

闻言，张勇无奈地摇了摇头：“暂时还没有想到。”

方怡连忙提醒道：“张勇，钱万成就是看准我们会和他打价格战，你可千万不要中计啊！”

废品收购价格提升的话，势必会造成流动资金量需要增大，成本增加，利润缩水。废品收购最注重资金链，一旦流动资金断裂，麻烦可大了。

张勇神色也凝重起来：“方姐，我知道钱万成就是想逼迫我们和他打价格战。

不过，我可没有那么傻。况且，他这样只出不入，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钱万成的为人，我很清楚。”

钱万成是一个纯粹的生意人，怎么可能会做只赔不赚的生意呢？望了望这两天第三废品收购站利润图标，张勇继续说道：“钱万成可不愿意做吃亏的事情，就算他恨我，也不会和钱过不去。而且喜子说了，他好像还有其他的打算。”

方怡微微一动，随即询问道：“你打算静观其变，看看钱万成有什么计划？”

衡量了一下得失，张勇笑道：“嗯，等等看，到时候他究竟有什么计划，我们再想应对的对策。”

最后，张勇和方怡俩人都决定，暂时先按兵不动，看看钱万成接下来有什么新动静，再准备一举反击。

贺东维持这样的收购价格，钱万成一定亏不少，每个月至少掏二十万来填这一个坑。一个月二十万，就算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再财宏势大，这样只出不进的生意谁也不会长久地做下去。公司的那些股东，可不是什么蠢货，自然会衡量其中的轻重。

时间悄然地过去了好几天，钱少杰的上诉被驳回，他想要减轻刑罚根本就不可能。

而其间，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上市的审核出现了坏消息，说前事账目不清，公司架构不完善，暂时不批准上市融资。前事在花都的宜尚雅居建筑项目，审批证件也迟迟多没有批复。连续收到了各种各样的负面消息，钱万成这几天可真的气坏了。

钱万成思量和贺东合作，按照自己所想，让刘杰写了一个详尽的策划书。

就在刘杰将策划书写好后，股东开会几个股乐商量过后，觉得有一定的可实行性，钱万成决定施行。

钱万成从会议室回到了办公室，站在窗户前，掏出手机摁下贺东的电话。

“贺东，张勇、方怡这几天有什么状况？”

贺东脸上闪烁着一阵愠色，但他还是说道：“这些天，张勇方怡丝毫都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听到他们要提价的消息。钱董，按理来说，怎么可能会一点动静都没有？”

贺东心里盘算着，一旦张勇方怡提价的话，三大废品收购站就进入价格战当中，到时候钱万成想不投资进来也不行了。钱万成和张勇之间的博弈，一日没有

分出胜负，贺东都觉得有利可图。

只要钱万成不断地投资进入到第一废品收购站，贺东就是这一场博弈之中最大的赢家，无论双方谁会获得最后的胜利，贺东也绝对不会亏。正是有着这样一个如意算盘，贺东才会答应帮助钱万成打击张勇，却没有想到还是被钱万成阴了一把。

现在，贺东巴不得张勇和方怡废品收购站提升收购价格，真正地展开价格战，一旦展开的话，他的财源自然会滚滚而来了。

闻言，钱万成脸色微微一沉，思量了一下，说道：“张勇可不是简单的人，你都已经提价半个月了，他不可能不知道。现在他还没有动静，恐怕已经是知道我和你之间的合作了。”

闻言，贺东不由得感觉到了疑惑：“钱董，我们之间的合作那么隐蔽，张勇怎么会知道呢？”

他和钱万成也仅仅是见过一次面，通常都是通电话。

钱万成冷冷一笑：“贺老板，真要知道一件事情有很多种办法。你不觉得张勇和方怡也太沉得住气了吗？要是换成你，你会怎样做？”

“立马涨价，抢夺生意。”

为自己倒了一杯红酒，浅尝了一口，钱万成继续说道：“对，正常人都会这样做。但张勇知道了我的意图，他不是一个傻子，又怎么可能会轻易地往我这一个圈套里钻呢？”

钱万成不得不感慨：“张勇这小子不简单啊！这一点他都看得穿。”

想到之前建筑钢材市场，自己公司亏了几百万，张勇却能够从其中抽身而出，赚取了好几百万，开设了第三废品收购站，对这位对手、仇人，钱万成也不得不佩服。张勇拥有二十多岁青年应该拥有的冲劲，却没有浮躁，在建筑钢材市场的等待就验证了这一点，而且张勇没有被贪婪蒙蔽了双眼，及时从建筑钢材之中抽身，眼光独到，完全地超越了他们这些生意人。

想到了这些，钱万成抿了一口红酒，说道：“张勇不容易对付啊！”

贺东询问道：“那我们接下来怎样做？之前，你不是说准备写一份策划书吗？”

虽然知道想要再白拿钱万成的钱不可能，贺东也想过，看看钱万成怎样投资进来，到时候他也能够从中赚一笔。

钱万成借势说道：“贺老板，合作的事情，今天下午我再派公司的人过去和你谈一下。”

这一次合作他没有打算亲自出面，也不打算以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投资。

贺东虽然有些不高兴，但嘴上还是笑道：“行。钱董，那我就看看您有什么高见了。”

钱万成早就对废品回收行业有投资兴趣，但想要成立环境资源循环公司，投资年限长，收益也不高。但废品收购行业却不一样，投资虽然有些高，但回报收益快，并且颇为可观。

当初是没有门路，不能够顺利拿到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现在和贺东合作的话，让他有机会插足这个行业。贺东套了他将近二十万的利润，也该是时候还了。

中午的时候，钱万成派了刘杰前往花都区 and 贺东见面，商谈合作投资的事情。

看到递到自己面前的合作投资策划书的时候，贺东完全愣住了，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前事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冒险的投资方案。

虽然其中有些冒险，但个中的利润分成，倒让贺东有些疯狂。有百分之百之二十的利润，就会着手进入这行业；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商家就会蜂拥而至；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就要疯狂了；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润，连命都可以不要。贺东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但面对着这般的利润诱惑，却也抵挡不住，甘愿去冒这一个风险。

按照合作投资策划书，贺东出资百分之三十的资金，前事出资百分之七十的资金，在三东市场附近寻找两个隐蔽一些的地点，作为开设第一废品收购站分店的据点。

设立第一废品收购站的分店，让服务覆盖出去，这就是企划书的主要内容。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废品收购是属于特殊行业，在挂牌之后不能开设分店。这个计划就要依靠贺东在花都区的关系，暗中开设分店，扩大经营范围。投入百分之三十成本的贺东，每一个分店都能分到四成的利润。

就算两家废品收购站总资产一百万的话，贺东只需要投入三十万，每个月

就能够获得三万到四万的利润，一年左右就能够回本。

仅仅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贺东就在两个地方寻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准备开设第一废品收购站分店，两家废品收购店所选择的位置，一个就是在张勇第三废品收购站背后不远处，明显就是要和张勇抢生意，另外一个就在前往花山镇的迎宾大道，对第三废品收购站形成了夹攻之势。

而钱万成对于七十万的投入，并没有在意。这些钱至少都需要好几年才能够收回来，回收周期也不短，但是只要能够将张勇的第三废品收购站弄垮，回收周期长一些也没有什么问题。

况且，这两家废品收购店，未来将会成为前事投资公司的一个投资项目。

第一废品收购站开设分站，这一点，张勇怎样都没有想到，两家分站居然对第三废品收购站形成了合围之势，似乎截断了他两个方向的客源。钱万成和贺东这样做，似乎就是想要将第三废品收购站往绝路上赶，彻底弄垮他们。

第一废品收购站两个分站的开张，没有邀请任何老板和政府官员。甚至，两家废品收购站分店连招牌都没有挂出来，只挂着废品收购四个大字的大门牌，以便让那些路过的垃圾佬知道这里是废品收购站。

有贺东的第一废品收购站作为后台，又花费了一些钱，疏通了一下关系，一般而言，也没有执法人员故意去找麻烦。之后，贺东就开始他的宣传工作，逐渐地将第一废品收购站过高的收购价格降下来，同时告诉那些垃圾佬，在迎宾大道开设了分站。

收购价格缓缓地降下来，先前络绎不绝的门面，似乎也逐渐地冷清了，贺东却并没有任何的心疼。至少，在之前的一个月，他已经比平时赚多了十多万。虽然现在第一废品收购站的纯利润降下来了，但另外的两家分站，生意不错的话，贺东也能够获得不少的分红。

坐拥三个废品收购站，贺东可谓是日进斗金，钱如流水，那些可循环回收废品源源不断地积累到了废品收购站那里，变成一张张钞票，贺东自然笑得乐开了花。

其实，早在刘杰和贺东俩人商量要设第一废品收购站两大分店的时候，张勇已经收到了喜子的传递过来的消息。

喜子这些天都在监控着贺东，刘杰前来寻找贺东商量前事和第一废品收购站

合作的事情，自然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消息。

拿着喜子递过来的磁带，张勇似乎还有些不大相信，私自开设废品收购站分店，那可是犯法的事情，一旦证据确凿的话，那可是要坐牢的。

不过废品收购这一个行业利润真的很大，一旦做成的话，不出一年的时间，就能够完全地回收投资成本。

周期短，利润大，这就是那些没有执照的废品收购站最大的优势了。这样的废品收购站收购回来的货物，一般会和有执照的废品收购站商谈，赚取高一点的利润。

虽然张勇手里拿着录音磁带，但磁带是不能够作为呈堂证供的。毕竟，磁带是能够剪切、拼接在一起的。

这却让张勇知道，钱万成为打击他，弄垮第三废品收购站，甘愿冒这般的风险。

现在，钱万成和贺东两个人胆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开设第一废品收购站的分站，恐怕早就已经打点好关系了，公安局、工商局、税务局甚至是一些相关部门，恐怕轻易都不会找两家分站的麻烦。陷入三面包围之中，张勇还真感觉到沉重的压力了。

该如何解决这一个危机？一旦张勇真的经营不下去，到时候钱万成想处理张勇，根本就不会有诸多顾忌。钱万成就要让张勇如同当年张氏集团一般，完全地破产，变得一无所有，然后再弄死他，获得最大的成就感。

不过，钱万成却对张勇背后的方怡有所顾忌。虽说方怡资产并不是很多，但真要动用起身后的那些关系，就算钱万成在广州市有着一定的政府背景关系，恐怕也吃不消。

正是有着这般的顾忌，钱万成才打算先让第三废品收购站关门，张勇破产，然后再好好地整治张勇，让张勇后悔得罪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得罪他钱万成。

第三废品收购站办公室。

望着眼前满脸阳光的张勇，随后眉头深皱，方怡带着几分担忧地问道：“大勇，钱万成和贺东真的开设分站的话，那对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生意可有很大的冲击。”

在收到了张勇说钱万成和贺东将会开设第一废品收购站分站的新闻后，方怡

立马赶到了张勇这里商量对策。

“我知道，但现在没有办法阻止他们。”

平时满脸阳光笑容的张勇，此刻脸色也充满凝重，眉头紧锁地思量：“方姐，现在钱万成就想我死，现在就算他犯法也在所不惜。”

想到开设分站是犯法之后，方怡美眸闪烁着一阵精光，随即提议道：“大勇，要不我动用一下工商局的关系举报他们？”

张勇摇了摇头：“方姐，现在他们只是选择地址，还没有真正地开始营业，就算工商局到场，也奈何不了他们。”

“难道我们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任由他们开设分站，打击第三废品收购站吗？”一时之间，方怡也着急了。她担忧的并非是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生意冲击，而是担忧张勇面对这般的打击，还能不能够支撑下去。

虽然看起来张勇很阳光，每天都充满笑容，但她却能够感受到，在张勇内心深处那伤痕累累的心，一旦这一次导致张勇生意失败的话，她还真担心他能不能够撑过去。

张勇勉强地笑道：“方姐，放心，我不会有事。”

方怡询问道：“那你想到办法了吗？”

张勇苦笑说道：“看来，唯今之计，只有等贺东和钱万成合作的两家分站开设，正式营业之后，我们再举报他。”

虽然说着，张勇却似乎也能够预料到，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贺东和钱万成俩人，既然胆敢开设分站，难道就没有想到会被举报、投诉吗？

让方怡和张勇俩人感觉到意外的是，他们两次打电话举报，虽然工商局都有车前来巡逻，执法人员甚至都下车到两家分站检查，但他们却在工商局的车子还没有到来之前就关上大门，收了牌子，完全地将收购站变成了空房子，丝毫都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紧闭的大门，里边没有人，让工商局的执法人员很无奈。他们只是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权力破门进入其中，只能原路返回了。

执法人员走后，那两家分站又打开大门，挂上废品收购的牌子继续营业。

两次，张勇都尾随在工商局的执法人员后面前往分站的设立点，却发现两次都没有什么效果，两个分站依旧我行我素，大张旗鼓地营业。

工商局执法人员前来检查，两家废品收购站都没有关门，更没有被处罚，张

勇猜想，工商局一定有贺东的人。

想要单凭举报就弄垮那个废品收购站，这个办法好像行不通。

办公室里，方怡望着脸色阴沉的张勇，说道：“大勇，我们举报过，但是两家分店依旧如常运转，并没有遭受到什么冲击。我看，要不我打个电话给杨青，让她出面处理这件事情？”

方怡认识魏副局长，当初魏杨青在第三废品收购站挂牌开张的时候，还来了。现在，只要方怡一个电话过去，魏杨青一定会帮助他们解决。

“方姐，暂时先不要这样做。就算我们这一次将这两家废品收购分站端掉，贺东和钱万成俩人难免不会再开设另外两个。既然他们想要用这样的办法弄垮我们第三废品收购站，恐怕还是有一些招数了。我们等一下再说吧。”

钱万成和贺东这两家废品收购站，就好像是吸血鬼一般，依附在张勇的身上，不断地吸收着第三废品收购站的血肉。本来，随着第一废品收购站收购价的全面提升，这儿的生意就有些惨淡经营了，现在就更加雪上加霜变得更加惨淡了。

就在两家废品收购站开设后，第三废品收购站连续几天出现了小幅度亏损的情况。没有了生意，也就唯有关门的下场了。这个结局，就是钱万成最想看到的。这一点，张勇自然清楚。但这乃是他第一次自力更生做生意，凭借着自己的第一桶金做起的生意，倾尽了他所有的心思，他自然不想这么就关门了。

无论如何，张勇都必须撑下去，只有真正地渡过这一关，他才能够真正地成为一名合格的商人。

现在第三废品收购站真的陷入到了一个非常窘迫的境地。如果张勇再过一段日子，真的没有什么良策的话，恐怕也就真需要方怡寻找关系用法律来制裁那些家伙了。

不过，张勇相信，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第八章

做大买卖首先要看大环境，囤积垃圾豪赌垃圾变黄金

废品收购站的生意每况愈下，张勇左思右想，决定冒险一搏，提高废品收购价格，将对手挤出去！宁可赔钱，也要囤积废旧物品！张勇相信，随着二〇一〇年亚运会广州亚运城建设完工，接下来一定会加大投入，采取措施整治环境，处理建筑废料和工业垃圾导致的环境污染；再从大的方面来讲，国家今后在环保方面将会有大的投入，可以想见，在废旧物资处理方面也将会采取措施，增加投入。张勇感觉到，又一次机会来到了面前，又一场豪赌来到了面前。然而，囤积废旧物品会不会像此前囤积钢材那样赚取暴利，那也只有天知道了。但是张勇下了决心，奋身一搏，再一次豪赌。

“嘭。”拖着疲惫的身子，张勇有点烦躁地关上家门，信步走进了大厅。

唐雅雯也知道张勇回来，带着围裙从厨房里缓步走出来，望着张勇，关切地问道：“大勇，怎么了？这几天站里很多事情吗？怎么这几天你好像很累的样子，没精打采的？”

这几天，唐雅雯留意到张勇总是无精打采，虽然脸上那标志性阳光笑容依旧，但身为母亲，怎么可能感觉不到？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治疗，唐雅雯也算彻底地恢复过来，行走之间虽然还需要拐杖，但不会像之前那般吃力。

看到满脸关切的母亲，张勇就感觉到自己心里一暖，家，是他现在唯一的避风港！

只要有妈妈的关心，有她的怀抱，张勇就会感觉特别温暖！现在他担忧第三废品收购站的事情，却又不想母亲也为他担忧，毕竟母亲不会做生意，张勇也不

想她有太多的烦恼。

张勇脸上浮现着温馨的笑容，摇了摇头道：“妈，没有什么事情，你看我这不是很好吗？能吃也能喝？”

看到满脸温馨的张勇，唐雅雯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应，反而好像有些生气：“大勇，你不要以为妈不知道。你们站里现在遭遇了危机，你一直在想怎样才能渡过这一关。”

张勇想不到，母亲居然知道了，顿时微微地一惊。

唐雅雯继续说道：“大勇，这些可都是韩欣那小鬼告诉妈的。她说你没有时间陪她玩，都不理她了。”

当真是童言无忌啊！心里感叹了一声，张勇柔声地说道：“妈。”

看着年过半百的母亲还要为自己操劳，张勇一阵惭愧。

唐雅雯认真地审视了一下张勇，说道：“大勇，妈知道你最近压力很大，妈不会做生意，但妈知道，很多事情不能一蹴而就，必须要懂得张弛。不然的话，反而会陷入死胡同，怎么能够想到好办法呢？”

既然已经说开了，张勇丝毫都不需要有任何的掩饰：“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在钱万成的授意之下，对我们第三废品收购站实行打压，想要逼迫我们关门。”

唐雅雯也总算知道了整件事情的源头，被一个大公司盯上，而且还被这样打击，废品收购站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难怪张勇会这么愁。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虽然还没有上市，但也绝对不是张勇和方怡俩人能够轻易对抗的庞然大物。

望着愁眉苦脸的张勇，唐雅雯想了想，随即柔声说道：“大勇，虽然妈不会做生意，也不知道这做生意有什么窍门。但有时候，我觉得做菜和做生意并没有什么区别。”

张勇望着唐雅雯，疑惑地说道：“妈……”

唐雅雯伸手轻轻地拍了拍张勇的肩膀，示意他不要说话：“其实，想要做好一个菜，并非说一定就要最贵，最好的材料。有时候注意搭配，掌控火候，就算是一些新鲜的廉价材料，也一样能够做出五星级的水准。”

闻言，张勇一脸诧异地望着唐雅雯：“妈，我知道做菜是这样，可它和做生意又有什么关系呢？”

满脸温柔地看着张勇，唐雅雯似乎有一种感觉，眼前的张勇就是当年创业之

始的张合安。

唐雅雯柔声说道：“其实，我觉得，价格并非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或者说，现在价格卖得好的，以后并不一定就能够有大利润，现在价格卖得低的，也并非代表以后就没有升值的空间。时间、眼光，就是做生意这一道主菜的辅料，只要你能够掌握到的话，那投资自然就会回来。”

张勇不由得陷入了沉思当中，他似乎觉得，做菜和做生意之间，好像真的有些共同点了。做菜火候掌控好的话，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同样，只要目光长远，投资准确，火候一到的话，生意也会水涨船高。

是的，做生意，就需要有长远的目光！或许，现在的危机让公司举步维艰，但也并非代表未来没有希望，只要挺过这个难关，未来将会一片坦途。

张勇一被提点，还真想通了之前一些想不明白、无法掌控的知识。

现在，钱万成虽然开设了两家废品收购站，乃是违法行为，难保某一天，这废品收购行业的特种经营许可证申请条件会放松，各种商人投机进入其中，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一直以来，张勇都没有想到，或许不久后，废品收购行业就可能进入到黄金时代，到时候，他们可能就举步维艰了。

现今社会，社会制度不断地发展，资源不断地消耗，到时候资源循环利用将会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而废品收购行业，必然会成为—个巨大的诱惑，将来不知道会有多少集团、多少大公司投资进入其中。

现在，张勇能够凭借着废品收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先人—步在这—个行业之中立足，却也不代表他们能够笑到最后，能够走到预测的未来。

能够笑到最后的人，那才真的是最大的赢家！

长远的投资目光，这一点，张勇从来都不缺少。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写出近乎完美的企业策划书，吸引到杨武和崔建平来投资。

金融系的高材生，都说张勇企业策划可行性很高，—步步地走下去，必然实现那宏伟的目标。

或许，现在他们第三废品收购站出现了一些问题，面对着其他家的挤压，但并不代表他们就没有办法。时间、投资目光，那就是做生意的火候！

—念之下，张勇似乎感觉到解决这—次危机的眉目，这—次难关，似乎看起

来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那阳光似乎逐渐地弥漫到张勇的脸上，一个阳光充满着坚毅的张勇又回来了。

看到张勇脸上的神色不再绷紧，唐雅雯也知道，张勇心里的疑问或许解开，有策略面对着这一次危机了。

张勇笑道：“妈，你说得对。只要我们掌握好生意的火候，就能够将这一盘生意做好。这一次站里的危机，我已经有把握安然渡过，甚至赚一笔。钱万成既然想要插足废品收购行业，我就会让他知道，就算你有钱，那也难以笑到最后。”

如果不是唐雅雯的提醒，张勇也绝对不会想到这么多东西，意识到如今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危机，或许也是以后面临的问题。

一阵烧焦的味道从厨房之中弥漫出来，张勇一惊：“妈，你是不是煮糊了菜？”

张勇一提醒，唐雅雯才醒悟过来，她刚才还在烧排骨，和张勇这样一聊，都已经忘记时间了。

唐雅雯着急地走进了身后的厨房，看看还能不能够补救。此刻，张勇心情也恢复了过来，脸上的笑容也自然不少，心里也在盘算着，怎样渡过难关。

这一顿，张勇吃得很开心，一下子就吃了三碗饭，用他的话来说，补充一下脑力，好思量一下对策。

看着张勇笑得开心，吃得幸福，唐雅雯心情也很好，一个劲儿地夹菜到张勇的碗里，让他吃多一点。这一顿饭，可以说是张勇这几天吃得最开心的一顿饭。

饭后，张勇给方怡打了个电话。

方怡听得出，张勇心情好像轻松了不少，随即问道：“难不成，你想到什么办法应对钱万成和贺东了？”

张勇在方怡手下做事三年多，她自然很清楚，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闻言，张勇无奈地摇了摇头：“方姐，明天我想我们几个股东，在我家里聚一聚，商量一下怎样才能够应付这一次危机，集思广益……”

还没有等张勇说完，方怡似乎也松了一口气，笑道：“看来，你已经是想到应对的办法了。”

点了点头，张勇淡笑着说道：“办法，也算有一个，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

明天我们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将我的办法实施下去。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有机会让钱万成和贺东吃个暗亏。”

方怡不由一惊：“这么有信心，我倒是想要看看，你想到了什么办法了。”

张勇并没有直接告诉方怡，反而神秘一笑，说道：“方姐，明天你就会知道我的计划了。嘿嘿，现在我说出来，你一定会反对的。等明天和杨武崔建平俩人见面，有这两个专业人士在场再说吧。”

张勇心里酝酿的这一个计划，但真实实施起来也十分冒险。

既然张勇不说，方怡也并没有追问下去：“那好，明天见吧。”

在看到张勇打电话给方怡的时候，唐雅雯自然能够看得出来，张勇和方怡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有些超越纯粹的友谊了。

说实在的，唐雅雯还真为张勇着急了。她也只能是干着急，没有任何办法。要说以往张氏集团的时候，方怡这样背景的女人，想要进入到他们张家，那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现在张氏集团已不复存在，唐雅雯自然不会用以往的目光看待世事了。要说，现在让方怡做她张家媳妇的话，唐雅雯还真的很乐意，虽然方怡有了韩欣这小鬼头，还比张勇大不少，但哪一个人没有故事，只要张勇和方怡是真心相爱，年龄不成问题。

但唐雅雯也能够看得出来，神女有心，英雄无意。这些年，张勇在方怡的手下工作，早就将她当成是姐姐，一个值得他一辈子尊重的对象，根本就没有任何男女之间的感情想法，想要让他们发展，比登天都还要困难。

挂了电话后，张勇想了想，随即摁下了崔建平的电话。

作为一个投资经理人，崔建平随时都会因为项目进度或者一些其他情况加班。

张勇询问道：“建平，你们那个项目很紧吗？”

闻言，崔建平也知道张勇应该有事找他了，随即说道：“也不是，只是刚才有些文件还没有整理而已。有什么事说吧。”

“明天早点下班，我去接你和杨武商量一下，怎样处理站里现在遇到的问题。”

闻言，崔建平一个激灵，随即问道：“大勇，我们真的要和前事投资有限公

司杠上吗？那可是大公司，杨武在那里做事。”

第三废品收购站现在的情况，杨武和崔建平自然知道，也十分关注。听张勇这样一说，也明白他的打算了。

点了点头，张勇无奈地问道：“建平，你觉得我将钱少杰送进了监狱，钱万成会轻易地放过我吗？既然钱万成不会放过我。而且还联合了第一废品收购站，在我们的收购站的周边开设了两家废品收购站，就是要将我张勇斩尽杀绝。既然他不想让我活，难道我会让他好过！就算我张勇再次破产，那也一定会让他掉一块肉。”

“行。那我们明天商量一下，看看怎样应对接下来的麻烦吧。”

崔建平也知道，钱万成和张勇之间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钱万成是非要将张勇置诸死地，而张勇也只能使用出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自保。不管张勇怎样，崔建平都绝对会站在他这边，一直支持着他。

挂掉电话后，张勇立即给了杨武一个电话。

杨武现在在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上班，做到了策划部经理的位置，身份比较特殊。

电话接通后，杨武似乎带着几分火急火燎地说道：“嗯，大勇，最近我也正打算要找你。”

“有什么事情吗？”没有立即说出自己的打算，张勇反而询问道。

似乎犹豫了一下，杨武沉声地询问道：“大勇，你真的决定要和钱董，和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对上吗？难道不打算退一步？”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实力，身为一个项目策划经理杨武很请清楚，张勇真要和他们硬碰硬的话，那最后吃亏的一定是张勇。

按照杨武的估算，张勇和方怡等人根本就没有半点获胜的机会，最后一定会身败名裂，再次变成穷光蛋，任由钱万成践踏。

虽说这样，杨武在这个时候也没有选择退股，因为一旦真的退股的话，他和张勇崔建平之间的关系也就完了。他们三人的兄弟之情，那可是好几年才逐渐建立起来的，谁也不愿意就这样破碎。

“杨武，现在不是我非要和钱万成过不去，是他想要我死。我张勇就任由钱万成揉捏，而不能够反抗吗？”

听到杨武的话后，张勇似乎有些激动。

张勇那近乎于咆哮一样的话语让杨武也陷入了沉思，他似乎也在思量着，这个时候究竟站立在哪一边。

之前，在股东会议和经理会议上，钱万成说了，他们前事无论如何也要趁着这一个机会插足废品收购业。跟随钱万成将近两年，杨武很清楚，一旦他决定的事情，绝对要做下去，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这一次，钱万成真的动了火，一定要弄死张勇。

衡量了一番，杨武点了点头：“太勇，就算废品收购站面临破产的危机，那我也必须要站在你这边。”

张勇感觉到心里一暖，沉声道：“好兄弟！”

张勇很清楚，一旦杨武被钱万成发现帮助他，这一份工作恐怕就保不住，甚至以后都无法在投资金融界上立足。金融界，那可是很注重声誉的，一旦声誉受损，想要挽回那就困难了。

“废话少说。”杨武问道：“说吧，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张勇点了点头：“明天早点下班，我过去接你，商量一下应对的策略吧。”

杨武似乎觉得有些不妥，随即说道：“你过来接我，这样不太好吧？一旦让钱万成知道我们的关系就麻烦了。不如这样吧，我明天下午请假，然后直接到你的家里，和你们会合如何？”

“明天见。”

自从贺东的第一废品收购站将收购价格全面提升之后，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生意也变得越来越惨淡，整天下来，收益也就一千多一点，将近一个月过去了，原本早就应该堆积满了货物，但现在却有些空旷。

现在都已经十月底了，温度也逐渐地下降，好像要起风一样。

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张勇前往广州接崔建平。今天，可是决定了他们第三废品收购站命运的时候，四个股东自然要全数出席了。

金贵苑，张勇的家里。唐雅雯满脸笑容地说道：“方怡，杨武已经在里边等了。”

方怡的到来，唐雅雯十分欢喜。

将方怡带到了大厅后，唐雅雯笑道：“先坐一下，大勇也应该回来了。”

方怡也没有和唐雅雯客气什么。她自然能够感受到，唐雅雯对她就好像女儿一样地疼爱，相处的那半个月，双方也充分地了解了。

唐雅雯回到了厨房，继续准备今天的饭菜了。难得四个人聚在一起，唐雅雯一直都没有真正地做一顿饭感谢杨武几人。

这些天，唐雅雯完全地变回一个家庭主妇，除了逛一下街，就是在家打扫卫生，买菜煮饭。随着唐雅雯逐渐地康复，那高超的厨艺也恢复过来了，养得张勇现在都有些发福了。

拿着一本财经杂志的杨武，看到方怡从门外走了进来，连忙站了起来，笑道：“方姐，来得挺早。”

“杨武，你在前事能够听到不少的消息，想到什么应对危机办法了吗？”方怡似乎有意无意地想要从杨武口中知道前事的情况，也有一点试探杨武的口吻。

杨武无奈地一笑：“方姐，虽然我人在前事，但心却在第三废品收购站。张勇是我的兄弟，如果我听到什么消息，想到什么解决的办法，一定会说出来。不知道为什么，钱万成最近好像防着我一样，都不肯和我说关于宜尚雅居建筑项目。这一次投资到第一废品收购站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

杨武说的可都是实话，钱万成好像对他起了一些疑心，只是让他全力处理海珠区的那一个投资项目。钱万成也知道，杨武和张勇是大学同学，之前还有一些联系，而张勇开设第三废品收购站的事情，也是杨武透露给钱万成父子的。如果杨武不是一个人才，能够帮助他们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赚到钱的话，他早就炒掉他了。

钱万成也想过利用杨武，安插他到张勇的身边，探听张勇第三废品收购站的消息，然后打击他，但杨武也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说出第三废品收购站他也有参股。

杨武清楚，钱少杰入狱，可是他间接造成的。如果他不告诉张勇钱少杰会袭击他的话，或许钱少杰就不需要入狱，但那样张勇就会有危险，甚至可能这一辈子就完蛋了。就算再让杨武选择一次，他也绝对不会后悔。

这个事一旦让钱万成知道，钱万成一样会报复他，无论什么时候，杨武在前事的地位有多高，钱万成说一句话，就能够剥夺杨武的一切了。衡量过其中的风

险，加上多年的兄弟之情，杨武最后才决定站在张勇这边，帮助他对抗钱万成。

一旦渡过这一个难关，让第三废品收购站继续发展下去，杨武有着绝对的信心，张勇那宏大的计划一定能够完成，组建出一个恢宏的商业帝国，到时候前事在他们的面前就是一个小角色了。

现在张勇就打算一搏，搏一个未来！

闻言，方怡也不由得摇头：“看来，钱万成还真的挺小心的，居然什么消息也不透露出来。”她能够看得出来，杨武没有说谎，张勇是他的兄弟，这一份兄弟情比起钱万成这一个老板要重要。

“方姐，那你想到什么办法了吗？”

就在杨武和方怡俩人聊时，张勇和崔建平俩人也回来了。

这半个多月来，他们都有各自的事情忙活，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聚在一起，特别是杨武，现在在前事上班，和张勇联系也少了，而且要小心不让钱万成知道。

放下钥匙，张勇冲着厨房就叫喊道：“妈，可以吃饭了没有？”

厨房里边传来了唐雅雯那柔和的声音：“还有两个菜，你们先等一下吧。”

四人互相地对望了一眼，似乎都明白趁着这一个短时间，说一下第三废品收购站的事情。

随即，张勇说道：“大家也知道，这半个多月，前事投资第一废品收购站，甚至在我们站附近开设分店，从各个方面打压我们，截断我们的客源，逼我们关门，然后对付我们。”

张勇将现在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大概情况说了一下，随即就询问道：“杨武，建平，你们两个怎样看？”

杨武带着几分无奈地摊摊手，说道：“大勇，你也知道我现在在前事做，不方便说什么。非要我说的话，毕竟我们的资产根本就不够跟前事比拼，真的要硬碰硬，那最后损失的只是我们第三废品收购站。如果可以退一步的话最好了。”

崔建平点头说道：“嗯，武子说得对。我们绝对不能够硬拼，钱万成这有权有势，真要拼起来，我们也只有关门了。”

崔建平也望着远杨武，凝重地问道：“杨武，你说，我们该怎样才能渡过这一次难关？”

“怎么办？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知道了。至少，到现在为止，除了举报那两家废品收购站，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杨武满脸都是无奈，说起了举报之后，望着方怡笑问道：“对啊，方姐，有没有什么办法，举报那两家废品收购站，一旦举报成功，让他们关门，前事公司必然会损失惨重，到时候，贺东第一废品收购站也会被打击到，危机自然就解决了。”

方怡点了点头：“办法我倒是有，不过，要动用不少的人力，似乎有些费劲。张勇，你是大股东，你觉得这样做如何？”

随后，方怡将目光投到了张勇的身上，询问他的意见。这一个提议，她早就在电话提出来了，但张勇说考虑一下。

“办法行是行，但是那样你们觉得有意义吗？你们先不要反驳我，听我说一下。”

闻言，杨武崔建平方怡三人的目光都不由得集中到了张勇的身上，脸上都充满着期待，想要听听，除了动用关系举报两个违法的废品收购站之外，张勇还能够有什么高见。

张勇神色似乎有些凝重地说道：“就算我们真的动用方姐的关系，这一次能够用这样的办法支撑过去，甚至让贺东和钱万成亏一大笔，可是以后呢？”

“现在资源越来越紧张，资源循环利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这些特种行业，国家的政策也会越来越放松。到时候废品收购站林立，环保资源公司林立，我们怎样做？”

“这次或许是一次磨炼，是对我们第三废品收购站的考验。如果我们能够用其他的办法应对过去的话，或许我们以后再应对这样的问题，也会更加简单了。你们觉得是不是？”

“可是现在，除了利用举报的办法，怎么才能渡过这次难关呢？”这一下，杨武提出问题的关键了。

随着问题的问出，三人目光再次集中到了张勇的身上，既然张勇已经想到了这一个问题，恐怕也想到了一些解决的办法。如果张勇没有想到解决办法的话，恐怕不会轻易地将这个问题摆上来，让他们思量。

感受到三人凝视过来的目光，张勇脸上那标志性的阳光笑容逐渐地弥漫开来，先前脸上凝重之色也似乎逐渐地消散：“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那样会比

较危险。”

“什么办法？”还没有等张勇的话语落下，崔建平立马就带着几分迫不及待地询问道。

“囤积。”

张勇仅仅只是说出了这么两个字，方怡三人似乎都明白了过来。

“囤积？大勇，这不就是我们平时每一个月囤积起来的货物，到时候一次性卖出去，又有什么区别呢？”

毕竟，废品收购站每一个月都需要囤积货物，这样的一个对策，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特色，最后第三废品收购站依旧还是不断地被打压，生意萎缩，最后只能关门了。

杨武也点了点头：“大勇，每一个收购站都是这样做，我们就算这样做，也没有什么赚头，情况也还是这样，改变不了。”

崔建平也摇了摇头，随即说道：“是啊，大勇，这好像并没有什么新意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望了望方怡，张勇笑道：“方姐，杨武，我所说的并非是一般的囤积，而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选择性的囤积，甚至不惜将收购利润降低一点点，提升一些收购价格，然后囤积几样货物。等货物升值的时候，虽然我们价格略微地有所提升，但也能够赚得更加多。这是一种有导向性的囤积，结果就不一样了。”

有导向性地囤积！这一个新的词汇，从张勇的口里说出来，让人眼前一亮。

闻言，杨武和崔建平两个人眼睛都闪烁着一阵阵光华，脸色弥漫着一阵阵喜悦之色，这样一个办法，未免不可行。但正如张勇所说，风险有些大，而且其中有一定的不可确定性因素！

一旦收购价格提升上去，到时候他们那些囤积起来的货物并没有太多的涨幅，可就亏大了。

杨武点了点头：“大勇，虽然这样也不错，但真要做起来，那可需要长远的投资目光，预测到接下来几个月，甚至半年的价格走向。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并不能够从其中赚多少，甚至连仓库费用都亏了。”

还没有等方怡说话，崔建平就笑道：“难怪你说风险比较大，果然，这样做无异于是在投资股票一样，预测它未来究竟是升还是跌。虽然废品收购基本不会

下跌，但总有一些时候会有一些冲击。”

废品收购行业，或许之前会有某种可回收废品价格一直都很高，但如果价格下降的话，他们真的连保管费都亏掉了。一个不慎，将会亏一大笔。这样的行为，恐怕也就张勇这个疯子才能够想得出来了。

不过，当初投资进入到建筑钢材市场的时候，张勇就好像是一个疯子一样，然而却又好像预料到那样的结果，完全就是一个投资狂人。

像张勇这样的投资疯子，甚至是必须借钱都要囤货，完全不顾忌其他人所说的话。

在听到杨武和崔建平俩人的话语后，方怡满脸疑惑地问道：“这个办法可行吗？”

究竟可行不可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不可行的话，那就只能再想另外的办法了。如果可行的话，风险就算高一点，也未必没有机会。方怡并没有这样长远的投资眼光，但也清楚这一个计划的危险性。

张勇、崔建平和杨武三个人都陷入到了沉思之中，似乎都在衡量着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杨武和崔建平可都是策划部门的经理，投资眼光自然比起一般的人要长远一些，在经过了张勇的提醒之后，目光也盯着长远利益所在。有导向性囤积，一旦成功的话，还真的完全会让第三废品收购站占据半壁江山。这个险，究竟冒，还是不冒？

一时之间，张勇等人都陷入了沉思之中，身为一个生意人，他们都很清楚，一个不慎决定，可能会让废品收购站面临破产危机。这乃是关系到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命运，他们不敢不慎重！

顿时，大厅之上足足平静了将近十五分钟，之后，杨武和崔建平两个人似乎都有了决定一样，互相对望了一眼，然后淡淡地一笑，目光落在了张勇的身上。

看到两个人凝视过来的眼神，张勇也知道他们的决定了。

张勇点了点头，望着似乎还有一些顾虑的方怡说：“方姐，这一个方案的可行性很高，只要我们掌控好市场的走向，预判清楚，到时候废品收购站按照一定的导向性收购，绝对不会亏！只是，回收周期长些。”

张勇的话语刚落下，一旁的杨武也笑着点头说道：“嗯，方姐，大勇说得没

有错。大勇连建筑钢材市场这样难以猜测到的波动，都能够预判到，现在对废品收购行业的产品进行一些预判，那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崔建平也点头说道：“没有错。这一个方法很有诱惑性，甚至可能会成为第三废品收购站未来的一个特色。”

未来废品收购站林立，如果第三废品收购站有自己的一个特色，那绝对会让人记住他们！

没有谁比起杨武和崔建平俩人更加了解张勇，既然张勇提出这样的方案，那他对自身就一定有很大的把握。况且，就算整个第三废品收购站真的亏损，甚至破产清盘，崔建平也绝对不会埋怨张勇半分。在他看来，现在他们投资进入到第三废品收购站里边的钱，那可都是张勇帮他们赚回来的，支配权完全让张勇掌控。就算最后是亏，是赚，那都无所谓。

“大勇，我们对你有信心，就这样做吧！”崔建平这一句话，还真的断定了张勇心里所想。

方怡也点了点头：“不过，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就用一个月作为限期，先试一下这一个方案究竟行不行得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看看如何对付那两个废品收购站。”

“行，那我们就先看试行一段时间，如果行的话，这将会成为我们第三废品收购站主要的赚钱方式；如果不行，那再想其他办法。”听到方怡的话后，张勇似乎也有所退步。毕竟，他也知道，如果让那两家废品收购站存在下去的话，一定会分享他这一块蛋糕，再次让第三废品收购站陷入困境。

在钱万成无法真正地插足废品收购行业分享这一块蛋糕的时候，就利用两家废品收购站狠狠地打击钱万成，让他知道就算他财力宏大，有些行业、有些领域，也是他无法插足的。

张勇等人看了看表，将近八点了，他们四人居然聊了一个小时。

“走吧。吃饭。”顿时，张勇招呼方怡几个人到饭厅。

四肉一菜，加上广东驰名的老火靓汤，可口又美味。

“吃饭吧，不要客气！”唐雅雯招呼杨武等人吃饭。

饭罢，张勇就开车送杨武和崔建平两个人回广州了。而方怡和唐雅雯，就留在家里。

坐在沙发上，唐雅雯和方怡两个人一边看着电视，一边聊着天，等张勇回来。

唐雅雯用余光打量了一下满脸微笑的方怡，不经意间询问道：“小怡啊，你觉得大勇怎样？”

方怡也没有察觉什么，随口说道：“阿姨，大勇人很好啊，阳光，正气，沉稳。一个好男人！”

好男人这一个词，从女人的口中说出来，那绝对是值得炫耀的事情。顿时，唐雅雯问道：“小怡啊，那你对我家大勇怎样？”

方怡一愣，随即脸上绯红弥漫，不知道该摇头还是点头。虽然方怡是一个落落大方的女人，但被人这样询问，加上她对张勇真的感觉，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看到方怡脸上弥漫着一阵绯红，唐雅雯笑道：“你不回答，那就说明你对大勇有感觉了。大勇这孩子啊，对感情一直都很迟钝，你不说，他根本就不会知道。你真喜欢我家大勇，那阿姨帮你说一下。”

“阿姨，你也知道，大勇一直都当我是姐姐。就算你说了，不但不会促使我们两个人有什么发展，反而让我们尴尬了。”方怡想了想，摇了摇头：“阿姨，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能够和他在一起，是我们的缘分；不能够和他在一起，那说明我们就没有缘分。”

见状，唐雅雯不由得摇了摇头，她也知道，张勇是这样，方怡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人主动踏出一步的话，根本就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不过，方怡都已经这样说了，唐雅雯也不再说什么了。

晚上十一点，张勇回到了家里，送方怡回家。这一次，方怡并没有拒绝。

走下楼梯的时候，一路之上，方怡和张勇并没有说话，让张勇感觉到有些奇怪。平常，方怡总会有一些话说，但今天好像有些尴尬。

将方怡送上了车，张勇才走上楼。

望着张勇走上楼的背影，方怡俏脸弥漫着一股无奈之色，摇了摇头，然后离开了。就在方才下楼的时候，方怡很想说些什么，但她却不敢说，怕说出来后，就会影响到他们现在的关系。

方怡怕！她不是怕张勇不答应，而是怕会失去张勇这个弟弟。这一种感情的

纠葛，让她不敢轻易地将那一个字说出口。

第二天，一大早。第三废品收购站办公室。

张勇拿起刚刚打印出来的收购价目表，递到小周和杨耀祖两个人面前，说道：“小周，你们两个将提升废铁和塑料的收购价格这个消息散布出去，这个价格一个月之内都不会变！”

小周脸色一阵惊讶，随即询问道：“嗯？勇哥，你不会弄错吧？废铁和塑料，我们的收购价都上扬两毛钱？”

杨耀祖道：“老板，你不会是想要和那两家违法的废品收购站打价格战吧？这样的话我们可会亏不少的。”

张勇摇了摇头，吩咐道：“杨耀祖，小周，你们尽管这样做。这些收回来的货物暂时积压下来。”

虽然小周和杨耀祖两个人心里都充满着疑惑，但只能够按照吩咐将这个信息散布出去。做废品收购行业，信息散布出去，自然有不少的办法。

顿时，不少的垃圾佬闻讯而来，将自己的大批货物，运送到第三废品收购站，换取成为一张张白花花的钞票。

废铁和塑料提升两毛钱，对于那些垃圾佬来说，吸引力很大。正是这一条策略的出现，让第三废品收购站往人的垃圾佬也多了起来，堆积起来的货物也多了起来。

望着那些堆积起来的货物，张勇笑容也多了，虽然废铁和塑料的成本增加，但他相信自己的眼光，就算塑料价格不提升，但随着二〇一〇年亚运会广州亚运城的建设，废铁的价格一定会升。至于会不会像之前建筑钢材市场那样暴涨，张勇就不得而知了。

而现在，废铁和塑料的收购价格提升带动了其他货物的收入，这倒是让张勇想不到。不过，这是一件好事，也让他察觉到，这有导向性囤积绝对稳赚不赔！

单单是那些被带动之下的其他货物收入，就足以弥补废铁和塑料两种货物的差价了。

广州市天河区，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办公楼所在。

“什么？”

钱万成怒气冲冲地将手里的文件放下，沉声地对电话询问道：“你说，张勇现在提升了废铁和塑料的收购价？怎么可能？”

听到电话那一边，贺东和自己的说，第三废品收购站前两天提升了废铁和塑料的收购价，让不少的收买佬将货物都运到了那一边，卖给第三废品收购站了。

“钱董，张勇确实提升了收购价，不过也仅限于废铁和塑料两种废品。现在，我们该怎么办？”电话的那一边，贺东连忙询问道。

他自然希望，钱万成也提升收购价格，再自己掏钱弥补回其中的差价了。

这样一来，贺东又能够从中赚一笔了，正是看到这一个机会，他才会打电话给钱万成，看看他打算怎样做。

“嗯，暂时先不要有什么行动，这几天，你留意第三废品收购站，看看他们有什么最新的动静，通知我，我再想办法。”

这个时候，钱万成对贺东，那真的是原形毕露，完全没有了一开始商谈合作的平等对话，完全是上级对下级一样的威严态度。

电话的那一边，贺东似乎也没有打算和钱万成多说，知道后者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了，于是直接就挂掉了电话。

挂掉电话后，钱万成脸色一阵阵变化，心里在盘算，张勇这个时候居然提升废铁和塑料的价格，究竟想要干什么。

虽然张勇仅仅提升了两毛钱，但收购站收购这些废铁和塑料之间利润，也就六毛到八毛。这一个涨幅已经很大了。

“先前我抬高第一废品收购站的收购价格，你没有抬升价格和我打价格战。现在，却来提升废铁和塑料的收购价格，这究竟算什么？”

钱万成眼神一阵阵阴狠，心里思量着张勇究竟想要玩什么花招。

不过，仔细一想之下，钱万成不由得笑了。现在，张勇居然提升废铁和塑料的价格，而且还承诺在一个月之内绝对不会降低价格，这只是增加自己的成本，自掘坟墓。

现在，第一废品收购站和两个分站，完全地对第三废品收购站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在钱万成分析看来，张勇只是想要做困兽斗而已。

其实，钱万成还担心张勇会利用方怡的关系，来查封他和贺东合作投资的两

家废品收购站，现在都已经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执法部门都没有行动，或者之前两次行动，都先通知了废品收购站里边的工作人员，让他们规避。

疏通工商局的工作人员，这一笔钱，钱万成觉得花得值得。

想来想去，钱万成除了觉得张勇在自掘坟墓之外，就没有想到其他的可能。

凝视着外边那有些灰蒙蒙的天空，钱万成喃喃地说道：“少杰，你等着，等你出来的时候，我就要让张勇破产，然后你想怎样处置张勇都行了！”

钱少杰入狱，那都已经半个多月了，这半个多月，钱万成想要花一些钱保释钱少杰出来，却做不到。

这样一来，钱少杰在里边恐怕真的要坐六年的牢狱了，这一点，更让钱万成憎恨张勇了！

“一二三，用力！”

张勇和杨耀祖两个人，将一麻袋足足有两百斤的废弃铁钉抬上电子秤，称量重量了。

“两百二十六斤，四两。”

“一元二角一斤，二百七十一元七角元！小周，记录下来，给钱！”

满额头汗水的张勇，对着一旁拿着本子刚刚记录了之前数据的小周淡笑着说道。

今天，身为第三废品收购站老板的张勇，都要从办公室出来，和杨耀祖他们一起搬运货物，记录数据了。

之前的一个多月，第三废品收购站生意逐渐地下滑，一个月的利润只有两万多一些，每一天都没有多少垃圾佬来卖货，张勇自然不需要天天在厂房，躲在办公室里边苦思良策，还有就是偷偷懒了。

而随着张勇散布出了废铁和塑料两种可循环回收废品的升价，本来惨淡经营的第三废品收购站，逐渐地变得火热起来了，那些被附近两家违法废品收购站拉拢过去的垃圾佬，逐渐地将自己的货物送回到了第三废品收购站。

而且，这些再次回归的垃圾佬，也成了张勇的宣传招牌，将废铁和塑料收购价提升的消息传播出去，辐射这一带了。

废铁和塑料的提价，还带动了其他货物的收入，那些垃圾佬并不只是将废铁和塑料车过来，其他的货物自然也卖到张勇这里，希望有一个好价钱了。

这些垃圾佬，赚取一些差价，价钱越高，那他们的收入也才越高，当然希望价钱卖得好了。

而，张勇也不像贺东的第一废品收购站，要做什么恶性竞争，打压对方，自己散布出去的信息，能够传到什么地方，那就传到什么地方，张勇也没有刻意要营造什么气势。

前两天，第三废品收购站厂房门前，树立了一块大的黑板，作为站里的公示牌。

而公示牌上说明了，这一次废铁和塑料的提价，至少维持一个月以上，也就是说，这一个月废铁和塑料的价格都会稳定下来，而且下降的时候，也会通知下去。

之前的第一废品收购站，一个月不到瞬间就将价格下降到原来的水平，让那些垃圾佬都有些反应不过来了。

现在，张勇就做出了一个承诺，一个提价限期的承诺！

这一个承诺，让那些垃圾佬放心地将自己的货物运送过来，丝毫都不担心。

信誉！

张勇不但想要建设这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导向性囤积，也想要建立起声誉，趁着这一个时机，逐渐，一点点地建立起来。

出乎张勇方怡等人的意料之外，在收到了第三废品收购站收购价格提升的消息后，贺东和钱万成那一边似乎并没有什么动静，好像根本就没有打算和第三废品收购站展开价格战，彻底的打压他们。

期间，张勇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杨武最近钱万成在忙活什么的时候，听到杨武说钱万成忙活着珠海一个投资项目之后，这些天都在珠海出差的时候，张勇也算明白钱万成那一边为什么没有动静了。

原来是忙活大项目！

不过，也正好，张勇不需要担心钱万成会不顾一切，将自己拖进到废品收购的价格战之中，处于不利地位了。

如今，钱万成和贺东的不出击，正好成为张勇发展的最好时机了。

毕竟，一旦钱万成俩人真有什么动作，将他们拖入到价格战之中，张勇可没有什么大优势，前事公司财宏势大，这一场仗想打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完

全可以和他们拖延下去。

不过，钱万成也是一个商人，不会做这样愚蠢的亏本生意，有钱不赚，那可不是商人的本质。

现在，第三废品收购站能够借助着这次废铁和塑料的提价，挽回了之前损失的不少生意，同样也逐渐地建立起了一个无形的信誉。一旦张勇建立起足够的信誉，就算钱万成反应过来，准备要和他打价格战的话，张勇也不需要理会他了。

有时候，做生意必须要讲信誉，没有信誉的话，就算你价格再高，或许人家也只是和你做一次生意，绝对不会有第二次。但一旦和对方建立起信任的话，就算价格低一些，对方也能够接受。

忙活了整整一个上午，望着那本来还显得有些空旷的厂房，逐渐地被货物堆积满了，张勇等人都不由得眉开眼笑，忙活得不亦说乎。

这些货物或许在别人的眼里，都是一些不需要的垃圾，能够换几个买菜的钱，但这些货物对于张勇来说却是发家致富的钞票。

张勇这几天也粗略地计算过，提升收购价的这五六天来，站里的纯利润至少都在四千元以上。而且这些纯利润，还是在计算了废铁和塑料的提价，以及其中差额的损失前提之上的。这样维持下去，张勇有信心，收购站的纯利润还能够增加下去，逐渐地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I can fly , I believe I can fly……”

陡然之间，厂房之中响起了这首歌，蕴藏着理想的声音盘旋在厂房之中，似乎让人陶醉。这一直都是张勇最喜欢的歌，也是当初破产之后站立起来的一种鼓励。总有一天，他会如同雄鹰一般展翅高飞，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这一首歌，还有着一个小故事，深埋在张勇的心底。

方怡笑道：“这几天，听说你站里生意很不错啊？”

张勇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笑道：“生意是好了很多。我打算过两天将厂房里边的货物送出去。”

“看来，你那里生意真的好了！”说了一句后，方怡似乎也认真起来了：“张勇，今天晚上我约了魏杨青副局长吃饭，商量一下怎样举报那两家没有牌照的废品收购站。”

张勇一惊，本来他还想着，过十来天再让方怡动用一下关系，现在方怡动作

居然这么快。

似乎听得出张勇有些疑惑，方怡就解释道：“张勇，不是我违背约定。只是，那两家废品收购站在工商局有一定的关系。想要举报它们让它们关门，那就必须要有时间去调查取证。这算起来，也就差不多一个月左右了。”

确实，工商局办事，那是需要有证据，也不能够说什么就什么的。

第三废品收购站开张那一天，魏杨青可是和刘安明副局长同等级的大官，这一次方怡约她出来，一个是商量两家废品收购站的事情，一个就是正式地介绍关系。

按照张勇的计划，最多两年的时间，张勇就会成立环保资源公司，这样的话，必然会惊动工商局上层。打好关系，以后张勇申请成立公司方便不少。

而且，方怡也决定，等这一次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危机过去后，就陆续地将自己在政府认识的干部介绍给张勇，让他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毕竟，张勇想要真正地做生意，那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关系网。

下午，张勇赶到了到新世纪大酒店。

路过辉煌钢材供应店，张勇还和胡万年聊了几句。胡万年还感激张勇说，前几个月劝说他不要转让辉煌钢材供应店，这几个月都赚了不少。现在房地产市场回暖，加上二〇一〇年广州亚运会的亚运城的建设，新广州方案提出来，钢材市场自然会火热起来了。

新世家大酒店，一间包间。

“杨青，这是第三废品收购站我的合伙人张勇。”走进了包间之后，方怡笑着将张勇介绍给刚刚从座位上站起来的魏杨青，满脸熟络。

魏杨青和方怡，那可是姊妹之情已经有十多年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交情，当天第三废品收购站开张的时候，也邀请不到她这一位工商局副局长到来了。

闻言，魏杨青看到了张勇那阳光笑容，随即印象也回来了，笑道：“废品收购站开张的那一天我们见过。呵呵，是个有为青年啊！”

张勇谦虚地说道：“魏局谬赞了。”

魏杨青副局长在和张勇握手的时候，左手微微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很是赏识的样子。

“方姐，张勇，来，我和你们介绍一下，这一位是我工商局的调查科科长，

袁赵威。赵威，这就是第二废品收购站的站长方怡，那是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站长张勇。”

两个人热情地握了握手，双方也算认识，套了一下近乎。魏杨青能够带袁赵威来，方怡带张勇来，那都说明双方都信得过，都是自己信任的下属。

饭菜送了上来，倒上酒之后，方怡对张勇微微地使了一个眼色，示意他和魏杨青袁赵威两个人敬一敬酒，熟络一下。

顿时，心领神会的张勇立马站了起来，对落座的魏杨青笑着恭敬说道：“魏局，上一次收购站开张没有好好地招呼你，还请您多多担待。我敬您一杯，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望着满脸阳光，充满着青春气息的张勇，那一脸的阳光笑容很讨人喜欢，在第一眼的时候魏杨青就被张勇吸引住了。

魏杨青微微地挥了挥手，笑道：“好说，好说！”

张勇豪爽地说道：“我干了，您随意。”

魏杨青淡笑道：“小张，用心经营好第三废品收购站，可不要让方姐失望啊！”

“一定，一定！”

张勇的话语说出口，方怡也点了点头，方才她还担心张勇会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现在这一番话下来，魏杨青很舒服，自然让方怡放心了。

招呼领导这样的场面，张勇也不是第一次，自己也有过找唐连生办事的经验，加上之前张合安也不时会带他见识，虽然三年多备受白眼，但张勇应酬的礼节都没有忘记。

张勇再次倒满了酒，站起来对着袁赵威笑道：“袁科长！”

袁赵威似乎有些受宠若惊，站了起来笑道：“张总，你还是叫我赵威吧。”

“既然赵科长这样说，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赵威兄，这一杯是我张勇敬你的。能够认识赵威兄，是我的荣幸。”

袁赵威为人也豪爽，直接拿起了桌面上的酒杯，笑着就将整一杯酒干了下去。

张勇这一声赵威兄，那可是和袁赵威套进了不少近乎，以后真的邀请他帮忙办事，那也方便多了。

魏杨青看到这一幕，微微地一偏头，偷偷小声地和方怡说道：“方姐，小张

还挺会做人的。不错，难怪公安局的刘局说他不错。”

本来，魏杨青还以为张勇第一次见识这样的场面，会有些畏畏缩缩，但却没有想到如此豪爽，好像天生就有一种亲和力，能够感染其他人。

方怡眼神似乎有些迷离地望了望满脸阳光笑容的张勇，笑着对魏杨青说道：“杨青，张勇可不简单，当初可是广州市张氏集团的少东家。张氏破产之后，在我站里做一个管理员。我很看好他！”

没有吝啬自己对张勇的赞美，方怡也没有留意到，自己的神色似乎有些异常，让魏杨青捕捉到了一点。

魏杨青带着几分暧昧地望着方怡，低声说道：“方姐，你该不会动了心思吧？也对啊，老韩都已经走了几年了，你动心思也很正常啊。”

方怡为第二废品收购站忙活了这么多年，一个女人着实不容易，能够找到一个好归宿，身为姊妹魏杨青自然替方怡高兴了。

闻言，方怡一惊，那一丝的迷离瞬间就收敛进入到了眼睛里，摇头说道：“没有，我只是觉得张勇值得培养，才和他合作开了第三废品收购站。”

虽然方怡否认自己对张勇动心思，但她前后的神色变化，完全地落在了魏杨青的眼里。

方怡真的动心了，而且这般迷恋，恐怕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不过，既然方怡不想要说，也没有必要点破。魏杨青很清楚这一个姊妹，眼光可高着呢，能够进入她法眼的，绝对不简单。

听到张勇是当年张氏集团的少东家，魏杨青不由一惊，从张勇的身上看得出来，张勇丝毫都没有半点年轻人的浮夸，反而展露着成熟男人才有的沉稳和圆滑，如果不说，她还真的不相信张勇才二十四岁。

现在，有了方怡这一层关系，魏杨青对张勇似乎也有些上心，真的想要了解一下张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张勇自然不知道，方怡和魏杨青两人在暗暗地说他，他和袁赵威一边浅尝着美食，一边聊着天，逐渐地熟络了起来。

酒过三巡，众人都似乎有些醉意。方怡举着酒杯，抿了一口酒，有些不经意地问道：“杨青，上次和你所说的那一件事，能不能够做？”

随着方怡的话语一出，似乎都有些醉意的张勇袁赵威等人，瞬间都清醒了不

少，眼睛一亮，目光都集中在了魏杨青的身上。

顿时，脸色有些酒红的魏杨青，笑道：“方姐，那两家废品收购站，如果真的是没有工商牌照，根据工商法律法规是犯法的，随时都能够封店捉人。不过，我们工商局也派人巡查过了，那两家废品收购站设置的地方比较偏僻。”

微微地停顿了一下，魏杨青才继续说道：“每一次，我们执法队员到之前，他们都关上门，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确实很难做啊。”

闻言，张勇分析道：“魏局，就是因为那两家废品收购站隐蔽，加上之前我们两三次的举报，好像有人故意走漏风声，所以我们才希望你亲自监督。只要魏局亲自监督的话，就没有人敢徇私，一定能够将那两家废品收购站取缔。”

如果魏杨青亲自监督审查的话，那又是不一样了。到时候，谁若是胆敢泄露消息，或者徇私舞弊的话，那他可就麻烦了。

魏杨青随即点了点头，说道：“小张，话是这样说。但我们必须要商量个对策。”

这个时候，一直都没有怎么说话的袁赵威，恭敬地说道：“魏局，我看想要搜集那两家废品收购站的证据也不难，只要我们派人秘密蹲守在附近，那就能够搜集其违法经营的证据。到时候直接封店捉人，他们也无法抵赖。”

听到袁赵威的建议，张勇眼睛一亮，随即望向了对方。这绝对是一个人物，在工商局做却不失侦探的头脑，加上他这样自然熟的性格，未来一定会爬上高位。

蹲点守候，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想得出来，至少张勇和方怡两人暂时就没有想到。

张勇举起酒杯，对袁赵威赞道：“赵威兄，高见。既然对方不合作，那我们确实应该暗中查访，搜集他们无证照经营的证据。等证据充足了，将这两家废品收购站一窝端起。”

闻言，袁赵威举起手里的酒杯，淡笑着说道：“张勇，谬赞了。”

袁赵威没有什么官架子，张勇也没有什么老板架子，俩人一见如故，方才聊了不少事情。

魏杨青想了想，觉得袁赵威的提议也是个办法，随即点了点头，说道：“好，这件事情就这样决定。赵威，你过几天带几个信得过的调查科同事，暗中查访一

下两家废品收购站，拿到他们无牌经营的证据，然后端掉这两个黑窝点。”

袁赵威点了点头，说道：“明白，魏局，明天回去，我就着手准备。”

“来，喝酒。”

方怡仅仅只是提点了一下，魏杨青就去忙活了，这让张勇不由对方怡结交朋友，运用关系的手段高看了几眼。之前没有接触这些关系网，他还真没有想到，方怡居然会这么有本事，能够三言两语就让刘安明魏杨青这样局长级别的人物帮忙。

生意是一门学问，绝对不是简单几句就能够学会的。现在，张勇就是在学做生意，如何做好一个生意人。

“魏局，来！我再敬你一杯。”

一时之间，魏杨青张勇等人都不再说废品收购站的事情了，或是拉拉家常，套套近乎，敬酒。一时之间，宾主尽欢！

散席之后，张勇和方怡俩人脸色有些微红地从酒店中出来，俩人都有些微醉了。搀扶着方怡，看到脸上弥漫着绯红之色的俏脸，张勇有些涨红的脸不由得一笑：“方姐，你真的很美！”

借着霓虹灯光望过去，只见到方怡秀口微张，脸色绯红，眼神迷离，那胸脯一阵阵起伏，娇艳欲滴！

方怡眼神似乎有些迷离地望着满脸阳光笑容的张勇，小心地问道：“大勇，那你喜欢方姐吗？”

那如同是让人软化一般的话传进了耳朵里，张勇一个激灵，似乎意识到了一些什么，酒意也清醒了不少，连忙笑道：“方姐，我当然喜欢你……喜欢你当我姐了。”

从来都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就算现在方怡有些醉，张勇却也不会讨便宜。这是他最尊重的人，怎么能够轻薄呢？

听到张勇的话后，方怡的眼神似乎闪烁着一抹失望，神色也暗淡了不少，然后好像自嘲地说道：“也是，我的年纪都能够当你姐了。我们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发展呢？”

闻言，张勇脸色有些尴尬起来了，连忙说道：“方姐，你有些醉了。”

张勇还真没有想到，方怡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方怡似乎有些醉醺醺地辩解道：“不，大勇，我没有醉。”

“好了，方姐，我送你回家。”

望着方怡，张勇脸色似乎流露着几分怜爱，如果不是为了他，为了第三废品收购站方怡怎么会喝成这样呢？不过，张勇却有些奇怪，他不知道为什么方怡今天会喝这么多，好像是故意想要灌醉自己。

随后，方怡回到家里，张勇也回到了车上了。

坐在驾驶座上，张勇微微地抬头，借助灯光，他依稀能够看到那还亮着灯的房间。

“方姐喜欢我？”张勇心里一阵阵疑惑，却也在询问：“我喜欢方姐吗？”

一直以来，张勇都只当方怡是姐姐，一个可以帮助自己，自己也可以无条件帮忙的姐姐，是他需要尊敬，需要保护的人，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往那一个方面发展。今天方怡这近乎表白的话，让张勇一愣，不得不寻思这个问题了。

说实在的，方怡的话，张勇没有一点心动，那是不可能，但他想不到有什么理由，去接受方怡。方姐不好吗？不是。方怡落落大方，干练有本事，人也长得漂亮，对朋友也好，对家人更加好。按理，这样的女孩谁会不喜欢？

但张勇心底里有一个声音告诉他，方怡是他姐姐，是需要自己尊重爱戴的姐姐，不能够超越出那一条界线。况且，现在张勇的事业还在起步阶段，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让他去谈情说爱。

一念之下，张勇似乎也觉得想通了，抬头望了望那窗户隐隐的人影，喃喃地说道：“方姐，对不起了。”

其实，在张勇抬头凝视的时候，方怡在楼上往下看，看到张勇的车子并没有离开的时候，心里感觉到一暖，想起了刚才好像喝醉酒，胡言乱语地将自己心底话说了出来。一念之下，方怡脸上一阵绯红弥漫，双眼有些迷离，但却无奈地自言自语道：“大勇，我们真的没有机会发展吗？”

其实，方怡何尝不知道，张勇根本就没有往那方面想，但有时候就这样，喜欢上一个人，根本就不需要他知道，只要默默地爱着、默默地关心就行了。

况且，张勇现在正处于起步阶段，第三废品收购站遭遇困难，方怡不想张勇出什么事情。未来他们有没有这个缘分，也只有以后才知道了。

第九章

不要看人赚钱不吃力，先见之明赚钱大道理

张勇再一次豪赌大赚，如愿以偿。关键时刻，国家推出了新的环保政策，大量的相关工厂必须按照环保新政策重新建设过滤系统和环保系统，这样一来，导致许多可循环回收利用物资的紧俏，尤其是废旧钢铁和废旧塑料。废旧塑料价格上涨之快匪夷所思。腾龙塑料厂等几家工厂不得不大幅度提高废旧塑料的回收价格，以应对原材料断炊之虞。腾龙塑料厂厂长牛焕群心急火燎，登门求货，只有张勇囤积的数百吨废旧塑料才可以解他的燃眉之急。张勇笑呵呵地援之以手，乐呵呵地获取暴利。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张勇的第三废品收购站，生意逐渐地好转，而废铁和塑料也越积越多。那些废铁和塑料，积压了张勇不少的流动资金，张勇的计划必须要实施下去。至少，张勇还是相信自己的眼光，废铁和塑料两种可回收循环利用的废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可能会有一些升值空间。

这一天，张勇将那些纸皮还有其他的一些有色金属都运送出去了，整个厂房只有废铁和塑料两样东西还在堆积。对于为什么不将废铁和塑料运送出去换成钞票，小周等人心里都在暗暗猜测。

身为大专生的杨耀祖，感觉到张勇恐怕不是单纯的囤积货物，似乎有一些打算。

随后的几天，没有听到贺东和钱万成有什么消息，恐怕钱万成珠海的大项目还没有完全地确定下来，根本就顾不上这两家废品收购站的事情。这样倒好，张勇不需要顾虑那么多。

这几天，袁赵威也在着手调查两废品收购站。案子，似乎在一步步地揭开，

他们搜集到的证据也越来越多了。期间，张勇还和袁赵威吃了一顿饭，赵威这个人，圆滑但却有冲劲，同时也有野心，不甘于现状，背后还有魏杨青的支持，张勇自然能够猜测出，这样的人物，未来在仕途上一定会获得成功。

经过了将近十天的调查取证，工商局终于取得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两家废品收购站是无牌经营的事实。

刚刚忙完手头上珠海投资项目的钱万成，想起了前些天贺东和他说过，第三废品收购站提升废铁和塑料收购价格的事情。这几天，钱万成聘请到废品收购站的人手也汇报，随着第三废品收购站的收购价提升，两站的生意有所下滑。

钱万成打了一个电话给贺东，询问了一下他的意见，然后让他通知两家废品收购站，各种货物的收购价提升一毛钱，准备将第三废品收购站完全地拖入到价格战当中。钱万成有着绝对的信心弄垮第三废品收购站，弄死张勇。

听到钱万成居然只说让那两家废品收购站提升收购价，却丝毫都没有提起第一废品收购站，贺东似乎有些觉得钱万成借助了他第一废品收购站的势，就不再理会他了。贺东很想翻脸，但想到现在他们双方还处于合作关系，关系自然也不能够闹得这样僵。

就在贺东通知两家废品收购站的人员，着手准备要提升收购价，吸引回流那些垃圾佬的时候，工商局和公安局的执法人员如同神兵天降，来到了两家废品收购站。

工商执法人员的到来，事先没有半点通知，工作人员也愣住了。

拿不出工商牌照，更没有废品收购行业特种经营许可证，众人等被带回了公安局，等待审理。两家废品收购站在同一时间被查处，花都区电视台，还现场直播。

看到新闻后，贺东心里一惊，脸上充满惊恐，但心里却也充满着疑惑，他在工商局里边的关系，居然没有通知他这一次工商局的行动。想了想，贺东立马打了个电话过去：

“郭副科长，怎么你们工商局有行动，也不通知我一声？现在，我两家废品收购站都被封掉了，我损失惨重啊！”

电话那边，一道充满官腔的声音道：“贺老板，不好意思啊！这一次行动秘密进行，全程由我们科长带队，根本就没有时间通知你。”

贺东可谓损失惨重，两家废品收购站就这样被封掉。幸好，前两天他已经让人将两家废品收购站的货物都清空了，不然的话，他的损失就更加惨重了。贺东也知道，这一次行动根本就不让他们有任何的反应时间。如果工商局针对这两家废品收购站的话，那迟早会查到他的身上，到时候他第一废品收购站就会有麻烦了。

想到了这些，贺东立马就给了电话钱万成，看看钱万成怎样处理。

“什么？”在办公室的钱万成直接拍桌而起，吓得在桌子前的杨武一跳。

只听到钱万成咆哮道：“贺东，为什么我们两家废品收购站会被查处？怎么工商局那一边行动之前没有通知吗？你是怎么办事的？”

听到了钱万成的话后，杨武心里在偷笑，但脸上却丝毫都不敢流露出任何幸灾乐祸的表情。工商局动作这么快，连杨武也感觉到了奇怪。

只听到，电话那边传来贺东的声音。

“郭副科长说这一次行动，工商局已经暗中调查了不短的时间，就是针对我们这两家废品收购站。现在两家废品收购站被查封，工作人员都被带回了公安局，我怕他们会供出我们来。钱董，怎么办？”

闻言，钱万成不由得陷入了沉思之中，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他所能够掌控的了，公司在花都区已经算臭名昭著了，再插手进入这一件事情的话，恐怕连宜尚雅居建筑项目都要无限期搁浅了。

明哲保身！只能够这样了！

一念之下，钱万成只能够无奈地说道：“贺老板，现在这样的情况，你我已经掌控不了。而且那两家废品收购站，也是以你们第一废品收购站的名义开设的。”

钱万成说出这样的话，贺东瞬间明白了他的意图，连忙说道：“可是，两家废品收购站，可是你和我一起合作投资建立的……”

丝毫都没有准备再让贺东说下去，钱万成冷声说道：“没有什么可是，合同上已经和你说明了，我投资到你的第一废品收购站，并没有说开设两家分站的事情。”

一时之间，贺东不由得咆哮道：“钱万成，你这是让我自己一个人扛下整件事情？罚款让我自己交？”

两家废品收购站，他已经亏了十多万，如果加上罚款的话，恐怕还要填上十万二十万了。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钱万成居然要让自己扛下来！

闻言，钱万成语气也变得阴冷起来：“我也亏了几十万，血本无归。难道我就不心疼？让你交一些罚款也没有什么吧？贺老板，以后我们或许还会有合作的机会。”

贺东完全没有料到钱万成居然在这个时候翻脸不认人。

“钱万成，你……”一时之间，贺东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钱万成根本就不想再说下去了：“贺老板，我这里很忙，有空再联系吧！”

电话里一阵忙音传来，贺东呆住了！

摁掉了贺东的电话，钱万成那阴沉的脸色一阵愤怒，狠狠地将手机摔在了桌面上，两家非法废品收购店，钱万成可投注了不少的心思，甚至投资了一百万的资金让其运行。这可是报复张勇弄垮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关键。但是现在，不但没有对第三废品收购站造成多大的影响，投资完全是血本无归，甚至钱万成不敢明着承认这两家废品收购站和前事公司有瓜葛了。

这样一个暗亏，让钱万成怒火中烧，甚至杀人的冲动都有了！先前螺纹钢的投资，从张勇那里接手，到钢材市场的崩盘，让钱万成损失了上百万。前后加起来，二百万的损失，外加钱少杰被判入狱，钱万成完全地记在了张勇的头上。

这个时候，钱万成真的巴不得雇凶杀人，将张勇这个祸害精杀了。

望着怒火中烧的钱万成，杨武不由一惊。虽说刚才从钱万成和贺东的对话之中已猜测到了，但他却不能够明着里说出来，只能够装作震惊。钱万成和张勇之间，那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杨武既是钱万成的下属，又是张勇的兄弟，身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

在老狐狸一般的钱万成面前，一旦杨武表现出任何不自然，或者说出偏向张勇的话，在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就再也混不下去了。

面对着盛怒之下的钱万成，杨武可是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将内心之中那一丝丝的幸灾乐祸表露出来。

钱万成一双如同冒着火焰一般的炽热眼睛，死死地凝视着杨武，似乎想要观察出对方有什么不自然，或者说奇怪之处。

良久之后，钱万成才沉声地询问道：“杨武，这一件事情你知道吗？”

闻言，杨武微微一愣，心里似乎犹豫了一刻，脸上却弥漫着一阵疑惑之色。

什么事情？两家非法废品收购站开设的事情？还是两家非法废品收购站被端掉的事情？抑或是……仅仅一瞬间，杨武就想了许多。

然而，还没有等他回答，钱万成脸上一阵凶戾，凝视着杨武，阴冷地说道：“不要欺骗我，不然的话，休怪我不顾念宾主一场的情义。”

对于背叛自己的人，钱万成绝对不会放过！这一点，杨武很清楚！

压抑住内心的犹豫，双眸镇定无比地凝视着钱万成，杨武强装镇定地说道：“董事长，我并不知道你口中所说的这一件事，究竟是哪一件事？不过，如果是说两家非法废品收购站出了状况的事情，我想我应该猜测到一些。刚才听你说话的语气，那人应该是第一废品收购站的贺东吧？”

钱万成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却并没有说话。

杨武继续说道：“董事长，刚才你和贺东说话的语气很冷静不像朋友，也不像是合作伙伴的语气，你愤怒得连手机都摔烂了，应该就是和他的合作出了一些问题。”

杨武一条一点地表达，没有半点紧张，也没有半点做作，目光炯炯有神，没有犹豫和迟疑，这也让钱万成逐渐地放下先前的怀疑。他点了点头，有些不着边际地说道：“杨武，如果你是全心为公司，以公司利益为一切行事目标，那该多好。可惜现在，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任你。”

钱万成也有自身的担忧，杨武和张勇乃是大学同学，而且俩人一直都有联系，互通信息，生性多疑的钱万成，自然不会轻易地完全相信杨武！或许，杨武选择和张勇完全断裂，他才能够获得钱万成完全地信任，才能够完全将最重要的事情交到他手里。

这一点，杨武自然很清楚，却也没有办法当真和张勇断绝关系。

相对于前事的发展，杨武觉得第三废品收购站未来的发展前景更加有吸引力，发展的方向更加宏远。在前事公司，杨武就算拼尽全力，最多也就只是一个总经理，想要坐上董事长的位置根本不可能。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虽然说有好几个股东，但真正掌握着前事生死的还是钱万成。按照钱万成的意愿，前事迟早交到钱少杰的手里，绝对不会传于外人！

然而，张勇那近乎是完美的企业策划书，一旦按部就班地实施下去，第三废

品收购站顺利地发展下去，杨武或许能够在十年之内成为一个千万富翁，成为一个大公司甚至大集团的董事。

闻言，杨武脸色有些黯然，微微躬身带着歉意说道：“董事长，张勇就算不是我的兄弟、朋友，也是我的同学。真想要断绝所有的关系，恐怕……”

杨武无论如何也不会和张勇走上对立面，背叛他，成为他的敌人！

还没有等杨武说完，钱万成收敛起脸上阴沉，摇了摇头说：“我理解，背叛兄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说这一句话的时候，钱万成脸上似乎弥漫着一阵追忆之色，好像曾经在他心里，也有一个值得让他卖命、放弃荣华富贵的兄弟。可钱万成的故事，又有谁会知道呢？感慨了一番，钱万成继续说道：“杨武，你先出去吧！先将珠海投资项目的事情完全地确定下来，做好做细。这个项目将来是公司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一定要弄好。”

闻言，杨武点了点头，淡笑着说道：“嗯，那董事长，我先出去了。”

走出了办公室的杨武，心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心里边好像有一块大石放了下来。面对钱万成这一个老狐狸，比起面对完全将一切都写在脸上、没有多少心计的钱少杰，需要花费的精力不知道多几倍。

眼角的余光透过透明的窗户，杨武望了望里边脸色一阵阵阴沉的，似乎想要吃人一般的钱万成，他的心里暗暗一笑，同时也为自己捏了一把汗。方才，要是他流露出任何一些破绽的话，钱万成可不会放过自己。

顿时，杨武快步地行走回自己的办公室，而后小心地左右观看了一番，立马就将房门关紧了。确定暂时不会有人过来找自己后，杨武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里边，平复了一下心情，摁下了张勇的电话号码。

花都区第三废品收购站。看到杨武的电话，张勇一笑，随即摁下了接听。

“喂，武子，是不是知道了？”还没有等杨武说话，张勇就问了出来。

在收到两家非法经营的废品收购站被工商局和公安局联手端掉的消息后，张勇就猜测到贺东一定会第一时间将信息告诉钱万成。杨武就在前事上班，而且身为投资项目的经理，自然很快收到消息。

杨武点了点头，脸色有些凝重地说道：“嗯。这一下子，钱万成可气得不轻啊！大勇，这一招你做得可真够狠！”

张勇神色一冷：“狠？相对于他想要置我于死地，我这只是自保而已。不是我死就是他亡，难道还要有什么留手吗？”

从钱少杰被判刑，钱万成联合贺东打击第三废品收购站就注定张勇和钱万成是死敌，根本就不可能和解！

杨武也没有在这一个问题上纠缠下去，询问道：“接下来你打算怎样做？”

收起了脸上的阴冷，张勇道：“一切按照我们之前商量的方案去实行。武子，你放心，现在两家非法的收购站被打掉，我们站里也恢复了运转，只要不出什么大问题，那就会这样运转下去了。”

“第三废品收购站有你坐镇，难道我还不放心吗？”杨武不无担忧地说道：“不过，大勇，你可是将钱万成得罪了。你要小心一点，千万不要出什么问题。”

“行了。武子，什么时候你也变成一个八婆一般，唠唠叨叨了。”心里虽然这样说着，张勇心里却感觉到温暖：“钱万成可不是什么愚蠢的人，在这一个节骨眼之上，应该不会有动作。现在，两家非法收购站被端掉，真要罚款的话可不轻。不过，这不是重点……”

似乎感觉到张勇话中有话，杨武不由震撼地询问道：“嗯？你居然还想要趁着这一个机会打击前事公司？”

张勇也没有什么忌讳，笑道：“这一次，只要工商局和公安局顺着线索摸索下去，就能够查到第一废品收购站，为了自保，我想贺东应该会将钱万成招出来。到时候，前事公司就麻烦了。”

只要贺东将钱万成是两家非法收购站的幕后老板的身份曝光出来，前事就要面临诸多压力。舆论压力、法律压力，到时候恐怕真的如张勇所说，影响到前事的上市计划了。

张勇神秘地一笑：“能不能够，那就要看贺东怎样做了。”

如果贺东不找钱万成算账，或者钱万成用一些钱打发贺东的话，或许张勇的计划，还真的不可能实现了。

杨武脑海之中不断地回旋着张勇方才的一句话，揣测出其中隐藏着的意思。从来，张勇都不会做一些没有把握的事情，现在张勇想要打断前事的上市计划，那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真让他做到的话，蚂蚁就撼动了大象，将会在广州市金融界创造出一个前无古人的商业奇迹。

不过，杨武也知道，就算贺东真将一切都招供出来，钱万成也一定会有办法解决接下来的危机，不然刚才也不会和贺东闹翻。

钱万成究竟有什么办法应对这一个危机呢？张勇究竟又想要用什么办法，让前事的上市计划完全地搁置下来呢？无论杨武怎样想，都没有想出一个所以然来。珠海投资项目，在如今前事遭遇多重波折，花都区宜尚雅居建筑项目被搁置的情况之下，那可是前事的重要投资项目，绝对不能够马虎。而且，这也关乎杨武在前事的前途，一旦他弄好这一个投资项目的话，钱万成一定会更加器重他，他在前事的地位也就变得越加稳固了。

只要在前事的地位巩固，杨武才能够组建自己的班底，为未来跳槽做准备。

就在杨武离开后，钱万成将刘杰叫到了办公室。

“什么？董事长，怎么可能呢？两家废品收购站运营了一个多月，而且贺东不是说自己在工商局有不弱的关系网，能够保证两家废品收购站的运营吗？现在为什么会这样？”一惊之下，刘杰满脸疑惑，不由开口询问道。

钱万成说：“刘杰，先前你和贺东签订的合同当中，没有提到利用第一废品收购站的名义，开设另外两家废品收购站吧？”

拍了拍胸膛，刘杰信心十足地说道：“董事长，你放心，我刘杰办事，你也知道……”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到现在，刘杰一直都跟随在钱万成的左右，兢兢业业，为前事也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说起话来自然也有底气了。

钱万成道：“我就是知道你做事，不然也不会多问你了。”

刘杰带着几分尴尬一笑，但也没有任何辩驳，毕竟他也知道真要论办事能力的话，怎么都不可能和从中山大学金融系毕业的杨武相比。真要比的话，杨武比他更加适合坐上副总经理的位置，然而钱万成却没有让杨武升上来，反而让业绩平淡的刘杰升上去。

可是，为什么刘杰比杨武更让钱万成器重呢？这一点，刘杰自身也知道。当初公司说要选择经理升迁，代替钱少杰的副总经理位置的时候，同事都认为，杨武的机会比刘杰要大很多。杨武的交际手段，还有商业触觉，前事的员工都看在眼里，而且杨武晋升的呼声也是最高！按理来说，前事的副总经理位置，

就应该由杨武胜任！

然而，最后却是刘杰上位，是他的办事能力？或者是他对公司的奉献？刘杰知道，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

望着直来直往的刘杰，钱万成说道：“杨武的办事能力和商业触觉，比你都要好上不少，然而我却更加器重你，不是因为你进入到我前事的时间长，更不是你能赚多大的钱，而是你对前事绝对的忠诚。这一点，我钱万成是看得出来的，几个股东都看得出来。”

钱万成就是看重了刘杰的忠诚度！正是这一点，钱万成让完全忠诚于前事的刘杰一步登天成为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

钱万成认为，为公司赚钱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还是要对公司忠诚，完全地忠诚于公司，不能有半点异心，而杨武不愿意为了公司的利益，放弃和张勇之间的友谊，多少让钱万成心里有些芥蒂。

这样一来，杨武才能够在之前副总经理的争夺之中胜出。

闻言，刘杰满脸忠诚地说道：“董事长，能够成为你的下属，我刘杰感到万分荣幸！我愿意为董事长鞠躬尽瘁、肝脑涂地、粉身碎骨、赴汤蹈火。”

望着激动的刘杰，钱万成摇了摇头道：“行了，如果杨武不是和张勇是铁哥们，或许在少杰出事之后，我早就升他为副总经理了。”

刘杰眸子之中似乎有一阵冷意闪烁而过，然而脸上却没有表露半分，反而点头赞同说道：“确实，杨武在进入我们前事这两年来，兢兢业业，为我们公司取得了不少的业绩，足以让他坐上副总经理的位置了。”

虽然话这样说，但刘杰早就对杨武有意见，如果有机会的话，刘杰绝对不介意将杨武往死里睬！

说到这里，刘杰话语陡然一转，告密道：“董事长，你不要说我挑拨离间，之前我收集到一些关于第三废品收购站的资料，杨武和张勇有着不寻常的关系，甚至第三废品收购站开张营业仪式，杨武也去了……”

在收集张勇和第三收购站的信息时，刘杰自然也收集到了一些关于杨武的信息了。不过，他们却不知道杨武也是第三废品收购站的股东，在张勇的崛起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知道的话，杨武早就被炒鱿鱼了！

幸好，张勇的第三废品收购站一直都对外宣称，张勇和方怡是老板，杨武和

崔建平俩人只是作为隐形股东而已。

“这些我都知道，不要多说了。”

摇了摇头，钱万成眸子一阵寒光闪烁而过，阴冷地说道：“这一次我们栽在张勇的手里了，不是我们的关系网不够厚，只是在花都区张勇和方怡俩人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实在是错综复杂。之前，是我太急功近利才会出错，让张勇有机可乘。不过，这一次我们绝对不能够让事情牵扯到我们前事身上。不然的话就麻烦了。”

这一件事情的严重性，在前几次工商局派人调查的时候，钱万成就已经意识到了。幸好他早就有准备，让第一废品收购站的贺东有口难辩。

闻言，刘杰笑道：“董事长，你放心，这一次就算有贺东指证我们，在没有实质性证据之下，公安局和工商局也奈何不了我们。”

望着自信满满的刘杰，钱万成点了点头，却还是有些担心：“这个我倒不担心，只是我担心这一件事情对前事的发展有影响。”

钱万成总感觉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如果真的损失这一百万，就能够断绝一切不利的话，他也忍了。但是，他最怕的就是这一百万出去，却换来了前事的波动，影响到上司的计划，那就不好了。

张勇真的会这样放过他吗？钱万成自然知道自己想要弄死张勇，弄死第三废品收购站，张勇怎么可能会轻易地放过他呢？不过，钱万成暂时却想不到张勇还会有什么办法对付他。

刘杰自信地说道：“董事长，只要这一件事情无法牵连到我们，前事上市的计划一定不会再有任何障碍。到时候，想要弄垮一个小小的第三废品收购站，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望着信心满满的刘杰，钱万成却还是无法放松下来。他真的担心前事上市的事情再次受到影响，上一次钱少杰蓄意伤人事件的影响，杨斌被捉，导致宜尚雅居建筑项目的证件审核被无限期拖延，前事的上市计划都被拖延了。最后，钱万成花费了数百万，从其中打点了一些关系，尽量化解了蓄意伤人案件的影响，让前事的上市程序继续运转下去。

按照钱万成的推测，最多一个月左右证监会会有消息下来。现在，又出现了非法投资的事情，钱万成担心前事的上市将会完全被搁浅。

钱万成摇了摇头，吩咐道：“行，你先下去吧！”

钱万成再次陷入到了沉思当中，思量着接下来可能会遭遇什么困难，张勇可能会下什么狠手。

一阵阵沉重、压抑的气氛在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办公室弥漫开来。

张勇在和杨武俩人挂掉了电话之后，想了想，摁下了还在第一废品收购站蹲守的喜子的电话。

“大勇哥，现在贺东没有什么动静。不过，刚才和钱万成吵了一架，好像很生气，摔了不少东西。”

听到喜子的话后，张勇觉得有戏，连忙吩咐道：“喜子，等一下你叫一辆的士，如果贺东前往广州找钱万成的话，你就在下边，打电话通知记者，告诉他们这一起新闻。”

闻言，喜子一愣，疑惑地说道：“大勇哥，那我应该怎样说才能够让那些记者到前事？”

张勇微微一想，随即笑道：“你就说，上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牵涉一件非法恶意投资，违法操纵上市，那些记者一定很有心思想要知道，前事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勇断定，那些记者在收到消息后，就算不确定，那也一定会过来查探一番，至于究竟能够捞到什么资料，那就要看这些记者的表现了。

“嗯，知道了。”虽然喜子有些不明白张勇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既然张勇吩咐到，他自然照做了。

正如张勇所想的，贺东接连打了几个电话给钱万成，对方都不接，完全想要划清界限，甚至关了电话。这让贺东很是愤怒，摔坏了书桌上的几个装饰品。

钱万成这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态度，让贺东十分愤怒。想了想，贺东觉得，他不但面临着巨额的罚款，甚至可能会有牢狱之灾。越是想下去，贺东就越是觉得愤怒，这样绝对不划算，最后他决定开车前往广州市。

既然钱万成不接听电话，那他就直接到前事找钱万成面对面说清楚。

两家非法废品收购站那可是钱万成一手促成，现在同时被公安局工商局查

处，绝对不可能让他独自一人扛下来。非法经营，虽然不至于坐牢，但也绝对不是一般的民事案件，罚款可不低。

这件事贺东绝对不会一个人扛下来，就算死，也一定要拖着钱万成一起死。合同上可是写明白了，前事公司和他第一废品收购站是合作关系。既然是合作关系的话，现在出事，那自然需要两者共同承担才算公平！

随着贺东驾车走出了第一废品收购站，喜子在租的那一辆的士也刚刚到，于是一路开车跟随。

贺东似乎真的直奔天河新城，前往前事找钱万成算账了。

看到贺东的车在距离前事所在的大厦门前停下来，喜子心里对张勇真的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要找你们钱万成董事长。”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门口前台，满脸横肉的贺东，一上来，就径直地吆喝道。

五大三粗的贺东，加上脖子上挂着的一串粗大的金项链，就好像黑社会老大。

被贺东这样一阵吆喝，那个前台清秀的女孩脸色惊变，壮着胆走上前，望着浑身粗鲁的贺东硬着头皮问道：“先生，请问您贵姓，有没有预约呢？”

贺东根本就没有理会他，径直走向了前事的公司内部，直奔董事长办公室而去。虽然贺东并没有来过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但这里的格局一目了然，大约也能够推测到钱万成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

“先生，你不能够这样，我们董事长在开会……”

跟随在贺东身后的女孩根本就不敢伸手拦阻贺东，贺东要是一撞下来的话，她可就惨了。

远远地看到董事长办公室的招牌，贺东甚至连门都没有敲，就走了进去。

推开门，看到钱万成和刘杰两个人正对着一份合同似乎在商量着什么，贺东那粗犷的脸上充满了怒色，冷嘲热讽地说道：“钱董事长，你可让我贺东好找啊！”

钱万成微微地挥了挥手，脸色阴冷地望着毫无礼貌的贺东道：“贺老板，我不是和你说得很清楚了吗？我们前事投资第一废品收购站，但不代表我们就要承担非法经营收购站的处罚啊！或者说，贺老板这一次前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投

资项目……”

“钱董事长，你还真说得轻松，居然好像完全不关你的事一样。”

贺东厉声说道：“钱董事长，我们之前可是签订了合作合同，上边说明了我们第一废品收购站和你们前事互惠互利，共同进退。现在，两家废品收购站被工商局和公安局查处，难道你打算让我独自扛下来？”

钱万成皮笑肉不笑，阴险无比。

贺东却继续沉声地说道：“钱董事长，你一脚就想要将我踢开，这好像不合规矩吧？”

钱万成阴冷地说道：“贺老板，你私自开设两家废品收购站，和前事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这是不是找错对象了？如果你是来前事和我商量投资的事情，那我前事还欢迎你，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请回吧！”

钱万成既然打算不承认，加上合同之上也没有说关于开设两家废品收购站的事情，自然不会将这件事情包揽上身了。

“钱万成，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不关你事？什么找错对象？”闻言，贺东似乎也察觉有些不对劲，然而如今合同在手，他可没有什么畏惧：“之前，可是你自己到站里找我，商量合作的。现在出事了，就想明哲保身撇开我吗？”

合作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两者是合作关系，就算钱万成想要抵赖，那也不可能。

望着满脸愤怒，脸色似乎有些扭曲的贺东，钱万成阴冷地一笑，根本就不打算理会他。

这个时候，刘杰站了起来，说道：“贺老板，你这话可就有点不对了。什么明哲保身？这可不能够乱说。我们董事长可没有找你商量过私自开设非法收购站的事情，你现在出事了，居然这样恶言相向，这就是一个客人的态度吗？”

对于合作合同上面的内容，刘杰可清楚，当初在签订之前，他和贺东商量过，为了避免合同的合法性，没有将两家非法收购站写进去。现在，只要前事捉住了这一点，就算贺东想要怎样闹，也闹不到他们身上。

望着眼前翻脸不认人的两个人，贺东有些说不出话来了。这一刻，他也总算是明白过来，钱万成和刘杰两个人压根就想要和他撇清关系。

要我？哼！我贺东是什么人物，第一废品收购站能够屹立多年，难道就是一

个愣头青？心里愤怒地嘶吼了一声，贺东将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的合同取出来，摔在了钱万成的面前，沉声说道：“钱董事长，这可是我们之前签订的合作合同。里边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我们是合作关系，这些你不能够抵赖了吧？”

白纸黑字写明白，而且签名，手指印，甚至公章这些都有，贺东就不相信，钱万成等人还能够抵赖。

拿起了桌面上的合同文件，粗略地看了看其中的内容，钱万成随即将其摔回到了贺东的面前，冷笑道：“贺老板，合作合同上说明我们前事投资你们第一废品收购站，改善其中的设施，扩大经营范围。这一点，没有错。但我们什么时候允许你们第一废品收购站私自开设非法收购站了？”

被钱万成这样一问，贺东也终于明白什么地方出错了。顿时，他拿起了桌上的合同文件翻了翻，发觉真的没有关于开设两家收购店的任何条文。

在这个时候，贺东才想起，好像当初签订合同的时候，刘杰说过，为了保证合作合同的合法性，非法开设两家废品收购站的信息最好不要写在里边。当时，贺东想到钱都已经到手了，这些都不需要理会。

现在，他才真的意识到失算了！真的失算了！原来一切钱万成早就有打算。或许不出事的话，钱万成将会和他一直合作下去，但现在出事了，他就完全打算抵赖。

望着手里那形同虚设一样的合同，本来还雄赳赳的贺东，就好像斗败的公鸡，指着刘杰厉声地说道：“刘杰，你这混蛋！”

刘杰满脸经理人职业笑容，沉声说道：“贺老板，我们当初签订合作合同的事情，可明明说了要投资进入到你们的第一废品收购站。至于这一笔钱怎样运用，那就是你的事情，但我们必须把每一个月的分成都写在里边。合作合同里边，根本就没有写明开设分店的条文。”

刘杰的话语一出，让贺东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刘杰却似乎根本没有打算放过贺东，认真地说道：“贺老板，现在你们第一废品收购站私自开设分店，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现在我们前事还真的需要考虑一下，应不应该撤资，收回投资资金了。”

落井下石，这一块巨大的石头，能够将贺东和第一废品收购站压死。

贺东一阵惊讶，随即厉声说道：“钱万成，你们这样做也太不厚道了！你们

还有没有商业道德，居然想要这样摆弄我？哼，真惹急我了，我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贺东脸色蛮狠，似乎想要出手教训钱万成和刘杰。

钱万成望着怒火中烧想要发横的贺东，冷笑着说道：“贺老板，你自己也说了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难道你还想要威胁我们吗？”

真要动手的话，钱万成可不会怕贺东，要灭掉他，那绝对轻而易举。想要用暴力来威胁钱万成，简直是痴心妄想！

似乎也感觉到了钱万成的阴冷，贺东那愤怒的气焰似乎也下降了不少，咬牙切齿地说道：“钱万成，山不转水转，你不要让我捉住把柄，不然的话，我会让你好看的。”

贺东也知道，今天在钱万成的面前，讨不到任何好处，不过他也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有机会一定会弄死钱万成。

“随时恭候！”望着贺东气急败坏的身影，钱万成满脸阴冷笑容。

早在想要开设两家废品收购店的时候，钱万成就让刘杰查找过好些资料，知道这是违法的事情，钱万成怎么可能会不谨慎，不留一条后路给自己呢？钱万成的钱，怎么可能那么就容易就赚到呢？当初贺东从钱万成手里接过差额支票的时候，钱万成就想着要怎样才能够让他将吞下去的吐出来。既然不能够双赢，那就两败俱伤！

眸子一阵寒光闪烁而过，刘杰阴沉地说道：“董事长，这贺东好像想要对你不利。”

刘杰做出了一个先下手为强的手势，先前贺东一脸怒火中烧，来者不善，直接想要动手，接下来恐怕他会有些行动也说不定了。对于贺东这样的粗人，不需要多想就能够猜测到他接下来会有什么行为了。

“贺东只是一个大老粗，但不敢乱来。”钱万成可不认为，在天河区贺东还能够耍什么花样了。

此刻，满脸愤怒的贺东，走出了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大门。

这一次，他总算彻底地看清楚钱万成这一只大尾巴狼的真正面目了。和这样的人合作，贺东真的感觉到自己瞎了眼了。

不过，现在也就只能他自己承担下去了。谁叫他贺东不带眼识人！

贺东满脸愠色地走出了大厦，好几个闪光灯亮起，好几支长枪短炮瞬间对准贺东，让他一愣。

什么状况？

一愣之下，闪光灯再次响起，贺东总算回过神来。只见几个手里握着各式各样摄影器材的中年人围了上来。还没有等贺东开口询问，这些围上来的人群就已经发问了。

“贺先生，请问你是不是前事投资有限公司？”

“贺东先生，听说你在花都区设立的两家废品收购站的分站被端掉了，是不是真的？”

“贺东先生，听说你们两家废品收购站是你和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一起合作设立的？”

一个个充满针对性的问题，就这样从诸多记者的口中询问出来，各种各样的情况接踵而来，让贺东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

闪光灯不断地闪烁，愣住的贺东在听到了诸多问题之后，满脸横肉的脸上带着一抹有些狰狞的笑容，望了望围观上来的记者，他似乎捉住了一些想法，能够让钱万成和自己两败俱伤。

既然钱万成想要过桥抽板，不肯担负其中的责任，那大不了就和他鱼死网破。现在各大报社，各大媒体的记者都在这里，是一个揭露钱万成的好机会，一个让前事陷入麻烦、让钱万成身败名裂的机会！

一念之下，贺东那眸子一阵阴冷弥漫而上，脸上一笑，显得很有礼貌，很配合。

贺东点头说道：“第一废品收购站确实和前事有合作关系。而且，我们的合作关系，是建设在钱万成报复的基础上。”

贺东这一句话如同炸弹一般，在记者群之中引起了轰然波动，这绝对是爆炸性的新闻。

其中一个二十八九岁左右的青年举起手里的录音笔，靠在了贺东的嘴边问道：“贺东先生，那请问前事的董事长钱万成想要向谁报仇呢？”

“钱万成想要报复的对象，就是另一家废品收购站的老板张勇。之前，前事的副总经理钱少杰蓄意伤人想要袭击的就是张勇，之后阴谋暴露被判刑……”

贺东的口中，一个个关于钱万成、钱少杰的秘史，隐藏在合作背后的动机，都完全说了出来，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轰动。

显然在前来采访之前，记者都已经查找过一些资料，还有之前花都区两家非法经营的废品收购站的一些信息，才会认定前事和第一废品收购站牵扯到了非法经营事件中。

记者神通广大，然而却并不知道真正的内幕，现在贺东逐渐地将钱万成和他合作的内幕说了出来，自然造成了很大的声势。

衣冠楚楚的钱万成，居然是一个小人，甚至有些罔顾法纪。

随着贺东逐渐地曝料，记者一个个刁钻的问题询问出来，怒火中烧、一心就想拉着钱万成一起死的贺东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隐瞒。

贺东完全地被仇恨和愤怒蒙蔽了双眼，根本就没有想过，各大报社媒体的记者为什么会出现得这么突然，而且还掌握了这么多资料。如果贺东真的细心一些，就会发现其中的猫腻了。

随着贺东在大厦之前被诸多记者包围起来，不少人也因为看热闹向着这一边聚集而来。

人聚集得越来越多，保安通知了在大厦里的各个公司。

“不好了。董事长，贺东在大厦下边被记者采访，把不该说的都说出来了。”刘杰在收到消息后，跑到钱万成的办公室汇报道。

“什么？”还在办公室思量着该如何应对这一次危机的钱万成，脸色一阵惊变：“记者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收到消息赶过来呢？”

一瞬之间，钱万成就想到，两家非法经营的收购店早上九点多才被端掉，现在才十二点多将近一点，按理来说，记者根本就不可能那么快收到消息。

看来根本就不是意外，而是蓄谋已久！一念之下，钱万成就想到了贺东！

“难道贺东一早就想好了这一招？想要和我鱼死网破？”钱万成脑海闪过这样一个想法。想起了之前贺东临走的时候，说过既然钱万成让他不好过，他也不会让钱万成好过的狠话。一开始，钱万成还真的以为贺东也就只是说说，根本就不会有什么行动！现在，贺东居然召开了临时记者招待会！

这一招，完全地出乎钱万成的想象！如今，连各大媒体报社都加入到了非法经营收购站的事情，那情况可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望着满脸若有所思的钱万成，刘杰连忙询问道：“董事长，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

如今这个情况，对前事可是一个巨大的危机，处理不好的话，不要说上市，就算之前辛苦建立起来的名声都会毁于一旦，损失不可计量。虽说刘杰身为前事的副总经理，然而钱万成才是董事长，真正决定公司命运的人！

办法？难道直接站出来召开新闻招待会，澄清这件事情，然后收回第一废品收购站的投资资金，完全地和贺东撇清关系？然而，这个时候跳出去急着澄清，那其中必定有些猫腻，可是，如果现在不召开新闻招待会的话，让各大媒体各大报社完全地将今天对贺东的采访作为头条新闻，将会影响整个广州城。

默认，还是澄清，两者都没有什么好处。

思量了足足一刻钟，钱万成心里才拿定了主意，那犹豫的眼睛闪烁过一抹坚定，决定了破釜沉舟，尽力一拼。

钱万成沉声说道：“刘杰，你让公司的公关部门草拟一份发言稿，通知各大报社和媒体，下午四点的时候开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澄清和第一废品收购站合作的事情。”

衡量了其中的得失利弊，还有前事将会处于怎样的地位，钱万成才决定站出来，立即澄清这件事情，彻底地和第一废品收购站撇清所有的关系，甚至不惜从第一废品收购站撤资，将这件事情对于前事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现在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起上市更加重要了！

如今，钱万成一切都以前事的上市计划为先，只要前事能够顺利上市，一切都好商量！

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前事陷入了疯狂的运转，各种应急方案从几个项目经理的手里传递到了钱万成的办公室。

在两个小时内公关部门要整理好这一次贺东的发言稿有些困难。毕竟，他们对第一废品收购站开设分站的事情也就一知半解，想要弄一份言简意赅、直指事件要害的发言稿，还是有些麻烦。

贺东还在大厦下方被诸多记者采访，而前事公司在不断地运转。

在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大厦下的喜子，看到握着诸多长枪短炮、录音笔的新闻记者团团地将贺东包围，脸上弥漫着一丝笑容。

看了一会儿后，喜子从人群之中挤了出来，准备给张勇打电话了。

电话那边传来了张勇爽朗的声音：“喜子，是不是贺东出什么状况了？”

喜子汇报说：“现在，贺东在前事大厦的下方被记者采访。听贺东说出来的话，他好像和钱万成决裂了，盛怒之下完全将钱万成和他合作想要弄垮你的事情抖了出来！”

闻言，张勇拍了下桌子，欢喜地说道：“很好！”

感觉到张勇的高兴，喜子也憨厚地一笑：“大勇哥，还有什么吩咐吗？”

张勇笑道：“你现在可以回去了，有空请你喝酒。”

现在喜子连最关键的那一步都完成了，贺东和钱万成两个人都掉进了张勇的陷阱之中，一切就看证监会那一边的决定了，这个时候张勇觉得也没有必要跟踪钱万成或者贺东了。

放下了手里的电话，张勇脸上满是笑容，他相信，钱万成被这样一弄，前事想要继续走上市的程序，恐怕就困难了。

就算前事公司照常运转，经过这前后两次大事件，钱万成恐怕也没有什么精力对付张勇了。如今这一招让钱万成栽疼了，摔坏了，他才会知道害怕。

现在，张勇可没有多少心思再放在和第一废品收购站以及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斗争之上，他需要专心地搞好第三废品收购站。

张勇打开电脑，查看了最近的一些国家新闻，看了看钢铁价格的走势，一些可回收塑料的走势。现在收购站积累了不少废铁和塑料，小山一般高了，再过些日子是时候也该清理出去了。

现在这些废铁和塑料，比起之前回收的价格都要提升两毛钱成本，张勇自然也希望价格能够上去。价格提升，这是对张勇投资眼光的肯定，同时也决定了这一个可导向性收购计划究竟是否行得通。

下午四点，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就之前三个小时，前事的合作伙伴贺东诋毁前事投资的事情做出回应和澄清。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各大报社、各大媒体都收到了前事公关部的邀请电话，让他们派出记者前往。

贺东诋毁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这一件事情，轰动性实在太大了，各大报社和媒体都很重视这一条新闻。如今，他们都想要看看，面对着贺东的指责，前事究竟有什么回应。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会议中心，诸多记者等着钱万成现身。

四点钟，时针正踏在了这一个钟点之上，钱万成从会议中心门外推门而入，满脸和蔼笑容，和贺东之前口中所说的那一个歹毒阴险、狡猾奸诈的形象完全不相符合。

满脸笑容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媒体记者，看到他们脸上充满着渴望的神色，钱万成就知道，这些媒体报社的记者对他们陷入非法投资废品收购站的案件很在意。凭借前事在广州市的知名度，受到全城关注，那也很正常！

等得不耐烦的记者们迫不及待地举起了手里的长枪短炮，对准了钱万成，一声声快门快门摁下的声音，闪光灯不断地闪烁起来。甚至这个时候，记者朋友已经迫不及待地提出问题，希望钱万成能够解答。

“钱董事长，听说你们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这一次牵扯到了一宗非法经营的案子当中，请问可有这一件事情？”

“钱董事长，你们公司和花都区第一废品收购站是不是有合作合同在身，这一次贺东直言说非法经营，都是钱董事长你的主意，这些是不是真的？”

一个个刁钻的问题毫无顾忌地从记者口中问出来，让站在中央之处的钱万成心里一阵阵担心。这些问题，也实在太直接，太直白了！即便是这般，钱万成还是忍住了弥漫起的愤怒，依旧保持着和蔼的笑容。

钱万成走向了身前的麦克风，朗声说道：“各位新闻界的记者朋友们，请稍微安静一下，等我先把话说完大家再进行提问，好吗？”

随着麦克风将钱万成的声音传播出去，压过了先前提出问题的那些记者，回响在会议中。

望了望瞬间安静下来的会议中心，钱万成点了点头，随即满脸严肃，甚至有些激愤地说道：“诸位新闻界的记者朋友，相信之前你们已经收到消息，听到花都区第一废品收购站的站长贺东的言论，说我们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牵涉到了一宗非法行运营的违法案子当中。在这里，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微微地顿了顿，钱万成才沉声激愤地说道：“某些人发表的言论以及所说的

话，都是虚假的。说我们公司牵扯到了非法经营的案子当中，这是对我们公司的一种诽谤。我们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从来都是一个奉公守法、准时纳税的合法模范公司，绝对不会参与那些非法经营的勾当。”

“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公司，保留对第一废品收购站站长贺东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适当的时候，我们会向法院起诉，告贺东诽谤。”

望着满脸激愤、义正辞严发言的钱万成，诸多记者们脸色一阵阵变幻，好奇心都被挑逗起来，对于前事这一件事情就更加感兴趣。虽然钱万成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但这些记者们心里都有些底，自然不会就这样轻易地对钱万成改变看法。

毕竟，钱万成仅仅只是时隔三个小时，就召开这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这让这些记者们心里都有些明白，有一些事情就算钱万成不愿意去承认，不愿意触碰，那也绝对无法抵赖。

“钱董事长，贺东可是拿出了实质性的证据，说明你们前事投资进入到了第一废品收购站，两者可是合作关系……”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满腹疑惑地问道。

钱万成立马用自己经过麦克风处理的声音，完全地将其话语压制下去。

“这一位记者朋友说得没有错，我们前事和第一废品收购站确实建立了合作关系。之前，经过董事局的商量和考虑，我们前事决定接受花都区第一废品收购站贺东的合作请求，然后让项目部经历刘杰，带了一份修订好的合作意向书，还有一百万作为投资第一废品收购站的启动资金。”

钱万成完全就是顺水推舟，光明正大地承认了这一件事情。他微微地环顾了一下四周，随即继续说道：“虽然我们投资进入到了第一废品收购站，可合同之上并没有说我们前事要开设两家非法废品收购店。而这一点，我们没有在合作合同上提及，也是我们的疏忽。不过，私自开设废品收购站分站，那可是违法的事情，绝对不是我们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主意。”

再次微微地停顿了一下，钱万成继续激昂地说道：“或许，是贺东自身的主意，而且我们事前根本就不知道这一件事情。直到非法经营的两家废品收购站被查处，相关人员被逮捕，我们才收到消息。”

“对于贺东这样罔顾我们合作关系，利用我们公司投资进入的资金，开设非

法经营点，我们前事保留追究其民事诉讼的权利。针对这一次事件，我们前事准备要从第一废品收购站那里撤资，并且保留追究第一废品收购站的法律权利。诸位记者朋友，这些就是我想要说的话了，接下来你们有什么要提问，就尽管提问吧。”

坐在前排的一名三十多岁的记者举起手，钱万成伸手示意他站起来提问。

“钱董事长，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前事和第一废品收购站合作的究竟是什么项目？为什么合同之中没有详细地说明？这是不是像贺东所说的一样，是一个圈套，一个前事早就设定要对付某人的圈套？”

这个刁钻的问题，让钱万成心里一阵唐突，脸色也微微地一阵变幻，然而脸上严肃却并没有褪去，继续沉声说道：“你的问题问得好。我们设定这样一个合作合同，并没有说明确定的投资项目，还有资金的准备用途。这是我们前事对第一废品收购站的信任，这一笔资金让贺东掌控，投入到第一废品收购站的改造当中，改善其工作设施，改善工作环境这些，为我们赚取利润。”

说到这里，钱万成语气有些痛心疾首：“按照之前和贺东的接触和交流，我们对他是无条件的信任。况且，废品收购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前事之所以投资进去，就是看到它可观的未来发展前景。这一切，绝对不是贺东所说的那样是个圈套。”

最后，钱万成有些自我嘲讽地说道：“想必也没有人会花费上百万的投资资金，买一个非法经营的收购站吧？好了，下一个问题吧。”

上百万的投资资金，就这样打水漂，又怎么让他不心疼呢？

“钱董事长，之前贵公子钱少杰因为蓄意伤人罪被判刑，你是不是因此，而联合第一废品收购站，对花都区第三废品收购站进行打压，为儿子报仇呢？”记者提出来这样一个刁钻的问题。

这一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和这一次废品收购站的非法经营的事情没有关系，但贺东爆料说钱万成就是想要报复张勇。一时之间，会议中心所有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钱万成的身上，看看他怎样应付。

虽然问题很刁钻，幸好钱万成一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自然也没有什么手忙脚乱。

钱万成脸上充满镇定，沉声说道：“这位记者朋友，多谢你还关心贵子因为蓄意伤人那件获刑的事情。不过，这件事情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对前事也没有

什么影响，更加谈不上什么报复不报复的事情。下一个问题。”

又是一名记者从人群之中站了起来，发问道：“钱董事长，现在出了这样一档子事情，贵公司牵扯到非法经营案件。不知道贵公司对于自身上市的计划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这一次的问题，总算恢复了正常，要真是每一个问题都刁钻，钱万成可就无法淡定了。

闻言，钱万成笑道：“这一次事件，对于我们前事上市的计划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前事是一家形成了规模的大公司，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广州市的著名企业。况且，这一次事情本来就是空穴来风，影响不了我们前事投资有限公司。还是下一个问题吧。”

一个个问题询问出来，将近一个半小时时间的提问，似乎才让那些充满好奇心的记者停歇下来，新闻记者招待会足足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就是想要通过这些记者的笔和口，完全撇清和第一废品收购站贺东的关系，将两家非法经营的废品收购店的影响降到最低点，不影响前事上市的计划。

钱万成喝了一口水，看了看表，见已经六点了，随即笑道：“诸位记者朋友，想必大家想要询问的问题都问了，想要了解的情况也了解了。现在想必大家也饿了，我们公司在白天鹅定了几桌，请大家享用一个晚餐吧。”

随着钱万成的话语落下，新闻记者招待会也总算落下帷幕了。

望着诸多记者走出了会议中心，钱万成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同时松了一下自己的领带。

这个时候，刘杰立马端出了一杯泡好的茶递到了钱万成面前，道：“董事长，这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应该能够澄清我们前事和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关系，不会让它影响到前事的上市吧？”

钱万成抿了一口茶，摇了摇头：“恐怕难了。不过，人事已经尽了，能不能够达到我想要的效果，那就看天了。”

就在钱万成在会议中心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杨武打电话告诉了张勇这里的事情。

张勇不由得笑道：“这钱万成，果然不愧是老狐狸。居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想到了这样一个应对的策略。真不愧是生意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啊！”

仔细衡量之下，他也觉得立即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和贺东撇清关系，将一切责任都推到贺东的身上，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钱万成这一头老狐狸，又怎么可能会坐以待毙呢？

其实，张勇还真的希望钱万成不要那么快站出来，或者晚一些站出来，那才最合他的心意了。只要钱万成没有任何的举动，默认了贺东的指证，那就等于前事默认了这一件事情，到时候想澄清也没有那么容易了。

这一点，倒是让张勇对钱万成高看了一眼，知道真想要弄死这一个对手很困难。要是钱万成蠢一些的话，这一招就足以让他陷入举步维艰。

不过，就算不容易对付，那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钱万成已经被自己搞得焦头烂额，这一件事情带来的影响已经够他烦了，那么，钱万成还会和贺东合作吗？

望着远处的琶洲大轿车来车往，杨武抿了一口茶，随即笑道：“大勇，原来这就是你所谓的对策，果然够狠的！”

在看到贺东在大厦下方被各大报社媒体的记者拦截住进行采访的时候，杨武就猜测到，应该是张勇出手了。

就算钱万成最后能够处理好，这一件事情对于前事来说，那也绝对是个沉重的打击，声誉将会下降不少。

要是让杨武想的话，他还真的难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想到这样的办法。

有时候，杨武也不得不承认，张勇真如同当年导师称赞的那样，是一个为商业而生的奇才，金融界的明日之星！

闻言，张勇沉声说道：“武子，我也只是想出自保的办法。形势所迫，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如果钱万成不是这般逼迫张勇的话，或许张勇难以利用其错失狠狠地打击。

喝了一口水，将那些不开心放下，张勇笑道：“武子，现在好了，我们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危机暂时算是熬过去了。现在，就看看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之前提出的导向性废品收购方案能不能够获得成功了。”

只要这一个方案计划成功的话，未来第三废品收购站将会走出自己的特色，成为花都区的企业，那也并非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杨武笑道：“大勇，你的目光一直都很独到，这一次可不要走眼了。”

电话一边，杨武看了看表，发现都已经五点多，随即说道：“行了，我这里可多事情忙了，有什么新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新闻记者招待会也差不多要完成了，要是让钱万成看到自己和张勇聊电话那就惨了。

虽然前事投资公司和第一废品收购站之间的关系完全弄僵了，但第三废品收购站却没有任何风雨，依旧按部就班。

广州市的商业圈炸开一片，一些大报纸将前事和贺东合作的事情披露出来，甚至连两家非法经营的废品收购站也揭露出来，虽然没有明确地指明前事投资公司就是两家非法废品收购店的幕后老板，然而其中的暗示已经很清楚了。

合作合同没有写明白非法经营收购站的细节，但有一个如何改善第一废品收购站的设施设备的方案，加上贺东的陈述，种种证据都将矛头指向了钱万成和前事投资有限公司。

这一切，都是钱万成想要报复张勇引发的一系列违法事情，瞬间，引起了一场地震。

头条新闻，让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瞬间置身在了风口浪尖之上，声誉备受打击，甚至可以说一落千丈。

本来，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在广州市的商业圈里也算是有名的投资公司，然而钱少杰蓄意伤人案件和这次非法经营案子的披露出来，声誉一落千丈，差点毁于一旦。

之前想和前事投资公司有些接触的顾客，都有些打退堂鼓，准备观看一段时间再说。商人都不愿意将自己的资金投资进入到一个阴险狡诈、不顾公司利益、想要一报私仇的人身上。要是报道是真的，那他们的投资可就要打水漂了。

就在前事召开了新闻记者招待会的第三天下午，钱万成收到了证监会负责人打过来的电话，由于一些程序审核上的问题，上市计划暂时不予批准。

听到这个消息，钱万成瘫坐在椅子上，满脸不可置信的神色，先前他火急火燎地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就是想要撇清和贺东的关系，澄清两家非法经营的收购店和自己的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希望前事的上市计划不要受到影响。

然而，仅仅只是三天不到的时间，就完全打消了前事上市的可能。按照证监会负责人所作出的综合评估，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管理职能未能达到上市公司的要求，而且审核程序不完善，暂时不具备上市的基本条件。

数百万的投入换来了这样一句话，让钱万成愤怒无比，差一点将刚刚买回来的新手机摔了。

“贺东！”钱万成那近乎野兽咆哮一般的叫吼声，在办公室响起，连走廊的员工都听得清清楚楚。

如今，前事投资有限公司不能够顺利上市，钱万成将一切责任都堆在了贺东的身上，完全迁怒于贺东。如果不是贺东在诸多报社媒体前披露前事和第一废品收购站的合作关系以及非法经营的收购站被查处，公司一定能够顺利上市。

盛怒之下，钱万成根本没有意识到，从一开始，他处理这一件事情的方法就错了。如果他和贺东坐下来商量如何处理，继续合作的话，情况将会完全不一样。

可惜，一切都已成定局，无法改变了。这时候，钱万成恨透了贺东，想要杀他的心都有了。

虽然钱万成很想对贺东出手，但现在公司不获批准的事情一旦披露出去，势必会对公司造成不少的动荡，所以钱万成必须要未雨绸缪提前想好解决办法。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公司甚至可能会名誉扫地，甚至会破产。

不过，钱万成久经风雨，什么风浪没有见过，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打沉的。在平静了一小会儿后，钱万成立即召开紧急董事会议，商议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面对媒体的重大压力，如何处理前事和第一废品收购站的合作合同。

这一次，在危机面前，几个董事达成了一致想法，再次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提前公布公司这一年的投资收益，针对和第一废品收购站的问题控告贺东，收回投资资金。

现在，前事面临着危机，必须要强硬，只有众志成城，才可能支撑过去。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再次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自然有不少的记者、股东前来，想要看看前事会有什么新的举动。

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公布了未能上市的消息，瞬间引起了一阵阵轰动。之前，钱万成还信誓旦旦地说上市计划不会受到任何冲击，公司早就做好了随时上市的准备。如今，前事却一改往前，公布了自身上市审核没有

通过，自然是让在场的记者和投资者震惊了。

不过，随后钱万成公布了公司将近一年来的投资收益，还有一份简短的年终报告，让那些投资者眼前一亮，恢复了一些信心。

这一年来，虽然花都的宜尚雅居项目被搁浅，施工证件的审核不断地被拖延，但总体来说，投资收益还是很客观的。

随着新闻记者招待会的结束，前事未能顺利上市，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然而在年终投资收益的罗列之下，却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反而，在巨大的收益之下，不少先前还持着观望态度的投资者，也纷纷准备投资。前事的做法，倒是为自己赢回了不少的声誉，让一些投资者的信心也回来了，算是暂时缓解了危机。

虽然面对危机，公司的几个董事完全一条心处理整件事情，但钱万成知道，还有几个股东对他颇有意见。

毕竟，前事前后两次投资的失利，完全让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关危机，让有些股东对钱万成失去了信心。

不过，钱万成在前事投资有限公司拥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就算是其他股东想要争夺控制权也做不到。毕竟，股东也就那么几个，有两个在公司任职，而另外两个在其他的大公司任职，真想要架空钱万成也做不到。

如果公司能够顺利上市的话，这些股东还能够通过市场股份分散钱万成手里掌握的股份，然而现在公司未能够顺利上市，公司依旧还是钱万成的一言堂，自然没有人能够撼动钱万成董事长的地位。

对于几个股东心里的那些小九九，钱万成早就知道，心里却也不在意。而如今在前事的危机面前，他也只能按捺下对张勇的仇恨，处理好前事的危机再说。

一旦钱万成不处理好公司的事情，就算他拥有百分之五十的绝对主导地位，那也要被几个股东联名推下来。公司可是钱万成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他可不愿意就这样让出管理权，做一个挂着虚职的董事。

贺东回到花都，接下来的一连几天都被工商局“邀请”调查两家非法经营的废品收购站的事情。贺东很自觉地认罪，而且指证前事钱万成才是整件事件的幕后主使者，然而自身却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幸好贺东认罪态度还好，加上之前对花都区政府做过一些贡献，他不用负起

刑事责任，但需要交纳一大笔非法经营的罚款。

这一次，第一废品收购站由于非法经营的事情，贺东被罚款了五十万，加上之前投资进入到了两家废品收购店的几十万，贺东也损失了将近上百万了，和前事投资有限公司损失的上百万相差无几。

钱万成这一只大尾巴狼，想要利用人就笑脸相迎，一旦出什么状况，自身就撇得干干净净。虽然前事投资有限公司发出了通知，让贺东整理第一废品收购站的资产，他们准备收回之前投资进来的一百万资金，但贺东根本就没有理会，甚至扬言只要前事的人胆敢踏入第一废品收购站半步，他一定会让其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现在，贺东彻底地和钱万成翻脸了，根本就不准备有任何妥协，钱万成这个德行，绝对不会与他有第二次合作的机会。

这次，公安局和工商局的行动如此神秘，完全没有任何的征兆，准确快速地查处了两家非法收购站，让贺东明白他想要弄垮张勇和方怡是不可能的事情。

方怡和张勇可没有运用什么违法的手段，就算是真查起来也没有任何的错误。况且，一旦贺东真的罪了花都区政府某些官员，收购站真想要运营下去可就困难重重了。

思前想后，贺东也不敢对张勇和方怡做出什么报复的举动，只能够维持现在这样的状况。只要安安心心地经营第一废品收购站，不招惹别人的话，这上百万的损失，几年就会赚回来了。

前事投资有限公司的混乱和危机，第一废品收购站贺东的退让，丝毫都没有影响到张勇的第三废品收购站。如今第三废品收购站，自从废铁和塑料的收购价格提升之后，每一天都门庭若市，垃圾佬进进出出，隔一两天就送货物过来。第三废品收购站废铁和塑料的价格提升，虽然说会维持至少一个月，然而谁也不想错过这个赚钱的好机会。

废铁和塑料两种废品回收最多，也带动了其他类型的废品的收入。可以说，现在第三废品收购站欣欣向荣，稳定经营。

张勇一大早陪母亲喝了早茶，然后回到了第三废品收购站。看到一车车废品不断地进来，一边的厂房完全地被那些废铁和塑料两座小山占据，幸好厂房的高度足够，那些废铁才没有抵触到厂房的屋顶。

现在，废铁和塑料堆满了大半个厂房，再不运走的话，其他的废品就没有地

方摆放了。

张勇拿起了刚刚带过来的《广州日报》，之前，前事占据了足足三天的头条，可谓轰动广州一时，成了商界的一场爆炸性新闻。正如张勇所想的一般，前事的上市计划完全被终止，陷入到了麻烦之中。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今天的报纸已经没有提到前事的事情了，张勇想要找寻的新闻都没有，但新闻报道，高合成的塑料严重地影响地球环境，普通的塑料在焚烧的过程之中释放出的二恶英严重影响了地球的臭氧层，同时也提升了地球的气温。这样一来，不少城市都对塑料厂进行了生产检查，查处了一些黑作坊和一些违法经营的厂家，勒令一些厂家整改生产设施。

根据新闻报道和有关部门的调查，整个中国绝大部分的塑料都是有害塑料。望着报纸之中占据了一大版面的新闻，张勇眼睛不由得一亮，他有着一种明确的感觉，现在诸多厂家都需要调整，整理过滤和环保系统。这样一来，那势必会造就一些可循环回收利用的塑料价格提升。

这是个机会！可循环回收利用的塑料能不能赚一笔，那就要看这一次塑料的价格究竟会提升多少了。张勇没有再停留，登陆了百度，查询了一些关于塑料厂整改、完善过滤系统的新闻，发现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塑料生产大国和使用大国，国际的标准也获得了不少的提升。

这一点越发让张勇肯定，不需要多久，可循环回收利用的环保塑料回收价格应该会提升不少。

一直以来，张勇都相信自己的眼光，绝对不会有错。现在，似乎又一次证明了张勇的目光真的很不赖！

随后，张勇登录邮箱，发现腾龙塑料厂回收的塑料报价已经每斤上升了三毛钱。之前，张勇在废铁和可循环利用塑料的回收价格之上都提升了两毛钱一斤，虽然成本提升了，然而堆积了一大堆的货物，现在每斤都赚多了一毛钱。

虽然一毛钱看来很低，但现在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可循环回收利用的塑料，有数万斤，如同小山一般，这样，张勇在这一批货物上面，那可就相当于赚多了将近上万了，那可是一笔不少的利润。

不过，按照张勇自身的预算，真正赚多的不是这数万斤塑料，而是更加多的废铁，那些废铁可比起塑料要多好几倍。

如今，堆积在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废铁有五十多吨，成本虽然增加了，但整体而言，收购站也不会亏本，只是赚得少了一些。现在，广州市的房地产市场逐渐地回暖，张勇相信不久之后，废铁的价格将会提升，到时候才是张勇的机会。

就在张勇查看着塑料的提升价格，想着废铁未来什么时候会提升，电话铃声在这个时候也响起。

电话那一边，方怡干练的声音响起：“嗯！大勇，你有没有看新闻？”

“方姐，看来你是打电话向我报喜吧？”

一听方怡的问题，张勇就知道方怡看到了新闻和收购价格，知道塑料的收购价格提升，打电话过来报喜。会计出身的方怡，对于数目上的事情，可计算得清清楚楚。

“哈哈。”一笑之下，方怡不置可否：“大勇，按照现在的形势，可循环回收利用的环保型塑料应该还有几毛钱的提升价格。你不要那么着急做决定啊！”

虽然方怡没有多少生意触觉，但新闻报道出来，就算笨蛋也能够想得出来，环保型塑料的回收价格一定会还会提升。

张勇点头说道：“嗯！我也是这样想。所以，我这批货物准备再囤积一两个星期再放出去，到时候，单单是这一批货物，我们应该就能够赚万儿八千。”

作为一个商人，特别是一个有大志的商人，那就必须要有耐性，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等待了。现在张勇还在等待一个时机，一个可循环塑料价格提升的时机。只要价格继续提升，收购站自然能够狠狠地赚一笔，算是额外的收入。

闻言，方怡会心地一笑，赞道：“果然不愧是中山大学的高材生，一点就明白。看来是我多虑了，第三废品收购站恐怕比第二废品收购站兴旺。”

张勇那敏锐的商业触觉，还有富有创造性的投资计划，这些都让方怡耳目一新，看到了第三废品收购站以后会超越她和贺东的可能。然而，张勇却没有年轻人那一种狂傲，取得一些成绩之后不可一世。这样的男人，浑身上下都充满着致命的魅力，就算身为姐姐的方怡也不能不心动。

张勇笑道：“方姐，不要这样说。第二废品收购站，有小秦帮忙，不会出什么纰漏的。现在第三废品收购站，你也有股份，大家一起赚钱啊。”

方怡笑道：“这些钱，我可还准备要投资你未来的公司，那才叫赚大钱啊！”

等张勇真的成立公司，有第二和第三废品收购站作为支撑，发展一定会很迅

速。方怡相信，那一天很快就会到了。

“方姐，我开公司，你这股东怎么跑得掉呢？”满脸阳光笑容的张勇，似乎提醒说道：“方姐，晚上记得到我家，妈说今晚弄一桌好饭让你尝尝。”

方怡不时地都会到张勇的家里做客，唐雅雯会弄一桌可口美味的饭菜，为的就是制造张勇和方怡见面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日久生情，一步步地走到一起。

平时干练、不喜形于色的方怡此刻就好像是小女人一般，俏脸之上充满着恋爱女人应该拥有的暧昧和温暖。爱！方怡自己也不知道，她这是爱，还是喜欢。

看到张勇那一份企业策划书的计划，只要第三废品收购站不断地发展下去，不出两年的时间，张勇就有足够的资格和雄心设立环保资源有限公司，那才真叫做赚大钱。在张勇管理第二废品收购站的时候，方怡就知道他不是池中之物，一遇风云就会化龙冲天而起。

这一切，都说明方怡的眼光。如今，张勇在经营第三废品收购站，可不单单只是想要在废品收购行业上立足，更是为了以后成立环保资源投资公司做准备。只要张勇拥有足够的资金，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人脉，到时候就是组建公司，真正开始自己的雄图伟业，恢复张氏集团荣光的时候。

虽然方怡对张勇很有好感，甚至也想在唐雅雯的撮合之下和张勇走到一起，但她也清楚，张勇如今完全地将心思都放在了第三废品收购站上，根本就没有心思经营感情。

方怡心里已经打定主意，就算张勇拒绝她，她也要跟随着张勇的脚步，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看着他成功，方怡就会感觉到开心，感觉到幸福了。

爱情，并非一定非要得到，有时候在背后默默地支持，默默地付出，看到对方幸福，看到对方快乐，这也是一种爱！经历了和韩方臣婚姻，方怡可不是那一种非要得到的女人！

默默地支持张勇，伴随着他成功，一路走下去，她相信张勇一定会感受到她的爱，最后两人走到一起。

挂掉了方怡的电话后，张勇随后在网络上寻找了一些关于建筑钢材市场的一些资料和最近这半个多月的价格走势。随着广州市申请二〇一〇年亚运会成功，广州市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房地产行业不断地回暖，房价不断地提升，建筑行业也起死回生，市容市貌建设开展，各种资源的需求量都急剧地增加，诸

多建筑品的价格都获得了提升。

加上钢铁资源并非是可再生资源，随着铁矿开采成本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工成本也水涨船高，建筑钢材和一些钢铁模具的价格也逐渐地提升，更加多的钢铁铸造公司更加注重废弃钢铁的可循环回收利用，这样也导致废铁的回收价格缓缓地提升。之前一个多月，废铁的整体回收价格略微有所提升。

不过，这还不是张勇想要的目标价格，他并没有着急想要将堆积下来的废铁转让出去，他打算继续等待，等待着废铁继续提升收购价格的机会。

耐心！张勇从来都不会缺少，只要时机到达，废铁的收购价格应该还会有所提升，到时候一斤废铁的收购价格，稳定在两元左右，那才是张勇最想看到的。废铁价格提升到两元的话，张勇就能够从这十万斤废铁之中，狠狠地赚一笔了。

张勇查探了一些废铁的收购价格依旧维持在一元九角/斤，升降的趋势没有多少。不过，他也不着急，现在塑料的价格都已经提升三角了，废铁回收价格提升也是不远的事情了。

只要耐心地等待，那就有所转机！做生意，本来就不能够急功近利，只有守，守住了，那就是胜利，才能够在这一个行业之中获得成功。

面对着钱万成和贺东第一废品收购站联合起来的打击，第三废品收购站都能够坚挺过来，囤积货物这样的事情，那就更加不会击败张勇，击败第三废品收购站了。

之前第三废品收购站开始运营的时候，他们可还剩下数十万的固定资金，现在在废铁和塑料的囤积，让张勇逐渐地动用这些资金了。

如今，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固定资金，不断地转变成成为塑料和废铁囤积下来，张勇依旧耐心地等待，守下去，守到废铁回收价格提升的那一天。只要废铁收购价格提升上来，第三废品收购站就能够多赚一点了。

这一天，看到了新闻的杨武和崔建平也打电话过来，询问了张勇的打算。俩人知道张勇没有这么快打算将这一个月囤积下来的塑料放出去后，也没有多说什么。现在，第三废品收购站是张勇做主，张勇占据的股份也是最多，杨武和崔建平在平时也只是给一些意见，真正决定的还是张勇。

不过，将第三废品收购站交托在张勇的手里，杨武两人放心。张勇从来都不会做亏本的生意，运转下去的话，一定能够赚，而且是赚一大笔钱。

第十章

走投无路贺东投靠张勇，一不小心馅饼砸在头上

钱万成为了夹击张勇，当初不管不顾，通过贺东设立了两家回收站，都属于非法经营，被工商部门一锅端掉，损失惨重。钱万成落井下石，贺东成了替死鬼，要承担所有罚款。贺东走投无路，只得投靠张勇，请张勇帮他扳倒钱万成，并且允诺事成之后，可以接受张勇五十万投资，将他废品收购站的一半股权贱卖给张勇。天上掉下一块大馅饼，砸在张勇头上，可以料定，不出几年，张勇将会垄断花都区废品回收业，甚至覆盖广州物资回收行业，成为一个真正的“破烂王”。可是，这一切假如是一个阴谋呢？

就在张勇准备要下班回家的时候，熟悉的电话铃声响起了。

“牛焕群？”从桌面上拿过手机，看了看来电显示，张勇微微一愣，随即也摁下了接听。

“喂，你好！”电话的那一边，传来了一个厚重沙哑的声音：“张勇，老牛。”

牛焕群是腾龙塑料厂的采购部经理，平时就管理塑料原材料的回收和采购，张勇和他也就业务上的联系。这个时候牛焕群打电话过来，张勇不需要多猜测，就能够想到，一定是为了塑料而来。

如今诸多塑料厂被勒令整顿关门，腾龙在花都区可是最大的塑料厂，恐怕也遭遇了一些问题。

张勇满脸笑容地询问道：“嗯，牛经理，不知道那么晚给我电话，有什么事情吗？”

张勇倒想知道自己所想的，和牛焕群找自己谈的事情是不是一致。

牛焕群沙哑的声音说道：“这两个月都没有见你送塑料过来，就想打个电话

问一问，你什么时候送过来？”

张勇满脸笑容：“牛经理，我们这两个月废品收购站也收不到什么塑料。怎么？你们腾龙塑料货源紧张？你们可是花都区第一大塑料厂，应该也不差我们这些零星小货吧？”

这两个月，他还真没有送塑料到过腾龙塑料厂，牛焕群应该循例问一下，不过也有一个原因，腾龙货源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让张勇第三废品收购站补给。张勇自然不会告诉牛焕群，第三废品收购站囤积了一大堆的可循环回收利用的塑料了。

张勇倒是看看，腾龙的货源到底紧张到什么地步再说。

牛焕群笑道：“话可不是这样说，相信你也看到了新闻，现在塑料产业难做啊。幸好，现在我们塑料厂主打环保塑料，才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你那里有多少货？只要你们那里有货，我这边全部要了。”

张勇询问道：“当真全要了？”

牛焕群肯定道：“只要你们收购站有，我腾龙都吃下了。”

闻言，张勇想了想，随即说道：“几万斤吧！你们确定完全吃下？”

“哇！那么多？”牛焕群一脸震惊，随即压抑住了内心的喜悦，说道：“这样，你明天将那些货都送过来，行吗？我这边真的急需这一批货。”

顿时，张勇有些为难地说道：“牛经理，这个啊，恐怕有些困难了。”

张勇本来就想要持观望态度，没有打算那么快就将手头上的塑料卖出去。

以为张勇只是想要提升价格，牛焕群想了想，随即说道：“张勇，我们真是急着要这一批货源，过两个星期就要交货了。现在可循环型的塑料紧张，不然我也不会问你了。不如这样吧，价格方面，我在原来的价格上提升两毛钱。怎样？”

虽然价格很有诱惑力，但张勇没有立即答应下来：“牛经理，你也知道，虽然我是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站长，但也不是我能够完全做主。这一批货物，几个股东都想要看看情况再卖出去。不如这样吧，我今天晚上再问一下他们，明天给你回复行吗？”

这不是托词，张勇至少要询问一下方怡的意见，才能够将这些塑料放出去。

闻言，牛焕群也只能说：“张勇啊，希望你尽量周旋一下，我们腾龙真的很急需货源！不瞒你说，你手里的那些货可是我们腾龙的生死资源啊！麻烦你了。”

张勇笑道：“牛经理，我们两个都合作了那么久，难道还不知道吗？放心，

我说了明天给你答复，那就一定会明天给你答复。”

随后，张勇挂掉了牛焕群的电话，心里思量，在原来提升了三毛钱的价格之上，再提升两毛钱，那相当于第三废品收购站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再多赚一大笔了。这样一个数目，那可绝对不小啊！说实在的，在牛焕群的价格诱惑之下，张勇还真的有些心动了。

夜幕降临，新华镇也逐渐地开始了灯红酒绿的夜生活，街道上的广告灯，都完全地开启，好像一个不夜城。

推开了门，张勇就能够闻到一阵阵浓郁的饭菜香味扑鼻而来。

“大勇哥哥！”韩欣飞扑而来，伸手就要张勇抱抱。

“哎哟，我的小公主啊，你又重了不少啊！”伸手将韩欣抱了起来，张勇宠溺地说道：“你啊，肯定又偷吃零食了。”

这小公主虽然有些刁蛮，却是他们的开心果。

韩欣嘟着小嘴，娇声说道：“人家才没有偷吃零食，我妈咪说，我可是个大美女。”

闻言，张勇一笑走进大厅，看到方怡和唐雅雯都在忙活着开饭的事情了。

方怡简直就当这里是家了，如果不是这里没有房间，她巴不得住在这里了。住在这里的话，和张勇见面的时间多了，擦出火花的可能性就更加多了。

穿着围裙从厨房里边走出来的方怡，看到抱着韩欣的张勇，笑道：“大勇，怎么今天那么晚？刚才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不是说已经赶回来了吗？”

张勇笑道：“本来想早点走的。不过，刚出门的时候，牛焕群打了个电话过来，向我们要那一批塑料。”

“噢？下午的时候他也给了一个电话我，本来我想要等一下吃完饭再和你说的。”

按理牛焕群应该不知道第三废品收购站囤积了一批可循环回收利用的塑料，找上张勇，聊了那么久，而且是这个时候，显得不合理。

张勇倒没有想那么多，直接询问道：“方姐，你说我们该不该将货物送过去？牛焕群说了，只要我们全部送过去的话，能够在现在这一个价格之上再提升两毛钱。”

闻言，方怡一惊：“两毛钱？貌似挺诱惑的！”

再提升两毛钱的话，那提升的价格可就足足五毛钱了，六万多斤塑料，那可

就是多出三万多了。这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

张勇点了点头，分析道：“嗯。我听得出来，腾龙应该最近比较缺少货源，不然的话也不会打电话过来，询问一下我们有没有货了。现在牛焕群给我的价格，也许等几天也就是这个价格，我真的想要放货。”

平常的日子，腾龙不但不会询问，甚至送货的时候，还会压一下价，想要降低成本了，像今天这样不但不压价，还主动提升了价格，这就不寻常了。

方怡笑道：“你说得也没有错，放出去也没有什么问题，放不放，其实你决定就行了。反正，你决定怎样做，那就怎样做，我绝对支持你。”

对于方怡的支持，张勇不置可否，他知道，无论是亏是赚，方怡都绝对不会怪自己。

张勇点头说道：“不过，我觉得既然现在腾龙急缺货源，就算再将价格提升两毛钱，或许也行得通。”

想了想，方怡摇了摇头：“虽然这样也行，但现在你手上的那一批货对于腾龙来说，等于是一个大人情。我看，就按照牛焕群说的那个价格就行了，我们少赚几千元却能够更加巩固和腾龙之间的合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腾龙一直都是第二废品收购站和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合作伙伴，虽然有时候会压一下价，但总体而言，两家合作得很好。这个时候，张勇提价的话，可能会让腾龙对第三废品收购站产生一些偏见，到时候再合作对他们反而不利。

几千元做一个人情，而且能够换来更加巩固的合作关系，这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说，第三废品收购站也赚了。

点了点头，张勇说道：“那也是。行，等一下我再给杨武和建平个电话，听听他们的意见。”

望着越来越成熟的张勇，方怡对他的迷恋变得更浓郁了，隐约之间，她从张勇的身上好像看到了当年韩方臣的一丝影子。

“好了，你们都已经下班回到家了，还在聊工作上的事情，闷不闷啊？开饭了！”从厨房出来的唐雅雯看到方怡和张勇两人在聊着废品收购站的事情，随即笑道。

随后，张勇母子和方怡母女，就好像一家四口，场面非常温馨。

晚饭过后，歇了半小时，唐雅雯和韩欣看动漫电视，而张勇和方怡走出了阳台，准备打电话给崔建平和杨武。

眼角瞥到张勇和方怡俩人走出了阳台，唐雅雯脸上的笑容不由浓郁了几分。在她看来，这还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啊！

张勇拿着电话走到了一边，摁下了杨武的电话。

“大勇，怎么？我在看电影。”

下午的时候，张勇才打了电话过去，现在又打过来，杨武也知道应该有事情。这个时候，杨武和聂小圆正在看电影，似乎有些不耐烦。

“咦？张勇吗？”旁边聂小圆那柔软的声音传了过来。

张勇长话短说，杨武也不啰唆，直接说道：“行，你决定就是了。”

就在张勇打电话给杨武的时候，方怡也摁下了崔建平的电话。

崔建平放下了手里的文件，喝了一口水说道：“嗯，行。只要大勇觉得行，那就出。”

方怡点了点头：“那好，我这就告诉他吧！有空再联系。”

张勇望着满脸认真的方怡，瞬间转变成了女强人，似乎蕴藏着一种别样的韵味。女人的温柔，强韧的干练，完美地融合在方怡的身上，要说这样的女人，没有吸引张勇的地方，那绝对不可能！

就如同张勇那阳光笑容的致命诱惑一般，方怡别样的妩媚，对男人来说，那也充满着致命的诱惑。心神微微一阵恍惚之后，张勇也收回了有些凌乱的心。

“那我准备一下，明天下午让老黄和老梁俩人回站里，将货物给腾龙送过去。”

这样，张勇也就准备将这一批可循环回收利用的塑料送出去，转变成为资金了。

第二天，张勇一大早就回到了第三废品收购站了。

望了望又增加了不少的可循环回收利用的塑料，张勇满脸笑容，招呼着在忙活着收购的小周笑问道：“勇哥，有什么吩咐？”

张勇敲了一下小周的脑袋，笑道：“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了好像黑社会那样说话了？吩咐？下午两点左右，你安排一下，我会将那些塑料运送到腾龙。几万斤，可有你们搬了。”

好像小山一般的塑料堆，单单是看，张勇就觉得有些压力了，没有七八车根本运送不出去。

闻言，小周不由得一惊：“怎么？下午就出货？”

这一堆塑料堆放在厂房里都已经一个多月了，小周等人都有些习惯了，每天看着那如同小山一般的货物不断地堆积，也是一种享受。

张勇点了点头，肯定道：“嗯。下午出货，准备一下吧！”

张勇拍了拍小周的肩膀，然后就走回办公室了。小周也走到了刘全和杨耀祖俩人的身边，通知他们两个下午准备要搬运货物。

送货说简单挺简单，说困难也困难，单说将货物搬运上车，有序地堆放在一起，就是一项考验技术活的事情了，一般人还真难以做到。杨耀祖和刘全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培训，才算是掌握了如何将各种废品按照顺序堆放整齐，让货车能够尽量装载多的货物运送出去。

毕竟，每多运送一次，废品的成本就增加，利润就会减少。张勇是读过中山大学的高材生，自然知道节约成本了。当初在第二废品收购站，看到满目都是混乱的垃圾，堆放完全没有条理性，张勇就想出了一个方案实行下去。

回到办公室，张勇一边打开电脑，一边掏出兜里的手机，摁下了牛焕群的电话。

接到张勇的电话，牛焕群可开心了，笑道：“张勇，是不是有消息来了？”

现在腾龙很需要第三废品收购站的那一批货，牛焕群本来想十点钟之后，即使张勇不给电话他，他也会打过去。就算价格再贵一点，牛焕群也必须要拿下第三废品收购站手里的一批塑料，来维持腾龙的运转。

现在，牛焕群可到处扑货，不单是花都的三大废品收购站，就算周边的一些废品收购站，他们也打了电话过去。

张勇点了点头，笑道：“牛经理，昨天我们几个股东商量过了，既然你们腾龙急着需要这一批货，那我下午就让人送过去。”

闻言，牛焕群声音之中充满欢喜：“张勇，谢谢你了。你这一批货，真是我们腾龙的及时雨啊！放心，价格好商量，说吧，你要怎样的价格，只要我能够接受的话一定不会拒绝。”

这个时候，牛焕群很激动，真的是千感谢万感激了。

从牛焕群那激动的语气中，张勇自然能够听得出来，腾龙似乎已经做好了被宰的打算了。毕竟，现在是腾龙在求第三废品收购站，想要不被人宰，那都不可能。可是，张勇决定不打算再提价，那就不会再提价。

顿时，张勇笑了笑：“牛经理，就按照你昨天说的那一个价格，如何？”

牛焕群微微一愣，随即脸上充满喜悦之色：“敢情好啊！那就这个价格吧！”

牛焕群自然知道，张勇没有再提价，绝对是看在了他们的交情上，如果张勇真要提价，只要不是太过分，他们腾龙也只有应下来了。如今，张勇并没有提价，倒真让牛焕群对张勇越加有好感，决心要交这一个朋友。张勇这一份人情，也太大了！

只要和腾龙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等以后张勇真的成立自己的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也能够借助腾龙的关系接触更多厂家，或者废品收购店。

牛焕群爽快地说道：“我在办公室泡一壶好茶等你，呵呵！”

张勇笑道：“好啊！那我就先感谢牛经理了。”

挂了电话，张勇笑了笑，随即做好昨天剩余下来的报表，准备了一下今天下午塑料的送货单据。每一天的利润报表需要张勇去弄，而且收购价格的确定也需要张勇来决定。毕竟，这些都涉及第三废品收购站的核心，不是绝对信任的人，绝对不会让对方知道。

这几天，张勇打算寻找一个时间好好地计划一下，等将那些堆积如山的废铁全都送出去之后，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放松身心，让员工们开开心心，放松一下。

张勇一直都贯彻着一个宗旨，让员工开心，有归属感，才会促进公司的发展，让站里的战斗力变得更强，这样赚得也更多。

只有有归属感，才能让员工在公司遭遇危机的时候，会一心和公司共渡难关，而不是退缩。

六万多的货物，一共需要九到十车才能够完全地送完。张勇今天注定会很累。

“老黄、老梁，回来了？”刚刚走出了办公室，张勇就看到从车上走下来的两个人。

老黄疲惫地略带微笑接过了张勇递过来的烟，说道：“站里出货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够少得了我们？难不成，你们不需要用货车将货物送出去？”

老黄这好像是调侃一般的话语，让张勇等人不由得一笑。

张勇望了望那小山一般的塑料，说道：“我们还是赶紧装货吧，想要今天送完，那可有些困难啊！”

顿时，张勇和杨耀祖等人就利用工作时间，将那堆积如同小山一般的塑料，一步步地搬运到了车上。

就在张勇等人搬运着塑料的时候，熟悉的电话铃声又在厂房里响起了。望着来电显示，张勇不由得微微一惊。究竟会是谁？

电话的那一边，一道有些沉稳粗犷的声音响起：“是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张勇吗？”

张勇感觉好像有些熟悉，然而一时之间却想不出究竟是谁，顿时，心里充满疑惑地询问道：“请问你是哪位？”

那沉稳粗犷的声音响起：“我是第一废品收购站的贺东。”

“贺东？”在听到了张勇的声音之后，张勇心里就更加震惊了，惊讶之色写满脸上。难怪觉得这个声音熟悉而且陌生，原来当初在喜子给的录音那里听过。

这个时候，贺东找他究竟是什么事情呢？贺东和张勇可没有任何的交情，只能敌人。现在居然打电话过来，这算什么？

心里疑惑，张勇脸色瞬间冰冷下来，道：“贺老板找我有何贵干呢？”

贺东也听出了张勇的语气好像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随即赔笑道：“张勇，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不需要这样生分吧？”

“贺老板，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做废品收购的，但道不同不相为谋……”张勇可没有什么说的，想要挂电话了。

贺东沉声笑道：“张勇，话不可能这样说。正所谓生意场上没有绝对的朋友，也没有绝对的敌人。或许，我们之前是敌人，现在却是朋友，至少现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钱万成，如今变成了张勇和贺东两个人的共同敌人，贺东相信能够说服张勇和他合作，一起对付钱万成。如今，贺东也真的需要张勇的支持。

“合作？”闻言，张勇一笑：“贺老板，不知道我们还能够怎样合作呢？况且，钱万成是不是我的敌人，那又如何？”

虽然这样说，张勇心里却在疑惑着，贺东寻找他，究竟想要怎样合作呢？

闻言，贺东那厚重的声音再次说道：“张勇，那天在前事大厦为什么我一出来，就有记者上来，询问那两个非法收购站的事情？就算公安局、工商所，也没有那么快查询到我和前事就是背后的老板，无论是我还是钱万成，都不会轻易地将这一件事情捅出去，那样对我和他都没有任何的好处。”

虽然贺东并没有多少头脑，但却也不代表他不会不清楚自己掉入了张勇的圈套之中。当初张勇和他们为敌，他自然而然就联想到张勇身上。

闻言，张勇不否认，也不承认，冷笑道：“嗯？可那又怎样呢？”

贺东继续说道：“钱少杰之前差一点废掉你，你将他送了进去；钱万成想要通过投资我开设两家废品收购店，就是想要弄垮你为儿子报仇。也就只有你，才对钱万成有如此大的仇恨。”

张勇没有说话，他倒是想要听听，贺东还有什么要说了。

见到张勇不为所动，贺东继续说道：“现在，被你这样一弄，我的声誉毁于一旦，我现在就想要看看，张勇你有没有兴趣购买我手里第一废品收购站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

张勇一笑：“贺老板，恐怕你不是想要出售你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是想要说服我投资，和你一起经营第一废品收购站吧？”

出售第一废品收购站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能够以一百来万出手这个证件，然而一个月有好几万的利润，两年就能够回本，要说其他人一定会疯狂一般购买。但特种经营许可证，那是能卖的吗？

贺东做了这么多年的废品收购站，不会不懂得这一个道理，张勇断定，他恐怕是想要说服自己合作。

之前贺东被查处了两家非法的废品收购站，加上五十万的罚款，现在钱万成又想要撤资，贺东已经损失惨重，根本就没有打算将钱万成损失的那一百万拿出来，于是，前事投资公司对第一废品收购站展开了诉讼，运用法律的手段，想要贺东硬生生地吐出一百万，弥补他们的损失。

虽然张勇并没有跟踪贺东，但报纸上和行业里边也有传闻，所以他也很清楚。这个时候，贺东只是想要获得一笔资金支持。

贺东赞道：“张勇，不得不说，你确实是一块做生意的好材料，我心里确实这样想。现在第一废品收购站的状况，相信你也知道了。如果你能够投资进来的话，我不介意让出一半的股份，和你共同管理第一废品收购站。”

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对张勇来说，他甚至恨不得立即答应下来。不过，贺东如此爽快，其中必然隐藏着一些阴谋，张勇可不会在利益面前丧失所有的思想。

顿时，张勇询问道：“贺东，你当真舍得自己辛苦经营的第一废品收购站分

一半给人吗？”

张勇的询问似乎让贺东瞬间陷入了沉思当中，电话那边安静了下来。

见到贺东安静了下来，张勇也没有说话，停止了手里的工作，看看贺东究竟是怎样打算。

良久之后，贺东似乎想通了一样，声音之中带着几分无奈地说道：“张勇，就算我不愿意，然而现在情况是这样。如果能够获得你的支持，或许我和钱万成之间的这一场官司才有机会获胜。不然，等官司真的判下来，到时候我还要掏出一百万，那可就是我一半的身家了。如果收购站一半的经营权，能够换回击败钱万成，我觉得值得了。”

“确实也值得！不过，贺老板，容我考虑一下，等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如何？”

张勇想了想，还是决定不那么快下定论，说实在的，张勇有绝对的证据让钱万成为两家非法废品收购店的幕后老板的事件完全暴露出来，使贺东赢得这一场官司，甚至狠狠地敲钱万成一笔。

但张勇不得不谨慎，不能将钱万成往死里逼，钱万成真是要不择手段，想要报复张勇的话，一定会斩草除根。

当年，钱万成的名声就不是很好，他能够从财务公司一步步地建立起投资有限公司，手段自然不会简单，张勇不得不防范。

如果张勇不是有所顾忌，早在叫记者拦截贺东的时候，张勇就会让喜子将录音交到记者手里了。张勇没有那样做，就是要留一手，防患于未然。

现在，张勇还不打算让贺东知道，自己手里掌握着他们设立非法收购店的证据，是想要看看贺东究竟有多少诚意。

“行，那我等你好消息！”贺东也知道，张勇绝对不会立刻答应下来，就算他很着急，也唯有挂掉电话，等张勇考虑清楚再回复他。

第一废品收购站的一半股权，这可是一个香馍馍。不过，张勇并没有打算立即下结论，需要和方怡三人好好地商量一翻，权衡其中的利弊再决定。

这或许是他计划突飞猛进的一个机会，只要把握好的话，或许下一年就能够开设环保资源投资公司。

如果这真是一个机会，张勇真的不想要错过！

“大勇，车装好了，是不是该出发了？”就在张勇思量着的时候，门外老黄那沙哑的声音随即响起，将张勇从思绪之中带回来了。

“嗯，那出发吧！”

走出了办公室，望了望老黄，张勇说道：“你们先去腾龙，将这一车货送过去，等一下差不多的时候，我再过去。”

腾龙塑料厂。

一大部分循环型塑料都已经送了过来，现在都已经是下午接近6点了。

这已经是老黄和老梁第三趟前来腾龙了，这一次张勇直接开车前来，车子停靠在腾龙的办公大楼之外，走进了办公大楼，轻车熟路地寻找到了牛焕群的办公室。

腾龙塑料厂，张勇在这四年的时间里不知道来了多少次了，就算闭着眼睛，他也能够找到。

张勇轻轻地敲了几下门。

“进来！”门里边响起了牛焕群那略微有些沙哑的声音，张勇随即推开门，看到牛焕群正在泡茶。

牛焕群热情地招呼道：“来，张勇，试一试我从泰山带回来的大红袍。这可是顶级的大红袍，味道可好了！”

大红袍那固有的茶香味，徐徐地散发出来弥漫在空气之中，让人有着一一种心神舒爽的感觉。闻着那浓郁的茶香味，满脸阳光笑容的张勇礼貌地端起了其中一杯红褐色的茶水。

张勇先用鼻子仔细地嗅了嗅其中的茶香味，一阵阵浓郁的味道渗透进入到身体之中，感觉一阵爽快。

茶文化在中国由来已久，自小在父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就算号称时代先锋的张勇，对茶文化也有不少的了解。

微微地抿了一口，张勇仔细地品尝着茶香在口中回旋，感觉那属于茶的苦涩和甘甜。

据说，一些厉害的品茶师傅，只要茶水一入口，舌头一动，就能知道茶叶的年份和品种。

当然，张勇还没有到这样一个高深莫测的地步。这一小口茶水进入到口中，似乎好像融入了肌肤之中一般，一股浓郁的茶香伴进入到了身体深处，感觉到精神一振，变得清爽舒坦。

浓郁的茶香，甘醇的味道，这绝对是绝顶好茶。

“牛经理，当真是好茶啊！”张勇不由得说道，眼睛一阵阵发亮。虽然这些茶比不上之前父亲带回来的那些绝顶好茶，但也不失为好茶。牛焕群拿出这样的好茶来招待他，说明对方将他当成朋友了。

牛焕群也举起一杯茶，细细地品尝之后，笑道：“看来，张勇你也是一个懂茶之人。”

张勇有些不舍地将茶杯放下，然后笑道：“呵呵，牛经理，这大红袍是好茶，现在是第一口，等一下第三泡味道才真的会完全渗透出来。”

三泡之后的茶叶，虽然不是最浓厚，但也不会稀，最能够渗透出大红袍的精华。一般而言，张勇喜欢喝三泡和四泡的茶。

听到张勇赞自己的好茶，牛焕群满脸笑容地说道：“哈哈，早知道这样，我之前就应该和你聊一聊茶道了。”

之前，张勇只是第二废品收购站的管理员，就算方怡如何相信他，但在牛焕群的眼里，他依旧是一个打工仔，现在，张勇成了第三废品收购站的老板，身份和地位都不一样了，获得的待遇自然也不相同。

这些张勇自然清楚，然而却也无可厚非，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来吧，好好品尝一下这大红袍吧！”牛焕群再次举起手里的茶杯，满脸和煦笑容。

张勇也不客气，拿起了茶桌上的杯子，喝着牛焕群的大红袍，张勇脑海却浮现出了当初父亲教自己如何品尝茶的情景。那浑身流露着成年人的厚重，却有一股儒雅气息的父亲，有一副和张勇有七八分相似的容貌，他那充满信心的笑容，让人感觉他眉宇之间似乎掌握着一切。

张勇做人做生意的很多道理和原则，都是张合安教导的，在张勇的心里过世的父亲亦父亦友。

虽然想起了父亲，但张勇却没有表露出来，一边和牛焕群聊着，一边品着茶。

足足聊了半个小时，张勇随即笑道：“牛经理，这一次运送过来的可循环型塑料，总计是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五斤，按照你所说的价格，一元五角每斤，总价就是十万四千七百九十七元五角。”

十多万的货款，第三废品收购站至少能够赚到四万多。单纯可循环回收利用

的塑料，就赚了这样一笔，如果再加上其他的，或许这一个月至少有十五万的收入了。

这就是可导向性收购的好处，要么就不赚，一赚的话，至少能够多赚两三成。

闻言，牛焕群笑道：“在你来之前，我就让财务部的小张今天迟一点走，我们现在过去将货款核算一下，让他开支票给你。”

如今，牛焕群完全将张勇当成了朋友，爽快了不少。

随后，俩人就前往腾龙财务部，一切都顺利无比。

十万多元一张的现金支票拿在手里，张勇满脸都是阳光的笑容。这一刻，张勇也觉得牛焕群好像没有那么讨厌，至少对朋友不错，虽然有点势利眼。

而获得了这一大批货物的牛焕群，脸上也充满笑容。先前他还担心，这一个月的货源不足，无法完成提交的货量，造成厂里损失。现在张勇这一批可循环型塑料，不但这个月的货量完全有剩余，下一个月还会有一些存货，也不需要太着急。可以说，张勇这一批货，那就相当于一个人情，而且是一个大人情！

结算完，拿到崭新的现金支票的时候，天都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望着逐渐黑下来的天，牛焕群热情地说道：“张勇，该是吃饭的时候了。走吧，我们一起去吃一个便饭。”

要是之前，牛焕群根本就不会理会张勇，他走的话，那就走，根本就不会挽留。

闻言，张勇也没有客气，笑道：“牛经理，我刚才还在想，到底到什么地方吃饭。正好，那我们就一起去吃吧！”

随后，张勇和牛焕群开车前往新华边缘之地的富豪山庄。张勇没有提升塑料的收购价格，为了腾龙节省了上万元的成本费用。

回到家里，都已经将近十点了。当唐雅雯看到有些酒气的张勇从门外走进来，赶紧冲了一杯醒酒茶。

喝了醒酒茶，张勇洗了一个热水澡，随即倒了下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十一月份下旬的天，秋风萧瑟，就算是南国的广州，不少的树木也不断地飘落一片片发黄的枯叶，为过冬做好了。

树木飘落了无数的枯叶，张勇想今年的冬天应该会有些小冷。不过，就算是

大冷，张勇的心注定火火热热，无惧任何寒冷。

早上陪母亲到秀全公园做了一会儿晨练，然后在花都大酒店喝了早茶，张勇就回到了第三废品收购站。虽然说现在收购站上了轨道，不需要张勇也能够正常的运转，但张勇可不是那些大老板，只会指挥别人做事，只要是忙活的时候，他也会从办公室里边走出来，走上前线。

有些事情，张勇必须要亲力亲为做出表率。

走进了厂房里，看到脸上写满疲倦的杨耀祖等人聚在一起，张勇脑海闪过了一个主意，笑着说道：“这个星期六我打算放大家一天假，到时候站里组织一下，看看到什么地方玩。”

“好啊！”

“哈哈，老板万岁！”

闻言，大家脸上一阵欢喜，随即鼓掌赞同道。

昨天忙活了一整天，大家也累坏了，现在张勇的决定，让小周几个人兴高采烈，脸上的疲倦也瞬间冲散了。

叫喊声落下之后，杨耀祖似乎有些忍不住，问道：“老板，星期六，你打算带我们到哪里？能不能够透露一下啊？”

张勇笑着摇头说道：“这个我暂时也没有想好。到时候你们等通知就是了。我说过，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伸手推了推杨耀祖，小周笑着说道：“嘿嘿，只要我们听勇哥的安排，那一定没有错。你就不要那么多问题了，等通知吧。”

随后，张勇就走回了办公室，开始整理昨天的一些报表。

打开了电脑，看了看今天的最新收购价，张勇想要给方怡打个电话，但最后想一想，面对面说会更加妥当。

第二废品收购站，方怡的办公室里。

张勇敲门走进了方怡的办公室。望着满脸阳光笑容的张勇，手里处理着站里报表的方怡不由得一惊。

她根本就没有想到，张勇今天会过来找她。想到了昨天张勇将可循环回收利用的塑料运送到了腾龙，方怡笑道：“大勇，昨天你们送货可顺利？”

张勇微微环顾了一下，发现这半年来，方怡的办公室一点变化都没有。走了进来，张勇就好像回家一样，从桌面上拿出一个纸质塑料杯，倒了一杯水，说

道：“还行。不过累得可够呛，足足运送了半天，到了晚上才完全搞定。”

虽然昨天是累了一点，但不但顺利地送完货，而且和牛焕群之间关系也进展了不少，不再是之前纯粹的合作关系了，而是成了朋友。

喝了一口水，张勇一脸的凝重，他组织了一下语言，随即说道：“方姐，昨天贺东打电话给我，说想要商量一些合作的事情。”

方怡想了想，提醒道：“大勇，贺东那样的人，轻易不要合作。不然的话惹得一身麻烦。”

贺东这个人，贪小便宜，而且他不怎么会做生意，第一废品收购站在他的手里经营了好几年没有什么起色，要是贺东真的有生意头脑，状况也不会这样了。况且，倘若贺东真的有些头脑，也不会和钱万成合作，完全被钱万成牵着鼻子走。

和这样的人合作，要不就是坑他一把，要不就是被他连累。

张勇点了点头，认真地说道：“方姐，我也知道贺东这人不会做生意。不过，这一次他提出的合作条件，我却很感兴趣。如果一旦落实的话，那可能就会加快我企业策划书的计划。”

“这么好？”听到了张勇的话后，方怡眸子之中一阵阵精光闪烁而过，随即询问道：“贺东究竟是想要和你怎么合作，居然让你如此心动？”

张勇做生意有想法，却不缺乏耐心，为人也够谨慎，贺东提出来的条件，一定很吸引人。

张勇简短地将贺东想要合作的意思说了出来，方怡没有想到，贺东为了利用张勇赢得这一场官司的胜利，居然会开出这样的条件，那也实在太诱惑了，难怪张勇会心动了。

一惊之下，方怡随即陷入了沉思之中，似乎在思考贺东口中所说的合作对于张勇究竟有多少胜算。

如果真的如同张勇所说的一般，张勇和贺东联合在一起，可就相当于是垄断了整个花都区的废品收购行业了。这样的话，不要说张勇那企业策划书能够迅速上案，而且新成立的公司也一定能够迅速蓬勃地发展，不久之后，真的按照张勇计划的那样，上市也有可能。

可是，究竟有多少把握？这才是方怡现在最关心的事情。

一旦其中某一步被贺东算计，张勇那投资进入到第一废品收购站的资金就会

打水漂。想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方怡脸色也变得有些凝重，询问道：“大勇，你有多少把握能够帮助贺东打赢这一场官司？”

废品收购行业可是一个稳赚不赔的行业，一旦掌控了第一废品收购站的一半股份，那就等于掌握了一个赚钱的水龙头。在这一行立足了好几年的方怡，自然清楚，张勇也知道，宁愿冒险也想要投资进入到第一废品收购站，获取其中一半的股权。

“十分！”张勇自信满满地说道：“现在我掌握了钱万成和贺东之间合作的谈话内容，他们签订合同时候的录音，说明钱万成就是两家非法经营的收购店幕后老板，如果真的要出手的话，我有十足的把握让钱万成输掉这场官司。”

就连当初张勇也没有想到，喜子无意之间录下来的这些录音，居然能够派上这样一个用场，帮助他们有机会获得第一废品收购站的一半股权。这是意外之喜！

听到张勇的话后，方怡不由得一阵疑惑：“那为什么你当初不拿出来，让工商局和公安局的人一并调查？那样不是能够将贺东钱万成一网打尽吗？”

“如果当时让钱万成知道我拥有证据，而且是我将他往死里弄的话，那他要和我鱼死网破，最后吃亏的还是我。况且，现在我也没有打算真的呈上去作为法庭的证据，只是想要利用这录音和钱万成做一笔交易。”

当然，张勇也需要考虑一下，他究竟要不要亲自出面。一旦他出面的话，那可就将一切都暴露出来。通知记者，跟踪贺东……一切都会暴露出来，当真将钱万成彻底得罪了。

、 闻言，方怡继续询问道：“那你打算怎样操作？”

想了想，张勇对方怡也没有隐瞒，直接将自己心里初定的主意说了出来：“我不打算出面和钱万成交涉，我打算在和贺东签订合同之后，将录音交到贺东的手里，然后让贺东和钱万成协商。那样的话，我隐藏在身后，钱万成一定不会想到，这录音是我录下的。”

“好主意！”望着信心满满的张勇，方怡赞了一句后，眼神似乎有些变化，说道：“大勇，我好像感觉自己有些不认识你了。以前的你让人感觉很亲近，但现在我有一种感觉，你虽然依旧很阳光，但心里所想的很多我都不明白了。或许这就是成功之后，男人本性的表露吧。”

隐隐约约之间，方怡感觉到现在的张勇有种霸气外泄的感觉，在生意场上如

鱼得水，其实，方怡根本就没有想到，就在她决定借钱给张勇囤积螺纹钢的那一刻，就注定张勇将会完全摆脱她的控制范围，以一种她无法想象的速度成长了。

“方姐，我还是我啊！”望着若有所感的方怡道：“方姐，你永远都是我的姐姐，我永远都是你的弟弟，怎么会变呢？”

这个时候，方怡似乎有些精神恍惚一般，“我是你的姐姐，你是我的弟弟”，张勇的这句话，似乎在告诉方怡，他们两个人之间只有纯粹的姐弟之情，没有男女之爱，永远都不会跨越这一条界线。这一句话，让本来还以为有一丝希望的方怡，脑袋“嗡”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爆炸开来，差一点就昏过去了。

之前，方怡和唐雅雯的聊天，唐雅雯也说张勇应该对她有好感，只要他们能够走出一句话，未来就有走在一起的可能。这些天，唐雅雯隔三差五就叫方怡去吃饭，她也知道，这是唐雅雯为她制造机会。

一直以来，张勇都没有说什么，似乎默认了两个人之间的暧昧关系，两个人的关系介乎于姐弟之间，又好像恋人。这样一来，方怡自然认为张勇对自己也是有好感，未来一定有机会发展下去。可是，现在张勇无意之间的一句话，却完全地打断了方怡的思绪，完全地摧毁了她之前的努力！

难道，一切都是假的吗？难道我们真的就只能够是姐弟吗？一瞬之间，方怡双眸似乎有着泪花在弥漫，随时都要哭喊出来一般。

怎么？我之前不已经想好了吗？就算张勇不肯接受自己，就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吗？我不是要陪他走过未来的日子吗？我不是已经做好准备，做他身后那隐形的女人吗？为什么在听到这一句话后，还会心痛，很痛！

方怡脑海之中不断地回旋着一个个疑问，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张勇会这样说，也好像愣住一般，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这一刻，方怡整个人都好像空了，所有的希望都被抽空了，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些什么，接下来究竟想要怎样做，完全没有了任何的念想。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方怡根本不懂得怎样去面对！

方怡眼眶一阵湿润，泪水随时都会夺眶而出，然而眼神却空洞无比。

望着本来还有说有笑，脸上充满女强人干练笑容的方怡瞬间愣住，方勇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不过，在说出了那一句话的时候，张勇自身却好像有一种如获重赦的感觉。毕竟，一直以来，张勇都当她是最亲密的姐姐，他内心一早就想过，宁愿保持着纯洁的姐弟关系，也不想逾越那一层距离。

虽然没有经历过感情，但张勇知道，一旦感情变质的话，到时候他们就没有了现在这般的从容。

虽说张勇知道，就算恋爱了，方怡也绝对不会轻易地感情用事，但其中总会有一些东西会变质，张勇不想破坏两人之间纯洁。

况且，张勇的心里还有一个心结。这一个心结，他从来都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就算对母亲和亲如兄弟的崔建平和杨武也没有说过。张勇如今完全地将一切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管理第三废品收购站的身上，根本没有打算恋爱。他要恢复张氏集团的荣光，要让那个人知道，张勇还有翻身的机会！

还没有放下这一个心结之前，想要让张勇心里接受一个女人，那难度可无异于登天了。

“方姐，你怎么了？”虽然这一句话好像有些明知故问的感觉，但张勇还是满脸关切地问道。

闻言，脑袋完全空了的方怡，回过神来，望着满脸关切的张勇，随意地应了一声。方怡也意识到自己失态了，随即收敛起眼眶之中的泪珠，装作镇定地说道：“没有什么，只是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而已。”

虽然这样说，方怡却还是掩饰不了心里的伤心，强装镇定之下，也无法真正地平息悸动的心。

张勇似乎也感觉到心里微微地一疼，但他不能够后退，现在他对不起方怡，也不想拖延方怡的幸福，或许这样是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了。未来，张勇相信，方怡一定会明白，她也一定会寻找到真正属于她的幸福！

方怡的幸福，不是张勇，而张勇的幸福，他自己也迷茫，不敢触碰那心口之中最柔软的伤口。

“方姐，我准备星期六给第三废品收购站放一天假，你觉得我们组织他们到什么地方玩好？”张勇想要转移方怡的注意力。方怡是女强人，相信她一定能够很快恢复过来。

方怡逐渐地将眼睛里边的泪水收敛起来，平复了一下悸动的心情，语气却无法掩饰内心的伤心道：“芙蓉嶂吧，就在狮岭镇，开车来回也就四十分钟不到的路程。里边是省一级度假区，风景宜人，而且烧烤场、运动场、游泳池一应俱全。”

“好主意啊，现在的天气，秋高气爽，正好适合烧烤。”张勇不由得赞

成说道：“我来花都三年多了，都还没有好好地在花都玩玩。听说芙蓉嶂是省级生态区，是不是真的？”

“芙蓉嶂和王子山可以说是花都区两处山清水秀的地方。”方怡说话似乎也有些有气无力，悲伤溢于言表。方怡的心完全地被张勇刺痛了，还在纠结着、悲伤着，怎么会还有精力想其他？

望着好像瞬间疲倦下来的方怡，张勇心里暗暗地叹了一口气，识趣地说道：“方姐，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那我就先回站里了。”

这个时候，张勇可不敢多逗留下去，要是掀起了方怡的痛楚，他想要走都难了。

“嗯！那你先回去吧！”失神的方怡拿起了桌面上的文件夹，装作很认真地翻看着。方怡就是在装，装作和平常一样，她也不想张勇为她担心！

强忍着要表白的冲动，方怡就这样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份单恋的痛苦。这样的女人，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

见状，张勇缓步地走出了方怡的办公室。

望着张勇走出了办公室，方怡眼眶之中的泪水终于忍不住了，潺潺地留了下来，沾满了脸颊，湿润了手里的文件夹。

为什么？为什么明明给我机会，现在却收回去？方怡伸手轻轻地抹掉自己眼角的泪水。方怡是一个倔强的人，认定了，怎么可能会放弃？就算明明知道没有可能，方怡都要用自己的双手去扭转局面，去寻找机会，她就不相信自己不能吸引张勇。

对自己，方怡可有着绝对的信心，只要自己用一些手段，一定能够抓住张勇的心，到时候他们也许还能够走到一起。

可是，爱一个人，真心地爱一个人，又怎么忍心用手段去伤害他？爱一个人，那是恨不得用自己的心去呵护，倾尽自己的一切，都想要保护对方，根本就不会做一些伤害到对方的事情。

心情沉重的张勇，缓步地走出了气氛有些压抑悲伤的办公室，不由重重地松了一口气，从方怡的行为和言语之中，张勇自然知道她心里所想。

然而，张勇真不能接受这一份爱，不是因为方怡结婚，也不是因为方怡有了孩子，而是张勇自己的问题。既然不能够接受对方的爱，张勇也不想拖延方怡寻

找幸福的自由，拖延她的时间。

走出了第二废品收购站，张勇开车经过了辉煌钢材供应店，看到蹲在门口抽烟闷烟的胡万年，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和老胡吹牛皮了。

在第二废品收购站做管理员的时候，张勇可没有少和老胡吹牛皮、侃大炮了。现在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开设让张勇了不少的时间，甚至连和老胡这样的忘年交聊天都没有多少工夫了。

张勇那崭新的 EC8，很自然地开进了辉煌钢材供应店。

看到有车子进入店里，而且是一辆不错的车子，胡万年脸色一阵喜悦，随即丢掉了烟蒂，快步走到了帝豪车的面前打开车门。

“老板，是不是要……”还没有等胡万年的话语说完，当他看到从帝豪车里走出来的张勇，一愣。

“怎么？老胡，不认识我了？”张勇那标志性的阳光笑容弥漫开来。

“张勇？”满脸都是吃惊地望了望崭新的帝豪，然后再看看张勇，胡万年才确信眼前的人真是张勇。

顿时，胡万年满脸笑容地走上前，拍了张勇一下朗声说道：“好小子，现在居然都开二十多万的帝豪了，看来你真发大财了。”

虽然帝豪现在并不是名车，然而每一辆可都追求高配置车型，不然的话，也不会称之为帝豪了。胡万年不是很懂车，但也见过不少的车，自然一下子就能够看得出这车的价格不低了。

“行了，老胡，我有多少家底，你还不知道？什么赚大钱了，还不是老样子。”随即，张勇从兜里取出了一包大中华，抽出一支烟递到了胡万年的面前，笑道：“来吧，抽根烟吧！”

接过了张勇递过来的烟，胡万年笑道：“走，进去和我喝杯茶，和我好好地下一盘棋。你走了之后，很久没有人和我下棋了。”

之前在第二废品收购站工作的时候，张勇时不时地都会到辉煌钢材供应店和胡万年下一盘棋，虽然胡万年一直都是输多赢少，但两个人很开心。

如今，张勇开设了第三废品收购站，忙里忙外，将近半年多的时间都没有来辉煌钢材供应店坐了。

望着有些迫不及待的胡万年，张勇不由得笑道：“怎么，手痒了？”

胡万年其实并没有什么嗜好，但对于下棋还真的有些耐心，就算输多赢少都

不会动气。按照他的话，他老胡是有棋品的人，怎么会随便动气呢？

胡万年不置可否，拍了拍张勇的胸膛，连忙说道：“嗯，走吧！”

随后，张勇就和胡万年走进了辉煌钢材供应店的门店里边，摆开阵形，好生地和胡万年杀了一通。

“将！死棋！”

摆弄着棋子，张勇望着还有些反应不过来的胡万年，随即笑道：“老胡，棋艺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长进啊！我先赢一盘了。”

赢棋的时候，张勇和胡万年都喜欢逗一下对方，激起对方的斗志。

只有旗鼓相当，下棋才会有意思，不然的话，对方没有斗志，三下五除二就能够战胜，那有什么意思呢？

张勇和胡万年可不是在乎赢棋，而是享受下棋的时候那一种思想的运转，那一种掌握大局的欢喜。这才是他们男人喜欢象棋的原因。

“再来！”

胡万年并没有多说什么，摆开阵形再次厮杀起来。

和胡万年下棋，张勇全部身心都沉浸在象棋中，暂时忘却了方怡的一切，也忘却了烦恼，心神完全在象棋上，忘乎所以。

每一步，张勇都只想着如何走，才能够威胁到胡万年。这是他从应对钱万成以来，最为放松的一天。

“将，死棋！”

这一局，胡万年逮住了张勇的一个失误，瞬间就将张勇将死了。胡万年不由得得意地笑道：“小子，我看你还敢不敢说我的棋艺没有长进。哼，死棋了，咱们平手而已。”

胡万年那得瑟的模样，就好像小孩子赢了比赛一样，明知道没有奖品，依旧高兴地大叫。

望着得意笑着的胡万年，张勇笑道：“最后一盘决胜局！”

“来吧！”

望着全身心都投入的张勇，胡万年一笑，这时候，他才感觉到张勇依然是那个阳光青年，一切都毫不畏惧，完全地掌控着一切，对自己充满着信心。从张勇的身上，胡万年感受到青春的气息，他多想能够像张勇这般年轻，恢复当年的活力，当年的冲劲。可惜，他已经老了，心已经安定下来，不想要再拼搏了。

有时候，棋如人生，究竟应该怎样走，是掌控大局，还是成为棋子，抑或是身在局外，这些都蕴藏着不少做人的道理。

人，是好斗的，但却不能够被好斗支配自己的心，那样的话就会失去方向。想要真正掌控大局的人，就必须要有掌控天下的雄心，有细腻的心思，有前进的冲劲，有拼搏的勇敢，有牺牲的换取……只有这样一切才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胡万年一边思量着如何进攻，一边随口询问道：“大勇，最近在忙活什么？”

闻言，张勇随意地说道：“还能够忙活什么，不就是第三废品收购站的那些事情。幸好，现在站里的危机过去，逐渐地进入到轨道了，要不还真没有时间和你在这里下棋。”

棋子落下，张勇笑道：“老胡，将军抽车！”

一声之下，张勇的马狠狠地踏在了胡万年的车上。

“哎呀，怎么我就没有看到这一步？”

胡万年一阵懊悔，然而也没有办法，下棋不悔，也只能够说自己轻敌，没有看清楚形势。

顿时，胡万年没有多说什么，专心下棋，想要驳回劣势。

“将军！”一番厮杀之后，最后还是张勇险胜一步，将胡万年击败了。

望着杀成残局的棋子，胡万年无奈地摇头说道：“大勇，虽然几个月没见，但你的棋艺都没有丝毫退步，还真没有想到啊。”

“老胡，是你在让我而已。我们是半斤八两，能赢也只是侥幸而已。”张勇满脸笑容，随意地询问道：“最近生意怎样？广州市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建筑住宅项目不断地开设，你们的钢铁应该卖得不错啊。”

胡万年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还可以。现在不要说建筑工地，就算是一些私人房子也有不少，比之前多赚一点点。不过，怎样赚也不够你第三废品收购站的。”

和第二废品收购站做了好几年的邻居，胡万年也多少对废品收购行业有些了解，自然知道其中的利润空间不低。当然，真要比的话，胡万年知道和废品收购站真的没有什么可比性，两者的行业都不一样。

不过，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建筑钢材的贩卖和废品收购行业都是赚取其中的差额。

闻言，张勇笑道：“老胡，大家也只是想要有一口饭吃而已，你看我好，我看你好罢了，个中的辛苦也就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胡万年也不由感慨着说道：“说得也是啊。如果当初没有你劝说我的话，或许我还真的熬不到今天了。”

当初，真要退出的话，现在胡万年也不会像现在一般，赚了不少。

对张勇，胡万年是真心地感激！

“行了，不要再提当年了，真要想感谢我，那今天中午就请我吃饭吧。”张勇的话语也有点开玩笑的口吻。

胡万年并没有任何地推脱，笑着答应道：“敢情好啊！说吧，你想到哪里吃？要不，就椰林吧？”

这一顿饭，胡万年早就想要请了，现在张勇有时间，他当然想要请，也当是感激当初张勇对他的提醒。如果当初胡万年真的将辉煌钢材供应店转让出去，恐怕现在都赚不到这么多钱。这些，可以说都是张勇的功劳。

本来只是开玩笑的张勇，却没有料到胡万年居然当真，这一下他想要推脱也有些困难了。

从胡万年的口中，张勇也了解了不少现在建筑市场的行情，还有周边村庄的建筑情况。

最近半年，好几家房地产开发商开始兴建住宅项目，带动花都区的房地产行业。未来几年，花都区的房价，一定会飙升。

胡万年提醒张勇，真想买房子的话，赶紧趁现在房价还不算太贵时出手，到时候也许能够赚一笔。现在胡万年手里就有三套商品房了。

投资房地产这件事情，张勇也盘算着，但也没有那么快决定。

最近建筑钢材市场逐渐回暖，广州市的房地产市场也略微地有所提升，现在房价还算可以，要是再迟上个一年半载再购买房子的话，到时候房价可就要提升不知道多少了。

张勇上网查看了一下，花都区现在商品房的价格，基本都维持在每平方米三千元到五千元左右，现在花都区诸多楼盘开工，势必造成未来房价提升。

炒房子，或许这真的是一条很不错的路子。可是，张勇现在准备要投资第一废品收购站，之前建筑钢材市场的钱花去了不少，现在也就只是剩下六十多万，

加上这半年来每个月三万多的收入，那也只有八十多万而已。张勇还担心这一笔钱够不够，一旦不够还要贷款。

无论如何，张勇都想要掌握第一废品收购站一半股份，完成对花都区废品收购行业的垄断。想了想以后房地产的发展，张勇也觉得现在入手确实是好时机。可惜，现在有比房地产更吸引他的投资，他也只能按捺住心里的想法。

随后，张勇也查看了一下那今天废品收购的行情，二〇一〇年亚运城的建设，也开始进入到了选定的日程，促进了广州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对于建筑钢材的需求量也大了不少。现在，废铁的价格只是提升了一角，相比于张勇整体提升了二角的收购价格，还是少赚了一角。看到这样的价格，张勇并没有打算那么快就将厂房里那将近八十吨的废铁放出去。

张勇相信，不需要半个月的时间，这废铁的价格应该还会有所提升，至少能够多出三到五毛的利润。

塑料出手了，比起之前多赚了将近两万，这也让张勇更加有信心。到时候，废铁赚的可就比起可循环性塑料要多了。

熟悉的电话铃声响起，电话的震动声音从桌上传递过来。

“贺东？”望着贺东的来电显示，张勇微微地一惊，贺东越是着急，那就代表着他越有机会了。而且，就算贺东真设定了一个圈套想要让张勇钻进去，但他这样着急的心态却根本就不可能装出来。

这一点，张勇肯定。张勇摁下了电话，看看贺东想要说什么。

张勇听得出来，贺东似乎很想装作镇定，但也难以忍耐心里那一股着急劲儿。淡定一笑，张勇随即问道：“贺老板，这么有空打电话过来？”

被张勇这样一问，贺东有些忍不住，随即询问道：“张勇，你考虑清楚了没有？只要你能拿出五十万的资金投资进入到我们第三废品收购站，帮助我赢了和钱万成的官司，以后，我们一起合作管理好第一废品收购站。”

只要张勇答应下来，贺东就有把握能够把张勇这五十万掌控在手里，而第一废品收购站的一半股份，他也不会让张勇得到。之前，在钱万成的手里吃过一次暗亏，贺东也打算想要用隐晦的合同条文，暗中设置一些限制让张勇的投资在无形之中增加难度，这样他就能够从张勇的手里套到资金了。

五十万资金，虽然对于贺东面临着一百万的赔款缺口，有着不少差距，但他有把握让张勇好像踩进了一个黑洞不断地被他套取资金。张勇在建筑钢材市场，

那可是狠赚了数百万，加上现在第三废品收购站的运转，家产少说也有三百万以上。只要张勇真的被他套住的话，贺东有信心，能够将这一次的损失转嫁张勇的身上，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张勇丝毫没有着急，笑问道：“贺老板，你好像很着急啊！我不是说过两天再答复你吗？”

虽然投入五十万的投资资金就能拥有第一废品收购站一半的股份真的有诱惑，但他也绝对不会轻易下决定。贺东现在还饶有心思耍一些小手段，张勇怎么会让他算计到呢？

贺东想要套一下近乎：“张勇，再过一个星期，我和钱万成之间的官司就要开始庭外审议了，如果你真能有办法，让我赢得这一场官司的话，一切都好说。”

闻言，张勇心里一阵盘算，从刚才贺东所说的条件，他就知道对方心里想着下一个套让他跳进去。

毕竟，贺东也知道张勇和钱万成的一些恩怨，现在，前事投资公司拿着合作合同，白纸黑字证据充分，真要打官司的话，贺东是输定了。既然输定，那贺东就必须赔偿那一百万投资资金，只要张勇答应投资，那投资进来的五十万，贺东就打算用它来填补其中的空缺。

这样的办法，阴险的招数，是贺东绞尽脑汁才想出来的，自认为万无一失，胜券在握。

张勇一笑，不紧不慢地说道：“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放心，星期一我会答复你。也会让你有足够的证据获得这一场官司的胜利。到时候，我会草拟一份合同，和你一起商量一些合作的事情。”

贺东心里的那些小九九，难道张勇还不清楚？不过，这样的一个送上门的机会，张勇怎么会放弃呢？

闻言，贺东唯有说道：“张老板，合同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只要你答应合作，一切都好办。”见到张勇终于下套了，贺东虽然装作很无奈，然而心里却充满着欢喜，恨不得快点得到张勇手里的支票了。

张勇摇了摇头，随即说道：“不，既然你说知道我能够帮助你第一废品收购站赢得这一场官司，投资五十万进入到第一废品收购站，就拥有一半的股权。这样的话，那合同自然需要让我来草拟了，放心，我张勇做生意绝对不会像钱万成，过河拆桥。”

让贺东草拟合同，其中可不知道有多少陷阱，多少苛刻的条件限制，让他踩进去，真要签订的话，恐怕就难以获得第一废品收购站一半的股权了。

电话那一边，贺东故意沉思了一会儿，似乎无可奈何，朗声说道：“行，到时候星期一你拿着合同过来，只要我们双方都没有问题，你能够帮我解决官司麻烦的话，我之前所说的一切都好办。”

张勇一笑，随即点头说道：“行！那就这样说定了。”

“那我等你消息了。”

随后，张勇和贺东两个人都各自挂掉了电话。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难得的机会。只要拟好合同，准备好之前的录音，处理好第一废品收购站和钱万成之间的官司，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或者，这对于贺东来说是困难的事情，对掌控了实质性证据的张勇来说却简单无比。

这样的机会，张勇真的不想放弃，这是一个迅速发展壮大自身的机会，甚至让张勇看到一丝垄断整个花都区废品收购行业的契机。

第一废品收购站张勇有股份，加上第二废品收购站方怡的支持，还有第三废品收购站，可以说完全地覆盖了整个花都区，到时候利润的空间将会更加大了。这个诱惑太致命了，就算知道其中是一个圈套，也心甘情愿地跳下去！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而且这次投资虽然有风险，但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张勇决定实施下去。

张勇再也没有任何的停留，参考了一份标准的合作合同，然后一条条的草拟合作合同。

按照张勇自身的意愿，将一份合作合同编订好，到时候询问一下崔建平和方怡的意见，前往第一废品收购站签订合作合同。

这一次，张勇准备用个人的名义签订合作合同。一旦用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名义签订合同，到时候第一废品收购站出现什么问题，第三废品收购站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这可不是张勇想要看到的。

这一天，第三废品收购站正常运转，随着那些可循环型塑料被运送到腾龙之后，就剩下厂房里堆积如山的废铁了。小周等人忙里忙外，依旧有不少的垃圾佬送货过来，只是塑料的回收价格下降了一角，废铁的收购价格却并没有变化。

现在，张勇一天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不少，但望着那些数据，张勇却觉得很开心。

张勇开始草拟和贺东之间的合作合同了。虽然在第三废品收购站的时候，他已经找过一些标准的合作合同，修改了一下，然而几个小时根本就不可能完全地完善。

今天，张勇就必须完善这一份合同，将它弄得让自己满意，也让贺东满意，那样他才能够掌管第一废品收购站的一半股份。这一次的合作，可是能够让张勇的事业突飞猛进，甚至不需要两年的时间，就能够开设自己的环保资源有限公司，建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张勇在网上查询了一些资料，下载了另外的一份合同，参照其中的一些条款，修改其中的一些不相同的地方。足足一个多小时才完成了最后的修改，然后将这粗略的合作合同打印了出来。

这一份合作合同，张勇打算让崔建平看一看其中还有什么纰漏，再修改一下。

张勇来花都已经四年了，却没有出去游玩过，之前要还债，还要照顾母亲，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旅游。以前工作的时候，方怡组织站里旅游什么的，张勇都会自告奋勇地留下来，美其名曰要照看第二废品收购后站，其实是想要多拿一些加班费。

现在，张勇不但做了第三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母亲也康复过来，他也是时候放松一下自己了，有时候多去旅旅游，散散心，过青年人应该过的生活。

芙蓉嶂风光秀美，距离广州市中心仅仅一个小时车程，交通便捷，景区之内还有不少的名胜古迹，群山秀逸、松林叠翠，飞瀑流泉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绝对是旅游的好去处。

张勇想了想，还是决定给方怡打一个电话，告诉她带上韩欣一起去桂园烧烤场。开始，张勇还担心方怡会不接电话，或者会冷言相向。不过，方怡依旧是以前的态度，让张勇的心不由得放了下来。

已经是十一月下旬，广州是典型的亚热带气候，温和的阳光之下，绝对是旅游消遣的好时节。现在，大街上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人来人往，完全和炎夏没有多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大早，张勇开车前往广州接崔建平，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杨武因出差不能前往，但他的女朋友聂小圆却很踊跃参加。

“大勇，还挺准时的。”望着车里边满脸阳光笑容的张勇，站在路边等待的聂小圆，温柔地嫣然一笑。

张勇望着身穿一身秋装长裙，似乎经过精心打扮的聂小圆，笑道：“让女生等，那可不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嘿，要是杨武有你这样的时间观念，那就好了。”无意之间，聂小圆流露了一下自己的心扉，想要看看张勇有什么反应。言语之中的一些抱怨，隐藏着一些小暗示，也只有聂小圆这样的文化美女才会想得出来。

张勇淡笑着说道：“上车吧，我们现在还要赶回新华买烧烤材料呢。”

随后，聂小圆就坐在了张勇的副驾驶座之上，崔建平被拥挤到了后座。上车之后，聂小圆不经意间抚弄了一下自己秀发，眼睛的余光瞥了一下张勇。聂小圆多么希望张勇能够被她吸引住，然后表露爱意。可是，她也知道，那根本就不可能。

心里盘算了一下，聂小圆微微地偏过头，温柔地一笑道：“大勇，听说你出售了一些可循环性塑料，好像赚了不少啊。看来，你可真有做大老板的潜质！要是杨武，那可就不行了。”

聂小圆抬高张勇，就是想要套一下近乎。

张勇淡笑着说道：“呵呵，只是赚了一点点而已。什么大老板，差远了。杨武也不错，他也很有眼光，至少他追到你这一个大美女，就说明一切了。”

面对着张勇的取笑，聂小圆嫣然一笑：“人家才不是什么大美女，我宁愿做一个平凡的女人。”

一边专心地开着车，张勇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聂小圆说着话。

后座一直都没有怎么说话的崔建平，看到一身清新亮丽的聂小圆，听到两个人的话后，随即笑道：“小圆啊，你们是不是打算结婚了？”

张勇也笑道：“对啊，你们两个可要早一点通知我们。到时候准备一份大礼。”

闻言，聂小圆俏脸带着几分绯红，随即摇头说道：“杨武说了，等他打拼几年，真的稳定下来，再说结婚的事情。”

张勇开玩笑一般地说道：“有时候，有些意外是不能控制的。”

聂小圆似乎听得出张勇话语之中的玩笑，脸色绯红地说道：“我才不会让他那么早……”

说到一半的时候，聂小圆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说错了话，俏脸红得好像苹果一般，偏到了一边不再说话了。

崔建平好像反应慢了半拍，点头说道：“那也是，武子说得没有错。拼搏几年，等事业真正稳定下来的话，到时候就能办一场隆重的婚礼了。”

崔建平认为，现在他们还处于最年轻、最有冲劲的时候，一切都以事业为主，等事业有所成就到时候再结婚自然最好。

闻言，张勇笑了笑，眼光瞥了一下满脸绯红的聂小圆。

或许有些人会以事业为中心，但有些人却觉得爱情之后，成家之后，事业自然会有所成就。一切也就因人而异，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在回新华的路上，聂小圆和张勇有说有笑。谈笑之间，聂小圆不经意间望着张勇的眼神，充满着温柔仰慕的爱意，好像女朋友望着男朋友。

张勇专心地开车，根本就没留意这些。

凝视着张勇，聂小圆发现自己身陷其中，无法自拔！这男人，越来越有魅力了！阳光，有冲劲，却不失沉稳，有时间观念，对女人也体贴……在聂小圆的眼里，张勇就像是一个完美男人，对她来说具有致命的诱惑。越是和张勇接触，聂小圆就越不能控制自己的心！

聂小圆知道，这样做对不起杨武，她也想尝试忘却张勇，忘却这一个曾经让她受过伤的男人。然而，越想忘记，越是无法压抑内心的感觉，反而越积越深厚，越来越汹涌澎湃了。

感情，来了就来了！自己也控制不了！

那清澈的眼神，凝视着阳光魅力的张勇，聂小圆看呆了，一时之间忘记了崔建平就在后座，将一切都尽收眼底。

一个大美女，而且还是大学里的有名才女，对自己动心了，张勇却丝毫不知情，方怡对他的爱，张勇也只是察觉到一点。

聂小圆对他的关心，张勇也很自然地认为，这是朋友之间的关心，并没有什么超出友谊的想法。

聂小圆凝视着张勇，那动情的眼神充满迷恋，坐在后座的崔建平，在后视镜看得一清二楚。这样温柔的眼神，完全地超越了友谊的关系，让崔建平意识到，聂小圆似乎对张勇有意思。

这样的眼神，崔建平曾经在聂小圆看杨武的时候见过，当初俩人的感情稳

定，聂小圆的心完全在杨武的身上，自然眼神无时无刻不牵挂在他的身上了。难道聂小圆对张勇动情了？一个想法，在崔建平脑海升腾而起，也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可能。

张勇是怎样一个人，和其深交了五年的崔建平很清楚，张勇很重情义，一旦被看成是朋友的话，他就会掏出心窝来对待对方，用自己的心去交朋友。张勇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兄弟的事情，一定会恪守那最后的一条底线，不会伤害兄弟，更不要说抢兄弟的女朋友了。

不过，像张勇这样阳光，有冲劲却沉稳的大好青年，完全符合诸多美女心里对好男人的定义，聂小圆对他心动，那也是正常的。

但聂小圆可是杨武的女朋友，怎么可以喜欢男朋友的兄弟呢？虽然追求幸福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但也不能够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上。这件事情，崔建平不赞同也不希望这是真的。

想了想，崔建平觉得要是现在点明的话，只会让三个人都尴尬，倒不如等一下单独提醒张勇，让他在面对聂小圆的时候，不要做出一些让她心动或者误会的事情。只要稍微地拉开两个人的距离，细腻的聂小圆自然会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说聂小圆也是杨武的女朋友，崔建平可不想他们翻脸，连兄弟都做不成。

张勇三个人从高速路下来，回到了新华市区。随后，张勇将车停靠在了距离这里最近的新联市场的路边，然后对崔建平和聂小圆说道：“我去买一些烧烤食物。”

聂小圆俏脸一笑，娇声说道：“那好啊，我陪你一起去。”

聂小圆打开车门走了下来，明显想要黏在张勇的身边。

闻言，崔建平眸子一转，有些无奈地说道：“你们都下车去买东西，那可不能将我一个人丢在车里边啊，我也跟你们去吧。”

聂小圆自告奋勇地要陪张勇买东西，让崔建平更加肯定，聂小圆动了情，就算不是，那也是有好感，男女之情的好感。不行！绝对不能让聂小圆发展下去。

崔建平好像有些无奈地跟随张勇下了车，一是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一是不想让聂小圆和张勇在一起。崔建平这样做，也是为他们好。

本来以为能够和张勇有一个独处机会的聂小圆，俏脸上闪烁过一抹失望之色，然后笑容再弥漫开来。

张勇倒不觉得三人一起去有什么问题，点了点头：“那就走吧！”

虽然现在九点多了，市场还有不少的人。走到了卖鱼的摊位，望着那活蹦乱跳的鱼，张勇笑道：“不如我们买几条鱼，烤活鱼，怎样？”

聂小雨笑道：“这主意不错！”

仅仅一会儿，张勇和崔建平两个人手里挽着一大袋的鸡翅和鸡腿从市场里出来，上车前往芙蓉嶂了。方怡现在应该也在半路上了，现在赶过去到桂园烧烤场汇合就行了。

越过了一段直挺挺的公路，进入到了芙蓉度假区的大门，望着远处泛着一道道闪亮波光的水库，在车子里边的聂小圆不由得伸了一个懒腰。

芙蓉度假区，省级的森林保护区，依山傍水，风景宜人，清新的空气让人流连忘返。预定一整天都待在这里，张勇要好好地享受一下这芙蓉度假村的山水，吸收一下负离子。

感受到聂小圆脸上洋溢着开心笑容，那略微有些绯红的白皙脸颊，崔建平似乎感觉到一阵冲击，美女，特别是拥有甜美笑容的美女，总会有一种让人震撼的魅力！

况且，聂小圆可不单单是美女，加上本身气质相当不错，身上弥漫的文雅气息，在如此怡人的环境之下，配合着怡人的风景，不亚于一颗子弹击中张勇和崔建平的胸口！

不过，无论是崔建平还是张勇，自身的自制力那可都相当不错，加上都清楚聂小圆是杨武的女朋友，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歪念。

聂小圆打开了车窗，一阵阵清新带着几分凉意的秋风吹拂进来，让她那乌黑的长发飘荡在半空之中，白皙的面孔如同天使一般，配合上文雅的气质，不知道是多少人心里的女神了。

这个时候，崔建平都有些惊呆，发现自己的失态之后，立马转过身不敢再望聂小圆，生怕连他也情不自禁地动情了。

一路沿着芙蓉嶂大门进来的山路，一会儿就来到了水库边，远处群山环绕，一阵阵水汽弥漫的水库波光荡漾，当真是山清水秀！

车子看到了水库边缘上，张勇远远地就看到了，落差好像有上百米的芙蓉瀑布，如今是深秋季节，秋高气爽，没有多少雨水，瀑布之上的水流也不是很大。然而，从水流旁边那数米宽的光华石壁，张勇能够推测出，一旦这里是雨季，到

时候雨水足够，配合着湍急的流水，那瀑布该有多壮观！

此刻可以看到在瀑布之下，有不少临近瀑布的游泳池，有一阵阵流水进入到了泳池之中，不断地改变水质。泳池里边的水，每时每刻都在转变成为山泉水，让人激起玩耍之心。

秋高气爽，温暖的阳光弥漫之下，左边是一个巨型的水库，远远地望过去，水源的尽头隐隐有着一丝水天相接的气势，还有那在水里耸立而起的群山，让人心神一振，感觉到一阵阵浩瀚的冲击。

水库的秀美和海洋的宽阔不一样，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气质，不同的境界。两者都是水天相接，然而水库却好像一个美女一般，清秀无比，有着一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在不同的地方观看，都能够感受到它不一样的风景。浩瀚广阔的海洋却不一样，它的每一次潮起潮流，那都是波澜壮阔、澎湃汹涌。

现在，张勇就看到了水库的清秀，想要沉浸在其中了。

穿越过了水库和泳池之间的坝道，转进了山间小道，一阵阵寒风从车窗之外汹涌而入，温度似乎骤然地下降了好几度，就好像体会到了初冬一般，让人心生寒意。进入到了林间小道，真正的秋高气爽，温暖的阳光飘洒而下，照耀在了心里，将那一丝的寒冷完全地驱散。

一直到了沙滩这边，一个转弯，桂园烧烤四个红色的大字伫立在门架之上。

张勇小心地将车子停靠在桂园烧烤场外边的停车场，这一个室外停车场有不少的草木，聂小圆走下了车子，进入烧烤场里，招呼小周等人将烧烤用品抬过去。

方怡和唐雅雯早就在小卖部坐着，看到张勇三个人终于到了，走了过来。

“阿姨！”望着年轻了不少的唐雅雯，聂小圆甜美地叫了一声，亲昵地走了上前，伸手挽住了她的手臂。之前和唐雅雯一见如故，现在再次见到，聂小圆就好像小女孩一般黏上唐雅雯了。

并没有看到杨武的身影，唐雅雯笑问道：“怎么，不见了杨武了？”

闻言，聂小圆拨了拨秀发，笑道：“阿姨，今天杨武没有空，只有我来了。好久没有见阿姨了，越看你越年轻了。”

虽然唐雅雯嘴上说自己老了，但希望有人赞美自己的年轻。

“方怡姐。”随后，聂小圆也和方怡打了个招呼。

“走吧，拿好东西，我们烧烤去了。”杨耀祖嚷嚷了一声，随即向着烧烤场

内走了进去。

在张勇到达之前，他们已经生好火，就等张勇的食物直接上架了。看得出来，今天方怡心情好像也不错。

望了望张勇和崔建平，再看看几个女人，方怡笑道：“大勇，你们几个男人一个烧烤炉，我们几个女人一个，最合适了。”

张勇点了点头笑道：“好的。”

“大勇，清洗食物这些事情，就让我们女孩子家来做吧。”聂小圆看到满脸阳光笑容的张勇在帮助方怡行清洗牛肉丸的时候，嘴角微微一嘟，脸色有些不悦：“大勇，我这边有很多菜了，麻烦你过来帮忙清洗一下。”

这个时候，聂小圆好像张勇女朋友一般，想要和方怡争夺张勇。

闻言，张勇有些无奈地和方怡对望了一眼，随即点了点头走过去。

聂小圆就好像得胜的将军一般，俏脸满是笑容，温柔地望了望张勇。一边洗菜，聂小圆心里那一丝丝地悸动似乎变得更加浓郁。

望着张勇和聂小圆有说有笑，俨然一对小情侣，方怡脸上弥漫着一抹不悦之色。虽然还没有和张勇走到一起，但聂小圆也太明目张胆，目中无人了。心里这样想着，但一想到聂小圆和杨武才是一对，就算她也对张勇动情，他们又怎么可能走到一起呢？一念之下，方怡也没有计较，洗完了手里的牛肉丸还有其他的肉类，就准备烧烤了。

在温暖的阳光之下，凉爽的秋分吹拂，人的心情都好像好了不少。

张勇的谈笑风生，再配上一脸的阳光笑容，那不算高大但魁梧的身材，当真是一表人才，玉树临风，惹得女孩子追捧。聂小圆配合一身淡粉的长裙，迎风飘摇，一头乌黑的长发，白皙粉嫩的肌肤，一副美人胚子。两个人走在一起，那还真的是郎才女貌。

崔建平拿着一盘鸡翅，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张勇两个人聊着天，注意力却更多放在了聂小圆身上，不时地观察着她的举动。聂小圆越和张勇亲近，崔建平就越加肯定，聂小圆对张勇有感觉，完全超越了友谊的范畴。以前和杨武俩人出去玩的时候，聂小圆目光基本没有离开过杨武，哪里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方怡转过身来，看到崔建平凝视着聂小圆，那神色似乎有些怪异，方怡脸上带着一抹不易察觉的隐晦笑容，却也没有多说。

聂小圆对张勇有些好感，这一点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不过张勇绝对不会

喜欢聂小圆，话语和举动没有任何的过分，完全就保持着一个好朋友的距离。方怡也坚信，自己不会比聂小圆差，聂小圆是那一种柔弱文质彬彬的美女子，而她流露着女强人的风范，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想到这些，方怡也没有过多的在意，而另外一边，唐雅雯早就已经准备了一些配料来腌制鸡翅和鸡腿。

几条活鱼刚才宰了，现在都完全弄好准备上架了。唐雅雯的厨艺，那绝对称得上一级棒！就算是烧烤，那也是有着绝顶的一手，仅仅一会儿的工夫，一阵阵浓郁无比的鱼香味，缓缓地飘散开来。

分享了一条美味的烤活鱼，杨耀祖走到了张勇的面前，有些小心翼翼地询问：“老板，我们可以点一些啤酒，喝上几瓶不？”

张勇笑了笑，说道：“既然大家出来玩，当然要尽兴了。我这就过去拿酒，让你们这些酒鬼喝个痛快。”

张勇举高啤酒瓶，笑道：“来，为了这一次我们第三废品收购站能够重获新生，干一杯！”

这一次，第三废品收购站能够重获新生，赚了这么一大笔，作为员工功不可没，张勇当然要敬他们一杯了。

欢笑声，干杯声，不断地从他们的口中传出。

既然张勇决定了要和贺东合作，那就一定要安插绝对信任的人帮他打理，以及监督贺东，不让他玩什么花招。

其实，张勇也想过让杨耀祖过去，这小子够机灵，人也够细心，不过，晋升杨耀祖的话，对于小周这样的老功臣来说，可就有些不公平了。最后究竟派谁过去，那还需要观察商量一下。

听到张勇说决定要和贺东合作，崔建平一惊：“大勇，你真决定和贺东合作？”

望着清澈如同山泉水一般的鱼塘，张勇点了点头道：“嗯，我已经决定了。这样一个机会，我不想放弃，只要我能够将第一废品收购站一半的股权掌握在手里，相信不需要多久，我就能够开设环保资源有限公司了。”

崔建平不无担忧地提醒道：“可是，贺东之前和钱万成一起对付你，现在想要和你合作，恐怕其中有诈啊。”

张勇脸色有些凝重地分析道：“在人情上，贺东确实不会轻易地和我合作。

不过，现在他和钱万成闹翻，之前两家非法收购站被查处，贺东可是伤筋动骨了。要是贺东输掉和钱万成的官司，再赔偿一百万，恐怕第一废品收购站就经营不下去了。在商言商，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崔建平想了想道：“这的确是一个好机会。可是你也要谨慎。你真打算投资吗？”

张勇现在身上也就只是剩下六十多万的存款，现在一下子就拿出这么多钱，恐怕会造成资金不足，一旦遇上什么麻烦的话就困难了。这一点，崔建平很担心。

不过，如果张勇真的要坚持自己投资，不以第三废品收购站的名义和贺东合作的话，崔建平一定会尊重他的决定。

“建平，这一次贺东是让我投资，就是想要让我和钱万成再次扛上，套我一笔资金，然后他好脱身而出。正好，我手头上这些钱本来就想要再找项目投资，现在正好是一个机会。”

张勇眸子之中一阵阵精光闪烁而过。

望着信心满满的张勇，崔建平也知道一旦他决定的事情，就算是明知道有风险，或者错误的也一定要尝试。

聊完了投资第一废品收购站的事情，崔建平目光望了望远处跟唐雅雯方怡她们一起有说有笑的聂小圆，提醒张勇说道：“大勇，恐怕小圆对你有意思，你啊，可要小心一些，注意避忌一下。”

崔建平这一句小心，自然是希望张勇不要因为女人的问题，伤害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感情。杨武、崔建平和张勇一直到从大学到现在，都已经四五年了，关系铁得不能够再铁，要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被聂小圆伤害到，那可就可惜了。

闻言，张勇一惊，望了望远处一身粉色长裙的聂小圆，笑道：“建平，你开什么玩笑啊？杨武才是小圆的男朋友，她怎么会对我有好感呢？而且，他们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那一步了，难道我还会插足吗？”

而且，张勇心里还有放不下的事情，他要在那一个女人面前风光地告诉她，当初选择退让，是她的损失，是她不配他。

闻言，崔建平点了点头：“大勇，我当然知道你不会。可是，难保小圆怎样想，武子会怎样想。真要影响我们的兄弟感情，那可就不好了。”

张勇满脸笑容地说道：“这个自然了。放心，我张勇绝对不会做出影响兄弟

感情的事情！”

现在，友情、亲情在张勇的眼里，比起爱情更重要，况且他的事业刚刚起步，根本就没有时间想感情。

就在聊天的时候，一辆崭新的本田雅阁从外边开进来，走出了四个二十来岁着装新潮的青年，还有两个颇有些姿色的女郎。

领头的青年，头发染成了一片金黄色，戴着墨镜，耳朵打着耳钉，新潮无比。他环顾了一下嘈杂的烧烤场，最后目光定格在了身穿着淡粉长裙的聂小圆，和白色衬衫显得干净利落却不失妩媚的方怡身上，嘴角洋溢着一道自命非凡的笑容。

“想不到，这桂园烧烤场里，居然还能遇上这样漂亮的美女啊！”

他身边的一头暗紫色头发的青年赞同道：“方少，看来今天我们真的走运了。”

金黄色头发的青年一笑，随即说道：“走，我们过去看看能不能上手。”

在他们身边的两个女郎，脸上丝毫没有厌恶之色，也跟随上前了。

方少走到了聂小圆身前，摆出一个自认为很帅气的笑脸，礼貌地说道：“这位小姐，你们几个女孩子烧烤，没有男士帮忙怎么行呢？”

金黄色头发的青年笑容之后，隐藏着别有深意的神色，眼巴巴地盯着聂小圆。

聂小圆本能地一阵后退。

方怡冷冷地说道：“不需要你们的帮忙，你们可以走了。”

顿时，那方少一笑：“小姐，还真有性格。不过，我就喜欢。”

没有等他的话语落下，隔壁烧烤炉的小周留意到了这一边的状况，站了起来怒目相视。

方少也明白，小周他们几个和方怡几个是认识的，顿时脸色一阵尴尬。顿时，方少给身边那紫发青年打了一个眼色，那紫发青年心领神会，立马走上前，声色俱厉地说道：“小子，我们方少看上了这个烧烤炉，想要和你们一起烧烤，该不会连这个脸都不给吧？”

这几个新潮青年横行霸道惯了，丝毫没有畏惧。

微微地打量了一下那不可一世的方少，小周冷冷地笑道：“方少，哪门子的放哨？”

小周故意读偏了音，取笑一下这个自认为了不起的方少。

闻言，方少脸色一变，指着小周喝道：“小子，你是不是欠揍？”

小周根本就没有任何惧怕，喝道：“怎么？想打架，来啊！”

一时之间，方少四人一阵嚷嚷，挽起了衣袖，随时都要动手一般。

而这个时候，烧烤场那些在烧烤的顾客，都不由得停止了手里的活儿。

张勇脸色一变。

方少看到张勇和崔建平从人群之中走出，瞬间就断定出张勇才是这一群人之中的老板，脸色微微一阵变幻，似乎内心衡量了一下，究竟能不能够和张勇对峙。

本来，他们四个人在面对杨耀祖五个人的时候，心里就生出了一丝怯意，不想再纠缠下去。然而，方少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在美女面前怎么可以退缩？想要赢得美女的芳心，那就必须要有胆量。

如今，脸上充满阳光笑容的张勇和古板威严的崔建平又出现，双方的优劣显而易见。

这一下子，方少感到自己失算了。

张勇目光阴沉凌厉地望着方少，说道：“我朋友说了，不想和你们一起烧烤。我们也不想生事，你们走吧。”

对于这些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够为所欲为的家伙，张勇可不会给什么好脸色。

这个时候，张勇浑身流露出一阵男人的阳刚气息，让身旁的聂小圆一阵呆滞，眼光之中的异样神色变得更加浓郁了。要是杨武在这里的话，绝对不会像张勇那样强势，只会劝对方息事宁人。张勇的目光凌厉，充满了阳刚的男人魅力，这完全吸引到了聂小圆。

甚至，就连方少身后的两个漂亮女郎，在看到张勇那凌厉的眼神和稳重成熟的性格的时候，心里都掀起了一阵阵涟漪，目光都有些迷离了。

方少面对张勇，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身后的两个靓丽女郎心里泛起的涟漪。

方少脸色阴沉地说道：“小子，我方俊想要得到的东西，从来都没有人说不。开个价吧，多少都成！”

方俊满脸不可一世，一身铜臭味，单纯地认为只要有钱就能够请到美女陪他烧烤。方俊就想要让人知道，他有的是钱，根本就不在乎，但绝对不能丢面子。

顿时，当着张勇等人的面，方俊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叠钱，等待张勇报个价，

买下他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美女。

张勇一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见过无耻的人，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无耻的人！

崔建平神色充满厌恶，冷冷地说道：“先生，请你不要侮辱我们的人格，更不要侮辱你自己的人格。这烧烤炉是我们先付钱的，那今天就是我们使用，就算你有再多的钱，出再高的价格，我们也绝对不会让出去。你还是走吧，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身后一个青年走了上前，道：“方少，算了吧。犯不着和这些人一般见识，你可是万金之躯，可不要出什么事啊。”

望着方俊的车走出了烧烤场，小周等人不由得一阵欢呼。

唐雅雯一直都没有说话，知道事情处理好就行了，就算她多说，也没有什么用。

此刻，聂小圆凝视着张勇的目光，那异样的神色似乎变得越来越浓郁，逐渐地从有好感转变成喜欢。如果不是有所顾忌，她早就飞扑到张勇怀抱里了。

崔建平此刻也留意到了聂小圆眼神之中的温柔和爱慕，心里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随着方怡和崔建平等继续烧烤，一阵阵欢笑声再次从烧烤场中升腾起来。

然而此刻，感受到了聂小圆的异样，张勇在想，这一份兄弟之情来之不易，张勇可不想因为聂小圆的关系，破坏他们三人的感情。心里打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和聂小圆说清楚，不能让她再误会下去了。

张勇和聂小圆缓步地向着下方的芙蓉水库走去。仅仅几分钟的路程，两个人就来到了有些干枯的沙滩。

行走在金黄色的沙滩上，感受着远处水天相接的水库，那迎面吹拂而来，带着湿润气息的秋风，聂小圆微微地闭上了双眼，享受着秋风带来的凉爽。

望着这秋色美人图，张勇笑问道：“小圆啊，今天武子没有和你一起过来，你不会感觉到不开心吧？”

闻言，聂小圆微微地睁开了紧闭着的眸子，并没有立即回答张勇的问题，反而双眸充满柔情地望着张勇，直接问道：“大勇，你觉得我漂亮吗？”

张勇微微一愣，点了点：“你很漂亮啊！”

聂小圆心里一阵得意，然而看到他并没有其他意思，有些幽怨地说道：“我

很漂亮，当初在中大我倒追你，你为什么不同意我呢？”

这可是聂小圆在中山大学的一大败笔，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甘心。这一次，她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张勇的心，让他臣服在自己的石榴裙下，成为她的男人。哪怕不惜伤害杨武，聂小圆也不会退缩！

望着眼角泛着一些泪花的聂小圆，张勇感觉到有些心疼，但也知道这一刻不能让聂小圆有所误会。

张勇摇了摇头，道：“小圆，当年我少不更事，而且有婚约在身，哪一个女孩子向我表白，我都不会答应，并非是对你一个。”

聂小圆追问道：“大勇，现在你没有婚约在身吧？如果说我现在对你还有感觉，你会和我在一起吗？”

聂小圆将一切和盘托出，根本就没有掩饰自己的任何感情。

张勇摇了摇头，双眸凝视着远处那条水坝道路，说道：“小圆，不要开玩笑。你是武子的女朋友，可能以后还是我嫂子，我们不可能的。况且，现在我的事业刚刚起步，不想触碰男女感情。”

他的心思，完全地放在了第三废品收购站的经营上面，事业刚刚才起步，绝对不能够在这个时候有任何差池。况且张勇好像还没有遇上一个真的能够让他心动的女孩。感情讲究的是时机，时机不对，就算再怎样勉强，那也不会有感觉。

闻言，聂小圆眼神一阵暗淡，虽然预料到这样的结果，可她还是不甘心这样放弃。这么好的一个男人，就算她有了杨武这个男朋友，也不想放弃张勇这个难得一遇的好男人！

如今，既然都说了出来，聂小圆问道：“大勇，倘若我和杨武分手，我们不会有机会发展？”

面对着聂小圆的执著，张勇还是摇了摇头。张勇绝对不会超越这一条界限，毁掉自己的原则，和杨武翻脸。

双眸望着远处那水光相接的地方，张勇感慨地说道：“或许，你对我的感觉只是镜花水月，一种错觉而已，并不是内心真正的感情。你和杨武才是一对。”

狠狠地拒绝聂小圆，绝对不能让她有半点希望，那样才能断绝她对自己的一丝好感。杨武是张勇的兄弟，生死之交，自然希望聂小圆和他能够走到最后，幸福美满、子孙满堂。这是兄弟的祝福，兄弟的感情！

聂小圆眼眶一阵阵湿润，顺着张勇的目光凝视而去，望着那娇美的太阳，感

受着这一份温暖和清爽，喃喃地说道：“这不是错觉。”

聂小圆已经认准了一个死理，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

张勇没有说话，暗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沿着水库的边沿一路而去。

虽然聂小圆没有放弃，但至少现在完全跟她说明白了，张勇总算松了一口气。方才，聂小圆将内心深处的感情完全没有掩饰地说了出来，张勇才感觉到，原来她对他动情了。不过，这种动情，张勇能感觉出来，并不是纯粹的感情，有着一一种好胜心在里边。

或者这样说，聂小圆当年倒追张勇，没有追到，现在遇上张勇，再次动心，只是当年的放不下而已。现在，张勇和她挑明，相信不需要多久，聂小圆也会想清楚，不会再纠缠这个问题了。

聂小圆真要是情根深重的话，到时候杨武一定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以为是张勇勾引聂小圆。

杨武的为人，张勇很清楚，一旦牵扯到了感情，他就会完全丧失理智，完全乱套，连兄弟之情都会斩断！这是杨武的缺点，也是杨武的优点！

当初，张合安第一次见杨武的时候，就告诫过他，如果他再这样感情用事的话，到时候做生意一定会亏死。虽然明知道这样，但杨武想改，却也改不了。

眼眶湿润的聂小圆，一身粉色长裙在秋风之中飘摇，如同仙女下凡一般，含情脉脉地望着向前行走而去的张勇。

聂小圆幽怨地望着他，想了想，转身就走回了烧烤场。张勇这样绝情，丝毫没有给她留下任何希望，聂小圆很伤心，很痛心，心里似乎被狠狠地刺痛了。这一刻，她真的有种心死的感觉。

微微地转身，望了望聂小圆的背影，张勇有些无奈地摇摇头。感情，有时候真的很麻烦，你不想它来的时候，它偏偏惹上了你，让你完全无法躲闪。先是方怡，然后是聂小圆，张勇不由得有些纳闷，难道他真的那么有魅力吗？张勇可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会那么有魅力，惹来一个又一个女人！

他微微地摇了摇头，将这些烦人的事情压在脑海深处，完全地放松自身，享受着芙蓉嶂的美好风景。这样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景物，如同清秀美女一般的水库，不好好用心欣赏的话，那可就真是可惜了。

沿着水库边缘，向着深处行走而去，张勇不时地停顿一下，感受一下这水库的温暖。

聂小圆眼眶湿润地走回了到了桂园烧烤场，拿起了烧烤叉，她的心理还在滴泪，但却不能在方怡等人面前表露出来。

韩欣那鬼精灵的眼睛望着略微眼眶有些红肿的聂小圆，脆生生地问道：“小圆姐姐，你怎么了？是不是被坏蛋欺负了？告诉欣儿，欣儿帮你打他！”

韩欣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崔建平也留意到聂小圆情绪似乎有些不对劲，特别是留意到她眼眶一阵阵湿润，多少也猜测到些什么。

“这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留情。”崔建平暗暗地摇了摇头，张勇一定狠狠地拒绝了聂小圆，和她完全说清楚，才会让她如此伤心。

其实，方怡和唐雅雯也都留意到了聂小圆脸上的泪痕，脸上不由流露出一阵阵疑惑之色。两个人心里都在猜测，聂小圆和张勇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听到韩欣的话后，聂小圆一笑，伸手抚摸了一下那如同洋娃娃一样的脸蛋，笑道：“欣儿啊，没有人欺负姐姐，你这小鬼头，怎么就想那么多！”

方怡一边烤着鱿鱼，一边不经意地询问道：“小圆，刚刚是不是大勇欺负你了，说出来，方姐帮你做主。”

“方姐，真没有什么。”

聂小圆是杨武的女朋友，又怎么好意思承认自己喜欢张勇呢？方怡也没有再追问下去了。张勇的魅力，方怡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就算这个已婚女人都会被张勇的阳光、沉稳和细心吸引住，更不要说聂小圆这样青春靓丽、向往浪漫的少女。

想到聂小圆和她的遭遇一样，方怡心里不由得有些同情聂小圆，但更多的是感觉喜悦，内心也赞同张勇的做法。怎么说，聂小圆都是杨武的女朋友，她居然喜欢张勇，首先就是她的不对了！

收拾了一下心情，方怡一边烧烤，一边请教唐雅雯，怎样才能够烧出美味可口的活鱼。

聂小圆回到了烧烤场之后，收敛起了眼角的泪光，不一会儿就平复了心情，变得有说有笑，好像被张勇直言拒绝的事情根本没放在心上。

平复了一下心情，聂小圆居然破天荒地拿起了一瓶啤酒喝了起来。虽然她嘴上说不在乎，脸上丝毫没有半点在意，但真正的内心痛苦也就只有她才清楚。

一阵阵欢声笑语，为桂园烧烤场那热闹的气氛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相对于热闹的桂园烧烤场，芙蓉水库显得格外静寂，石块掉落在水中，那一

声“咚”的声音都能够听得一清二楚。

一路沿着芙蓉水库的岸边走去，张勇心神完全地处于放松的状态，这一刻，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完全地沉浸在这一片静寂之中。他就是森林的一分子，就是大自然的孩子，回归到母亲的怀抱。

这是张勇来到花都将近四年来最为放松的一次，不需要想还债的事情，不需要想母亲康复的事情，不需要想每天的工作，在这一刻，望着远处水库弥漫着的波光，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听着大自然的风声和鸟鸣声，还有潮起潮落的声音，张勇满脸怡然的笑容。

“救命啊！”陡然之间，一道清脆的叫喊声从不远处传来。

凝神望过去，只见到水库下方水域之中，一道身影不断地挣扎着，然后不断地向着深水的水域沉下去！

一个二十来岁的女生在岸边，大声地叫喊着救命。看到了张勇，那女生如同看到一丝光芒一般，恳求道：“先生，救命啊！帮忙救人啊！”

张勇脱掉了上衣，从口袋里拿出了钱包和手机，匆忙地递到了那女孩的手里，然后纵身一跃，跳入了水库中。

一阵阵浪花飞溅而起，张勇就如同在波浪里边翻滚一般，快速地向着那落水少女飞奔而去。虽然张勇并非是水上健将，但在这个时候，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救这个少女。

隐约之间，能够看得出来那少女眉清目秀，满眼都是惊恐，不断地挣扎着，一阵阵混乱的水波向着四周扩散开来。那些激起的浪花，淹没了她的口鼻，让她大口大口地喝水。

“救命……救命！”

那落水少女不断地挣扎，每说一句话都会喝上一口水。这样下去，不需要几分钟，她就完全沉下去了。

张勇拍打着水面，稳稳地向着少女靠近。少女迷糊中感觉一个身影向自己游过来，那拍打着水面的双手胡乱地抓过去。

本来想要小心翼翼游过去的张勇，被一阵浪花拍在了脸上，差一点就喝了一口水。那少女不断地挣扎着，张勇就算勉强靠过去，也没有受力点。

张勇一个翻身，游向了少女的身后。少女胡乱地挣扎着，一脚狠狠地踹在了张勇的小腹上。顿时，让张勇感觉到一阵剧痛。忍着疼痛，张勇硬是靠近了少

女，伸出去的右手触碰到了一片柔软，让他的手掌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虽然被捉住，但落水少女却本能地不断挣扎。

“放松，放松，不要挣扎了。”张勇轻柔地说道，并缓缓地向着岸边游去。

岸边的另一个少女快步地迎了上去，想要帮忙却无从下手。

张勇将那落水少女抱起来放到了岸边，看她已经昏迷，便想要进行一些急救措施。

岸上的少女脸色一变，拦在了张勇身前喝道：“喂，你想要干什么？”

张勇没好气地说道：“赶紧让开，如果不快将她肺部的积水放出来的话，她可就有生命危险了”

闻言，那少女脸色一变，不再做声了。

张勇小心翼翼地将落水少女抱了起来，用他的腿作为一个支撑点，然后上前，让落水少女的头朝下，这样口鼻中的水就缓缓地流出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她咳嗽了一声，那苍白的脸色也恢复了一丝红润。

张勇这才轻轻地松了一口气，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了。这些急救措施是张勇在中山大学军训的时候学到的，虽然时隔了好几年但仍然没有忘记，现在派上用场了。

连续咳嗽了好几下，那落水少女微微地睁开了紧闭着的眸子，恢复了一丝神智，想要说一些什么。

看到那落水少女睁开了眼睛，在一旁的背包少女蹲下身子，泪花闪烁地询问道：“蓝雨，你没事吧？还有哪里不舒服？要不送你去医院？”

蓝雨想要伸手拍一下胸口，却发觉根本没有力气，只能轻轻地摇了摇头。

蓝雨刚才挣扎的时候用力过度，加上先前喝了几口水，现在虽然恢复了一丝神智，但整个人没有半点精神。

张勇淡笑着说道：“幸好我来得及时，要是再晚来一点的话，恐怕这位小姐就有危险了。”

“谢谢……你！”蓝雨苍白的脸上弥漫着一抹感激的笑容，有气无力地说道。

张勇笑着摇了摇头：“小姐，你现在身体还虚弱，不要说话了。”

“你的东西！”

那背包少女，似乎对张勇有些不满，将他刚才脱下来的衬衫、手机和钱包递给了他。

张勇没有多想，拿过了衬衫披到了落水少女的身上。这个时候，少女刚刚醒过来，身体很虚弱，如果受冻的话可就不好了。

见到张勇将衬衫披到了蓝雨的身上，背包少女眼睛好像有些怪异，却没有多说什么。

张勇到现在，才有一丝的空余时间，看清楚那背包少女的模样。少女大约在二十三岁左右，一头齐肩乌黑的秀发，一双水灵灵好像会说话的大眼睛，白皙的瓜子脸，精致的五官，微微拱起的双峰，一米六八左右的身材，配上一条修长没有丝毫赘肉的秀腿，简直就是一个美人胚子。

堪称完美！张勇那一双蕴藏着无尽阳光的双眸，和背包少女那一双水灵灵好像会说话的大眼睛互相对望了一眼，张勇似乎感觉到了一阵微弱的电流从自己的身上流淌而过，刺激着身体每一个神经！

这样一种感觉，张勇从来都没有尝试过，他的心跳不自觉地加快，完全被对方吸引住了，一刻都不想将眼睛移开。

奇妙！这一种感觉真的很奇妙！那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真好看！张勇心里暗暗地嘀咕了一声，完全愣住了，有些痴呆地询问道：“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小姐？”那背包少女听到张勇的话后，眉头一皱，瞬间变成了一头小母虎，张牙舞爪地说道：“混蛋，你才是小姐了！”

“小……姑娘。”闻言，张勇一愣，根本就没有想到，那背包少女居然会想到了那一个意思，还真有些无奈了。顿时，张勇连忙摇手解释道：“我并不是那一个意思，只是不知道怎样称呼你？”

没有和张勇纠缠下去，少女鬼使神差地回答道：“汤雯。”

呆呆地望着汤雯，张勇神色略微有些浮夸地赞道：“好名字！”

张勇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这样，鬼使神差一般地询问对方的名字，好像汤雯身上有一股吸引他的魔力。这或许就是张勇第一次心动的感觉。

汤雯那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凝视着张勇，感觉到他那如阳光一般的温暖，有着一股特殊的魔力在里边，她的心神也出现了一阵恍惚。

怎么会有着这样一种让人亲近的感觉？好像和他很熟悉，相识了很多年。汤雯心里一个个疑问弥漫而出，根本就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这样，张勇和汤雯温情地对望着，谁也没有说话。这一份美好，这一份如同熟悉了千年万年的玄妙感觉，谁也不愿意破坏！

陡然之间，蓝雨的一阵阵咳嗽声打破了静寂，瞬间让张勇和汤雯两个人回过神来。汤雯望着张勇问道：“那你叫什么名字？”

张勇一笑，随即柔声说道：“张勇！”

汤雯微微地一躬身，感激道：“谢谢你救了我的朋友，如果没有你，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一次，汤雯没有刁蛮，完全出于真心地感谢！

闻言，张勇这才想起，汤雯刚才看到朋友落水，居然没有跳水救援，只是在岸上不断地叫喊救命，这一点，让张勇感觉到很奇怪：“汤雯，刚才你怎么不下去救人，在一边喊救命呢？”

汤雯俏脸之上流露出一丝尴尬，好像一个犯错的小孩子，都不知道该怎样辩驳了。

她还真不会游泳，而且天生就对水有一种畏惧感，不知道是不是小的时候被水淹过的缘故。

“呀，你真不会游泳啊？”张勇就更加确定，汤雯是一只旱鸭子！

“你去死吧！”在听到张勇好像取笑一般的话语，汤雯脸上闪烁着一阵愠色，暴喝了一声，一脚狠狠地踢了过来，哪里还有刚才那一脸淑女的模样，反倒像是一个功夫女郎！

一脚下来，旁边的灌木都被踢断了！

要是张勇没有及时避让开来的话，恐怕伤得不轻！

在听到汤雯暴喝一声的时候，张勇就地一滚，完全避开汤雯的一脚了。望着那被踢断的灌木，张勇心里一惊！

还真是暴力女啊！心里虽然这样想着，但怎么敢说出来？站定了身子，张勇有些恼怒地说道：“汤雯，你讲不讲道理？我帮了你，你居然还要打人，这算什么感激啊？”

看到张勇滚地葫芦一般滚开，狼狈地避让开了一脚，本来还想冲上前狠狠地给张勇一拳的汤雯，不由得停了下来。是啊，他帮了我，我还要打他？说不过去啊！哼，谁叫他说我旱鸭子。本姑娘就是不会游泳，那又怎样？汤雯最讨厌别人说她旱鸭子，张勇不但说出来，还取笑她，怎么会不被打呢？

手指着张勇，汤雯嗔怒道：“你混蛋！”

看到有些嗔怒的汤雯，张勇看得有些呆住，笑道：“汤雯姑娘，我救人，你

居然还说我混蛋？这算什么啊？”

难道这就是一见钟情？张勇心里不由得问自己。望着眼前的佳人，他有一种感觉，他不接受方怡、聂小圆，并非真的完全是为了事业，而是他对她们根本就没有触电的感觉！

望着眼前的汤雯，张勇清楚，这一种触电的感觉很奇妙，他对汤雯一见钟情了！

汤雯丝毫都没有退步，指着满脸笑容的张勇说道：“你就是混蛋！”

蓝雨的咳嗽声又响起，有气无力地说道：“小雯……”

汤雯才想起，蓝雨刚刚被张勇救上来，身体很虚弱，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需要立即送医院。

顿时，汤雯有些可怜地望着张勇，问道：“混蛋，你有没有车？赶紧送我们去最近的医院。”

闻言，张勇一惊，诧异地说道：“你刚才没有打 120 啊？”

“没有啊！”

听到汤雯那有些发毛的声音后，张勇无奈地嘀咕道：“唉，真被当成车夫了。要用车，居然连一声谢谢都没有。”

虽然这样说着，但张勇却走到了蓝雨身前，伸手将她抱起来，向桂园烧烤场走去。

张勇那嘀咕的声音虽然小，但汤雯却听得清清楚楚，脸上泛起一丝尴尬，说道：“谢谢你！”

就在张勇抱起了蓝雨的时候，一辆警车从远处的路口开过来越来越近。

看到警车停靠，汤雯脸色一阵喜悦，道：“张勇，警车来了，现在不需要你了。”

说了一句之后，汤雯也没有理会一旁浑身湿漉漉的张勇，快步走到了警车旁边，不知道出示了什么证件，顿时，刚才下车的两个中等身材的警察走到了张勇的身边，接过了蓝雨，将她小心翼翼地抬上警车。

望着蓝雨被两名警察抬上车之后，张勇心里也放下了不少，有几个警察在场，一定能够很快将她们送到医院。

走到了车门的汤雯，转过头望向张勇道：“张勇，我记住你了。以后有机会的话，或许我们还能够再见。”

随着汤雯的话语落下，那警车瞬间一阵轰鸣，然后向着芙蓉嶂之外飞奔而出了。

望着汤雯就这样离开，张勇不由得愣住了！

他想要追赶也追赶不到了。

一阵凉爽的秋风吹拂而过，刚刚下过水的张勇，感觉到一阵寒冷，这他才意识到，他的衬衫还在蓝雨的身上，现在赤裸着上身忍受着秋风的萧瑟。

刚才和汤雯短暂的接触，那种触电的感觉，弥漫全身，让张勇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先前那踢过来一脚，虽然被张勇避开，但其中残留着汤雯的气味，好像一股清香，让他一阵陶醉。

难道，这就是爱情？这种感觉张勇从来都没有过。

一阵微风从水库吹拂而来，张勇感觉身子一阵冰冷，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秋风萧瑟之下，张勇也唯有收起心里那异样的感觉，快步向着桂园烧烤场走回去了。

大买卖

DAMAIMAI

借贷融资空手套白狼，豪赌敢拼贪婪有野心
兼并重组大鱼吃小鱼，合纵连横黄土变黄金

- 野心** 张勇穷困潦倒身无分文，凭直觉做钢材可以赚大钱，欲望之火熊熊燃烧。
- 借贷** 他通过亲戚朋友四处借贷、融资，终于积攒下数百万元资金，开始空手套白狼。
- 豪赌** 心动不如行动，张勇着手低价囤积滞销钢材，一场豪赌，赚得盆满钵满。
- 贪婪** 贪婪是追逐财富的原始动力。挖到第一桶金后，张勇没有满足，迅速成立了废品收购公司，经过一番打拼，很快成为花都区有头有脸的人物。
- 竞争** 竞争本是寻常事，张勇的发展道路也不平坦。前事投资公司钱少杰与另一家废品收购公司老总贺东达成秘密协议，通过调升收购价格，欲挤垮张勇。
- 重组** 张勇识破了钱少杰的阴谋，合纵连横，瓦解了钱贺联盟，与贺东化干戈为玉帛，两人联手，突破重重困难，对废品收购行业进行重组。
- 借势** 此时，政府推出了新环保政策，对废品处理和环保企业实行扶持政策，张勇趁势而上，如鱼得水，凭着手中国积的巨量废品，使他的财富迅速增长。
- 成功** 张勇凭着他对市场的感觉，对形势的观察，一步步创建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张勇一介草民，但是他有野心，想赚钱，想发财；他先是通过借贷融资，空手套白狼；然后，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运筹帷幄，合纵连横，一步步将小买卖做大，将小公司做强；最后创建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本书涉及现代商业战略和经营理念，涉及企业发展战略和商业运作技巧，涉及行政领导艺术和管理智慧，涉及投资策略和理财技巧，融趣味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精彩纷呈，极具示范价值。

ISBN 978-7-5108-2440-1



定价：39.80元